

大清三杰 上



民国·徐哲身

中华古典精华文库

大清三杰

第一部

（民国）徐哲身 著

目录

自序	0001
徐哲身小传	0004
第一回 善士救奇灾全家入水	0006
名臣得预兆只手擎天	
第二回 嵌字联生离死别	0018
落叶赋阴错阳差	
第三回 分尸饮血神勇堪惊	
斗角钩心圣衷可测	0029
第四回 风尘侠妓巨眼识才人	
草泽英雄倾心结奇士	0041
第五回 奸商趸鸦片幕府求情	
战艇中鱼雷军门殉难	0054
第六回 胡以晁三拳毙恶霸	
洪宣娇一怒嫁情郎	0065
第七回 弄玄虚两蛇入穴	
办团练双凤来朝	0078
第八回 动热肠存心援要犯	
出恶气亲手刷淫娃	0091
第九回 洪秀全金田起义	
谭绍□铁岭鏖兵	0103

第十回	越俎代谋本军看冷眼 开诚相见清将死愚忠·····	0115
第十一回	云山尽节全州道 石氏求贤新旺村·····	0128
第十二回	大智若愚秀成遭藐视 从天而降钱氏运奇谋·····	0139
第十三回	有挟而求情同蛰伏 养痍成患误解狐言·····	0152
第十四回	张国梁投效初授职 江忠济贪功致亡身·····	0164
第十五回	创营制分封举义人 练乡团始述更名事·····	0176
第十六回	曾国藩单求郭意诚 洪宣娇拟殉萧朝贵·····	0188
第十七回	睹耳语众将起疑团 掷头颅孤孀几丧命·····	0200
第十八回	三月围城军粮恃腐草 一宵作法武器用鲜花·····	0213
第十九回	贤邑令蓄心荐幕客 俏丫环有意作红娘·····	0225
第二十回	制爱情双文贻艳服 得奇梦公瑾授兵书·····	0237
第二十一回	任水师保全湘省 遵秘计攻克岳州·····	0249
第二十二回	宝石孕奇文太平天国 名棋逢敌手獬面藤兵·····	0261
第二十三回	真遭殃人民都变鬼	

	假被逼将士尽封王·····	0274
第二十四回	李金凤代父复仇 彭玉麟寻师问难·····	0286
第二十五回	儒宗谈理学实益人心 勇将壮声威伪装狗眼·····	0300
第二十六回	陆总督携姬援小舅 钱军师遣将捉清官·····	0312
第二十七回	锦上添花李忠王报捷 瓮中捉鳖吴观察生还·····	0324
第二十八回	冯兆炳别母远投军 陆建瀛诵经求退敌·····	0338
第二十九回	对的放矢委屈将军 隔车打油便宜和尚·····	0351
第三十回	恋金陵天皇取中策 笞玉臀徐后慑淫威·····	0363
第三十一回	塔齐布拔帜选营官 李续宜挥旗卷敌帅·····	0377
第三十二回	手中落箸大将憚援兵 面上飞金如君认干娘·····	0389
第三十三回	隔省辞官独嗤黄太守 因祸得福共保左京堂·····	0401
第三十四回	蠢妇人多言开杀戒 好兄弟远路示军谋·····	0413
第三十五回	胡林翼修书悲将佐 曾国藩洗脚戏门人·····	0424
第三十六回	论人材详述文王卦 练侦探私抄敌国书·····	0435

第三十七回	林威王称兵进谏 易太守举室全忠·····	0447
第三十八回	钱军师遗书归隐 曾大帅奏报丁艰·····	0459
第三十九回	刘丽川兴兵上海城 曾国华死节三河镇·····	0472
第四十回	不忍欺邪人欺正士 无可责老父责娇儿·····	0484
第四十一回	惟我称尊坠入僧王计 予人以善低哦胜保诗·····	0496
第四十二回	公事书圆圈鲍超求救 敌军行诡计曾氏丧师·····	0509
第四十三回	老家人舍身救主 章文案谄谎成真·····	0522
第四十四回	铜官感旧文学士题诗 锡堡抽烟彭京卿斩子·····	0534
第四十五回	左中丞奏陈援浙策 曾廉访咨报克皖文·····	0546
第四十六回	洪宣娇靥颜求媚药 温树德献计听空坛·····	0559
第四十七回	踰敌营将门有子 得怪梦温氏成神·····	0571
第四十八回	提督掬丹忱小民感戴 翰林崇老例后辈含糊·····	0583
第四十九回	发热发狂断送要隘 忽和忽战贻笑外邦·····	0596
第五十回	西太后用计斩权臣	

	彭玉麟诚心辞皖抚·····	0607
第五十一回	缢鬼乞伸冤犹狞面目 王姬甘下嫁别有衷肠·····	0619
第五十二回	石达开飘然引去 周天受率尔求援·····	0631
第五十三回	援安吉大败梅溪 弃杭州重奔宁国·····	0642
第五十四回	画船绣幕清将忒风流 地网天罗包村号铁桶·····	0653
第五十五回	王履谦酿成骄子 徐春晏误接奸朋·····	0664
第五十六回	徐六嫂刀下全贞 包三姑竿头挂首·····	0676
第五十七回	县属尽沦亡祸由二贼 省垣重失陷恨饮三忠·····	0689
第五十八回	取众议将帅议军机 设奇谋弟兄当大敌·····	0700
第五十九回	陈延寿生为负债人 洪秀全死作贪花鬼·····	0711
第六十回	招凉珠能保尸体 热心吏为述案情·····	0723
第六十一回	印堂呈晦色管辂知机 烟嘴角霉头子龙有胆·····	0736
第六十二回	轰金陵李臣典惨毙 收玉帛曾九帅发财·····	0749
第六十三回	遭敕书制军亲草奏 繁市面总督坐花船·····	0762

第六十四回	仗剑登堂眼看门人逐爱妾·····	0775
第六十五回	张之万梦作斩妖官 彭雪琴伪扮城隍像·····	0787
第六十六回	北阙沐皇恩详陈奏牍 西征谈战略尽在家书·····	0799
第六十七回	湘阴爵帅胸藏地理全书·····	0810
第六十八回	云生胯下女匪发狂痴 箭中鸡头将军施绝技·····	0821
第六十九回	将计就计果臣被戕 以毒攻毒野主受窘·····	0833
第七十回	一雀入灵堂牢銜帅手 双胎破邪法紧抱夫腰·····	0844
第七十一回	飞章北阙存歿沐天恩 剪烛西窗宾东论茶务·····	0857
第七十二回	贤夫人不忘守边客 大皇帝恩刺有功臣·····	0868
第七十三回	医产妇着手成春 攻回部出言不吉·····	0880
第七十四回	劣绅通敌挟制三军 大将瞒粮欺蒙二贼·····	0893
第七十五回	述边情堪为往事师 解奇渴痛饮仇人血·····	0906
第七十六回	金积堡马贼设阴谋 仆石岩刘公殉国难·····	0919
第七十七回	少将军血战西宁 老统领魂归北塞·····	0932
第七十八回	意谏辞病子述荣哀	

	谈挽联老人惊忏语·····	0944
第七十九回	酬殊勋举人拜相 报噩耗爱子遑归·····	0956
第八十回	攻哈密深知将领心 侵伊犁坐获渔翁利·····	0968
第八十一回	囚全权俄人起交涉 换公事幕友坏良心·····	0980
第八十二回	狭路相逢冤鬼提头索命·····	0991
第八十三回	学政作庭参童生吐气 尚书行国法世宦归阴·····	1003
第八十四回	买私交单闻鹤顶红 动公愤共助鱼肚白·····	1014
第八十五回	左制台恶人讲话 彭巡阅与鬼谈心·····	1025
第八十六回	请王命众人呈觥觥 打官司一士露行藏·····	1036
第八十七回	几首新词喜友文廷式 一声大炮力援吴吉人·····	1049
第八十八回	见白猿晚年生蠢子 坠黑虎垂暮怜冢孙·····	1062
第八十九回	钦差忧国难不许过年 帮办扮商家偏来讨帐·····	1075
第九十回	官兵落草群钦少妇头 和尚贪花独注夫人脚·····	1088
第九十一回	龙头挨板子苦主伸冤 马桶满公堂能员得奖·····	1100
第九十二回	左侯逝世特旨谥文襄	

	彭氏遇仙诚心问死日·····	1112
第九十三回	背国号如数家珍 劝盗魁取材戏剧·····	1125
第九十四回	抱病臣特旨赐人参 强项令当场骂乌蛋·····	1138
第九十五回	死爵爷真个抄家 贤总督欣然作伐·····	1149
第九十六回	投鼠忌器骗子发横财 爱屋及乌亲家问数学·····	1161
第九十七回	公谊私情彭公护命妇 雪肤花貌钱氏受官刑·····	1174
第九十八回	皂隶献殷勤水果四色 皇家多护卫火神一尊·····	1186
第九十九回	硬铁头朝房挥涕泗 骚鞑子妆奁炫奢华·····	1198
第一百回	忠臣返本大义炳千秋 孝子归真全书结三杰·····	1210

自序

兴观群怨，范围弗过，品汇事物，曲成弗遗；其大指达于书，通于易，可以从政，可以处变，可以发乎天地之情，可以舒乎山川之气；然能感觉上智，不能感觉下愚。

若夫挽救浇风，医治薄俗，其维村妇牧竖，走卒贩夫，人人能读之通俗小说乎。

余既有鉴于斯，乃废举业，而以稗官自任，以故两应乡试，皆未获售。

光绪戊申，纳粟末职，听鼓苏垣，名虽已入仕途，仍以我行我素为务；举凡胜朝掌故之学，清室治乱之源，远稽史籍，近咨舆论；徵集较为详实，有益世道人心之事，一一笔诸手冊。

同僚揶揄，妻孥讪笑，咸置枉闻。

积月而年，冊乃渐厚，私心窃喜，可展夙愿。

先是稟到之日，三吴人士，因余薄负虚名，乐与为友，旋即邀人白雪诗社，养花轩诗钞所成，知是时倡和之功焉。

某月日，偶题寒山寺壁云：诗心此日何人会，独听寒山夜半钟。

见者目以为狂，独泉唐之陈子蝶仙，力排众议，颇觉许可，乃结文友。

后余凡有诗文小说之作，辄向蝶仙请益。

蝶仙亦语人曰：徐某言情之笔，吾堪与敌；若写宦途人物，吾或逊彼一筹。

有人传述斯语，余益自勉。

不图言犹在耳，而岁月云迈，余与蝶仙，两鬓皆皤，各具龙钟之象矣。

惟蝶仙因有家庭工业社之设，久已脱离文字生涯。

余虽依然故我，一事无成，犹幸久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古语所激励，只需一支秃管尚存，斯志永久不懈。

去岁春天，以某老友之介绍，得识大众书局之樊剑刚君，遂有订撰《曾左彭三杰传》之约。

本书宗旨，乃以曾左彭三氏之奇闻秘史为经，复以道咸同光四朝之循环治乱为纬；他书已载者，不厌加详，他书未载者，叙述尤尽。

且先君子杏林方伯，亦于“红羊”一役，追随川督刘秉璋太夫子，先后凡三十年，非第目睹曾左彭三氏之一生颠末，即其他之中兴名臣，拨乱饶将，莫不共事多年。

暇时庭训之余，常谈“天宝”故事，余既耳闻已熟，又与平时手册所记，一一吻合；余文虽陋，尚无面壁虚构之嫌，益以老友二人，代为详评细注，补余不足之处，尤非浅鲜，纵多丑女簪花之诮，或少齐东野语之讥欤，书将出版，爰赘数言，即以为序。

时在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三日。

剡谿徐哲身氏序于上海养花轩小说编辑社

徐哲身小传

哲身为予二十余年前同结文社之老友，别号剡谿放形容，后改养花轩主，有《养花轩诗集》行世。曩在光绪戊申，听鼓吴门、以予所填浣纱溪词，绝赞周小红女史之美，竟鬻其田产而纳诸室。于是终日柔乡，不理世事，遂不得不赖笔墨以为生。其赖笔墨以为生者，近且二十年，谁谓读书人必无出息耶？予友之赖笔墨以为生者甚多，而赖撰著小说以供仰事俯蓄者，尤居多数，因是一般学子，求予函授小说者，亦岁不乏人。惟予实已无暇及此，而朋友中赖小说以为生者，亦无暇舍己芸人。只有哲身，老兴弥佳，犹能出其余绪设一函授小说社于上海。但其原订简章，颇觉琐碎，爰就鄙意为之代订、以便学者：一、函授小说，其第一步当由学者本人，自述其从小至今之经过，及其所见所闻可喜可悲之事实，用白话演为章回体之小说，每月撰述一回或二三回，每回之字数至少须在三千字以上，用批文格缮写清楚，以便批改；如为短篇小说，则字数多寡不拘，每月只改一篇或二篇，统计不逾一万字为度。二、函授小说，并无所谓讲义，只有一诀，即任写何种人物，必须体会神情，使其言语行动，如见如闻；凡写数人同在一地，务勿忘却旁人之言动神气，致如木偶，凡写一人之面貌衣着，必细状其特殊之点；凡写屋宇风景，必如图画，不可仅写大略；凡叙事情，若非万不得已时；切勿用追述补叙之法，致使读者坠入五里雾中，误为尚在叙本段之事也（哲身所长即此数点）。凡未到过之地方及未见过之人物，切勿虚拟，以致描写不真，转形见绌。

凡用此诀，直写小说，无论如何，必已可观，故无所用其长篇讲义。若在平日观摹，则写情当取《红楼》，写社会当取《儒林外史》，而近人所著、亦不外此渊源（哲身之《官眷香梦记》、《香国春秋》，恨水之《啼笑姻缘》都可作课本读）。三、函授小说，每月束修，姑定十元；最短之毕业期，以六个月为限；来函及稿，均寄上海麦家园新华书局转。四、未经函授以前，面谒恕不接见，空函问讯，亦恕不复，实因撰著时间，别有特约工作，身心苦难分配，幸恕谅之。予既代哲身改订简章后，复有通告一则如下，愿学诗文小说者鉴，仆自设家庭工业社以来，久已不收遥从弟子，而各省来函请业者，仍不乏人，翔实万无余暇及此。兹有老友二人，皆设函授社于上海，爰为介绍如次：一、凡愿学诗文者，可向周拜花先生请业，其通信处，在上海维尔蒙路尚德里一号。二、凡愿学小说者，可向徐哲身先生请业，其通信处，在上海麦家园新华书局。可请直接函索章程。二君都系饱学之士，必能使学者满意也。日来哲身，忽以前代大众书局所作之《曾左彭三杰传》索序于予，翻阅一过，颇觉聚精会神，亦未脱其本来面目，读者视为小说固可，视为前清之掌故学亦可。然予久已谢绝代人再作小说之序跋等事，无已乃将以上各文归集一处，作为哲身之小传，免破吾例云。

泉唐天虚我生陈栩作于家庭工业社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三日

第一回

善士救奇灾全家入水 名臣得预兆只手擎天

民元至今，仅不过二十个年头，为时何尝久远，不知现代的人们，怎么竟会对于有清一代的政治沿革，社会状态，俨同隔上几十世，过了几百年一般。就是我们这班小说家之中，也有几位记载清末一切的掌故，仿佛视为代远年湮，没甚典籍可考，往往略而不详。例如“红羊”一役，清室方面，也曾出过几个中兴功臣，太平天国方面，也曾有过几个革命种子，如此一件空前绝后的大案，理该有几部极名贵极翔实的作品，流行世上，好给后之读者，明了当时的实在情形。岂知坊间此类书籍，虽如汗牛充栋，按其实际，大半都是各执成见，莫衷一是，甚有偏于太平天国方面的，动以满奴功狗等等字样，加诸中兴功臣头上；偏于清廷方面的，复以长毛发逆等等名词，加诸革命种子头上。其实好的未必全属甲方，歹的未必全属乙方，但在执笔之人，根据真相，依事直书，即是一部有价值的野史。

不才有鉴于此，敢以先世闻见所及，本身考据所得，即从“红羊”之事为始，清室逊位为终，既不抹煞双方之长，也不掩饰双方之短。他书已有记及的，不厌加详，他书尚未搜集的，不嫌其秘，事无巨细，一定和盘的托将出来。不敢就谓此胜于彼，只求生我后者，有部较为详尽的参考书籍可读，或不致再

去坠入五里雾中，便是我辈做小说的天职。

论到清朝的中兴功臣，当然要推曾国藩曾文正公为首，因他除开平洪伟绩之外，还是一代的理学儒宗。当清兵入关的时候，有个名叫曾孟学其人，是由外籍迁入湖南湘乡县大界里中居住的。没有几久，旋又移居后来曾国藩诞生的那个白阳坪地方。这位曾孟学，就是曾国藩的七世祖，嗣后孟学生子，叫做元吉；元吉的仲子，叫做辅臣；辅臣之子，叫做竟希；竟希娶于彭氏，彭氏有子，叫做玉屏；玉屏别字星冈，娶于王氏，王氏生子三人：长名麟书，别字竹亭，娶同县江沛霖之女江氏为室；次名上台，早年夭折；三名骥云，娶于郭氏。

嘉庆十五年庚午，曾国藩的高祖考辅臣，高祖妣某氏，曾祖妣彭氏，都已先后下世，独有曾祖竟希，年虽六十有九，尚极健旺。

这年元日，星冈率领全家，去替老父叩岁，磕头之后，又诚诚恳恳的禀说道：“我们虽是一份半耕半读的人家，只是父亲的春秋已高，务求就从今天的一岁之首为始，不必再去躬亲垄亩；这座门庭，应由我们这班儿孙支撑才对。”

竟希听罢，暗忖儿子本懂医道；长孙已经进了秀才，人又能干，亲戚朋友里头，相打相骂，只要他去一讲，马上了结；次孙虽是老实一些，现在的家务，原是在他照管。他们既来劝我，总是一点孝心，似乎应该答应他们。

竟希默想一过，便把他那脑壳，一连颤动几下，既不像点

头，又不像打瞌睡，不过星冈等人是瞧惯的，早知道老人已允所讲，大家很觉快活。

这样的一混数月，星冈的医生收入，倒极平常；竹亭出去替人讲事，管管闲帐，反而优于乃父。

原来前清有个陋习，大凡乡下土老，不论贫富，最怕见官。每村之中，总有几个结交胥吏，联络保正，专管闲帐，从中渔利的人物。这等人物，俗名地蛀虫。一要人头熟悉，二要口齿伶俐，三要面貌和善，四要手段杀辣，五要腿脚勤健，六要强弱分清，七要衣裳整洁，八要番算来得，九要不惜小头，十要不肯白讲。

竹亭既承此之乏，自然未能免俗，因此他的谢礼越多，身体也就越忙。竟希、星冈、骥云三个，本是忠厚有余，才干不足的人物，只晓得竹亭在外，替人排难解纷，大有披发纓冠之风，藉此得些事蓄之资也不为过，星冈索性除了医务之外，每天只是陪同老父，在那藤廊之中承欢色笑。

这天正是庚午年的端午节，星冈侍奉老父午餐之后，因觉天气微燠，还是那座廊下，有株直由檐际挂到台阶石上，数百年的虬藤，可以蔽住阳光，便扶老父仍到那儿，一把瓦壶，两柄蒲扇，恍同羲皇上人一般，父子两个，开话桑麻。

竟希这天因为多喝了几杯酒，高谈阔论了一会，顺手拿起那把瓦壶，送至嘴边，分开胡子一口气咕嘟咕嘟的呷上几口。刚刚放下茶壶，偶尔抬头一看，只见屋角斜阳，照着那株虬藤

深碧色的叶上，似有万点金光一般，不觉心下一喜，想起一桩事情；先用左手慢慢地捻着那胸前的一部银髯，又用右手的那柄蒲扇，向那虬藤一指道：“这株老藤，也有一二百年了。从前有个游方和尚，曾经对我说过，此藤如果成形，我家必出贵人。你瞧此刻这藤，被风吹得犹同一条真龙一般，张牙舞爪，立刻就要飞上天去的样儿，难道和尚的说话，真会应在我们麟书身上不成。”

星冈听说，也觉喜形于色的答道：“但愿如此，只怕他没这般福命好。”

竟希还待再讲，陡然听得外边人声鼎沸，似有千军万马杀入村中的情景，急命星冈快去看来。

星冈刚刚立起，就见长孙媳妇江氏，满面赤色的奔到他们面前，发急的说道：“全村突发蛟水，太公公快快避到媳妇们的楼上再说。”

江氏只说了这句，陡见一股洪水，早已澎湃的几声，犹同黄河决口般的涌进门来。霎时之间，平地水涨数尺。那株虬藤，首先浮在水面。那些瓦壶什物，跟着余了开去。星冈素来不知水性，连连抓股摸腮急得一无办法。幸见他的老父，已经爬了起来，站立凳上，可是凳脚又被水势荡得摇摇不定，生怕老父跌入水去，此时只好不顾男女授受不亲之礼，急命江氏，驮着太公上楼。江氏素娴礼教，听见此话，神气之间，不觉略略一呆。

星冈恨得用力跺脚道：“此刻紧要关头，顾不得许多。”

谁知他和江氏两个，早已半身浸在水内，刚才发极跺脚的当口，早又激动水势冲了过去，险些儿把那高高在上，站立凳上的一位老人，震得跌入水去。

此时江氏也知事已危迫，不能再缓，只好两脚三步，在那水中走到她太公跟前，驮着上楼。星冈、王氏、郭氏三个，也已拖泥带水的跟了上来。

竟希就在江氏房里坐定，一面正想去换湿裤，一面又去问着郭氏道：“你们大伯，本不在家，你的男人，怎么不见？”

郭氏赶忙答道：“他去替太公买办菜蔬，怕是被水所阻，不能回来。”

竟希连把额头皮皱上几皱，不答这话，且把换裤的事情似已忘记，忙去推窗朝外一望：猛见一座白阳坪全村，竟会成了白洋洋的一片汪洋，不但人畜什物，漂满水面，而且一个个的浪头打来，和那人坠水中，噗咚噗咚呼救的一派惨声，闹成一片。不禁激励他的慈善心肠，疾忙回头将手向着大家乱挥道：“快快同我出去救人，快快同我出去救人。”

星冈本知乃父素存人饥我饥，人溺我溺的心理，不敢阻止，只好婉劝道：“父亲怎能禁此风浪，我们大家出去也是一样。”

竟希听说，大不服老，连连双手握了拳头，向空击着，跟

着用劲喷开他那长髯，厉声的说道：“此刻就有老虎在前，我能几拳把他打死，何况救人。”

江氏接嘴道：“太公常在田里车水，懂得水性，公公不必阻拦。”

王氏、郭氏也来岔嘴说道：“我家现成有只载粪船只。快快坐了出去。”

竟希听说方才大喜，马上同了大家下楼，就在后门上船，江氏立在船头撑篙，直向大水之中，射箭似的冲去。忽见竹亭、骥云兄弟两个，不知如何碰在一起，也坐一只小船，急急忙忙的摇了回来。

竹亭一见全家都在船上，不觉大吓一跳，忙问江氏道：“你们一起逃出，难道我家已被大水冲坍不成。”

江氏慌忙简单的告知一切。竟希即命两孙一同前去救人。话犹未说完，突见一具尸身余过船边，竟希正想自己俯身船外去救，亏得江氏自幼即知水性，又有几斛蛮力，她比竟希抢在先头，早将那尸拖上船头。星冈忙摸尸身胸际，尚有一点温气，急用手术，将他救活。

不料一连来了几个巨浪，竟将曾氏两船卷入浪中，立即船身朝天，人身落水。幸亏除了星冈一人，素在行医，未知水性外，其余的老少男女，常在小河担水，田里车水，统统懂点水性；对于全村地势，何处高岸，何处水坑，又极熟悉，尚没甚

么危险。竟希站在水中，首先倡议，索性就在水中救人。大家自然赞同，连那星冈，也在水中爬起跌倒发号施令，指挥儿媳各处救人。

那天恰是端节，日子还长，可以从容办事。又亏县官李公会鉴，得信较早，率领大队人马，多数船只，赶来救灾。竹亭因与李公曾经见过几面，连忙赶去，趁此大上条陈。李公知道曾氏是份良善人家，又见一班女眷都能如此仗义，忙请竟希同着女眷，到他官船之中休歇。竟希因见官府到临，有了主持人物，料定他的小辈，也已乏力，只好答应。

哪知王氏婆媳三个，因为单衣薄裳，浸在水中半天，弄得纤细毕露，难以见人，情愿坐了自家粪船，先行回家。星冈也说应该先行回去。只有竹亭一个，却在嘴上叽咕，怪着她们婆媳几个到底妇流，不识县官的抬举。王氏婆媳三个，明明听见，不及辩白，径自坐船回家。

及至夜半，水始退净，大家方去收拾什物，整理器具，打扫水渍，一直闹到天亮，竟希祖孙父子四人，方才回转。

竟希不问家中有无损失，又命竹亭出去募捐施赈，星冈出去挨家看病。后来救活数个人命，因此得了善人曾家之号。

又过月余，已是三伏。有天晚上，王氏因见翁夫儿子，都已出去乘凉，方在房内洗上一个好澡，洗完之后，便叫江氏进房，帮同抬出澡盆，去到天井倾水。江氏抬着前面，王氏抬着后面，江氏只好倒退着抬出王氏卧房。刚刚走到天井，一眼瞥

见那株虬藤，陡然变成一条腰粗十围，身長数丈，全身鳞甲的大蟒，直从屋檐之上，挂将下来，似在阶上俯首吃水。只把江氏吓得顿时心胆俱碎，砰的一声，丢去手上澡盆，拖了她的婆婆，就向大门外面飞逃。

王氏未曾瞧见那蟒，自然不知就里，一边被她媳妇拖着奔跑，一边还在上气不接下气的问着媳妇：如此慌张，究竟何事。江氏此时那有胆子答话，忙向门外跑去，不防对面恰巧走来一人，正和江氏撞了一个满怀。

江氏一见那人，正是她的丈夫竹亭，连忙低声说道：“那株虬藤，真个变成了一条大蟒，你快不要进去。”竹亭性子素刚，不及答话，早已一脚奔入里面，仔细一看，何曾有条大蟒，只有那株虬藤，映着月光，正在那儿随风飘荡，且有一股清香之气，送到鼻边，正待唤进母亲妻子，江氏因不放心，早已蹑足蹑手悄悄的追踪跟入，躲在竹亭背后，偷眼一看，那蟒忽又不见，忙去扶进婆婆。尚未立定，竹亭已在向江氏发话道：“你在见鬼吧。何处有条蟒蛇。下次切切不可再像这样的造言生事。”

江氏不愿辩白，自去提起澡盆，送回王氏卧房。等得竟希等人回来，王氏告知江氏瞧见大蟒之事，竟希听了点首出神，星冈、骥云听了疑信参半，竹亭仍不相信。

江氏以后虽不再提此话，可是她一个人再也不敢近那虬藤。王氏已知其意，即命江氏单在楼上缝紬全家的穿著，中馈之事，改由郭氏担任。

原来曾家的宅子，本只三楼三下，还是历代祖上传下来的老屋。竟希生怕改造正屋，伤了那株宝贝的老藤，因此只添馀屋，所以自己也住在靠近虬藤的楼下单屋。对面西屋，给与星冈夫妇居住。楼上东屋，给与竹亭夫妇居住。西边给与骥云夫妇居住。

江氏安居楼上之后，身体较为清闲，即于次年，就是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那天的亥时，不声不响的，安然产下一个头角峥嵘，声音洪亮的男孩，此孩子即是曾文正公。

这年竟希，恰巧七十，因是四世见面，自然万分高兴。便又记起产母曾见大蟒，料定此子必有来历，便将官名取作国藩二字，也是望他大发，好替国家作事之意。接见国藩满月之后，满身生有鳞癣，无论如何医治，不能有效，又以涤生为字，伯涵为号。

又过几年，江氏续生三子二女。那时竟希业已逝世，即由星冈将他次孙取名国潢，字叫澄侯；四孙取名国荃，字叫沅甫；五孙取名叫国葆，字叫事恒；两个孙女，长名润姑，幼名湄姑。又因次子骥云，也生一子，取名国华，字叫温甫，排行第三。

国藩长至八岁，满身鳞癣之疾，愈加利害，还是小事，最奇怪的是，两试掌上，并无一条纹路。非但曾氏全家，个个莫明其妙，就是一班相家，也都不能举出甚么例子，只有混而沌之说是大贵之相罢了。这年国藩已在村中私塾念书，有天散学回家，把他一张小嘴嘟得老高。江氏爱子情切，未免一吓，忙问这般样儿，为着甚事。

国藩方始忿然的答道：“今天先生的一个朋友硬说孩儿手上没有纹路，不是读书种子。孩儿和他辩驳几句，他又挖苦孩儿，说是要末只有前去只手擎天，若要三考出身，万万莫想。”

江氏听毕，一把将国藩抱入怀内，笑着抚摩他的脑袋说道：“这是我儿的一个预兆，将来果有这天，我儿还得好好的谢他。”

国藩听了母亲教训，以后真的万分用功。那知一读十年，学业虽然有进，可惜每试不售。直至二十三岁，道光十三年的那一年，有位岳镇南学使按临到来，方才进了一名秀才。同案欧阳柄钧，钦佩国藩的才学品行，自愿将他胞姊欧阳氏配给国藩。星冈父子，因见门当户对，也就应允，即日迎娶。那时国藩正当青年，欧阳氏又是一位少妇，闺房之乐，异乎寻常，郎舅二人，也极情投意合。

有一天，柄钧匆匆的自城来乡，要约国藩进城，替他办桩秘事，国藩当然答应。及至入城，柄钧即同国藩走入一个名叫鄢三姊的土娼家中。国藩曾在县考的时候，已由几个窗友陪他到过几处，都因不是上等名花，难入才人之目，因此淡了游兴。

及到此地，虽未看见主人，但见一切的陈设幽雅，已合那副屋小于舟，春深似海的对联，不禁一喜。便笑问柄钧道：“你把我没头没脑的拖来此地作甚，此地又是甚么所在？”

柄钧轻轻地说道：“此家有一对姊妹花，姊姊叫做春燕，

妹妹叫作秋鸿，秋鸿和我已有啮臂之盟。因她的生母，视鄢三姊为一株摇钱之树，我又不是王孙公子，量珠无术，特地请你来做一位说客，千万不可推却。”

国藩尚未答话，只听得远远的一阵环佩声喧，跟着一派香风吹至，使人肺腑一清。就在此时，帘幕后处，果然走出两位美人，柄钧即指一个较为丰硕的美人，对着国藩道：“这位便是我的爱人秋鸿。”又指一个弱不禁风的美人说道：“她是我的姊姊春燕。”春燕不待柄钧说毕，偷眼睨了国藩一眼，忽将一张妙靥微微地一红，半露羞涩之容，半现垂青之意。国藩本来没有迷花浪蝶的经验，一见春燕对他如此情景，不禁也把他的蛋脸一红，似乎比较春燕还要加倍害臊。

春燕此时已知国藩尚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子弟不便撩拨过甚，便向柄钧一笑道：“这位可是你的令姊丈曾涤生相公么？”

柄钧含笑点首答应道：“他正是我的姊丈，我此刻急于要和你们妹子商量几句紧要私语，就请春燕姊姊，陪我姊丈在此闲谈一会。”

柄钧说着，也不再管春燕许可和否，便和秋鸿二人手挽手的踱入裏面而去。春燕一见左右无人方和国藩寒暄起来，起初是春燕问十句，国藩只答一句；后来问几句答一句；最后来是问一句答一句了。二人谈得渐渐入港，彼此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春燕忽又懒洋洋的瞄上国藩一眼道：“我的妹子，有君来做说客，大概可以如她之愿，终身有靠的了。”说着又以绣巾

掩口，嫣然一笑的低声问着国藩道：“君的尊夫人，究竟娶了多少日子了，可否请君见告，我还有几句私语，要想和君细说。”正是：

方美有情成眷属不期无福待神仙不知国藩怎样答法，且见下文。

第二回

嵌字联生离死别 落叶赋阴错阳差

国藩既见春燕人已十分妩媚，言辞又很知轻识重，此刻忽又问及他那新夫人的结缡日期，料定这本试卷又被这位女考官取中，心下一个舒服，便老实的告知家中景况。

春燕听毕，正待也将她的肺腑之话说出，忽听她的未来妹夫欧阳柄钧，已在里面唤着国藩进去。即对国藩抿嘴一笑道：“你且进去商量好了他们之事，我们俩再细谈吧。”

国藩一个人走入里面一会，方同柄钧、秋鸿两个一齐出来，可巧鄢三姊已从街上购物回来。柄钧先将国藩介绍见过鄢三姊，互相寒暄一阵，国藩始请鄢三姊去至内室，就把他刚才和柄钧、秋鸿预先商议之话，委委曲曲的陈述给鄢三姊听了。

鄢三姊的初意，原想在她次女身上，得笔大大的身价。此时因见国藩前来说项，说是柄钧目下手头虽窘，将来必能发迹，既做他的外室泰水，眼光须要放远，后来自然享福不尽。鄢三姊听得这般讲法，心里已有一半答应，再加方才瞧见她的大女，虽然坐得离开国藩好远，却把她的一双眼睛，只向国藩脸上一瞄一瞄的，又知大女已经瞧上国藩。国藩也是新科秀才，曾家

又有善人之号，这两椿还是小事，现在大家都在传说国藩是条大蟒投胎的，身上且有鳞癣为凭，手上又没纹路，种种都是大贵之相，这个现成人情，怎好不卖？于是满口答应。并说我既做了你们这位老舅的丈母，大家就是亲眷，以后不必客气，可要常来走走。国藩听了，连称应来拜望。

鄢三姊便同国藩回到外边，又对国藩说是拣日不如撞日，索性就在今天晚上，办席喜酒，趁你在城，眼看做了此事好些。国藩问过柄钧，柄钧也极愿意。鄢三姊一心望她大女勾上国藩，一切催妆之事，都由她去办理，不要春燕相助。春燕明白母意，即把国藩邀入她的卧房，情致缠绵的诉说心事，极愿照她妹子一样，立刻做了国藩的外室。国藩怕人议论，不肯一口允诺，后来禁不起柄钧、秋鸿等人竭力相劝，国藩方允先做腻友，将来再定名分。人家瞧见国藩如此坚决，不肯率尔从事，只得依他。

这天晚上，酒席散后，两对玉人，都成人月双圆之喜。

第二天，国藩恐怕家里惦记，连忙赶回家去。又过几天，恰巧县官李公，要请国藩替他整理文集，国藩就借此事，方得暂住城里，鄢家母女瞧见国藩又做本县衙内里的上宾，当然愈加巴结。

春燕本来能作几首小诗，等得国藩晚上去的当口，即将她的诗稿取出，要请国藩替她修改。国藩翻开一看，只见头一首就是：

一夕秋风水又波，天涯回首各关河；分明同此团圆月，总觉今宵瘦损多。

国藩觉着此诗的造意虽佳，词句未免萧索，不愿往下再看。单对春燕笑着道：“我是长住乡间的人，还有两代上人，须我日常定省，现在容易借着县里之事，方能与你做这一两句的畅叙，你偏要叫我修改此稿……”

春燕不待国藩说完，把脸微红一红，即向国藩手内，将那一本诗稿抢回，顺手丢在妆台之上，又笑嘻嘻的拉了国藩，一同坐在床上道：“你的说话很对，这倒要怪我太性急了，只要我没别样风波，和你常能一起，还怕我不成一个女诗人么？”

国藩听得这话更是触耳，便在暗中忖道：此人何故作诗讲话，都含有一种不吉利之意。国藩想到此地，又见春燕这人，并没有什么毛病，已同一位捧心西子一般，倘一有病，那还了得。不禁由爱生怜，即将春燕拥入怀中，用他左颊前去摩擦春燕的右颊道：“你要学诗，我的肚内还有一些古董，慢慢儿的来不迟，不过你的身体太觉娇惯，以后还是少操心思为宜。”

春燕一面听着，一面也用她的那张粉颊，回擦国藩之脸，忽然又用两指，轻轻地去向国藩项上撕下一些癣皮，放在她的掌心上，便向国藩道：“人家都说此癣就是蛇皮，你有这个来历，所以我和你同床共枕的时候，真没一丝丝儿讨厌你的心思。但望你能高发，我也可以享福。”

国藩不待春燕说完，冷不防噗的一声骤向春燕掌上一吹，

那一些些的癣皮，早已吹得无形无踪。

春燕便将身子，在国藩身上，左揉右扭的不依道：“我不怕肮脏，你反怕肮脏起来。”说着逼着国藩脱去衣裳让她光脊梁的一瞧全身。

国藩忙将春燕的身子抱定道：“你快莫动，我可抱不住你了。你要瞧我全身，也是好心。但是灯光之下，袒裼裸裎的成何体统。”

春燕听说方始坐定不动，还向国藩微瞪了一限，低声自语道：

“你的身上，还怕人家没有瞧见过不成。”

国藩笑了一笑，也不再辩。这天晚上，一宿无话。

没有几久，国藩已把李公的文集整理完事，自回乡去。不防春燕就从国藩走后，渐渐的得了吐血之症。柄钧悄悄奔去告知国藩。国藩正因他的祖父，老病大发，需得亲奉汤药，无暇去瞧春燕。直到次年春天将尽，星冈方始好了起来，国藩慌忙借了一件事情，去瞧春燕之病。岂知一脚踏进房去，陡见春燕一个人斜坐被窝洞中，背靠床栏，双目凹进，两腮现出极深的酒窝，早已瘦得不成人形。

国藩不觉一个酸心道：“怎么竟会瘦得这般。我因祖父有病，不能分身前来瞧你，请你原谅。”

春燕连连微点其首，又用她那一双瘦得如同鸡爪般的纤手，指指床沿，就叫国藩在她身旁坐下道：“你是一位孝子，我怎敢怪你。只是我的病体已入膏肓，怎样好法？”

可怜春燕的一个法字，甫经离口，她的眼眶之中，早同断线珍珠一般的泪珠，簌落落的落下来。国藩连忙替她揩干，又用吉人天相的一老话劝上一番。

春燕听了微微地叹上一口气道：“我已不中用了。你在劝我，无非宽宽病人之心罢了。我只望你等我死后，由你亲手将我葬下，再好好的照顾我的母亲，我就没有未了的心愿了。”

国藩忙极诚恳的答道：“这两樁事情，我一定不负你的嘱托。你若能够慢慢的好了起来，岂不更好。”

春燕尚未答话，只见鄢三姊和柄钧、秋鸿三个，各人手执仙方吃食等等东西同进房来。一见国藩坐在春燕的身旁，一齐异口同声的怪着国藩道：“你真有些狠心，春燕病得这般，无论怎样，也得偷空进城一趟。”

国藩恐怕病人听了因此生气，于病更加不利，正想辩白几句，急切之间，反而期期艾艾的讲不出来。

春燕病得如此模样，还在床上帮着她的情人道：“我正为他有这般孝心，将来会大发，我就死了，于我也有光呢。”

国藩在旁听说，心想这般一个明白事理的女子，竟会不永

于年，这也是我曾某没福。国藩想完，因见鄢三姊和秋鸿二人，已在服伺春燕，服那仙方，他便拜托柄钧替他下乡一行，推说城里有个朋友有事留住，三五天之中，不能回家。柄钧当然照办。

那知不到三天，春燕竟把国藩这人抛下，驾返瑶池去了，死的日子。正是三月三十那天。所以国藩有副挽联是：未免有情此日竟随春去了似曾相识何时再待燕归来国藩果不失信，真的亲自葬过春燕，又厚赆了鄢三姊二百银子，始回家中。

王氏、江氏、欧阳氏婆媳三代，因见国藩此番入城回家，时常闷闷不乐，便命国藩，早日上省乡试，也好开怀遣闷。国藩听说，果于端节之前，辞了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以及叔婶等等，同了欧阳柄钧进省。柄钧本来是常到省中玩耍的，一到省城，生怕国藩忧能成疾，便又同他前去问柳寻花。

有一天走到一个名叫如意的马班子寓中，国藩一见如意这人，长得极似春燕，见新思旧，不知不觉的便和如意落了相好。如意初见国藩满身癖疾，不甚清爽，并不真心相待。后听柄钧以及湘乡县中赴考的一班相公，都在说起曾家虬藤化蟒的故事，方才相信国藩的癖疾，非比寻常，以后始与国藩真心要好，甚至国藩付她的缠头之资，也不收受。

国藩本是一个性情中人，于是又把如意这人，引为知己起来。等得三场考毕，归期已有日子，竟和如意二人，弄得难舍难分。不得已赠上如意一副对联是：都道我不如归去试问卿于意云何？

国藩赠过此联便和如意握别道：“我倘能够微幸中式，一月之后，又可和卿相会，倘若不中，我也无颜来省，只好俟诸异日的了。”

如意一直送到城外，方始伶伶仃仃的一个人回寓。

好容易盼到九月底边，放榜那天，急去买上一张题名录一看，一见三十六名的新科举人，正是曾国藩三个大字。还怕眼花，忙又细细一查籍贯，方知她的情人曾涤生，果然中了。连忙托人假造姓名，专人去到国藩家中给信。那时国藩也已接到省中提塘的报单，立刻兼程进省好赴鹿鸣之宴。

一到省城，时已深夜，不便去谒房师，趁空来找如意。相见之下，这一喜自然非同小可。如意当场要求国藩娶她作妾，国藩婉言谢绝。如意因见他的原介绍人欧阳柄钧，此次没有中式，未曾一同进省，无人帮腔，正拟得闲慢慢再说。那知国藩的老太爷竹亭，奉了父命追踪上省，来替国藩办理一切酬应之事。国藩原是一位孝子，偶然逢场作戏，已觉问心有愧，一见父亲到来，自然不敢再住如意寓中。及至事情完毕，竹亭即携着国藩回家，害得国藩从此以后，没有机会再和如意重见。幸亏留下嵌着如意二字的那副对联，至今传为佳话。

当时如意虽不如意，不才个人，想一株路柳墙花，能和钱塘苏小一般，留名后世，似乎比较汉高祖时代，戚夫人之子，名叫如意的那位皇子好得多了。

现在单讲国藩中了举人，他家自从国初到今，乡榜之上，并未有过一个名字，国藩年仅二十四岁，已经入了贤书，星冈等人，岂有还不笑掉牙齿之理，于是今天忙竖旗杆，明天忙上

匾额，还要祭祖先，宴亲戚，谢先生，拜同年等等之事。

曾家固是乐得不可开交，可是那位鄢三姊得了国藩中举之信，也在那儿怨死女儿没福，伤心得不可开交。后来还是国藩又赠一百银子，方将鄢三姊的愁苦减去了大半。

星冈、竹亭几个，一等大事办毕，因为湘省距京太远，主张年内起程，方才不致局促，国藩也以为然。就在十月底边，坐了轿子先到湘潭，再由湘潭雇了民船，前往汉口，再由汉口起旱入都，沿途并未耽搁，到京已在年下。及至会试期届，国藩便随各省举子进场。不料三场文字，虽然篇篇锦绣，字字珠玑，可惜不合考官眼光，一位饱学之士，竟至名落孙山。

好在国藩为人，很有涵养功夫，此次不售，再待下科。

回家之后，星冈、骥云都来劝慰，只有竹亭一个稍现不乐之色。国藩一概不问，仍用他的死功。

转瞬三年，二次重复上京，亏他有志竟成，便于道光十八年的戊戌科，中式第三十八贡士，赐同进士出身。二十年授了检讨。那时曾国藩的年纪，还只二十八岁，当年即受座师穆彰阿尚书的知遇，派充顺天乡试磨勘；第二年又得国史馆的协修官。

国藩在京既算得意，早于中试之后，叠将详细近状，分别函禀家中上人。在他初意，还想乞假回籍终养，后来既得祖父、父亲、叔父等等的家信，都来阻止；复由座师穆彰阿唤出，当

面劝他移学作忠，方始不负朝廷的恩典。国藩听说，只得遵命，忙又写信禀知家中，说是既然留京供职，因在客边，须得先接家眷、一俟部署停当，即行迎养。家中得信，立即派了妥人伴送欧阳氏入都。那时欧阳柄钧也因属试不第，正想上京入监，因见乃姊入京之便，于是同伴而来。

国藩一见柄钧同至，不禁大喜的说道：“你来得正好，我正在愁得即日移居半截胡同，乏人相助。”

柄钧听说，也笑上一笑道：“姊丈入了词林，既有俸银，又有同乡印结可分，大概添我一人吃饭，似不碍事。”

国藩等欧阳氏不在身边，忙问柄钧的外室岳母，是否康健，秋鸿何不索性同来。

柄钧见问，苦脸答称道：“你还问她呢，她也随同乃姊去世了。还是她娘，倒觉康健。”国藩听了叹息不已。

又过几时，便把柄钧入监之事办妥。每天风雨无间，入馆办公，回寓之后，不是写家书，即是作日记，以及练字看书。不到两年，文名渐起，因此前来和他结交朋友的，很是不少。国藩本来勤于写家信的，家中的回信，也是连续不断。因而又知几个兄弟都已娶亲，且肯读书，两个妹子，也已出嫁；国藩既把家事放心，更是龟勉从公起来。谁知在那道光二十三年，翰詹科道大考的时候，又得着三桩意想不到的巧遇。

原来大考，例分三等：考在一等的，不是升官，便是放差；

考在二等前几名的，也有好处，考在二等中间，以及二等之尾的，无升无黜，平平过去；考在三等的，就有降调等等的处分。所以前清有句老话，叫做翰林怕大考。

当时有个名叫陈暄的浙江人，他已做了翰林院侍讲多年，只因年老，既惧降调，又怕升官，便在未考之前，私去拜托他那亲戚许乃普尚书，字叫滇生的，说是他情愿考在二等稍后，无荣无辱足矣。

许尚书答道：“这容易，你只要在你试卷上面，略略洒上三两点墨迹，我一有了记认，自能如你心愿。”

陈暄听了，等得考试那天，自然按照所嘱办理。

不防国藩那天，他的卷子上面，因套笔管匆促，也碰上几点墨迹，许尚书不知就里，还当国藩卷子，就是陈暄的卷子，居然把他升在二等的倒数第一名。等得将那所有试卷呈入道光皇帝的御览的时候，道光皇帝先把一等的几本卷子随便一看。放在一旁，再去抽出二等末了的几本一看。因为那时道光皇帝正死了一位爱妃，阅卷大臣要拍皇帝的马屁，题目出的是落叶赋，又以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八字为韵，无非取那哀蝉落叶之意。可巧道光皇帝看到二等末了几本卷子的当口，忽然想起亡妃之事，一时悲从中来，便没心思再往下瞧，即把手上的几本卷子随便一摆，挥手即令太监拿去。

阅卷大臣接去一看，曾国藩考在二等倒数第一的，竟变为二等顺数第一起来。起初都觉不解，及至翻开卷子一看，方才

看出内中有那除非天上能开不夜之花，安得人间长种恒春之树。知道此卷说着皇帝心病，所以有此特达之知，连忙把曾国藩升补了翰林院侍讲，且放四川省的正考官。

国藩这三桩的巧遇，第一是误洒墨迹，第二是帝随手摆错他，都一点不知，就是赋中的那一联句子，他也并不晓得宫中死了妃子之事。他是因见有那八字为音，偶然想起春燕起来，可以切题，才做上这一联的。不想阴错阳差，竟便宜他得了一件升官得差的大喜事。话虽如此，一半也是那时他已有了道学之名，做人不错，无意之中，食了此报，正合人情天理。

国藩既已放了四川的正考官，自然择日起程，到了成都之后，总督将军以次，都到城外那座黄花馆里，跪请圣安，然后导入闱中。正是：漫道文章没公道须知武艺本天生不知国藩入闱之后，有无甚么事件发生，且阅下文。

第三回

分尸饮血神勇堪惊 斗角钩心圣衷可测

国藩入闱之后，他因自知初次衡文，不但关防严密，恐怕有人私通关节，就是对于各房官所荐卷子，也十分慎重；且将所有落卷，都要亲自查过，免有沧海遗珠之事。所以道光二十三年癸卯那科，各省中式的人材，要算四川省最盛。

等得考毕，国藩因有王命在身，照例不得逗留。起程那日，仍由总督将军，各率所属，亲自送出东门，寄请圣安。国藩送走众官，正待鸣锣升炮开船，直向宜昌放去的当口，忽闻岸上人声鼎沸，喊叫连天，似乎发生重大案件样子。便命随身差弁，上岸探明报来。差弁奉命去后，直过好久，方始回船禀报，说是沐恩上岸打听，据几个老百姓告知沐恩，说是这场祸事闹得不小。因为昨天有个名叫鲍超的游勇，从前曾在粮子上当兵，后来革了名字。姓鲍的虽然有点武艺，因他怪喜酗酒滋事，脾气不好，川省当营官的都不肯补他名，沐恩为武官对于上司自称词。

国藩听了这儿，便问打烂账可是公口。

差弁即把腰干一挺，双手一垂，接口禀道：“不是的，大

人所讲的公口，俗名哥老会，打烂帐就是要饭的。”

国藩听说哦了一声微笑道：“就是教化子。”说着，又命差弁快说下去。

差弁又接说道：“姓鲍的打了烂帐，昨天已把他的婆娘宋氏，价卖给一个下江的南货客人，说定今天人银两交。不料此地有个姓向的老少，老子做过一任大官，一生最是贪花好色，一见姓鲍的婆娘，长得不错，一文不给，硬要霸占。姓鲍的和他争执，他就喝令打手，要想捆起姓鲍的来。这个姓鲍的原是一位杀星转世，只一回手，就把那班打手，一连打倒几个。向老少见了自然更加大怒，自己奔去几脚就将姓鲍的婆娘，踢下一个小产娃娃。姓鲍的岂肯让他，当场一把将他一个身子一撕两片，连淌在满地的血水，都爬在地上，一齐吃下肚去。向家的打手，一见闹出人命，飞奔报官。此地东门一带的老百姓，目见姓鲍的是个好汉子，大家叫他赶快逃走，姓鲍的反说一身做事一身当，情愿赔那狗鸡巴造的性命。现在闹成一片，却是大家动了公愤。”

差弁一直讲至此地，忽然听得岸上有了开锣喝道之声，又接说道：“这个锣声，大概是成都县前来验尸来了。”

国藩听到这儿，便将眉头一皱道：“这个姓鲍的性子也太躁了。此件案件，只有前去告状，方是正办。现在出了人命，反把一场上风官司弄得成了下风，未免可叹。”

差弁又禀说道：“回大人的话，可要去将县里传下来问问。”

国藩摇头道：“不必，这些事件，本是地方官的责任，我们不好过问。”说着，将手一挥道：“我们还是开我们的船吧。”差弁应了一声喳，立即退下，传谕开船。

现在不讲国藩回京复命，先叙鲍超这边。原来鲍超字春亭，后来有了战功的时候，方才改作春霆。他是四川奉节人氏，世代务农。直到他的手上，偏偏不爱做那庄稼，只喜使拳舞棍。但因未遇名师传授，凭着天生的一股神勇，三五十个人，也还不能近他身子。不到三十岁，已经长得身長体壮，望去俨似一位天神。

大家见他有些本领，劝他前去当兵，他就抛下一位老娘，一个婆娘，就到粮子上混了几时。他的营官，见他捉暴客捉匪人，是他长处，见他烂耍钱，烂喝酒是他短处，每逢误差的时候，不过责他几十军棍，尚未革他名字。有一次，马边地方蛮子抗拒官府，本省营务处调动他们那营去打蛮子。那时绿营的暮气已深，一遇见仗，就要溃散。

当时鲍超，因见他们正杀得起劲的当口，一班弟兄，大家似有溃散之势，他就飞身冲到阵前，厉声大喊道：“此刻正在吃紧的时候，只要大家能够继续再打下去，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你们一有战争就要散粮子，现在老子在此地，万不能够！”

鲍超一边声若洪钟的在喊，一边一双眼红得发火，势如一只饿虎，就要噬人一般。他的一班弟兄们，居然被他威势所慑，没敢逃跑。于是那阵，竟打上一个大大的胜仗。这场功劳谁也

料得鲍超起码要升什长。岂知他的营官，冒了他的功劳，还嫉他之才，回省之后，倒说他犯了营规，将他革去名字。鲍超当时这一气，几乎要呕血，但是没法奈何，只好卷了铺盖走路。

回到家中，他的老娘问他怎么回家，他便把桌子一拍，气哄哄的答道：“老子已被那个球戳脸的小混蛋革了名字，老子不回家来，还在那儿干甚么！”

他的妻子宋氏，听不过去，喝阻他道：“婆婆好言问你，你就该好好的对付，这般生相，像个甚么样儿！”

鲍超听说，也不辩白，单把他的眼球一突道：“老子干不了那种卖沟子的行径，你又奈何老子。快去烫酒，老子饿了整天了。”宋氏一见丈夫发火，不敢再说，单说家里没钱，拿甚么去打酒。鲍超听了，大踏步的出门而去。几天不回家来，也是常事。宋氏全凭十指，每天出去缝穷，得些零钱，养活婆婆。鲍超明明知道，也没半句慰藉妻子之语。一天鲍超的老娘，得上一场急病，不及医治而死，鲍超见了，光是干号一阵，就把他娘草草棺殓，请了四个邻人替他抬至祖茔安埋。

邻人到来，看看棺材道：“这具虽是薄皮棺材，若是抬到你们祖茔，也有七八里地，至少须得四串大钱，酬劳我们。”鲍超拍拍他的肚兜道：“老子有的是银子，莫说四串大钱，并不算多，就是十两八两，老子看在老娘面上也得送给你们。”

邻人听了大喜，于是高高兴兴的抬了棺材，暖唷暖唷的走去。鲍超和他妻子两个，没钱戴孝，就是随身衣服送葬。等得

走到半路，邻人歇下棺材，要向鲍超先取抬资，因为素知鲍超为人，事情过后，便要反脸不认人的。那知鲍超本来没钱，起初拍拍肚兜，乃是一种哄人之计，此时一见大家向他逼现，倒是个直汉，不能坚持到底，只得老实说出身无分文，并说后来一定从重酬谢。

那些邻人，一见上了鲍超之当，一齐跳了起来，内中有个较为精灵的，即和其余的三个，悄悄地做上一个手势，三人会意，仍复抬起再走，鲍超夫妇二人，还当他们情愿赊帐，方在心里暗喜。不料那些邻人，把那棺材刚刚抬到一座万丈深崖的所在，陡然之间，只见他们把那棺材向那深崖之中，砰砰的一丢，那具棺材，立时就像滚汤团一般，骨碌碌的滚将下去，及至着地，那具薄皮棺材，本不结实，早已打个稀烂，尸身跌成两段。那些邻人用出这个辣手，也怕吃了鲍超的眼前之亏，大家顿时拔脚就跑。那时鲍超又要追人，又要去顾尸首，弄得无法分身，只在那儿顿脚大骂。

还是宋氏劝他道：“此事原是你的不是，不该去哄人家白抬棺材。况为上人之事，更加不可因此和人生气。现在并没银钱再买棺木，不如我们二人，绕至山下，索性就在此地掘个深潭，埋了婆婆再说。相公将来果有发迹之日，随时可以迁葬的。”

鲍超初时大不为然，后来一个人想了半天，依旧一无法子。方始仍照宋氏的主张，同着宋氏绕至山下，各人找上两根断树老杈，挖成一个土穴，埋下尸身，大哭一场，方才回家。那些邻人，也怕鲍超前去寻事，早已躲开。

鲍超和宋氏两个，又混半年，实在混不下去，前去各处吃粮，又没人肯补他的名字，只得和宋氏商量，要想将她卖给人家，得些银钱，便往下江吃粮。

宋氏听说，掩面而泣道：“我们两个，与其一同饿死，自然你去吃粮，方有一个出身巴望，为妻为你改嫁，也是命该。”

鲍超也就流泪的答道：“你能这样，我很感谢你的。不过此地没人敢来买你，也没人买得起你。只有随我去到成都，方有法想。”

宋氏微喟一声，也没说话。

哪知一到成都东门，立即闹出一场人命。

县官一到，验了向老少之尸。鲍超一口承招，是他打死。一班老百姓看不了忍，大家联合多人，各执棒香一枝，名曰跪香，都向县官去替鲍超求情。县官命人驱散，即将鲍超带回衙门，押入死牢。

又亏那个南货客人，因见这场事情由他而起，除了当场送与宋氏一百两银子，教她快去打点衙门外；自己又去恳求游川同乡，搭救鲍超。游川同乡瞧见南货客人如此热心，各人真的出力，鲍超方始未得死罪，办了一个充发极边的罪名。后来又遇一位讼师替他设法，居然脱罪回家，仍与宋氏重圆破镜。且由军功起家，封到男爵。虽是他的战功，风水之事，也有一半。

此是后话，将来再讲。

现再接述国藩于道光二十三年的冬天，方回京师。他的座师穆彰阿，那时已经戴了相貂，便保他这位得意门生，充文渊阁校理。二十四年，转补翰林院侍读，兼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之职。二十五年，又充乙巳科会试第十八房的同考官。当年九月，升了翰林院的侍讲学士。十二月里补了日讲起居注官，并充文渊阁直图之事。国藩的官运既是亨通，他的学问德望，也就同时大进。家中书信，虽仍来往不绝，总以他的祖父祖母，父母叔婶等人，不肯来京就养，未能晨昏定省，略尽下辈之孝，视为一桩大不如心的事情。幸亏欧阳氏替他养上一孩，取名纪泽。因思他的祖父祖母，得见这个孩子，又是四世同堂，方才有些高兴起来。

纪泽弥月那日，大作汤饼之宴，等得众宾散后，单留几个极知己的朋友，再作清谈。留下几个是倭仁，即将来的倭文端公，唐鉴、何绍基、肃顺、徐芸渠、凌荻舟、黄正甫、张润农，以及湖南益阳的胡林翼等人。胡林翼，字贻生，号润芝，道光乙未翰林。乃父达源，就是嘉庆己卯科的名探花，官至詹事府正詹；那时已经告老还乡。林翼现为国藩的同乡同衙门，又有干才之称，所以和他格外莫逆。

当时大家初谈吏治，继谈经济，再谈学问书法，后来又谈到人才。胡林翼忽然笑了起来，大家不懂笑的理由，问他所笑何事。

胡林翼道：“我是笑的那个左季高，才虽开展，未免太觉

自满。”

国藩也笑问道：“润翁不是说的湘阳人左宗棠么？我晓得他中在壬戌科，可惜屡次会试未售。”

唐鉴岔口问胡林翼道：“这位左公怎样自满？”

胡林翼道：“他说诸葛亮是古亮，他是新亮。他又说我那同乡郭意诚是老亮。并承他的谬许，赠兄弟一个今亮。其实兄弟连一个暗字都恐怕够不上怎敢当今亮字呢？”

黄正甫、张润农一同道：“这末我们这位涤翁呢？”

胡林翼见问光是笑而不言。国藩赶忙拿话拉开。大家又谈一会，方始各散。

又过两年，已是道光二十七年，国藩那时文名大盛，朝臣也有几个知他是穆相的门生，自然未能免俗，也就爱屋及乌的推许起来。不久，国藩奉旨派充考试汉教习阅卷大臣，十月里又充武会试正总裁，旋又派为殿试读卷大臣。

这年的新科翰林李鸿章，来拜国藩，等得走后，国藩回至上房，对他欧阳夫人说道：“李安部郎的世兄，我瞧他非但声朗气清，且是鹤形，异日的名位，必定在我之上。”

那时欧阳柄钧可巧在旁，便问国藩道：“姊丈如此留心人才，难道天下就要大乱不成了么？”

国藩微笑道：“乱久必治，治久必乱，这是天道循环之理，但愿我们不致眼见乱事，那就大妙。”

柄钧姊弟二人，素知国藩已经学贯天人，此话决非空泛，便劝国藩何不趁此平时，上他几个条陈，好请皇上一一采纳施行，也是防患未然之道。国藩听说，微微一笑，认为知言。

第二年的正月，国藩果然上了一本封奏。道光皇上翻开一看，见是满纸不离道治二字，不觉有些看了生厌，随手提起御笔，批上迂腐欠通四字。此疏留中不发。

后来有个姓魁的太监，无意之中传出此话，闹得满朝人士，无不知道。当时有些不嫌于国藩的人物，还要从旁加上几句，说是曾某的圣眷，业已平常，大家须要少与往来，免得将来有了祸事，带累自身。大家听了此话，个个暗中认为有理。说也奇怪，京城真也势利，这样一来，这位现任翰林院学士曾国藩的府上除去平日意气相投的几个知己朋友之外，好说得狗也没有一只上门。

国藩平日，本来已经介介自守，不肯出去联络朝臣，这半年来的门可罗雀，他虽未曾介意，倒把他的那位老师穆彰阿相国，替他大担心事起来。

有一天，可巧皇上在那便殿召见穆彰阿，穆彰阿一等奏对完毕，竭力保举曾国藩遇事留心，要请皇上大用。穆彰阿的为人，虽然太觉贪财，可是伴君已久，皇上的圣衷，他是无一不知。这个遇事留心四个字的考语，恰与迂腐欠通四个字针锋相

对。

第二天，皇上果然有旨，召见曾国藩问话。国藩自然遵守古礼，不俟驾而行的趋朝。岂知自从五更三点进宫，一直候至下午，方有一个太监前来传话，说是皇上此刻业已回宫，教他次日仍是五更三点进宫，预备召见。国藩退出，不懂此事，也不回寓，就去找他老师穆彰阿，告知奉召未见的事情。

穆彰阿听毕，侧头默想一会，便与一个心腹管家，咬上几句耳朵，将手一挥道：“快去快来。”

那个管家去后，穆彰阿方对国藩附耳说道：“俺曾在皇上面前，保你能够遇事留心。今天皇上召而不见，其中必有道理。俺已命人进宫，拜托一位姓魁的太监，请他把你今天恭候召见，所坐的那间屋内，不论所摆何物，所挂何画，须将物件的名目，画上的字花，统统抄了出来，让你回去连宵记清读熟。明天皇上召见，俺能预料决不能逸出那间屋内的范围。”国藩听了口上虽在连说老师如此替门生操心，真是恩同罔极；其实心内，还只八分相信。

这天直到晚饭已后，方见进宫去的那个管家，匆匆的持了一大包东西回来，呈与主人之后，穆彰阿疾忙打开一瞧，脸上立刻现出极满意的笑容。就把那包东西，递给国藩道：“魁老监他真不愧为一位办事的能手，所以皇上如此欢喜他。他虽然收了俺的三千两银子，可是这一大包东西也亏他去细细的抄下来的呢。”

国藩一边在听他的老师说话，一边已经看见包内全是抄成的白折。不但件件物名，抄得有来有历，就是画上的字迹花卉，也都抄得清清楚楚。

正拟仔仔细细，一本本看去的当口，已见他的老师指着一本白折，郑重其事的对他说道：“这是那间屋里挂的几张屏条，上面全是俺们乾隆老佛爷在日，六巡江南的事迹。皇上常常和俺说起，也想仿照祖上的办法，一巡江南为乐，谁知总没得到机会。皇上既是不能了此心愿，只好把那乾隆老佛爷六次南巡的事迹，读得烂熟，也算过瘾。俺料定明天召见，必定问及此事。你快快回去，连夜读熟，牢记胸中，不可一字遗忘，要紧要紧。”说着又捻须一笑道：“贤契将来的扶摇直上，简在帝心，就在这一包东西之中的了。”

国藩谢了老师，匆匆回寓，百事不做，关上房门，连夜读那白折之上的东西。第二天，仍是五更三点进宫，没有多久，即蒙召见，皇上所问，果然不出穆彰阿所料，国藩既已有了准备，自然奏对如流。

皇上不禁微失一惊道：“朕尝听人说过，尔能遇事留心，朕还以为尔于古人之学，能够留心罢了。殊不知尔于圣祖南巡之事，竟能记得如此清楚，诚属可嘉。”国藩赶忙免冠碰头，谦逊几句。

退下之后，又去见他老师，尚未开口，穆彰阿已含笑的先说道：“今儿召见之事，俺已尽知，你且回去休歇休歇，静候好音就是。”正是：直士不如邪士智才人合受美人怜不知国藩

召见之后，究竟有无好处，且阅下文。

第四回

风尘侠妓巨眼识才人 草泽英雄倾心结奇士

这天国藩回转寓中，尚未脱去衣帽，只见他那老家人曾贵，拿进一大叠片子，笑嘻嘻的说道：“刚才老爷还没回家来的时候，各部堂官，以及九卿各道，陆陆续续的都来拜会。内中还有几个老实说出，老爷召见称旨，日内必有喜信等话。”国藩听说就在曾贵手上随便看了一眼片子，以备分别亲往谢步。

欧阳夫人在旁笑着道：“现在这班人，真的有些势利，前一向并没一个鬼来上门，今天又仿佛前来道歉似的。在我说来，就是唱戏，也没这般改扮得快的呀。”

国藩微微摇首道：“这就叫作做此官行此礼，世风浇薄，人心不古，夫人何必视为奇事。只是天恩高厚，穆师栽培有进无已，怎样报答才是”。

欧阳夫人和曾贵两个一同接口道：“老爷不记人家之短，只记人家之长，这也只有克勤克慎，舍家为国罢了。”

国藩连点其头道：“我正为此，所以至今未告终养。”曾贵又说上一派旧话，方才退出。

没有几天，国藩便奉军机处传旨，派赴盛京，查办一件要案。等得查明办妥回京，已是道光二十九年的正月，即奉明诏，授为礼部右侍郎之职。国藩因见越了四级飞升，反而有些栗栗危惧起来。在他意思，还想奏请收回成命，又是穆彰阿以及肃顺、倭仁等人，都来相阻，国藩始行谢恩到部办事。到了八月，又奉旨兼署兵部右侍郎，兼充宗室举人复试阅卷大臣。九月里又充顺天试复试阅卷大臣。十月里又充顺天武乡试校射大臣。

国藩方在黽勉从公，上报国恩的时候，那知就在这年冬天，突接他那祖父星冈封翁在籍逝世的讣音，自然十分哀悼。遵制在寓成服开吊，并请假二月在家读礼。

一天忽然想着一件丧制，自己有些疑惑不决，急命曾贵去请胡林翼前来商酌。曾贵去了回来，说是胡大人胡林翼早于头一年捐升道员去到贵州候补去了。

国藩听说大惊道：“他竟出京去了。怎么我一点点都不知道此事呢？”

欧阳夫人岔嘴道：“这桩事情，怪我忘记不好。去年老爷奉旨去到盛京查办案子的时候，胡大人确曾来过我家辞行的。”

国藩听说道：“这末他去了一年多了，为何并没一封信给我，莫非怪我失礼不成？”说着又连连叹气道：“处世真难，稍有一疏忽，便要得罪朋友。”

欧阳夫人道：“老爷不必多疑，像老爷处事这般周到，我说世上已是少有的了。胡大人就是没有信来，安知不为别样事情耽搁，不好一定说他在怪我家。”国藩听得他的夫人如此解说，方才没话。

这末那位胡林翼编修，究为何事，在京年余，不给国藩一封书信的呢？原来却有他的道理。

他本是一位名探花之子，自己少年科第，初入词林的当口，还以为有他那般才笔，那般经济，指日就可像擢升官图一般，只要连擢几个红色，便能直到协办。不期事实和理想，竟是大相径庭。

浮沉了京华多年，眼看曾国藩一人只是扶摇直上，朝廷并没一点好处及他。他正有些牢骚，自叹怀才不遇之际，忽遇他那名叫盛康字旭人的一个门生，以道员进京引见，前去拜他。师生相见之下，林翼首述不得意的近状。

盛康便安慰林翼道：“可惜先生是要由大考升官的。倘若不耐守候，门生此次进京引见，带有一笔余钱，先生何妨也捐一个道员出去混混。只要随便一转，陈皋开藩，直到督抚，也非难事。

林翼听了把心一动道：“贤契的说话，本已不错，又肯替我出资报捐，更是好意，不过我就是捐了官，前去候补，无如资斧无着，仍非良策。”

盛康又说道：“师生之谊，本同父子。门生家中还堪温饱，先生候补的资斧，尽管去问门生拿去，况且先生具此奇才，到省便可署缺的，决不致久作闲散人员的。”

林翼听了，方始大喜。师生二人商量之下，决计捐个候补道员，指分贵州。

后来他们师生同路出都，林翼竟在天津地方迷恋一个名叫大姑的私娼，大嫖特嫖起来。再加盛康又是一位少年公子，对于嫖的一字，视作名士风流，连杜牧都不能够免此。其实盛康的嫖，完全是个包字，林翼的嫖，完全是个忿字。

有一天，盛康去找林翼，尚未跨进大姑的卧室之门，就听得大姑的声音，在称赞林翼道：“胡大人，你这副对子，真够得上写作俱佳两字。”

又听得林翼呵呵一笑的笑道：“瞧你不出，你还能够识得一点好歹，可惜现在国家没有女科之制，否则你也得受那迂腐欠通的考语呢。”

盛康听至此地，慌忙一脚闯入房内，问着林翼道：“谁是迂腐欠通？”

盛康问了这句，忽见桌上放着一副对子，非但写得龙蛇飞舞，跃跃欲活，就是那两句“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的联语，虚写姑字，也是巧笔。便又不待林翼答话，跟着去问大姑道：“你本是一位不栉进士，可知道我们这位先生写此一

联的意思么？”

大姑一面已将那副对联，自去挂在壁间，一面笑答道：“怎么不知你们这位先生，他因怀才不遇，要想借我们这个醇酒妇人，糟蹋他的身子，以求速离这个世界。”

大姑说到此地，把她一双媚眼，望着林翼脸上一瞄道：“可说着了没有？”

盛康方要接口，已经不及，却被林翼抢先答着大姑道：“被你猜中。”林翼说了这句，忽又长吁一声道：“不图我于风尘之中，倒还遇见一个知己。”

大姑听了正色的打着津语答道：“胡大人，承您的情，瞧得起俺，谬赞一声知己。您得听俺一句半句，方才不枉俺们俩认识一场。”

盛康忙替他先生代答道：“大姑姑娘，你有什么言语，尽管请说，我们先生，作兴被你劝醒，也未可知。”

大姑听了，便请林翼、盛康二人，一同坐下，自己坐在林翼身边，方始朗朗的说道：“天生英雄，必定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以备历练出来，将来为国大用。现在胡大人尚未至此，仅不过功名蹭蹬一点罢了。快请不可作此颓唐之想。倘若胡大人真的存了灰心世事的心愿，作了牡丹花下之鬼，后世的人们，只知您是一个浪子，不知您是一位奇才，岂不冤枉。依俺之见，再玩几天，赶快去到贵州到省。”

大姑一直说到这儿，又朝盛康笑上一笑道：“你们先生既是许俺是他知己，俺就更加不敢误他。”

盛康听说，不禁砰的一声，顿足大赞。不防一个匆迫，他的尊脚，竟把大姑的一双莲钩踏痛，立时只听得哎唷的连身喊了起来。

林翼在旁瞧得清楚，便用手去指指大姑的鼻子道：“谁叫你的嘴上，说得宛同唱莲花落一般。”

说着，又一面笑指盛康，一面复向着大姑扮上一个鬼脸道：“他是不赞成你的说话，故此有意踏你一脚，给你痛痛的。”

大姑一边还在揉着她脚，一边也佯恨了林翼一眼道：“俺是好心，不得好报，你们师徒两个，统统不是好人。”

三人互相笑了一会，林翼始将曾国藩因上条陈，得着当今皇上迂腐欠通考语的事情，讲给盛康和大姑听了。

大姑含笑道：“俺常见宫门抄上，曾国藩曾大人的差使是不断的，怎会有此考语。”

林翼笑笑道：“要不是碰见皇上一个不高兴的时候，其实曾涤生何致欠通呢？”

这天大姑异常高兴，特地亲去做了几样小菜，陪着林翼、

盛康喝酒。

喝上一会，她又正色的问林翼道：“你倒底几时动身，你和人说过一个日子，俺方放心。”

林翼见说，便把手掌一扬道：“再过十天。”

大姑点头道：“这也罢了，但是不准翻悔。”

林翼听说，手指盛康道：“他做保人可好。”

大姑还紧问了盛康一句道：“你不能欺俺。”

盛康拍胸道：“你放心，到了那天，我们先生真的不走，我也一个人走了。”

大姑听说，很觉欢喜。这十天之中，倒也打起十分温柔的精神，陪着林翼取乐。十天之后，大姑使自作主张办上一席饯行酒，替他们师徒二人饯行。林翼至此，不能不走。谁知林翼虽然离了天津，沿途依旧问柳寻花，并不急急前去稟到，甚至路过那些乡村茅店，对于极不堪寓目的土妓，他也无不流连忘返。盛康不解其意，有时也去问问他的先生，为何忘了大姑之劝。

林翼笑答道：“大姑终究是个女流，眼光怎样能远。她能劝我去干正经，已算难得。至于世人不能知我，也与孔夫人子的吾道不行一样。你要想想看，京师地方，乃是一所人才荟萃

之地，既连如此一座京师，我也不能发迹，何况贵州那个边隅省分呢？”

盛康又劝道：“先生学问太高，不为流俗所职，但是一逢机会，那就不可限量。门生现在听得两广一带，很有一些匪类作乱，其志不小，连那徐少穆制军，也难制止，足见不能等闲视之。先生还是快快到省，不可自失良机。”

林翼听了这番极恳切的相劝，方才下了一个决心，毅然答道：“既是如此，我就再等十年；十年之后，再没人去用我，我便披发入山。”

盛康接口道：“准定如此，我们决计分道扬镳。”

林翼道：“这末我和贤契相约，大家十年之内，不再作这狎邪之游。”

盛康忙去拿出五千银子，赠与林翼作为到省的旅资，自己即于次日，独自前去到省。后来补了天津海关道缺，腰缠十万，退归林下。他的儿子名叫盛宣怀，因献铁路收作国有之策，民情鼎沸。清室之亡，大半为此。此乃后话，将来细叙。

现在单说胡林翼稟到贵州省之后，那时黔抚，是个姓赫的旗人，如何能知他是一个奇才。还瞧他是翰林出身，每逢考试之事，委他办办而已。林翼既是仍不得志，故没心绪写信给他京中的一班故人。曾国藩却是疑错。欧阳夫人倒有一大半猜中。

这年，欧阳夫人又生一子，取名纪鸿。第二年春上，国藩的祖母王氏，也过世了。国藩仍守二月之制。销假之日，奉旨兼署兵部左侍郎。咸丰元年，又兼署刑部左侍郎。第二年的六月，放了江西省的正考官。他就率了全眷同行，预备考毕，请假回籍省亲。及至走到安徽太湖县地方，忽接他那生母江太夫人仙逝的讣音，赶忙奏请丁艰，匍匐奔丧。八月中旬，方才抵家，号哭进内，抚棺大恸。那时他的老父竹亭，已经六十外了，即同他的叔婶都去劝他节哀办理大事。国藩只好遵命。

他的几个兄弟，也一齐和他去说，大哥此次回家，当然要俟服满，方能进京陛见。现在国运不佳，广东的土案，刚刚闹清，广西的土匪，又在大乱，大哥回家安逸安逸，未始不是好事。

国藩听了，大不为然的答道：“为的是受国恩，丝毫未报。国家有事，正是为臣下的卧薪尝胆之秋。你们大家反而认为应该趋吉避凶，殊属非是。”

他的几个兄弟听了，知道国藩的学问经验，胜过他们万倍，自然唯唯承教，并不反对。

国藩既在家中守制，不才便将工夫腾出来写另外一个奇人。

此人姓钱名江，表字东平，浙江归安人氏。道光二十八年，他正二十八岁。自幼父母双亡，依他叔父钱闾长成。甚么诸子百家，甚么六韬三略，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无书不读，无事不知。

他虽有此学问，誓不去下清室的科场。每与二三知己谈论，他说满清自从吴三桂借兵进关，容容易易的得了汉人天下，若能效着汤武的行事，不分彼此，爱民如子，也还罢了。岂知一得江山，就派多尔袞那个杀星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得城无人烟，野皆尸首，黄帝子孙遭殃，和古时候的同是亡国一比，更加惨酷万倍。及至百姓惧怕杀戮，大家承认他们已是中原之主，还要猜忌过甚，各省都派驻防满兵。这个驻防，并非在防盗匪，明明在防百姓。就照君主之制而言，也应该知道民为邦本，怎好彰明较著的排出驻防字样。既是这般防备，汉满界限，分得如此清楚，试问一班百姓岂非仍是俎上之肉。

现在两广地方，很出几个英雄豪杰。从前刘文叔举义南阳，后来果成中兴之局。两广既想起义，最好是须有一个热心的人前去，仿照战国时代的苏秦张仪，游说他们，将各方的人材，合而为一。势力集在中央，不怕不能逐走满人。

在钱江的这番议论，本来就是满人方面的致命伤，无奈当时吃着清朝俸禄的人们太多，一见钱江竟敢倡言大逆不道之话，马上飞报归安县官，以为必有重赏。恰巧那位知县姓魏名平，扬州人氏，素知钱江是个奇人，善言遣退那人，漏夜通知钱江赶快逃走。钱江得信，即向粤江进发。

他在半路之上，买上一部《缙绅》一翻，瞧见他的故人张尚举，正做花县知县，不禁大喜，也不再在他处耽搁，直到花县投刺进去。张尚举果然倒屣出迎，携手入内。

张尚举先问道：“故人来此，有无其他的贵事么？”钱江

微笑道：“家乡连年荒欠，不堪坐食，特地出外走走。”

张尚举听了一乐道：“敝县甚小，自然不敢有屈高轩。故人倘肯暂时在此税驾，乃是全县数十万人民之福，并非小弟一人之幸。”

钱江笑答道：“这也不敢当此。好在我本同闲云野鹤一般，无所事事。即留贵署，备作顾问，也没甚么不可。”张尚举连忙收拾一间住室，待以上宾之礼。

钱江既在花县衙中住下，于是天天出去，借了游山玩水之名，随处物色人材，好行他的大志。

有一天竟于无意中结识了一个名叫冯遼号叫云山的志士。又因冯云山的介绍，认识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你道此人是谁，就是将来天皇洪秀全。钱江一见了洪秀全，又知他最信教，现在手下的教徒，已有一二万人数。因思此人生有异相，复在壮年，既具逐去胡人的大志，只要后来不变初衷，汉室光复定属此人。

这天即约冯云山同到洪秀全的家中。洪秀全也因云山的推崇，已知钱江是个奇人，万分尊敬，当下邀至密室，又把他那堂弟洪仁发、洪仁达二个，一同约至，五个人促膝的谈起心来。

洪秀全先朝钱江一拱手道：“小弟听得我们云山兄弟说起，先生是位奇人，特地叫他将小弟所抱的宗旨，转告先生。今天既承光降，自然赞成此事。不过小弟虽有此心，而无此学，

务求先生看在天下的同胞份上，尽情赐教，开我茅塞。”

钱江听说道：“秀全先生不必这般客气，兄弟既到府上，敢不贡献一得之愚。秀全先生既具这个大志，时机已至，千万不可错过。”

秀全失惊道：“果然时机已经到了么？如此说来，更不容缓了。”

钱江便将他的椅子挪近一步道：“前两年我们浙江地方，业已发现一种童谣，叫做三十刀兵动八方，明年恰巧是道光三十年了。第二句的天地呼号无处藏，乃是天下大乱，甚至就是天地也没地方可躲之谓。第三句是指起义的人物。第四句是指起义人物大捷之意。兄弟自从听了这个童谣之后，记起汉献帝时代，当那董卓之乱，也有那些‘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后，不得生’的童谣，后来董卓果然伏诛。兄弟年来，每观天象，只见将星聚于此方，所以特来访求贤豪到此。”

洪仁发、洪仁达、冯云山三个听到此地，一齐异口同声的说道：“先生既说大势如此，要办这件大事，赶快搜罗各方人材，最属紧要。”

钱江又说：“人才二字，很有分别，因为内中有帅才，有将才，有运筹帷幄之才，有冲锋陷阵之才，须要用其所长之才，合其所短之才，方能谓之全才。从前吕留良、曾静、戴名世等等，何尝不是人才，他们的不能成事，都是失败在欲速不达的毛病上。又以嘉庆年间，川楚一带地方，曾以邪教起事，虽因

没有统驭的能力，以致败事，然也震动数省，闹了几年。我们现在的第一要着，须要聚集人材，先要得到主力，然后便可发号施令。”

洪秀全忙问道：“这末如何办法，先生快快赐教。”钱江听说，即将他的手向洪秀全一指，正是：隆中虽决三分策帐下还须百万兵不知钱江手指洪秀全究为何故，且阅下文。

第五回

奸商趸鸦片幕府求情 战艇中鱼雷军门殉难

钱江忽把他手向江秀全一指的当口，洪仁发、洪仁达、冯云山三个，大家盯着钱江嘴巴在看，急于要听讲出甚么说话。

当下只见钱江对着洪秀全很决断的说道：“秀全先生，既是手下已有一二万教徒，就从此事入手，做个号召众人的吸力。主持这件大事，现在自然只有秀全先生担任。”

洪秀全大失一惊的答道：“小弟奉求先生，正怕没有这个才力，万万不能担任。”

冯云山、洪仁发、洪仁达三个抢着答道：“现在有了我们这位钱先生，随时可以指教，大哥自然不可畏难。”

钱江已接口道：“这是一件复仇的大事，并非其他贪图富贵之事可比。谁有甚么本事，谁干甚么，既不可以强求，也不可以推委，秀全先生只有答应下来，我们还得商量别事。”

洪秀全听说，连连称是道：“这末小弟暂且担任，将来再说。”

钱江不答这话，单问洪秀全可能任劳任怨，以及种种吃苦之事。

洪秀全毅然决然的答道：“这是做大事的人应该如此的。

先生不必管小弟能否如此。就是不能如此，也得如此。”

钱江击掌大赞道：“秀全先生能够抱此决心，兄弟放心一半矣。”

冯云山岔嘴道：“此等事情最宜秘密。我们几个，不能常常聚在一起；甚至官府一有风闻，我们便得东逃西散。不如今天趁大家在此，当天一拜，结个生死之交，诸位以为怎样？”

钱江一口允诺道：“结义以坚心志，最好没有。”

洪秀全不敢命人拿进香烛福礼，生怕因此漏泄出去，误了大事，就同大家当天空身一拜，成了桃园之义。

大家拜毕，钱江又对洪秀全说：“大哥只管竭力进行，做到那里，就算那里。兄弟回去之后，还想到各处走走，以便帮同大哥搜罗各项人才。”

洪秀一等人听说，都说：“好，好，东平贤弟请便。”

钱江一个人回到衙门，只见伺候他的家人前来说道：“张老爷已经来过几次，说有要紧事情，要和师爷商量。”

钱江即令这个家人进去通知。没有半刻，张尚举已经手持一信，匆匆的走了进来。一见钱江之面，便把他的双眉一蹙道：“省里林制台忽有一封聘函送来，拟请我兄前去替他办事。我兄莺迁乔木，自然可喜，小弟不好强留。不过我兄一去，小弟便如失了左右之手，如何是好？”说着将手上的一封信，递与钱江。

钱江接到手中一看，见那信上，倒还露出求贤若渴之意。暗忖他是一位制台，且负德望。我到那儿，比较的可以发展一些。至于此地不忍舍我，乃自私情，如何有顾一己的私情，误了我那进取的大事。

钱江暗忖一过，放下那信，便对张尚举微笑着说道：“兄弟此去，于兄公事方面，不无益处。大丈夫的志向要大，眼光要远。依弟之意，我们正好各干各事。大家果能各做一番事业，将来回到故乡，再去优游林下，也还不迟。”

张尚举因见钱江责以大义，无可如何，只好命人摆出一桌酒席，便替钱江饯行。钱江略略吃了几口，也就歉歉而别。

及到林制台那里，林制台居然放炮迎接，升坑送茶。寒暄之下，相见恨晚。

原来林制台的官名，就是则徐二字，别字少穆。祖籍福建，曾由翰林出身。凭着清正廉明四字，一直位至两广总督。不但爱民如子，而且求贤若渴。因闻他的属下，花县张令署内，有个幕宾，名叫钱江，是位奇材异能之士，故此专函聘请。及见

钱江，略略一谈，即知名实相符，真正的佩服得五体投地。便请钱江办理折奏一席。

前清督抚衙门里的幕宾，单办笔墨的，分为折奏师爷、升迁师爷、刑名师爷、钱谷师爷、文案师爷、缮折师爷、书启师爷、朱墨笔师爷，甚至还有专写马封的师爷；只有用印，却是二爷，不是师爷。这些师爷之中，只有折奏师爷最为东家重视。因为折奏之上，往往因为一字之讹，断送前程的事情，很多，很多。

从前那个年羹尧，他因征金川之功，业已封到脱头无字大将军之职。也因一位折奏老夫子把那颂扬皇上，朝乾夕惕四字，因要句子押韵，改为夕惕朝乾；就被一位御史参上一本，说是年某轻视皇上，不能朝乾夕惕，有意颠倒其句，应生大不敬之罪。年羹尧后来一夜工夫降了一十八级，大不敬也是内中的一款。

还有乾隆时候，不才的乡人邬师爷，他充两江督署折奏的时候，因为能够窥测乾隆皇上的圣衷，也和本书一回所叙穆彰阿能测道光皇上的圣衷一样，所上折子，没有驳过一回。后来邬师爷因爱赌钱，又喜穿了钉靴钻入被中。那位江督，恶他脾气不好，将他辞退。哪知换了一位老夫子，无事不碰皇上钉子。皇上因见那位江督，前后判若两人，严旨诘问，那位江督，无法隐瞒，只好老实奏明邬师爷辞退之事。乾隆皇上念他尚能不欺朝廷，据实陈奏，总算未降处分，单命江督速将邬师爷聘回。并有该幕何日回署，附片奏闻之语。江督只好急以重修去聘邬师爷，邬师爷知为圣意，乃与江督约定，按日须纹银百两，始

就此席。江督不敢不允。后来邬师爷每日清晨，睡在被中，必先望望桌上有无两只元宝。帐房师爷偶然忘记，他便长眠被中，不肯起来办公。

有一次，江督接到批回，末尾竟有乾隆皇上御笔亲书“邬先生安否”五个大字，江督吓得慌忙衣冠接旨。这件公事，不能再落档房。后由刑名师爷上了一个条陈，此旨付与邬师爷收藏，邬师爷拿回家去，用着圣旨亭子装了，挂在正梁之上，作为旷世之典。

再有慈禧太后七十万寿的那一年，川督鹿传霖，也因一位折奏老夫子贺那万寿折子里头，有了当年举案齐眉一句，慈禧太后见了大怒，说是鹿传霖明明知她不是咸丰元配，有意用这梁鸿孟光的典故，挖苦她是妃子，不是皇后，几几乎要将鹿传霖革职。后来还亏庆亲王代为陈奏，说是此乃折奏老夫子之错，鹿某所用非人，罪尚可恕，方始了事。

本书下文，左宗棠任湘抚骆秉章折奏的时候，笑话闹得更其厉害。不才也要卖个关子，下文再讲。

钱江既充两广督幕，所办公事，自然办得朝廷称许，百姓讴歌。

有一天，忽见一件公事上面，却是林制台亲笔批着“仰府县严拿怡和行主伍紫垣到案按律惩办”的字样。连忙仔细一看，始知伍紫垣趸售外商的鸦片起家，已有千余万的财产。林制台平生最恶烟土害人，他见伍紫垣经售外商的烟土，打算惩一儆

百，且绝外商之望。钱江既知林制台之意，便暗忖道：这件公事，我却不能顺着东家的意思办理，一则洋人本有通商条约，既有通商条约，姓伍的经售烟土，不算有罪，如何可以拿办。二则姓伍的既有千万家资，京中的王公大臣，断无不通声气之理。我们这位东家的圣眷虽隆，但也不是王公大臣的敌手。三则洋商若闹赔款，岂非牵涉外交，这还是讲的公事方面。若讲我的私事，姓伍的既有千万家当，我若暗中帮他一个大忙，他一定感谢我的。他若和我有了交情，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必能说得他来投降我们。我们办此大事，正在愁得缺少军饷，有他一来真是绝大好事。钱江想到这里，便把这件公事压了下来，但防林制台为人样样都好，只有嫉恶如仇，他一发了牛性，无论何人，难以挽回的一样不好。

钱江正在一时想不出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时候，忽见他的家人，送进一张名片，见是花县衙里的旧同事朱少农前来拜他，即命请见。等得少农走入，见他背后还有一人，忙问那人贵姓。少农疾忙代为答道：言是敝友潘亮臣。钱江不知来意，不便深问，只好先和姓潘的随便寒暄几句，正拟去向少农叙述别后之事，以及讯问张尚举的近状，只见少农吞吞吐吐，仿佛有件绝大的要事要说，又像一时不敢说的样子。钱江为人何等玲珑，忙去偷眼一看那个潘亮臣，见他坐在一旁，也在那儿有急不及待之势。暗暗一想道：难道此人就是伍紫垣那边的人，特地挽了我这旧同事，前来运动我的不成。

钱江想到此地，不觉一喜，便对少农说道：“此地关防甚严。我的家人，都是心腹。少翁有话，请说不妨。”

少农听说，方才低声说道：“我这敝友，现充此地怡和行主的总管事，他的东家就是富商伍紫垣先生。紫垣先生经售洋商的烟土，历有年所，历任制军，从未干涉。现在听说林制军要严办他，他若先去告知洋人出来交涉，似乎反失国家面子。因此挽了兄弟同来拜恳东翁，怎样替他想个法子，开脱才好。”

钱江听完便与少农轻轻地咬上一阵耳朵。潘亮臣坐在一边，起初不好冒昧插话。此刻又见他们二人在咬耳朵，不知这位钱老夫子，究竟是否答应。正在惶急无奈的当口，又见朱少农已在答钱江的话道：“这末我就同了敝友出来恭候你的好音。”音字还未离口，就来邀他同走。潘亮臣因已听见好音二字，方才把心一放，匆匆的跟了朱少农出去。

钱江送走朱潘二人，可巧林制台走来和他商量别样公事；商量完毕，便问姓伍的那桩公事，可曾办了出去。钱江见问，一想机会已到，忙对林制台说道：“这件事情，晚生正要请制军的一个示，方好动手。”

林制台捻着须的问道：“老夫子对于这个病国害民的奸商，是不是觉得发县严惩犹嫌太轻，非得立请王命才好么？”

钱江听了大摇其头的答道：“此事如何可请王命，照例连拿办都是错的。”

林制军台听了一愣道：“老夫子的品行学问，本为兄弟十二万分钦佩的，兄弟决不疑心老夫子来替这个奸商求情，自然怕的引起国际交涉。不过兄弟想想，万乘之国，不为匹夫兴兵，

洋人虽是夷狄未知大道，恐怕也未必为了他国杀了一个奸商，没有替他经售货物，便要大动干戈之理；此其一。即使敢来和我们上国开衅，我们兵精粮足，何惧之有；有此其二。就是这个奸商，朝中有人得了他的贿赂，怪我办理不善，将我革职，甚至拿问，我为百姓而死，并不畏惧；此其三。”

钱江仍是摇头道：“晚生既承制军错爱，认为尚有一得之愚。这件公事，不能不与制军细商。”

林制台侧着脑袋，望了钱江脸上一眼道：“老夫子但请赐教。”

钱江道：“洋人本有国际法，又有通商法，保护代他经售货物的外国商人，认为是一件极大之事；现在他们的枪炮火器，以及种种战舰，我国实非其敌。制军方才所说，晚生觉得其误有三：制军职任兼圻，何必去和区区一个奸商拚死；制军果遭不测，倘若国家一旦有事，再求如此一位忠心为国的贤臣而不可得，此其一误也。制军本为禁售烟土，目的未达，反使外商愈加胆大，其货源源而来；我国奸商，人人效尤，因此祸国殃民，此其二误也。后来督抚，反以制军前事之鉴，不敢再来禁烟，甚至欢迎烟土入口，此其三误也。晚生职司折奏，为两广人民的生命财产计，为制军的身家名誉计，致有冒昧之处，还乞制军明察。”

林制台听至此地，方始疾忙改容的答道：“老夫子这番畅论，顿开兄弟的茅塞，佩服之至。不过此事如何办法，方为万妥万当，老夫子还得赐教。”

钱江又说道：“制军的拿办伍某的公事虽未发出，制军可是业已面谕一府两县的了，晚生敢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未必没有走漏风声之人。与其发风没有下雨，非但京中的多嘴御史恐有闲话，就是这班奸商，从此越加胆大，两广地方，必成烟土世界矣。现在只有将伍某流三千里，略示薄惩，仍准按律赎罪，也是法外施仁之意。不知制军高见，以为何如？”

林制台连连点头道：“准定如此，准定如此。”说着，又将双手一拱道：“就请老夫子照此办理吧。”林制台说完即走。

钱江暗喜道：“亏我费了半天唇舌，有益于姓伍的不小。

伍氏若知感恩，我们洪大哥那边，不愁没有饷项了。”

钱江想罢，连夜通知少农，将得公事出去。伍紫垣赎罪之后，仅仅谢了朱少农一千银子，少农不够，争了半天，方始加上二百，少农还不满意，但又无可如何，怅怅的回他花县而去。

又过几天，伍紫垣派了潘亮臣来请钱江赴宴。钱江暗暗欢喜，即同潘亮臣来到伍家，进门一见伍紫垣其人，忽又暗暗懊悔。原来钱江本是九流三教无一不知的人物。他一见伍紫垣这人，脑后见腮，说话时候，眉目联动，明是一个最浇薄，最势利的小人，如何能与谈这心腹大事。即使他能勉强入夥，一遇变故，定是一个倒戈之人。于事只有害处，没有益处。但已被他占了便宜，只好绝了念头，勉强入席。倒是那个伍紫垣，胁肩谄笑，恭维备至。酒过三巡，就命家人抬出三千现银，一箱东西，作为谢礼。钱江且去打开箱子一瞧，却是满箱鸦片，不

禁气得笑了起来。自然一概不收，席散回衙。

不防那个伍紫垣真是一个小人，因见钱江不收他的谢礼，马上去向洋人搬了多少是非；且说他的鸦片，已被官府充公，无力还本。洋人不知就里，立即开到几只鱼雷，要和华官开衅。广州百姓，除了几个烟鬼之外，都是深恶鸦片害人的。于是霎时之间，聚集数万民众，想去撵走鱼雷。洋人如何肯让，还要推说衅由华人开的，立即放上几个落地开花大炮，城外百姓顿时死伤不少。

广东提台关天培，因见职守所在，一面飞报督轅，一面率领炮艇，保护城池。洋人见了炮艇，更加推动鱼雷，步步进逼。那时关提台业已奉到林制台的大令，命他不必由我这方开战；但为自卫起见，准其便宜行事。关提台因见洋人已经开过几炮，将来交涉不好说是我方起衅的。又见来势汹汹，全城数百万的生命财产，全是他的责任。一时热血攻心，便率炮艇上前想打洋人。那知他的坐船，可巧不巧，头一个就去碰中鱼雷。当时只听得轰隆隆砰的一声，可怜已把关提台一只坐船，连同他的一个忠心为国的身体，早已炸得飞起天空，不是马革裹尸，却成炮中殉难。他那手下的兵士，以及全城的民众，眼见关提台死得凄惨，正待去和洋人肉搏，幸亏传教神父出来调停，双方各自罢战。

林制台见闹这场大祸，也知此事由他禁售鸦片而起，很觉对于广州百姓抱歉。马上自劾一本，恭候朝廷从重治罪。道光皇上恨他牵动外交，加上一个祸国殃民的考语，即命徐广缙继任两广总督，并将林制台拿解进京，交部严讯。

徐广缙接印之后，查得前督幕府钱江，对于此案也有极大关系，发下首县按律治罪。钱江到了狱中，到极镇定，只把洪氏弟兄以及冯云山几个，急得要命。

洪秀全本要亲自上省探监，还是冯云山劝道：“大哥现是我等的首领，如何可以身临险地，不如我去见过东平贤弟再定办法。”

洪秀全听说，也觉云山之言不错，赶忙拿出几百银子，交与冯云山前去打点监狱。等得冯云山到了省城，买通牢头禁子陈开，见着钱江。钱江反而大惊失色的问着冯云山来此何事。冯云山告知来意。钱江即仰天大笑道：“秀全大哥真在杞人忧天的了。我现在虽居狱中，非但并无危险，而且安若泰山。”

云山不待钱江说完，仍是发急的说道：“新任制台的心地窄狭，最忌贤才，不比林制台为人，人人都知，东平贤弟何以大胆如此。”

钱江又笑道：“此人虽然量狭器小，但是好名过甚，兄弟料他必不敢来杀我，只要留得生命，兄弟自有计想。”

冯云山还待再说，忽见牢头禁子陈开匆匆而至。正是：虽居铁槛犹无惧一出金笼更有为不知陈开奔来何事，且阅下文。

第六回

胡以晁三拳毙恶霸 洪宣娇一怒嫁情郎

钱江忽见禁子陈开匆匆而入，便问有何急事。

陈开忙答道：“我知钱先生是位奇人，因此十分敬重，方拟多多收集一点监费，以备去替钱先生走个门路，好使钱先生安然出狱。不料方才得到一个信息……”陈开讲到这句，脸上已经出现害怕之色。

冯云山在旁瞧得清楚，料定钱江之事，必是凶多吉少。不觉冒冒昧昧的拦了陈开的话头，抖凛凛问道：“莫不是那个姓徐的瘟官，竟要害我东平兄弟的性命不成。”

陈开摇头道：“这还不是，不过要钱先生充发伊犁。伊犁地方，怎样去得。我所以特地奔来报信。”

钱江目视陈开问道：“这个消息可真？”

陈开皱眉道：“怎么不真。”

钱江不等陈开往下再说，不觉向天呵呵大笑不休。冯云山

和陈开二人，不知钱江所笑何事，还当钱江听了这个恶信急得痰迷心窍。正待想出话来安慰，已见钱江停了笑声道：“我姓钱只怕立刻将我就地正法，或者一时不及措手。若是把我充军，这正是我的机会到了。”

冯陈二人忙问甚么机会。

钱江低声道：“我若充发伊犁，必定要过韶州，那时自有脱身之计。”

说着又单对冯云山道：“云兄还是赶快回去，就同秀全大哥等等速赴广西，即以传教为名，尽量搜罗人材。我已打听得那里有位名叫胡以晃的英雄，广有家财，好交江湖朋友，现充保良攻匪会的统领。此人可做我们的中坚人物。还有罗大纲一支人马，为数不少，我们不妨将他招入，作为基础队伍。此外速集各地那些一二万教友，当做从前楚霸王的八千子弟兵一样。这样一来，人数也不少了。”

冯云山接口道：“贤弟所有计划，当然都是切要之图。我所防的是广西提督向荣，出身营务，久经战阵，怕他前去阻挠，那就有些麻烦。”

钱江听了连摇其头道：“不怕不怕，向荣有勇无谋，云兄可以通知秀全大哥，倘遇他的军队，只要智取，不必力敌足矣。若能杀出广西，准定先取湖南，兄弟那时或到湖南相会，也未可知。”

钱江说到这里，只见一个狱卒，走来通知陈开，说有一个名叫萧朝贵的，要见钱先生。

陈开听说将手一扬道：“领他进来。”狱卒去后，即将萧朝贵领入。

萧朝贵瞧见一个眉清目秀，飘飘欲仙的人物，戴有脚镣手铐，料定此人必是钱江，慌忙伏地叩首，口称闻名不如见面，见面果胜闻名。今天小弟得见如此奇人，死无憾矣。

钱江忙教冯云山替他扶起萧朝贵，先将冯陈二人介绍于萧朝贵之后，方才极谦恭的说道：“萧兄对于兄弟，何故下此重礼。请问入监见访，有何贵务？”

萧朝贵正待吐出心事，忽见冯陈二人在侧，忙又缩住。

钱江已知其意，笑着说道：“冯陈两兄，都是兄弟的自己的弟兄，萧兄有话，大胆请讲不妨。”

萧朝贵听说道：“现在满人，对于我们汉族，更加虐待。兄弟素有逐走胡人之想，因为没有甚么学问，不敢自决。因知钱先生是位奇人，特地由广西不远千里而来，要想取决先生。”

钱江听了大喜，即将他已结识洪秀全之事，一情一节的讲给萧朝贵听了。讲完之后，就教冯云山带领萧朝贵去和洪秀全等人共事。

萧朝贵听说，很欢喜的说道：“敝省有位名叫石达开的，此人虽然不及钱先生的才能，但是文通经术，武识戎行，又有几文家资，兄弟可以引见。”

钱冯二人连连绝口赞妙。

陈开也要马上入夥。钱江阻止道：“陈兄且在此地，替代我们分劳。这件事情，我们虽为汉族复仇，但在满人眼中看来，就叫造反。我们弟兄朋友太多，难免不被官府拿住几个，陈兄若在此地，自然有个照应。”陈开听完，极以为然。

钱江因见时已不早，便催冯云山同了萧朝贵快回花县。冯云山又把所带银子交与钱江，钱江接过来交给陈开代为收下，以备日后有人入监之用。陈开收下，送走冯萧二人，便去预备钱江起解等事。

现在先说冯萧二人，离了省城，回到花城。冯云山先将萧朝贵引见洪秀全等等，始将去见钱江之事，细细告知大众。

洪秀全听毕，便朝萧朝贵说道：“萧兄既是广西人，贵省的情形，自然比较我等熟悉，我们此去传教，有你引路，方便得多了。”

萧朝贵听了，连连的谦逊道：“小弟怎敢称得熟悉，不过生长乡邦，比较的朋友略略多些罢了。”

洪秀全便将他那宣娇胞妹唤出，命她见过萧朝贵，方对萧

朝贵说道：“舍妹生下地来，便喜学武，所以至今并未缠足。我们既要同路去到贵省。因此唤出叩见萧兄，以后还望萧兄当她一个小妹子看待，随时指教。”

洪宣娇不等她的老兄说完，便对萧朝贵大大方方的说道：“家兄等人，和朝贵哥哥所干之事，妹子本极赞成。不过此等大事，必须大家齐心，这就叫做众擎易举。将来朝贵哥哥若有所命，妹子虽是赴汤蹈火，决不推托半字。”

萧朝贵一待洪宣娇说毕，连连笑着答道：“宣娇妹子乃是女中豪杰，愚兄一听说话便知。愚兄也喜舞拳弄棍，往后还得妹子赐教。”

洪宣娇因见萧朝贵言语玲珑，面目俊俏，和她不相上下，从此相待，胜过同胞。

洪秀全瞧见他的妹子和萧朝贵颇觉投机，倒也高兴。即于次日，便与冯云山、洪仁发、洪仁达、萧朝贵以及他的妹子，一共六人，急向广西进发。走在半路，萧朝贵主张一齐先到桂平，住在他家。大家便也答应了。

原来萧朝贵的父亲，叫做萧伟臣，原籍广西武宣。所有一些家产，可惜都被朝贵结交朋友，用得干干净净。朝贵一等父亲去世，就将妻子卓氏，妹子萧三娘，带到桂平，投靠往日所交的朋友，索性就在桂平住下。

后来他的朋友渐渐走散，他也只好再到广东别寻朋友。到

了广州正遇鸦片案子发生，林制台被拿进京。他见满洲皇帝如此薄待忠臣，于是更加引起他的革命思潮。嗣又听人说起，前督幕友钱江，是位奇人，因此前去探监；竟由钱江将他介绍于冯洪等人。

此次同了洪氏一行人等，回到桂平，所以主张大家住在他的家中，以便朝夕相见，商量大事。不料一到他的门口，只见双门紧闭，他的妻子、妹子，一齐不知去向，连忙去问邻居，方始知道卓氏姑嫂两个，因为没有饶裹，一同暂回武宣原籍去了。他既知道卓氏姑嫂两个的去向，把心放下，就把铁锁扭去，邀请大家入内。大家休歇一天，冯云山主张去另租所房屋，好作教堂。

朝贵慌忙阻止道：“这又何必，此屋本是租的，内人、舍妹等等，又不在此，尽可改作教堂之用。”

洪秀全听了，喜不自胜。洪宣娇也极乐意。等得已把房屋改为教堂样式，洪秀全便逐日的传起教来。

宣娇无所事事，只去和朝贵两个谈谈武艺，比比刀枪。

有一天，朝贵又和宣娇两个在那园中比剑，二人比得难解难分之际，朝贵偶一不慎，竟将宣娇的膝盖砍上一剑。宣娇一时禁不起痛楚，顿时喊出声哎唷起来。朝贵吓得慌忙丢去手上之剑伏在地上，先用手揉，继用口吮。及至恶血吮出，宣娇方才止痛，一面也把短剑丢至一边，一面便教朝贵扶她去到一块大石之上，并排坐下。陡将她的一张粉颊一红，望了一望朝

贵，忽又低下头去，以手拈她的衣角，半晌无语。

朝贵一见宣娇这般状态，不免把他的心弦震荡起来。于是低了声音，问着宣娇道：“我的好妹子，愚兄和你两个，本已情胜同胞。方才的一个失手，原是无心，妹子难道竟因此事怪着愚兄不成么？”

宣娇见问，方始慢慢的抬起头来，重又瞟上朝贵一眼，疾又缩回视线，仍去弄着她的衣角低声答道：“妹子尝观古代小说，每见一位千金小姐，因她肉体，无意之中，偶被一位公子看见了去，她就终身不字，后来乃成姻缘。今天妹子膝盖，已被哥哥吮了半天，当时妹子因为痛得厉害，不及拒绝，此时想想，甚觉赧然。妹子尚未字人，家兄也极友爱，妹子就将终身付托哥哥，也无不可。无奈哥哥已娶嫂嫂，我家世代书香，又无去作人家妾媵之理，所以自在怨恨，倒非一定怪着哥哥。”

朝贵一直听到此地，偷着瞧瞧宣娇的脸蛋，此时益觉妩媚，益觉标致，不待宣娇停下话头，他就陪了笑脸说道：“妹子方才一番话说，既能顾着府上的门风，又能如此怜爱愚兄。愚兄至此，真正的要诵那个恨不相逢未嫁时的诗句了。不过依我说来，天地生情，情为无上圣品，无论父母师友，不能干涉；无论法律刑具，不能禁止。妹子如果如果……”朝贵一边说上几个如果，忽也红了脸的，不敢往下再说。

宣娇本爱朝贵，此刻又已动情在先，如何再禁得起这位萧郎这般情景，这般撩拨，当下宣娇明明知道朝贵要她略有表示，方敢有所举动。她的心里虽已千允万允，不过一时不便贸然后

口，只好又呆呆地一声不响的呆了半天，陡的侧过身去，将她双手掩了面庞；就以头角靠在朝贵的肩胛之上，无缘无故凄凄楚楚的低声哭了起来。

朝贵一见时机已熟，不能稍纵即逝，连忙把他这位多情多义胜过同胞的妹子，忙不迭的拥在怀内，即在那块石上，当作云雨阳台，等得事毕，宣娇紧握朝贵的手设誓道：“哥哥在世一日，妹子一日不再嫁人。”

朝贵笑上一笑道：“愚兄再也不让你去嫁人。”

宣娇既已失身，从此对于朝贵，尤其亲昵。洪秀全有时瞧见，因为他的教旨，乃是平等二字，只得假作不见。

有一次，朝贵和宣娇两个，又在园中，借着比武的名头，在干非礼之事。事情一了，朝贵忽问宣娇道：“你们哥哥，他在我的家中，传教已有两月，我在表面上，也同大家前去听听，其实呢，真的一句没有听入耳朵，此刻左右没有事情，你可详详细细的讲个大旨给我听听，我才不愧为一个教徒。”

宣娇听说，恨得用她纤指在那朝贵的额角上戳了一下道：“你这个人呀，真的枉和你在一起的。怎么我们哥哥的这个教将来治国平天下的事情，全在此中，你怎么可以一句不曾入耳的呢？”

朝贵在宣娇用手戳他额角的当口，早已把头往后一仰，贼秃嘻嘻的笑着说道：“你快给我讲，不准动手动脚。”说着又

和宣娇咬上一句耳朵道：“你的手还是肮脏的，怎么没上没下，戳到我的额上，岂不晦气。”

宣娇将脸一红，不答这话。单说他哥哥的教旨道：“我哥哥的原名，叫做仁活，字秀全。后来信教之后，方才改的现在名字。他的这个教，究从何人传授，连我也不清楚。但他入教以后，即改现在这个道装。他说上天不止产生一个耶稣，耶稣还有一个兄弟，人称天父。天父的救人心切，还比耶稣认真。耶稣他肯死在十字架上，仍是道行未深。天父却能不死十字架上，道行才深。耶稣死后，天父兼了两份教旨。后来天父虽然上天，他的灵魂，仍旧常常临凡，附在他认定能够传他教的那人身上，借了那人之口，教人行善，可以救苦救难。我们哥哥，信教有年，天父居然临身，所以他的信教，更比生命还重。数年以来，信他教的，远远近近，何止一二万人。他因满人虐待汉族，倒也不是这个空空洞洞的教旨，能够将他们逐走的；因此正在竭力的搜罗人材，要想举起义旗，做个汉光武第二。现在的那位钱江钱先生，我应该叫他一声哥哥，可惜他以国事为重，未曾和我叙过兄妹之情。连他也信此教，所以再三再四教我哥哥来此传教的。”

朝贵一口气听到此地，方接口说道：“你们哥哥的这个教，真灵验么？”

宣娇瞧见朝贵问出这话，似乎还不十分信仰，略略一想，忙答他道：“怎么没有灵验，天父化身之际，可以将人一生的虚伪，统统立时说出。”

朝贵听了一吓道：“这是我也得好好的信仰了，否则我后于人，岂非自误。”

宣娇道：“你不信仰，天父降罪起你来，没药医的。”

朝贵听了便将宣娇的衣袖一拉道：“这未快快同我去听你们哥哥讲教。”

宣娇尚没移脚，陡然听得她哥哥的教堂里面，哄起一片争闹之声。她忙同了朝贵，两脚三步的奔到前面。忽见人声之中，有个恶霸，正在和他哥哥为难，并且说出要去向官出首。她的云山哥哥，以及仁发、仁达哥哥，统统不能劝住，正在无法奈何的当日，又见有个衣冠楚楚，孔武有力的少年武员，在那人群之中，将他双臂，紧箍自己的左右两肩，用出全身气力，向左一旋，向右一旋的，挤将进来。

那人挤入之后，犹未站定，已见朝贵高声喊着那人道：“胡大哥，你怎么今天才来瞧我？”

姓胡的仅把脑袋飞快的连点几下，不及答话，单去一把抓住那个恶霸的身子，大喝一声道：“传教本是善人，你这小子，胆敢来此捣。”又见姓胡的捣字尚没离嘴，跟手举起一只俨如五斗米大的拳头，砰的砰的连把那个恶霸击上三掌，口里还在大骂道：“老子给你一点颜色瞧瞧，省得下次再来。”

不料那个恶霸，仿佛不爱听那姓胡的说话一般，早已吐出几口鲜血，也是答还砰的一声，倒在地上，顿时呜呼哀哉。

宣娇和她秀全哥哥，仁发、仁达哥哥，还有云山、朝贵两个，一见姓胡的闹出人命，一齐大惊失色。

谁知前来听教的那班人众，内中却有几个认识这姓胡的就是保良攻匪会里的胡以晃胡统领。又因那个已死的恶霸也虽算一个地头蛇，但是一个孤家寡人，料定没人帮他告状讨命，大家便一齐高擎右肩，厉声喊说道：“此地洪先生来此传教，本是救人苦难的。这个地头蛇，他也横行半世的了，今天天有眼睛，竟被我们这位胡统领几拳打死，正是他的命该。倘若有人私下前去报官，我们大家即用治这恶霸的法子去治他。”

秀全等人听得大众如此说法，方始把心放下，赶忙托人抬出尸首。野葬之后，一面先将众人善言遣散，一面始把胡以晃请到内室，一一相见。

胡以晃本是来看萧朝贵的，萧朝贵便将洪秀全来此传教的真意，细细的告知胡以晃听了，并劝他就此入夥，同举义旗。胡以晃毫不推却，马上一口应充，且说还可担任举荐几位贤豪，同来办事。大家听了，当然拚命的恭维了胡以晃一阵。

洪秀全正待问明胡以晃那些贤豪的当口，忽见一位极美貌的女子，匆匆奔入，一见萧朝贵之面，不觉双泪交流的叫声哥哥道：“哥哥，嫂嫂没有良心，竟跟一个游勇跑了。”朝贵听说，气得急切之间，不能答话。

宣娇不觉暗喜，抢着问那女子道：“你这位姊姊，可是我们朝贵哥哥的令妹，人称萧三娘的么？”

那个女子急将泪痕揩干，强作笑容回答道：“妹子确是排行第三，这位姊姊尊称不敢……”说着，不待宣娇回话，忙向朝贵道：“这位姊姊是谁？我家为何做了教堂？”

朝贵此时正被大家劝着，见他妹子这般的问他，便一个个的带他妹子见过，又简单的告知此屋改了教堂之事。萧三娘听毕，又问朝贵对她跟人逃走的嫂子，怎样办法。

朝贵见问，忽又气得把脚跺得应天响的说道：“有甚怎样办法！这个淫妇，她若不再回来，是她便宜，她若还敢回来见我，我就教她一刀两段。”

宣娇也在一旁，帮同朝贵生气道：“再和这个淫妇去做夫妇，真正不是人了。”

洪秀全岔嘴对朝贵道：“我说捉奸捉双，我们这位萧家弟妹，她倘单身回来，老弟倒也把她没奈何呢？”

大家听说，也替朝贵代现难色。朝贵一见大家如此样子，反而有些踌躇起来。

宣娇在旁瞧得清楚，不禁大怒，忽把桌子一拍，两颊大生其火的对着朝贵厉声说道：“朝贵哥哥，不必这般踌躇，大丈夫须要有决有断，这样说来，难道还真个惧这个背夫逃跑的淫妇回来不成！”

朝贵指着秀全道：“你们哥哥的说话，本也不错。”

宣娇不待朝贵往下再说，她忽将胸一拍道：“我就嫁你，瞧这淫妇把我怎样！”

胡以晃听了这话，第一个就跳了起来，狂喜的对着洪秀全道喜道：“令妹真是快人快事。今天就是我的媒人，快把他们二位就此成了亲吧。”

洪秀全本来借重他这妹子的地方很多，他的教旨，又是抱着平等亲爱主义的，只得答应下来。正是：姻缘虽是前生定，婚嫁如斯举世无。不知这头亲事，究用甚么礼节，且阅下文。

第七回

弄玄虚两蛇入穴 办团练双凤来朝

萧朝贵一见洪秀全居然允将他的妹子嫁他，这一喜还当了得，当下即对胡以晃极诚恳的说道：“胡大哥成全小弟和洪小姐两个的亲事，足见对于世交情重，使我万分感激。只是今天就得花烛，小弟因在客中，手头一时不便，恐怕一切的财礼，赶办不及。”

胡以晃听说急把萧朝贵的身子，笑着推给冯云山面前道：“冯大哥，请你快把新娘妆束起来，以外之事，归我料理。”冯云山自然一口允诺，便与仁发二人拥着朝贵入内去了。

胡以晃眼见他们三个同往里面，回转身来正待安排新娘之事，早见萧三娘已经同了她的新嫂子，也到里边前去打扮去了。他便对着洪秀全大笑道：“拣日不如撞日。而且各人现有大事在身，自然只有这样马马虎虎一办。”

洪秀全一边点头称是。一边即令仁达去叫酒席。

原来胡以晃的父亲——胡月轩，本和萧朝贵的父亲萧伟臣，很是莫逆。自从萧伟臣去世，胡月轩没有多久，也到阴曹会他

老友去了。那时胡以晃已和萧朝贵重又换了帖子。后来萧朝贵在家不能立足，带了他的妻子、妹子来到桂平。胡以晃仍在他的原籍花洲山人村中居住。

本县县官见他既是文武来得，又能仗义疏财，近村一带的老百姓，无不崇拜他的为人，便将保良攻匪会的统领一席，委他担任。当时的保良攻匪会，就是现在的民团。

胡以晃既任此职，更加惦记萧朝贵起来，访得朝贵住在桂平县中，曾经亲去访过几次。这回又来探访，恰遇朝贵的前妻逃走，又见洪宣娇自己出口，愿意嫁给朝贵，因此自任媒人，成此这头亲事。等得新郎新娘两个，草草拜过天地，送入洞房，大家喜酒吃毕，也去循例吵房。

谁知这位新娘，人已大方，此次又是老店新开，正在大家闹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她忽噗的一声站了起来，大踏步的走到秀全跟前，将她双眉倒竖起来，又似笑非笑，似恨非恨的厉声说道：“哥哥你瞧，这间房里的一班人，都像不认得妹子起来，叽叽呱呱，究竟何故。”

秀全只好忍住了笑，赶忙把他妹子，急急忙忙的推至原位坐下道：“你不知道，凡是做新娘子的，照例要被人家吵房。”

宣娇仍又大声说道：“只是做新娘子照例要坐花轿的，我既没有照例坐那花轿，他们便不能照例闹房。”

萧三娘一见她的这位新嫂子，照例照例的说个不了，生怕

得罪众人，忙去站至宣娇的面前，有意问她可要喝茶，可要吃饭，要想打继她的话头。宣娇至此，方才嘟着一张樱桃小口，不再发言。大家也就知趣，只好规规矩矩的再坐一阵，连忙出去。这夜一宿无话。

第二天中午，秀全又办了一桌席酒，算谢大媒。

胡以晃等喝酒过三巡，便对秀全说道：“敝亲家杨秀清，字静山，他就住在此地的平隘山内，很有几文家资，也有一些才干，但是和我不合。秀全大哥哥快快想个法子，将他招来入夥，确是一个大大的帮手。”

秀全听了大喜道：“承兄指引，感谢非凡，此事兄弟即去办理。不知胡大哥可认识那位罗大纲么？”

胡以晃点点头道：“认识，不过没甚交情，他的一支人马。也扎在此地的大黄江口。为人直口快，胆大心细，倒是一位朋友。”

胡以晃说到此处，又向萧朝贵说道：“石达开不是你的朋友么？依我之意，我去找罗大纲，你去找石达开，我们秀全大哥，让他去找秀清去。”

冯云山接口道：“这末我也出去走走，倘能遇见甚么英雄豪杰，热心志士，自然越多越好。”

冯云山犹未说毕，宣娇虽是新娘，本该在家，她见大家都

有事做，只有她和她的姑娘落空，便插口道：“我也同了我们姑娘，各处跑他一转。”

秀全早连连摇手笑喝道：“妹妹尚未满月，这倒不必。况且逐日有人前来听教，你和三娘两个，同了仁发、仁达两个哥哥，就在此地代了为兄之劳吧。”

宣娇听说还去问三娘道：“你瞧怎样？”

三娘连连答道：“秀全大哥说得很是，此地只留我们四人，也不为多。”宣娇听说，方才无语。

这天的一席酒，因为大家都已认定职司，倒也吃得异常高兴。

第二天大早，洪秀全送走胡以晃、冯云山、萧朝贵等人，他就单身直向平隘山中进发。一天到了山内，因闻胡以晃说过，山中一带田地，都是杨秀清所有。正在田塍上慢慢地踱去的当口，陡见眼面前的一片田禾，大半生有四穗。不禁大奇起来，暗暗忖道：我闻禾生双穗，已经难得，怎么比处竟生四穗，莫非满人的气数已尽，这个就是汉族当兴的预兆么？

秀全想到此处，忽见兜头走来一老一少的两个农夫，便向着来人拱拱手假意问道：“请问二位，此处田地，究竟何人所有，像这样的一禾四穗，从古至今，只有武王伐纣时代，曾经有过这个祥瑞。此家主人有此瑞异，将来必定大发大旺。”

那两个农夫可巧正是杨秀清的佃户，一听他们东家就要大发大旺，心里一喜，忙答秀全道：“此处一带田地，都是我们的田主杨秀清员外的。你这位道长，可会看风水么？倘若会看，我们便同你去见我们的员外。”

秀全暗喜的答道：“贫道岂止会看风水，就是人生富贵寿命，也能一望而知。”

两个农夫一听秀全这般说话，高高兴兴的一把拖了秀全来到秀清家中，恰巧秀清这天正在宴客，一见两个佃户，同着一个丰颧高准，长耳宽颐的道人进来，便问两个佃户道：“这位道长何来？”

两个佃户，即将秀全之话告知秀清。

秀全不待二人说完，他忙抢着对杨秀清说道：“贫道偶然望气至此，忽见村外的一带田禾，大半生有四穗，这是大发大旺之兆。只有武王伐纣时代，有过此瑞。”

秀清也不等秀全说完，复哈哈大笑的对着席上诸人说道：“诸位正在谬赞兄弟的田禾生了四穗，说是可喜可贺，兄弟还当偶然之事，并不稀奇。谁知这位道长说得更加郑重，兄弟倒觉有些受宠若惊起来。”

席上诸人，一齐恭维道：“秀清先生，现在的德望已隆，上天降瑞，原非意外。这位道长，既因望气来到我们山内，自然大有来历。秀清先生何不细细的请教一下呢？”秀清听到这

句，方始把他的尊臀，略略一抬，将手一扬，算是招呼秀全。

秀全即在末位坐下道：“贫道素奉天父之教，由敝省花县来此传道，业已数月。日前偶然望气，瞧见将星聚于此山，故到山中一游。方才又见田禾生了四穗，问明尊府佃户，始知尽属贵产，故敢专诚晋谒，乞恕冒昧。”

秀清听毕，将头一侧，想上一想，笑问秀全道：“道长的道号，可是洪秀全三字么？”

秀全忙恭恭敬敬的答道：“不敢，贱号确是这三个字。”

秀清又说道：“兄弟曾经听人说起，只是道长来到敝邑，日子已经不少的了。道长既能望气，知道将星聚于此山，可否再将兄弟的贱相，相上一相，未知也能列入将星之中么？”

秀全装出极郑重的样子答道：“贫道方才一见员外之面，早已暗中相过。员外之相，岂止将星而已，虽与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相差一间，可是已是一位王侯之相。”

秀清听了大喜道：“君子问凶不问吉，道长不是过誉兄弟的么？”

秀全连连摇首道：“凡是异人之相，稍懂相术的，都能知道。难道员外一直至今，没有请人相过不成？”

在席诸人，一听秀全说得如此确有把握，大家都向秀清抢

着贺喜。秀清也被秀全说得相信起来，便留秀全在他家中暂住几天，以便一同替他去看风水。秀全自然满口答应。

等得客散，秀清又将秀全请到书室，二人相对细谈。秀全本是来找秀清入夥的，既有如此机会，自然步步逼紧上去。

后来秀清谈到天下大局，秀全乘机进言道：“贫道历次相人，从无一讹，员外之相，还是一个马上得来的王位呢？”

秀清一愣道：“兄弟虽游泮水，也曾看过几部兵书，但是马上杀贼之事，自知无此武艺。道长既说相术无讹，这句话，就不免有些落空了。”

秀全很镇定的答道：“员外未到其时，自然不信。”秀清急问道：“莫非天下就要大乱不成？”

秀全一见左右无人，便与秀清附耳说了一会，秀清听完，似现踌躇之色起来。秀全瞧出秀清心事，忙暗忖道：此人尚非口舌可以打动，必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方能入我之彀，秀全默忖一过，便对秀清笑道：“贫道和员外两个，尚是初次会面。方才所谈，未蒙十分见信，也是人情。现在且谈风水之事，不知员外所说的风水，还是已经有了地点，只要贫道前去复看一看，就好安葬；还是尚无地点，全要贫道去找。”

秀清道：“离开此地十五里地方，有座八里洋，先祖就葬在那儿。后来有人说，那儿风水极好，兄弟也觉得葬下先祖之后，寒舍确还顺当。因为那里尚有一个穴基可做，兄弟拟请道

长同去一复则已。”

秀全听了便问秀清可能等他三天，让他回到城里，拿了向盘再来。

秀清点头道：“可以可以，兄弟对于风水之事，虽是一个门外汉，不过常和一班风水先生们谈谈，已知向盘这样东西，非得本人用惯的那个不可。道长既要回城一行，索性请将一切必需之物，统统带来。将来看好之后，一定从重酬谢。”

秀全听说，自然谦逊一番。二人又谈一会，秀清即请秀全安置，自回上房而去。

第二天一早，秀全因见秀清尚未升帐，不去惊动，单是留下一张条子，匆匆回城。一到家中，只见仁发、仁达、萧三娘和他妹子四个，都在规规矩矩的讲教，听教人数，更比往天加倍，秀全看了倒也高兴。等得听众散去，秀全便与宣娇咬上一阵耳朵，教他同仁达两个，速去照计行事。家中仍留萧三娘和仁发二人，照常讲教。秀全安排妥当，又去买上一个向盘，以及应用物件，匆匆的回到杨秀清那儿。秀清瞧见秀全毫不失信，果然携了东西，如约而至，心里十分欢喜。

第二天大早，秀清率领一班土工，同着秀全两个，一脚来到八里洋地方。秀全不等秀清走近那座穴基的当口，已在暗暗留心，穴基面上，有无甚么破绽。及见泥色一样，毫无新土坟起，方才放心。

当下拿出向盘，对着那座穴基，假装内行，隔了一隔方向，即向秀清深深一揖道：“恭喜员外，贺喜员外”。说着，又指指穴基后面一块三五丈高的大石道：“此穴适在此石之前，正合叫做叶底仙桃的那个风水。照贫道看来，这座穴基，犹在令先祖大人所葬地方之上，先大人的棺木，若葬此穴，不必十年，府上必出一位王爵。”

秀清听了，忙还一礼道：“道长当然不致失眠，不过兄弟还有一个疑问。”

秀全便问什么疑团。

秀清指着那座穴基道：“先祖葬时，此穴本是空着。那时兄弟所请的一位风水先生，要算两广地方赫赫有名的人物，如果此穴胜于先祖所葬之处，当时何以舍优而取劣的呢？”

秀全微笑着答道：“这个上面就要分出风水先生的功夫来了。从前范文正公，将他先人葬于苏州天平山上的一块绝地之上，那时有位识者去问范文正公道：‘此地是块绝地，无人不知，今君葬尊人于此处，其意何在？’范文正公慨然答道：‘既云绝地，必害后世子孙。与其去害人家的子孙，不如害了我吧。’后来范文正公，居然大发，这个明明是范文正公确有这个风水功夫，方有这个胆量，至于他的仁心，也断不能以天理变更地理的。府上从前所谓的那位风水先生，似乎有些名实不符吧。员外若再不信，贫道能够拿点证据给员外看看。”

秀清忙问甚么证据。秀全用脚点点那座穴基道：“即在此

处，掘下一丈五尺，必有两条黄色的大蛇，盘踞在内。”

秀清听了吓得变色道：“这是更加不可以了。兄弟曾经听得有位风水先生说过，穴中有蛇，谓之龙脉，倘一掘出，必破风水。”

秀全大笑道：“如此说来，这位风水先生真正在放屁了，试问若不掘下，何能知道穴中有蛇？即使知道穴中有蛇，因惧破了风水，不敢掘下，试问又何从葬法？岂不是有等于无。”

秀清听到此地，方才佩服得五体投地。立命土工，按照秀全所点之处，掘了下去，果有两条黄色的大蛇，蜿蜒其势的游了出来。仔细命人一量，恰恰一丈五尺，不差分毫。秀清至是，更加心悦诚服秀全真有本领，忙请秀全点穴开工……。

及至一同回至家中，走进书室，就向秀全纳头便拜道：“道长，你真是一位活神仙了。前天劝我同兴义旗之事，兄弟一定听从驱策。即使为国捐躯，决不懊悔就是。”

秀全急将秀清一把扶起道：“员外若肯决心入夥，办此搭救黄帝子孙之事，员外应该受我秀全一拜才是。”秀全的是字尚未离口，早已噗的一声跪了下去。

秀清也将秀全一把扶起道：“道长快快指示进行方法，不必空谈。我杨秀清不但愿意毁家纾难，就是要我性命，断不说个不字。”

秀全听了大喜道：“进行方法，只有先办团练，瞒过满人耳目。”

秀清连连击掌叹服。立即具稟县里，说是情愿自备军械，兴办团练，以保乡里。

桂平县官张慎修，原知杨秀清是个富绅，有此义举，怎么不喜，于是立即替他转详。广西巡抚周天爵，见了这件公事，也就批准。秀清既任团总，即在杨氏祠堂之中设局开办，好在他有现成佃户，可以先充团丁，不到几天又得壮丁二千多人。

一天早起，又有三个壮士前来投效。秀清请入一看，只见三人都是好汉，问明姓名，为首一个先行答道：“小可名叫林凤翔，曾经当过抚标都司，现在赋闲在家，因闻此地广募团丁，带同舍弟林凤翔，舍亲李开芳，特来投效。”

秀清听了大喜，即委林氏昆仲，做了左右两哨的哨官，李开芳做了前哨的哨官。

秀全因见秀清办得井井有条，方始放心的对着秀清老实说道：“兄弟本在传教，又因要到各处搜罗人材，所以穿了道装，自称道友，其实还不能够专事修道呢。兄弟来府的时候，曾派几个心腹弟兄，分头前往说合罗大纲、石达开等等人物。不过他们都是将材，我兄方是帅材。现在我兄还得广收人材，添招团丁，以备将来自成一军。兄弟今天便要告辞，再去办理他事，我们二人，心心相照就是。”

秀清听了道：“我兄要去办理大事，小弟也不深留，以后

彼此须得常通消息，使我此地不致孤立无援，要紧要紧。”

秀全听说，一面连称应得如此，一面匆匆回城。见了他的妹子，便将杨秀清之事，细细告知。

宣娇不待秀全说毕，噗的嫣然一笑道：“这场事情，哥哥的功劳上，须记妹子的首功。哥哥只知令出惟行，你可不知道那两条蛇儿，真正难捉呢？还要放入土中，掩好之后，没有破绽……”

宣娇刚刚说到此地，忽见他的仁发哥哥，慌慌张张的由外奔入，对着秀全说道：“祸事到了，我们快快逃走。”

宣娇和秀全二人，忙问甚么祸事。仁发恨恨的说道：“上次被胡大哥打死的那个恶霸，他有一个亲眷，叫做甚么张尚宾，方从外省游幕回来，探知那个恶霸死在我们教堂，便到县果密告，说是我们外以传教为名，内则谋为不轨。县官认为是一个升官发财的大事，业已出了火签，要拿哥哥。现在我等三十六着，只有走为上着。”

秀全听了，略略躊躇道：“他们几个至今还不回转，不知所办之事，究竟如何，我们一走，又叫他们何处去找我们。”

秀全说到这里，又见一人匆匆的奔了进来。一见他面，慌忙附耳和他说道：“我叫秦日纲，现充杨团总手下的后哨哨官，现奉杨团总的密谕，令我奔来通信，县里有人密告洪先生造反，快快逃走要紧。”

秀全听说，急把他的脚一跺道：“怎么汉奸如此多法，将来何以办事？但是好汉做事一身当，我可不逃。”

秀全尚没说完，早见外面，陡的拥入一班差役，不由分说，立即一条铁链，锁在他的项上，拉了就走。正是：安排陷阱拿奇兽收拾机关擒毒龙不知秀全去到县中，有无危险，且阅下文。

第八回

动热肠存心援要犯 出恶气亲手刷淫娃

洪秀全忽被一班如狼似虎的差役，一条链子锁到衙门。偶然回头一瞧，方见前去送信给他的那个秦日纲，也被一同捉来，不觉大惊，正拟过去安慰几句的时候，又被一个歪戴帽儿，烟容满脸的蟹脚，突出一双眼珠，朝他喝道：“你这杀坯，连吃官司的规矩都不懂得，还想造反，真正奇谈。”

秀全被喝，不敢过去，不到半刻，只听得一声堂威，跟着又见两扇麒麟门，呀的一声大开，一位戴着水晶顶子老爷，早由几个随身跟班拥着，坐出堂来。照例的问过秀全、日纲二人的姓名年岁，始把惊堂木一拍道：“朝廷如此的恩深泽厚，你们两个叛逆，胆敢造反，是何道理？”

秀全慌忙跪上一步，口称冤枉道：“大老爷明鉴，小的只在治下传教，不敢造反。”

县官瞧见秀全不肯一口承认，顿时大怒起来，也不再问口供，单把刑签抓出几支，摔在地上道：“快快替我打断这厮的狗腿，再来问他。”

两旁差役，又是哄然的几声堂威，就把秀全拖翻在地，剥

下裤子，一个揪头，一个按脚，中间的一个皂隶，一腿跪着，先将板子，在那秀全的尊臀之上擦上几下，立即高高举起，绰绰的打了起来。秀全虽然被责，还能熬痛，口中只在暗暗的喊着天父救命，天父救命。等得打毕放了起来，又将日纲一样打过，钉上双镣，一齐收入死牢。预备再审一堂，就好定罪。

秀全、日纲二人到了监里，那个牢头禁子，照例来收铺监之费。秀全和日纲两个，本未预备来吃官司的，如何曾带银子。那个牢头禁子，马上叫到一个名叫韦昌辉的管监夥计，说是要秤秀全和日纲两个人的元宝。幸亏这个韦昌辉，一见秀全品貌堂堂，不是凡流；就是那个秦日纲也是一位发旺之相，正合他的心事，于是就想搭救他们。便对他的这位头脑笑道：“你也不必这般动火，且把这两个人交给我，三天之内，没有铺监之费交你，那时由你收拾他们就是。”那个牢头禁子听说，方才走了出去。

韦昌辉一等他的头脑走后，忙问秀全、日纲两个道：“你们两位，为甚么事情，忽要造起反来？”

秀全此时，也已瞧出此人是个英雄模样，索性将他的心事，老实告知。

韦昌辉不待听毕，忽然叹息起来道：“洪先生，你老人家能有这个大志，也是我们这班黄帝的子孙有幸。不过办大事的人，凡事须得小心谨慎。现在洪先生的壮志未酬已经身入囹圄，怎样好法？”

秦日纲岔嘴道：“你这位大爷，既是我们的同志，便得快快想法搭救我们才好。单是这般空言责备，于事有何益处。”

韦昌辉听说，便问秀全有无甚么主张，他好替他设法。

秀全道：“此地有位杨秀清杨团练，已经和我有了密约，我的妹倩萧朝贵，以及结义弟兄冯云山，还有一位好友，就是现在任保良攻匪会里的胡以晃胡统领。冯胡萧三个，都是奉了我命，前去说合罗大纲和石达开二人去的。只要他们一齐办得如愿……”秀全一直说到此地，接着又和韦昌辉咬上一句耳朵道：“他们就能前来劫狱。”

韦昌辉听见劫狱二字，想上一想道：“这末就让我去瞧瞧他们回来没有？再定办法。”洪秦二人连称最好没有。

韦昌辉临出监的时候，又问明洪宣娇、萧三娘，以及仁发、仁达四个人的样子。洪秀生说明之后，韦昌辉一脚奔到洪秀全的那座教堂门口，抬头一看，非但两扇门上已有一把铁将军守门；就是四面居邻，生怕祸惹身上，早也纷纷迁走。韦昌辉一时没处探信，正待回监报知，顺眼瞧见远远的一株大树底下，似有两个女子藏藏掩掩的躲在那里，韦昌辉赶忙走近一看，正是洪宣娇和萧三娘两个。韦昌辉一见左右无人，便将来意告知二人听了。

二人听毕道，“我们和仁发、仁达两个哥哥，正为要守他们回来，不敢走远。”二人说到此处用手指着两间小屋道：“那里本是我们的下房，他们两个就在那里。”

韦昌辉急答道：“我们快去见了他们两个再说。”

宣娇仍教萧三娘一个人守在树下，她便同着韦昌辉来至下房会她两个哥哥。彼此相见之下，自然不及寒暄。韦昌辉先将他的来意，告之仁发、仁达二人。仁发为人性子最躁，素有草包牛皋之称。一听秀全、日纲两个，业已受了官刑；冯胡萧三个，又不知几时回来；他便急得跳了起来，对着韦昌辉说道：“此事万不能缓，就是我们三男二女，也能把这座桂平县践踏个平地。”

仁达忙不迭的拦了仁发的话头道：“这件事情关系秀全大哥和秦大哥两个的生命。我们五个手无寸铁，怎样可以前去劫狱。要么速去报知杨秀清去，瞧他怎样办法。”

宣娇此时因为急于要救她的胞兄，却防秀清不肯干这劫狱之事，空走一遭，反致误事，心中倒也赞成仁发之话。

他们四个正在商量不出好法子的当口，突见萧三娘已经同着萧朝贵、胡以晃两个，急急忙忙的奔将进来。宣娇一见她的汉子到了，顿时大喜起来。当下也顾不及去问冯云山的行踪，单把秀全被捉，以及韦昌辉前来商议等事，简单的述给她的汉子和胡以晃二人听了。

萧朝贵不待宣娇说完，急把眼睛盯着胡以晃的脸上说道：“我看单是罗大纲的一支人马，已可办了此事，不必先去关照杨秀清，你说怎样？”

胡以晃连连点头道：“这末就让我连夜再到罗大哥那儿去走一遭，和他说定之后，我便同他一脚杀到县城”。胡以晃一边说着，一边又朝韦昌辉道：“韦大哥可同此地人众，先行回到城内，预备一切，做个内应。这样一办，莫说一座小小县城，何惧之有，就是北京皇城，也得踏他一个平地。”

洪仁发听了大声喊好道：“好么，胡大哥的这个计划，方才合了我的口胃。”

洪仁达忙去阻住仁发，叫他不得高声大叫，倘若走漏风声，那还了得。仁发听了，方始低声的去和韦昌辉讲话。萧朝贵一算日子，至少三天，方能兴办，便和胡以晃约定时候。胡以晃不敢延误，拔脚就走。这里的萧朝贵、萧三娘、洪宣娇、洪仁发、洪仁达、韦昌辉六个，赶忙商议准备入城。萧朝贵还要主张随身各带兵器，洪仁发更是拍手赞同。

韦昌辉忙摇手阻止道：“这两天因为秀全大哥的案子一出，官府搜查很严，我等进城万万不能带有兵器。”说着，又把他的胸前一拍道：“诸位放心，我是官中的人，兵器这些东西，还怕少吗？”

洪宣娇、萧三娘两个一同接口道：“这么说走就走，越快越好。”

韦昌辉听说，便同大众一脚进城，先把大众领到他的家里，对他的妻子阎氏说明：都是洪秀全的家族，特来打点衙门的。韦昌辉说完这话，随手带上大门，就到监中报信去了。

阎氏这人，本是一个既好色又贪财的东西。当时一见她汉子同来的这班男女，所穿衣服，都还整洁，所讲说话，又极大方，知道既来打点，一定携有大宗银钱。她就百话不说，先问洪宣娇、萧三娘两个，借出几两银子，去买菜蔬。

不防她们姑嫂两个，都因单身逃出，并无银两，只好去问朝贵，身上可有用剩银两。幸亏朝贵此次前去说合石达开，石达开不但一口答应入夥，一俟安顿妻小事毕，就来会见秀全外，还交朝贵黄金百两，以及多数的川资，分作联络朝贵进见秀全之礼。

朝贵身上既有此款，又见阎氏已在开口，连忙拿出纹银十两，交与宣娇转给阎氏。谁知阎氏因见朝贵带了多数银物，仅仅乎给她十两，已在大为不满；碰着那个洪仁发，本来心中不能藏放一句话的人物，因阎氏乃是韦昌辉的发妻，还当劫狱之事，她们夫妻两个，早已说通，当下也不预和大家商量一下，冒冒失失的骤然去问阎氏道：“嫂子，你可知道韦大哥所有的兵器，放在哪儿？请你快快取出，分给我们，藏在身边，稳当一些。莫要弄得罗大纲的一支人马，已经杀到城下，我们还没预备，那就不妙。”

洪仁发只顾说着，立等阎氏去取兵器。哪知大家忽见洪仁发口没遮拦，对着阎氏贸然讲出这些话来，正待阻止，已经不及。洪宣娇早又瞧出阎氏在听说话时候的神情，虽然装出很镇定的样子，其实她那惊骇之色，万难掩住。只得慌忙插嘴对着阎氏说道：“嫂子快快莫信我们这个哥哥的瞎说，他是刚才多喝了几壶酒，瞧了一出草台戏，大概在讲醉话吧。”阎氏听得

宣娇如此遮盖，便大不为然的说道：“我们汉子，本来欢喜结交江湖朋友的。今儿既把各位领到我们家里，自然并未见外。我是他的堂客，他的事情，我没不知道的，你这位姊姊，此刻的几句说话，似乎反而有些见外了。”阎氏说着，又用手指指洪仁发这人，对着大众强笑道：“倒是这位大爷为人老实，已将你们来意，说了出来，你们各位快快不必见疑于我才好。”

当下仁达、朝贵、萧三娘三个，瞧见阎氏如此说法，一时反而不能插嘴。因为不知道她的说话，究竟是真是假，正在有些为难之际，忽听后门一响，就见有个长得极清秀的丫头，匆匆的奔到阎氏面前，悄悄咬上一句耳朵。又见阎氏顿时将头一点，面现喜色的，对着大众说了一句：“我有一位远亲到来，我到楼上招呼一下就来。”说完这句，不及再等大众回话，早同那个丫头，一脚走入里面，咚咚咚的奔上楼去了。

宣娇、朝贵两个一见阎氏上楼，连忙怪着仁发不知轻重，为何贸然讲出此话。仁发听了，还要不服，正在大声强辩，只听得又有人在打大门。仁发正待去开大门，又见那个阎氏，也已听见打门之声，就在楼窗之上，伏出身子，忙朝仁发乱摇其手，阻止开门。跟着又听得三个人的一阵脚步之声，已从扶梯走下，奔出后门去了。

宣娇眼睛最尖，瞥见阎氏主婢两个，跟了那个美貌少年，一齐奔出后门，连忙自去开开大门。一见正是韦昌辉，急把仁发说出此事，以及眼见阎氏主婢，同着一个美貌少年，奔出后门之事，一齐说给韦昌辉听了。

韦昌辉一边在听，一边已在发极的跺脚。等得听毕，不及再说他话，单教大众快快跟他逃出城外再讲。

仁发还要钉着问个仔细，仁达发狠的把仁发用力推至一边道：“都是你闯的大祸。我们大家都没有命，还是小事，无原无故的害了秀全大哥，怎样好法。”

韦昌辉反来劝着仁达道：“仁达大哥，此刻也不必再埋怨我们仁发大哥了，还是快快出城要紧。”

不料韦昌辉的紧字犹未出口，早见奔入一大批差役。顿时两个服伺一个；各人一条链子锁至衙中。那时那位张知县，已经坐在堂上等候，一见大众拿到，不及再问口供，只是不分男女，各人赏了一千板子，打入牢内。

原来韦昌辉的妻子阎氏同她婢女秋菊，都有三分姿色，久与县中一个名叫王艾东的书吏，有了相好。韦昌辉虽已知道此事，只因一时不能拿到证据，只好把这一场闷气，放在心上。平居时候，已经打定主意，一等拿到凭据，就将奸夫淫妇杀死，一脚前去落草。所以一听见洪秀全和秦日纲两个，犯了叛逆之罪，就想搭救他们之后，以便跟去入伙。不防仁发不知就里，竟把这桩攻城劫狱之事说了出来。

在那阎氏的初意，本来只想敲出洪氏家族的一些银钱，带了秋菊跟着王艾东远走高飞，也就了事。不防她正和王艾东在楼上商量进行方法的时候，韦昌辉已经回转；又因贼人心虚，生怕艾东这人，已被大众看见，若被昌辉拿获，自然性命不保，

于是把心一横，即带秋菊跟着艾东去到县里出首。谁知这个淫妇的手段虽狠，后来韦昌辉的报复手段更狠。当时韦昌辉既同大众打入死牢，却与洪秀全、秦日纲二人，远远隔绝，不能相见。可怜洪秀全和秦日纲二人，眼巴巴的还在那儿等候韦昌辉的回信呢。

就在这天晚上，洪秀全已经睡着，陡在梦中听得全城之中，突起一片喊杀之声。慌忙喊醒日纲，问他可曾听见。日纲侧耳一听，不禁大喜的说道：“这种声气，明明在厮杀的样子，难道姓韦的已经同着萧令亲等人，杀进城里来了么。”

洪秀全一听秦日纲如此说法，顿时精神抖擞的答道：“既是这样，我们也得早为预备才好？”

秦日纲正待答话，忽见监门外面，已有一班人众，直奔他们那里而来。秀全眼快，早已瞧见为首的一个正是那个姓韦的。后面跟着的，就是他那宣娇妹子和萧朝贵等等。心知朝贵同了大众，前来救他，这一高兴还当了得，当下赶忙提高喉咙，大声喊道：“妹妹、妹夫，我在这里。”

道声未已，只见萧朝贵夫妇两个同着那个姓韦的等人，一面喊着先放监犯，再杀狱卒。一脚奔至他的跟前，各举利斧，把他和秦日纲二人所戴的镣铐，啪啪啪的一边几下，砍落在地。顺手递给两柄短刀，不及打话，将手一扬就教他们两个，一同去放犯人。秀全、日纲两个，自然也顾不得去问细情，马上同了大众，一面放出犯人，一面尽把守监狱卒，以及那个死要铺监之费的牢头禁子，杀个干干净净。及出监门，抬头一望，但

见满城火起，照得空中犹同白日一般。

秀全至此，方才一把拖住朝贵问道：“你这回倒底带了多少人马进城？怎么此时犹未熄火。不要因我一人，害了许多良民。”

朝贵听说道：“这是大哥的仁心，这末快快前去帮同救熄了火。我们再谈。”

朝贵说完这句，不等秀全答话，便率大众奔出衙门，想去救火。兜头碰见一人骑着高头大马，一脚奔进衙来。定睛一瞧，正是石达开其人，慌忙抢上几步，拦住石达开的马头，反手一指洪秀全道：“这位就是秀全大哥。”

石达开不待朝贵说毕，连忙跳下马来，抢到秀全面前，紧执秀全之手道：“只怪兄弟来迟一步，害得大哥吃这苦头，罪该万死。”

秀全起初，只以为萧朝贵定是同了罗大纲的一支人马前来救他，此时夹忙之中，忽然发现一个石达开起来，当然弄得莫明其妙。但因匆遽之间，不及细问，只好连说石大哥何必如此，还是我们同去救熄了火，再来细谈。

石达开连摇其头道：“救火之事，兄弟已令部下去办去了，我们大家就进里面去谈。”

秀全听了即随石达开进内。尚未坐定，突见韦昌辉满脸气

得铁青的奔来对着石达开说道：“一双淫妇奸夫同那不肖丫头，已经被我寻着，一齐绑在大堂，石大哥快请出去瞧我惩治他们。”

此时宣娇和仁发两个，在这听得清楚，忙对秀全说道：“哥哥也同我们出去看去。”

秀全尚待细问情节，只见石达开、韦昌辉两个，已同大众奔了出去，只得跟着就走。

到得大堂，都见已点得灯烛辉煌，又见石达开、韦昌辉二人，也不同他客气一声，早已一齐坐在公案之上，各人拍着惊堂木道：“快把这三个畜类带了上来。”

秀全此时愈加摸不着头脑，正想去将宣娇拉至一旁问个明白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突见几名团丁，抓着三个少年男女，走到公案之前，各人提起几腿，便将一男二女，踢得爬在地上。

跟着就见石达开还想问问三个人的口供，又被韦昌辉拦着不许，单由韦昌辉自己冷笑着喝问道：“你们三个狗男女，奔来报官，明明要送老子和大家的性命。不想老天有眼，你们三个反而自害自身，此刻就是你们最后说话的时候了。”

爬在地下的三个，倒也知道不必多辩，一任韦昌辉这般的问着。韦昌辉瞧见他们三个闭口待死更加生起气来。顿时噗的一声，蹿下公案，亲自动手，把那一男二女的上下衣裤剥个罄净，方才吩咐那班团丁，把他们三个，赤条条的绑在两边柱脚

之上。急又拿了一柄比雪还亮的尖刀，首先奔到阎氏面前，举刀就戳。正是：奸夫淫妇人间有义士奇才世上无不知那个阎氏究竟戳着与否，且阅下文。

第九回

洪秀全金田起义 谭绍□铁岭鏖兵

阎氏一个雪白的身体，直挺挺的绑在柱脚上面，此时那能顾及羞耻，只望昌辉快快把她一刀戳死，倒也了事。谁知昌辉要出他的恶气，第一刀只戳在阎氏的乳下，第二刀又戳在她的小腹上面，阎氏连受两刀，非但全身血如泉流，自然痛得喊出饶命二字起来。昌辉至此，方才出上一口恶气，跟着便将阎氏劈劈拍拍的一阵乱刷，最后一刀始向阎氏当心戳去。阎氏既被刷死，昌辉又将秋菊王艾东两个，同样的刷毕，方把手上那柄通红的尖刀，顺手摔得老远。同时仰天呵呵的大笑了几声，忽又翻身朝里，去向石达开噗的一声跪下，连磕几个响头道：“石大哥，今天晚上，若非你老人家带兵杀入，我的这口恶气，非但难出，恐怕还要同秀全大哥等等，一定死于非命的了。”

石达开连忙奔下公案，一把拖起昌辉，又去拉着站在一旁的那位洪秀全，复又唤着大众一同入内。先请大家坐定，才向秀全笑着说道，“兄弟知道大哥，对于今天晚上的这场事情，一定有些莫明其妙。此刻大事已了，且让兄弟细细的告知大哥。兄弟自从萧大哥奉了大哥之命，去劝兄弟入夥，兄弟因见是桩国家大事，毫不疑虑，一口允诺。就在那天，并且交付萧大哥黄金百两，作为进见之礼。”

石达开刚刚说到此地，只见萧朝贵发急的站了起来，对着韦昌辉说道：“韦大哥，怎样好法？我藏在身上的那包金子，已被那班差役搜去寄库。”

石达开不等韦昌辉接腔，忙不迭的对着萧朝贵笑道：“现在这一县的钱粮，都是我们所有，何必着急那包金子。还是快请坐下，让我把话讲完，好办我们的正经大事。”

洪宣娇便将萧朝贵一把拉至身边坐下道：“石先生所说不错，你快替我坐下，不许打岔。”

秀全等人，也教朝贵此刻要顾大事，不必再提这些小事。

石达开忙又摇手止住大众说话，他始接续说下去道：“兄弟那天一直等萧大哥走后，便把一家老小，安顿一个妥当所在，立即单骑奔到金田地方，先将谭绍洸和黄文金两个保良会的世仇，解释和好，再劝他们也跟兄弟前来入夥。谭黄二人素信兄弟，自然应允。他们的人马，比较罗大纲的人数，又多几倍。他们两个，便拨一千亲信队伍，让我统带先来。他们已在那儿整理粮饷器械，只候秀全大哥的命令行事。及我一到了那座教堂，却见双门紧闭，就知出了乱子。忙一打听才知秀全大哥和秦日纲大哥两位，被捉到县。兄弟既已答应入夥，此时当然义无反顾，于是决计率领人马连夜杀入此城，好救大哥。”

石达开说到此地，脸上忽现喜容。又接说道：“这也是秀全大哥要逐满奴以救百姓的好处，上天自会保佑。倒说兄弟走到半路之上，无意中遇见一个奸细，将他身上一搜，搜出一封

此地张知县送给杨秀清杨团总的急信。赶紧拆开一看，乃是张知县已接方才被刷三个人的密告，业将诸位兄弟拿下。信中说是罗大纲的一支人马，早晚要来攻战，一面已经飞报层突发兵救援，一面令杨团总火速带领本部团勇到城御敌。兄弟看完信后，即将送信之人砍去首级，匆匆祭旗，冒充杨氏团练之名，一脚奔入县城。因此不费一矢，不伤一人，轻轻巧巧的得了这座城池。等得张知县瞧出兄弟的旗号不对，只得单身揣着官印缒城逃走。兄弟不但并未追赶，且把他的全眷，命人护送出城。方才一面吩咐部下去将反抗我们几个守城兵士，稍稍处治一下。起先一阵喊杀之声，就是在那儿巷战。及把韦大哥、萧大哥等人放出监狱。因见秀全大哥不在他们一起，便请他们去请秀全大哥。兄弟即到县中、封锁库门，检点案卷，免致一班劣役，趁火打劫。”

石达开一直说到这里，又朝萧朝贵笑上一笑道：“所以兄弟刚才叫萧大哥莫急，那笔金子，我敢说一两不少的放在库内。”

萧朝贵正想敷衍石达开几句，已被洪秀全抢先说道：“石先生，你这番调度，救了我们一班人的性命，固属可感。我们以后有你这位人才，便有主持军事人物了呢。至于石先生方才说，拿到那个奸细，乃是上天保佑。兄弟却知道，就是我那天父，前去降罪于他的。”

洪宣娇听到此地，忽插嘴问着石达开道：“如此说来，那位杨秀清杨团总，不是还不知道我们此地的事情么？”

石达开点点头道：“大概尚未知道。”说着，又对洪秀全道：“现在张知县既已携印逃走，当然决不至于念我放了他的家眷，不去禀告抚台，卸他失守池之责，再加此地的那位向荣向提台，老于军务，很是来得。这座孤城，万万难守。依兄弟的谬见，不如就把此地的钱粮军械，一齐移至金田。那里既有人马，又有谭黄二人，似乎比较此地妥当多了。”

洪秀全听说，不禁连连称是，便命秦日纲去将此地之事，报知杨秀清。又命萧朝贵沿途迎了上去，阻止罗大纲、胡以晃的那支人马不必来此，可到金田会合。又命洪仁达回到教堂，守候冯云山回来，一同也到金田，又命洪宣娇、萧三娘、洪仁发、韦昌辉几个，分头前去通知各地教友，统统都到金田听候编成队伍。

石达开本与洪秀全是初次会面，未曾知道他的才具。此时一见洪秀全也能布置得体，井井有条，心里很觉佩服。一面就催大众赶快出发；一面同了洪秀全两个，督率所部，搬取财物军械，即向金田进发。等得将近金田村外，石达开便请洪秀全带领人马缓缓而进，让他飞马先去报知谭黄二人，洪秀全自然照办。不到半刻，果见石达开已经同着谭黄二人，迎接上来。

谭黄二人一见洪秀全之面、立即跪在马前，口称洪先生本是救苦救难，以天下为己任的一位广大教主。某等二人，能与洪先生共事，真正万幸。

洪秀全慌忙下马扶起二人道：“二位都是当今豪杰，深明异族为帝之害。只要二位齐心出力，天下百姓，不愁没有好日

子过。”

石达开在旁岔嘴道：“此地不是谈话之所，大家且到黄大哥的府上，再行细叙。”

石达开言毕，一面吩咐队伍分札村中各庙，一面同了洪谭黄三位，并辔的来到黄家。进入里面，宾主四人一同坐定。黄文金便教摆上酒筵，石达开便与大家一边吃着，一边即将桂平县中以及前后之事，详详细细的述给谭黄二人听了。

黄文金首先答道：“如此说来，此事已成骑虎之势。依我愚见，最好是不待官兵杀来，我们先发制人，以寒敌胆怎样？”

石达开听了点点头道：“自然如此办法。且等罗大纲的一路人马到来，我们立举义旗就是。”

谭绍洸道：“从前汉高祖起义沛县，以及他的后代刘秀复国南阳，那有我们这些人数。”

洪秀全接口道：“现在照算起来，若加四处的教民在内，已有三万多人。此地浔洲府一带，统统调齐绿营，也没有我们一半。”

大家听说，都很高兴。等得席散，已经天黑。

石达开正待前去查夜，忽见一个本部探子报了进来，说是

浔洲知府白炳文，同了平南县知县马兆周，各带一个粮子，杀奔前来，离开此地，只有四五十里地了。

石达开听完，很镇定的将手一挥道：“再去探明来报，不得误事。”

探子退出，黄文金和谭绍洸两个，忙问洪秀全，石达开道：“这未我们赶快调动队伍，出击妖兵，莫被他们占了先着。”

洪秀全先向石达开道：“此地我是客边，还是请石大哥和谭黄二位发令，兄弟听候命令就是。”

石达开听说，首先正色道：“此话差矣，我等都是信仰秀全大哥的人，无非率部报效，听候驱策。秀全大哥快快不可客气，主持军事要紧。”

谭黄二人也与石达开同一口气。

洪秀全一见三个都是如此说法，方始说道：“这两个带来的粮子，倒不足惧。离此村外十五里地，有座小山，名叫铁岭，那里树木阴深，路途曲折，可用火攻之计。我料妖兵，必由此路而进。”洪秀全说到这里便对谭绍拱拱手道：“兄弟斗胆，铁岭地方，就请谭大哥率领本部人马前去埋伏。不问妖兵是胜是败，等得他们的队伍，回出铁岭的当日，但见信炮为号，赶快突出截杀，定获全胜。”

石达开在旁连连点首称赞道：“此计不错，谭大哥赶紧前

往。”

谭绍 听了，也不推辞，即率所部而去。

这里洪秀全又对黄文金道：“黄大哥率领人马，只在村口守住。妖兵若来，须用全力抵挡，万万不可使他杀入村中，多伤百姓。兄弟即同石大哥各领五百人马，绕出村后，分左右两路，前去夹攻他们便是了。”黄文金听了也是得令而去。

洪秀全又请石达开传令村中，不准一家点火，让它黑暗以作疑兵。石达开听一句应一句，等得秀全吩咐完毕，立即传令出去，布置舒齐，急与秀全带了人马，绕出村后，分头埋伏。

没有多久，已听得人声、马声、炮声一齐杀至村外。秀全和石达开两个仍旧按兵不动，似有所待。黄文金也遵秀全将令，守在村口，寂静无声，以逸待劳。

那知那个白炳文，同了马兆周以及都司田成勋等人，起初一口气的如入无人之境，杀到村口。那时正是清室咸丰元年的七月下旬。天上既没有月色，村中又无灯光。黑暗之中，虽见村口似乎有人把守，但是十分镇静，毫没抵敌之意，反而弄得疑疑惑惑的不敢杀入起来。他们正在不敢杀入的时候，那个奉命把守村口的黄文金黄保良会分统，他老人家倒敢杀了出来。白炳文到了此时，也只得紧急命令，教那田都司对着叛寇，赶紧迎头痛击。这样一来，双方自然鏖战起来。

那时洪秀全和石达开二人，早已看得亲切，知道官兵已经

中计。顿时一声暗号，只见村的东边，由洪秀全杀出，村的西边，由石达开杀出。那些官兵正合着一句老话，叫做三面受敌，围在核心的了。

当时幸亏那个田都司是个军功出身，曾经见过几仗的。白马二人，总算由他拼命保护，方始未曾当场受伤。可是手下的一班官兵，早已杀得七零八落，恨不得用手当脚，大家逃出重围。

白知府一见敌军方面，已有准备，只好慌忙下令道：“快快退兵，快快退兵。”

田都司听说急急忙忙的仍旧保着白马二人，直向铁岭方面退去。那时本已人困马乏，再加又是黑夜，官兵之中，自相践踏而死的，不知其数。谁知好不容易逃到铁岭之下，当时在白马田三个的心理，以为业已脱了险地的了，正想在此稍歇一下，再向后退的当口，陡然之间，只听得远远的几声炮响，跟着就见那座山坳之中，突然杀下一股敌兵。当头一员大将，还在喊着莫放三个狗官。

白知府和马知县两个一见此地又有埋伏，大家一急，还当了得。但是前面已无去路，后面似有追兵。又因白知府的官职较大，怕死的心理较浓，只好仰天大叫几声道：“我命休矣，我命休矣。”同时一阵心酸，泪下如雨起来。

田都司瞧得难受，忙又极声大喊道：“大人不必伤心，让我拼着这条性命，保你出险就是。”

不料田都司的是字还没离口，谭绍洸又下一条紧急口令道：“快快只捉三个狗官，不必多杀兵士。”

官兵一听此话，谁有心思再管主将，早已各顾各的性命，一齐都从斜刺里的逃之夭夭去了。不到半刻，白马田三个，顿时成了孤家寡人。自然不必再事浪费笔墨，早被谭绍洸活捉过去。

谭绍洸一见目的已达，立即奏凯回村。尚未走到村口，已见一片灯笼火把之中，洪秀全、石达开、黄文金三个，含笑的迎接出来。一齐向他说道：“谭大哥得了第一功了。”

谭绍洸连忙下马，不及谦逊，一面简单的述了几句战况，一面同了大家走到黄文金的家中，跨进大门，就见大厅上面，早已设上一座公案，四个位子。知道大家连夜要审三个狗官，便在案左站定。

洪秀全、石达开、黄文金三个，便请谭绍洸一同坐，即由洪秀全首先拍着惊堂木道：“快把三个狗官带上。”

当下自有一班团丁，即将白马田三个带至公案之前，喝令一齐跪下。此时又是白知府为首，马上噗的一声跪在地上。马知县也就跟着跪下。

独有那个田成勋田都司，倒还有点骨子。非但不肯下跪，且在嘴上大骂道：“老子是位朝廷的四品将官，虽被你们这班叛贼用计擒下，要剮就剮，要杀就杀，老子可不跪你们这班叛

贼。”

洪秀全不俟田都司说毕，反在和颜悦色的劝着他道：“你是一位好汉，我已全行知道。况且你与我们，都是黄帝子孙，何必这样去替胡奴尽忠。至于今晚这场厮杀，也是你们前来寻衅，我们自卫起见，不能不得罪你们的。”

洪秀全一直说到这里，又去对着跪在地上的白马二人笑上一笑道：“这末你们二位，也请起来。我只逐胡奴，不与同种作对。”

白炳文一见洪秀全如此在说，暗暗叫声惭愧，赶忙一边爬了起来，一边答着洪秀全道：“下官直到此时，方知你们都是爱国之士。倘能放我生还，我一定前去禀知层宪，前来招安你们就是。”

石达开和黄文金二人接口道：“招安大可不必。我们只望你们回去，能够代为表明我们兴汉灭胡的宗旨就好了。”

此时那个马兆周，也已立起，他便说道：“你们诸位，但请放心。我们三个回去，一定传述你们的宗旨，要使大家明白此意。”

田成勋却在一旁，大不为然，不过他的骂声，已在白马二人立起之际停下。

谭绍洸忙问洪石黄三个道：“三位大哥，打算放走这三个

狗官，兄弟却拿得稳他们三个，都是口是心非的东西，恐怕不可靠的呢。”

石达开点点头道：“谭大哥料得甚是。不过我们初次接仗，便获全胜，放了他们回去，也给大家做个榜样。”

洪秀全听说，便令几个团丁，带下三个，赏给酒饭，护送出村，让他们自去。等得团丁带下三个，洪秀全即将谭绍洸的首功写在功劳簿上。正待再写石达开的功劳，早被石达开一把拉住道：“大哥只写黄大哥的一个，兄弟不敢邀功。”洪秀全那里肯听，即把石黄二人的功劳一同写好，方才分别安寝。

第二天大早，洪秀全正在和石黄谭三个，商量犒赏队伍之事，忽见一个团丁，已将萧朝贵、胡以晃两个导入。洪秀全忙问二人道：“罗先生呢？”

胡以晃答道：“已在村外札下人马，兄弟先同着大哥进来，拟请大哥出去迎他一下，也是主人之礼。”

洪秀全连称应得如此。先将大家介绍见过，即同大家迎出村去。

原来罗大纲也是一条好汉。自从上人亡过，便喜结交江湖朋友。后来因为误伤人命，官府将他屈打成招，几乎送了性命，幸由一位名叫洪大全的结义弟兄，替他设法，换了一个顶替的方法保得性命。既是不能出面，只好落草为寇。但是不劫平民，只与官府作对。各地保良攻匪会的首领，知他被逼使然，并不

前去攻他；且有几个首领，和他暗通声气。

他和胡以晃虽是泛常之交，可在背后常常称赞胡以晃是个汉子，所以此次胡以晃一去请他入夥，他便一口答应。只因路隔稍远，这回攻城劫狱之事，反被石达开占了功去。正在过意不去，兼程赶路的时候，又被萧朝贵迎了上去，一同邀到此地。此时瞧见洪秀全同着大众弟兄亲自出迎，连忙向洪秀全道了迟误之歉。

洪秀全大笑着答道：“罗大哥，兄弟久已知道你是一位惊天动地的好汉。我们以后不准再说客气话。”

说着，又将石谭黄三个介绍见过，一同携手进村，走入黄家；犹未坐定，只见洪宣娇、萧三娘、洪仁发、韦昌辉、洪仁达、冯云山等人，一齐拥将进来，秀全不禁大喜，忙又一一介绍见过，始问各人所干之事。正是：将星聚桂言方验革命图清事必行不知大家答出甚么说话，且阅下文。

第十回

越俎代谋本军看冷眼 开诚相见清将死愚忠

冯云山本是洪秀全手下的一个得力之人。一见此处人才济济，秀全已作三军之主，知道革命事业，大致有望。首先就向秀全唱上一个肥喏道：“大哥一到此地，有这几位豪杰辅佐，第一次开仗即获全胜，真是可喜可贺。不过大哥既是放了三个狗官生还，无非要想他们传话给周抚台知道罢了。兄弟却能预料周抚台听了他们之话，一定要派大兵前来翻本。此地非是要冲，不足发展。最好是请大哥同了众位兄弟直取桂林，兄弟再同朝贵兄弟去和秀清计议，教他由全州杀进省去。这样一来，难道广西地方，还会属于胡奴不成。”秀全听说，连连的拍掌道：“妙呀，妙呀，准定如此办法。”

洪仁发忽岔口道：“我听大家的口气，没有一个不重视姓杨的；我们要跟着云山兄弟前去瞧瞧，那个姓杨的究是甚么角式。”

宣娇也来插嘴道：“仁发哥哥只管去，千万不可鲁莽行事才好。”

仁发听了，大不为然的答着宣娇道：“怎么叫做鲁莽，我

想想是一点不鲁莽。就像这回的事情，若是没有我去把那攻城之事对那死鬼婆娘说出，我们秀全哥哥，还未必能够来此，会合英雄，打着这场胜仗呢？”

秀全不及来管这等斗嘴之事，单问宣娇几个，各处教民几时可以全到。

宣娇见问，便向身上摸出一个手折，递与秀全。秀全接去一看，只见手折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某处旧有教民，某日到此；某处新增教民，某日到此。秀全不待看完，便将手折递与石达开去看。因为罗大纲等等，个个都尊重石达开这人的。

达开接至手中，便和绍洸、文金二人以及大家，一同看毕，于是异口齐声地都赞宣娇办事仔细，可做秀全的一臂之助。

石达开又单独对着冯云山、萧朝贵、洪仁发三个说道：“我知秀清为人，确有一点本事。不过稍觉刚愎成性，是他之短。三位哥哥前去，须得因势利导。此时我们的基础，尚未立定，倒要借重他的一点声势。”

云山先答道：“秀清为人，我也略知一二。石大哥说得极是。我们此去，一定遵命办理。”

黄文金忙又开出上等酒筵，既替新来诸人接风，又替冯云山、萧朝贵、洪仁发三个饯行。大家又谈论了一番军事，方才安寝。

第二天大早，秀全送走冯萧洪三个的当口，忽对云山一个人说道：“云山兄弟，我与秀清，究竟尚非深交，一切大事，全托你们几个人的身上的呢。”

云山听说，忙把他的前胸，很快的一拍道：“大哥放心，兄弟一定凭我一腔热血，向前做去。若是负了大哥，有死而已。”

秀全一听云山忽然说出一个死字，又见他的额上，很有一层晦色，不知不觉的心里竟会一阵楚酸起来。刚待留下云山，另换一个人去的时候，又见一个飞探来报，说是省里的周抚台，因据回去的三个哭诉，已令提督向荣，统率大兵，要来踏平金田，秀全听说自然大吃一惊，只好姑让云山同了萧朝贵、洪仁发而去再说。当下即与石达开商量对付之法。

石达开并不思索，马上答道：“我们不必去管向荣不向荣之事，只顾仍照定义，杀上桂林再讲。”

洪秀全因见石达开的答话，似有十分把握一般，便也不变计划，即请石达开统率五千人马，以谭绍洸、洪仁达为左右先锋，担任东路。自己也率五千人马，以罗大纲、韦昌辉为左右先锋，洪、萧两员女将为游击统带，担任西路。又请黄文金、胡以晃等人留在金田，一面筹划粮饷，一面编练到来的教民，以作后备。秀全分派既定，便于第二天祭旗出发。

那知四近的保良会，因为平日相信秀全的教旨，又见所有的人材，个个出众，人人有为，于是都来加入，情愿随同大军

出发。秀全也令黄文金、胡以晃等人，全将前来投效的保良会，统统留下后备。

现在不讲洪秀全石达开两路人马，浩浩荡荡的分头进发。先讲广西巡抚周天爵，自见白炳文、马兆周、田成勋三个，大败回省之后，知道洪秀全用他教旨，蛊惑人心，既敢放回三个敌军的官长，声势一定非小。连忙一面同了藩司劳崇光向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抚台叶名琛那里告急，一面令提督向荣亲自率兵去剿洪军。

正在忙得不亦乐乎之际，忽闻广东副都统乌兰泰，已在自告奋勇，愿入广西平匪之信，不禁大喜。便与藩司劳崇光商量道：“我闻乌副都统，饶勇善战，手下旗兵，又是见过阵的，他能来此协助，我们可以不用愁了。”

藩司劳崇光听说，连摇其头的说道：“回大帅的话，不是司里瞧不起这位乌副都统。他的军功，虽从台湾一案得来，但是此人有勇无谋，且又不熟此地地理，实在不能倚恃。还是责成我们自己的向军门，好得多呢。”

周天爵一听劳藩台这般说法，忽又大为扫兴，反而更加弄得搔首摸臀，一无主张起来。

二人计议半天，还是劳崇光定了一个主意，对着周天爵说道：“乌副都统，既已远道而来，断无令他折回之理，只好请大帅速办一个照会给他，教他无用率兵进省，多此周折，准定直赴永安驻扎，以压洪秀全之军。我们这里，仍令向军门和张

敬修总镇二人，去负军事之责。”

周天爵不待劳崇光说完。连说：这样也好，这样也好。周天爵说着即命劳崇光去和全省营务处王道台说知，即照这个计划办理。

等得向提台接到公事，面子上自然照办，心中却在大大不以为然。忙将张敬修请至提署，大发牢骚的说道：“我们这位抚帅，的确不懂军事。既令客军驻扎永安，又将军事之责，放在你我二人头上。试问老兄，此事怎样办法？”

张敬修听了，也在大摇其首的答道：“军门此话，一丝不错。敌人要想窥伺省垣，当然越不过那个永安地方。乌军既已挡在先头，我们便无用武之地。如果军事胜利，此功究是谁的呢？”

向提台闭目摇首道：“老兄此话，未免过虑了。只要乌军能够得利，这点功劳事小。我所怕的是，他的队伍，不足以挡洪军，那就误了我们的大事了。”

张敬修道：“这末我同军门，且望江口进发，只好见机行事再说。”

向提台听说，立即点齐人马，直向江口进发。谁知一到江口，就接探子报到，说是乌军已被匪方石达开的一支人马，杀得片甲不存。乌副都统且有阵亡之信。向张二人一听此话，连说完了完了。这样一来，愈长敌人之威。连我们的军心，也被

这厮摇动了。

向提台独又皱眉一会，即命探子再探，自己同着张敬修催动人马前进，还想去阻石达开的队伍。

原来乌兰泰自接周天爵令他驻扎永安的照会之后，因为急于邀功，便限队伍，四天之内，须到江口，误限一小时即斩。他的队伍，奉了主将军令，怎敢怠慢，果于四天之内，到达目的地。乌兰泰扎下营头，即令协领张奋扬亲去探明军情。及至张奋扬探了回报，乌兰泰始知洪秀全和石达开二人，是分东西两路杀来的。他因曾在台湾见过几仗，倒也并不胆怯，单命张奋扬陈兵以持，不必迎攻。张奋扬奉了将令。自去日夜巡查，以防奸细，前来窥探，以及黑夜偷营等事。

有一晚上。张奋扬正在巡查的当口，忽见探子来报，说是广西的向提台和张总兵，各率提标人马三千，已经屯在江口后方。张奋扬据报，即去面禀乌兰泰知道。

乌兰泰听说，不觉咦了一声道：“他们来此作甚？难道还不放心我们不成。”

张奋扬接口道：“这也是周抚台的小心之处。大人不必去怪他们，只要沐恩打了胜仗，不见得他们好分咱们的功劳的。”

乌兰泰听说，方才不提此话，单问张奋扬道：“照行军老例，敌人未得城池之先，无不利在速战。怎么洪石两军偏在五

十里之外扎了下来？既不进攻，又不退去，究在干些甚么玩艺儿呀？”

张奋扬想上一想，方才答道：“咱们后方，现有向提台的队伍扎在那儿，此地又没路径让敌军可以抄袭咱们的后方。不过大人有令在先，不准沐恩前去进攻。沐恩正要请示，究竟怎样办法？”

乌兰泰听了，侧首一想道：“咱们的队伍，都是久经战阵的。不论敌军有无甚么诡计，咱们都不怕。你方才说，敌军没有地方可以绕到咱们的后方，这话原也不错，可是咱们探出一条小路，可以直抄敌军的后方。”

乌兰泰说到此处，便把他那马褂的右角拏起一看，只见表上的长针，已经走在四点钟上。他忙一面放下右角，一面即吩咐张奋扬道：“你快下去，部署人马，等到二更时分，随咱直趋斜谷，绕到敌军的后方，杀他一个不备瞧瞧。”

张奋扬微蹙其眉的答道：“大人所说的斜谷，却在敌人的西边，离开他们大营，不到十里。敌军大队到此，断无不找向导之理。沐恩料定敌人必派重兵守在斜谷。”

乌兰泰听说，顿时大睁其眼，跟着微微一笑道：“你莫急，咱自然先令队伍前去假攻正面。敌军一见咱们已攻正面，对于那条小路便不注意了。”

张奋扬连说：“大人妙计，大人妙计。沐恩只知其一，不

知其二。沐恩下去就去办理。”

乌兰泰等得张奋扬下去之后，又令一个平时养在他身边和他一样相貌的家人乌桂，穿了他的衣服，同着另外一个名叫陈国栋的参领，率了大队直攻洪军正面。乌桂豢养多年，怎敢反对，自然依计办理。乌兰泰即于二更时分，同着张奋扬直趋斜谷。

张奋扬走在先头，尚未走近斜谷，已据探子来报，说是前面有重兵把守，统兵将官，还是两个女的。张奋扬一听这个信息，马上差了一个心腹旗牌，飞马报知后面主将，及得回报，仍旧命他尽力进攻，不得违命。

张奋扬便命兵丁抬出他那大刀，跳上战马，率领队伍，一脚奔至敌军阵前挑战。

那里的守将，果是洪宣娇、萧三娘两个。一见官兵忽于黑夜杀至，已被石达开料中。二人相视一笑，立即各携军器，飞马出营。及见来将手持大刀，吼声如雷，俨似一位天神模样，倒也不敢怠慢。一连战上二三十个回合，萧三娘因见不是蛮战可胜，便将双剑一架，跳出圈子，佯败下去。宣娇看得真切，知道三娘已在用那诱敌深入之计，自己也就故意落荒而走，让出路来，好让敌将追赶三娘。那知那个张奋扬却不追赶三娘，偏偏追赶宣娇，害得三娘空用此计；只好仍旧掉转马头，再和敌将厮杀。那时宣娇这人，也由旁路绕到敌将后面，前后一阵夹攻，张奋扬方始有些不能支持起来；但是这样的又战上半天。

宣娇、三娘二人，因见不能立时取胜，正在一壁厮杀，一壁再想别计的当口，忽见斜刺里杀出一彪人马，为首一员大将，正是石达开。不觉大喜的高喊道：“石大哥来得正好，快快前来帮着我们活捉这厮。”

石达开听喊，顿时冲至张奋扬的跟前，举起长矛就刺。张奋扬虽然饶勇，可是以一敌三，自然渐渐地败了下去。宣娇、三娘、达开三个，如何肯放，拼命就追。张奋扬生怕被人活擒了去，急向乌兰泰的后方逃去。不防他虽逃得很快，后面一男二女，追得比他更快。

张奋扬刚到乌兰泰的所部前头，竟被宣娇头一个追着，顿时一马冲到跟前，轻舒粉臂，已把张奋扬这人，活擒过去。三娘、达开二人，一见宣娇业已生擒败将，各自大吼一声，奋勇的杀入乌兰泰的军中。官兵不能抵敌，立时就像潮退般的溃散起来。三娘眼睛最尖，就在此时瞥见一个大官装束的人物，正想乘乱逃走。她忙一马跃到此人身边，也是轻舒玉腕的，即把此人擒到手中。

石达开瞧见两名女将已经得手，连忙一面竖起招降之旗，一面高声喊道：“尔等的主将，已被我们捉住，你们大家听着，投降者生，逃走者死。”石达开只不过喊上两遍，所有未及逃散的官兵，个个都称愿降。

石达开还在安排降兵，宣娇和三娘两个，早将乌张二人解到大营，听候洪秀全发落。

秀全命将乌张二人带上审问。只见一旁闪出一个偏将，走近乌兰泰的面前；定睛一看，忽然大喝一声：“你是何人，竟敢冒充你们主将。”

三娘等不得那个假乌兰泰接口，她忙奔了上去，提起一只天足，对着那人恨命的一踢道：“狗鸡巴造的。你这小子，竟敢前来戏弄老娘。”

她的娘字刚刚出口，就用手上宝剑，要想去杀那个人。那人连连喊道：“我是乌桂，那件事情，乃是我们长官，吩咐我冒充的，不关我的事。”

此时张敬修虽然被绑在旁，眼睛仍能看人，嘴巴也能说话。一听大家在说乌兰泰是假的，他才抬头一看，果见并非是乌兰泰，却是那个家人乌桂。不觉气得将头连摇几摇道：“好个二品大员，对于我这些亲信将官，都来用诈，这场战争，焉得不败。”

洪秀全坐在上面，看见这人似有悔意，便问他叫甚么名字。张奋扬朗声答道：“我乃现在协领张奋扬的便是。”洪秀全又问道：“你既受了你们主将之骗，何不归顺我们，共逐胡奴。既救黄帝子孙，又好出你之气。何乐不为。你须想明白。”

张奋扬又朗声道：“此话慢讲，我要先问一声，今天晚上，你们正面可有战事。”

洪秀全微笑着答道：“确有战事，可惜未曾将那真的乌兰

泰擒来，否则大好让你质问他一场。”

张奋扬听说便吁上一口气道：“姓乌的虽用诈术欺我，可是朝廷将我升至今职总算有恩，我既食君之禄，不能忠君之事，快快把我砍了，不必多讲。”张奋扬一壁正颜厉色的在说，一壁早已伸长颈项，等候杀他。

洪秀全还待再劝，宣娇上前道：“此人既是心向满廷，即使勉强归顺，哪肯替我们出力？不如砍了，成全他一个忠名吧。”

洪秀全听说，方才点首应允。

宣娇便令刀斧手将张奋扬推出斩首报来，等得献上首级，洪秀全吩咐挂出号令。

此时那个乌桂，却来哀求道：“我是一个小小家人，并不敢来和你们争这天下。此番命我假装，也是主将之令，千万饶我一命，公侯万代。”

洪秀全大怒道：“你这小子，如此贪生怕死，要你活着何用？你们快快把乌桂斩了。”

……正在写上宣娇、三娘二人之功的当口，石达开已回来缴令。秀全忙将假乌兰泰之事，告知石达开听了。石达开听毕恨恨的说道：“胡奴多诈，于此可见一斑。以后大家倒要留意一二才好。”

洪秀全以及大众听了石达开之言，都说应该留意，莫要再

上此当。

石达开又说道：“我们队伍，自从分作东西两路来此，初意还以为官兵多么厉害，因此分头进兵以防一方有阻便可救援。谁知官兵的暮气已深，委实不足一击，现在既已全在一起，以后可以毋须分开的了。不过乌兰泰能用诡谋，他又是曾经打过台湾的，非得先将此人除去，然后再与那个向荣交锋，便利得多。”

韦昌辉挺身而出的说道：“乌兰泰这支人马，大哥只要付我一千队伍，我若不能斩了他的首级，情愿提头来见。”

洪秀全知道韦昌辉很是英武，又是自己老弟兄，当下即付一千队伍，问他可要他人帮助。

韦昌辉连连摇手道：“不必不必，倘若一个人出去打仗，都要帮手，我们军中，哪有这许多人数。”

洪秀全、石达开二人听说，一同赞许，即令韦昌辉从速出发，韦昌辉因见天已大亮，头也不回的率兵而去。石达开一等韦昌辉走后，便向洪秀全献策道：“此次战事，周天爵若命向荣直趋金田，扰我后方，却是一个致命之伤。今彼等不用此计，单命一个客军，陈兵此地，而且放弃永安不顾，真正失策。此乃我们天父暗中相助。依我之意，昌辉兄弟此去，可以力制乌军而有余，我们何不就此暗袭永安，自可唾手而得。”

洪秀全不待石达开言毕，连忙下座，向石达开深深一揖道：

“此计固妙，然非老弟亲自一行不可。”

石达开点头应允道：“只要大哥不弃兄弟，敢不遵命。”
正是：

安排陷阱擒奇兽制造机关捉毒龙不知石达开此去能否得手，且阅下文。

第十一回

云山尽节全州道 石氏求贤新旺村

洪秀全久蓄大志，平时在传教的时候，他已暗中研究兵法。再加能有笼络人心的手段，所以凡是他的手下弟兄，无不诚心悦服，个个都肯替他去出死力。这天秀全打发韦昌辉和石达开两路人马，次第去后，便将众位弟兄请出道：“韦石二位贤弟，他们都已巴巴结结地替我办理大事去了。我在此地安守营基，心下很是过意不去，如何是好？”

罗大纲首先对着秀全说道：“兄弟蒙大哥的错爱，特命云山大哥前去再三招致兄弟。兄弟自从来到大哥手下，毫没尺寸之功，现在乌军的粮道所在，兄弟业经探得，兄弟打算趁他新败，军心涣散之际，出其不意，前去劫他一些粮草。不知大哥以为怎样？”

秀全听说大喜道：“大纲兄弟，你本是一位大将之才，我所以不肯轻易用你，留作将来独当一面之需。此刻你既愿去劫粮，粮草之事，原为军中命脉，我也不好阻止。但是话虽如此，你得速去速回，免我惦记。”

罗大纲瞧见秀全如此重视于他，当场客气几句，早已欣欣

然的率了本部人马，出营去了。

秀全这里，一连几天，各处都没甚么喜信报到，正在十分盼望的当口，突见萧朝贵单身一个人，满身重孝的，哭奔进来。秀全一见这种形状，不禁大吃一惊，慌忙迎了上去，急问甚么事故，又戴谁人孝服。朝贵不待秀全问完，一把紧握秀全的双手，更加跺脚狂哭起来。

宣娇快步上前，先将朝贵的双手推开，跟着问道：“你可是由平隘山来此，莫非那里有了甚么变故不成。”

朝贵见问，方始一壁拭泪，一壁很伤感的说道：“云山大哥已经阵亡。”

秀全急问此话可真。

朝贵大声答道：“此事怎好有假。”

秀全一听这个恶信，顿时大叫一声道：“天亡我也。”不料尚未出声，随即砰的一跤，跌倒在地，晕了过去。众弟兄见了，大家手忙脚乱的，先将秀全救醒。方始一齐掩面而泣，都在悲痛云山。宣娇、三娘两个，不好再哭，只得一个去替秀全拍背，一个去替朝贵抹脸。

闹了一会，朝贵方对秀全以及大众详详细细的说出道：“我自同仁发哥哥跟了云山大哥去到平隘山之后，秀清大哥一见我等三人，疾疾约至内室，紧皱双眉的对着我们说道：‘你们

三位，来得最好没有。此地的新任县官，接印之后，已经疑心我与秀全大哥两个暗通声气，谋为不轨。那知我手下的四个哨官都是武艺有余、涵养不足的人物，一见官府疑心我们，大家便一齐跳了起来，立即就要攻入县城。我因除了日纲兄弟回来时候，说过秀全大哥已同众位弟兄，前往金田几句说话外，其余毫没一丝消息，故此不敢轻动。”宣娇、三娘两个忙不迭的岔嘴问道：“到底是哪几个哨官，这般没有涵养，几乎闯祸。”

朝贵道：“一个就是秦日纲，一个叫做李开芳，还有兄弟两个，一名林凤翔，一名林凤翔。”

秀全对着宣娇、三娘两个挥手道：“你们且莫打岔，快快让他讲了下去再说。”

朝贵听说，又接续说道：“当时云山大哥便把去的意思，完全告知秀清大哥。秀清大哥听了，方才胆大起来，便和我们三个商酌，究竟先攻何处为是。又是云山大哥教他直攻全州，就好依照东平大哥的主张，再进湖南。秀清大哥听说，马上一口答应。于是点齐人马，就向全州进发。临起身的时候，邻近各处的保良会，都说满洲官府虐待民众，情愿投效。秀清大哥也不拒绝，这样一来，凭空又添三五千人，合计固有的总数，将近有二万人了。说到云山大哥，真是一位天才，可惜为国捐躯，我们弟兄从此少了一座泰山之靠了呢！”

大众正在听得要紧关头，忽见朝贵突然夹着几句慨叹的闲文，方想催促再往下说的当口，宣娇更比众人性急，忙去阻住朝贵道：“你还是快讲正文。至于云山大哥，既已人死不能复

生，将来只有替他报仇雪恨了。”

朝贵听他妻子催促，方又接说道：“当时云山大哥，只教我们和秀清大哥率众先行，他要留下干桩公事。秀清大哥问他甚么公事，不见得还比大军出发的事情要紧。云山大哥单单说了一句，往后自知。说完这句，只催我们先行。秀清大哥没有法子，只得率了大军先走。哪知没有两天，云山大哥已经追了上来。秀清大哥问他究竟在干甚么事情。云山大哥方才和大众说道：“我所干的事情乃是学着张子房火烧栈道的故智，业将平隘山的一带房屋，统统烧去，以绝众兵士的归心。”当时秀清大哥听了他的说话，说是此计好是好的，不过将来这班兵士，知道房屋是我们烧的，岂不因此而生怨心，反而阻碍大事。云山大哥听说，又和大众轻轻说道：“此着我早已经防到。我们且上前走，再过几天，不待兵士们知道，索性由我们告知他们，放火烧屋之事，统统推在官府头上。如此一来，兵士们都去怨恨官府，岂不是格外替我们出力了么？”大众一听此言，个个的拍手称赞。

“等得走未数天，云山大哥果去对着众兵士们忿忿的说道：‘我有一个恶消息报知诸君。诸君听了，可是不必生气。’众兵士们听得云山大哥说得如此郑重，一齐摩拳擦掌的问道：‘可是官兵前来剿办我们了么？’云山大哥又说道：‘官军前来剿办我们，乃是奉上差遣，还在情理之中，我此刻报告的是，他们一等我们离开平隘山后，立即去把诸君的房屋，烧个干干净净。’众兵士们不等云山大哥说完，个个咬牙切齿的大喊道：‘满洲官府，如此残忍，我们大家若不一心一意地杀尽胡奴，誓不为人。’云山大哥一见众兵士在恨官府，他又忙去劝慰大

众，说是诸君能够如此记仇，若能杀走胡奴，我当设法，各给造屋之费若干，一个不少。众兵士们听了此言，更加欢声雷动。

“云山大哥与秀清大哥二人，一见军心可用，并不去攻桂平县城池，一直就向恭城杀去。及至杀到恭城，几个老弱残兵，何济于事。一座恭城县城，不费吹灰之力，已被我们占了下来。那时周抚台天爵，业已接到桂平县的飞报，知道反了团练，再加添上各地的保良会，声势不小。正在吓得无兵可派的当口，第二次又接到恭城县失守文书，只好飞檄驻扎此地江口的那个向提台，命他亲率大兵去救恭城。当时秀清大哥一听向提台亲自去敌我们的消息，不禁担忧起来，赶忙去和云山大哥商酌，打算放弃恭城。云山大哥听说，反而大乐特乐，秀清大哥不解云山大哥之意，忙又问道：‘向荣乃是一员老将，无人不知他的战术。他既亲自前来，只有可忧，何故反乐。’云山大哥听说，复又大笑道：‘秀全大哥，此次出兵，虽有石谭罗韦诸位弟兄帮助，到底要算孤军深入，自然很是危险。现在我们此地，能放向荣亲自前来，秀全大哥那里，便少一个劲敌。这种调虎离山的好事情，我们正在求之不得，试问如何不乐？’”

朝贵说到此地，还待再说。忽见秀全，陡把他的一双手紧紧的握住，两只眼眶之中的眼泪，真比潮水泛滥时候，还要厉害一些。一壁淌着泪珠，一壁哀声的说道：“朝贵兄弟，我方才听了你一直说到此地，只觉你们那位云山大哥，才长心细，有守有为，还不过对于国家大事，能够忠心罢了。此时一听你说云山大哥对于为兄如此关切，如此注重，这般的好弟兄，真正胜过同胞万倍。就是当年的那位关夫子，他老人家对于刘玄德，也不过如此。这般一位可敬可感的好弟兄，一旦先我而去，

教我怎不伤心。”秀全真的说了又哭，哭了又说，引得大众都又伤心起来。

还是他的宣娇妹子前去劝着他道：“哥哥你方才不是教我不打岔的么？此刻何故你自己也来打岔了呢？快莫伤心，且听他讲完再说。”

秀全听说，一边拭着眼泪，一边指指朝贵道：“这末……这末你……你……你……就说下去吧。”

朝贵正待再说，宣娇眼见三娘筛上一杯热茶，给与秀全解渴，她也忙去筛上一杯，微红其脸的递给朝贵手上道：“你也说得口干了，快喝一杯热水吧。”

朝贵接到手中，一口喝干，递还宣娇道：“我真讲得口干了，最好再给我一杯。”

宣娇一边接了杯子，一边微瞪了朝贵一眼道：“你这个人呀，不能给你面子的，吃了还要讨添，现在没得喝了，等你说完，才给你喝。”

朝贵便不再讨，仍又接着说道：“当时秀清大哥，自然十分佩服。云山大哥即命林凤翱、林凤翔兄弟二人，作为先锋，直取灌阳、兴安一带。又命我和仁发哥哥，作为游击之队。他和秀清大哥，率着李开芳、秦日纲二人，作为后援队伍。哪知一连又占了灌阳、兴安，正拟直取全州的时候，向荣的大军，已经迎头直扑的来了。向荣本是一位名将，他的军中，竟有一

队洋枪队，有人说是教堂里借来的，有人说是他自己化钱向外军买来的。这队洋枪队，委实教人无可奈何。岂知我们那位最亲最爱的云山大哥，竟丧在这个无情弹子之下。哀哉痛哉。”

朝贵说到此地，又和秀全二人对哭起来，大众自然帮同流泪。仍是宣娇、三娘二人，劝着大众。

朝贵方始又说下去道：“那时云山大哥，他明知道弹子厉害，他因要作表率，所以每每身先士卒，去冲头阵。有一天，又和向军大战，云山大哥正在得手之际，忽见仁发哥哥，已被一个名叫张必禄的记名提督，生擒过去。云山大哥连忙奋不顾身，上前抢了回来。当时抢虽抢了回来，不幸忽被一粒弹子打入前胸。云山大哥还怕因此淆惑军心，当下带着疼痛，仍和向军厮杀。那时林凤翔、林凤翔二人，正在前军得手，并未知道云山大哥受伤之事，所以向军支持不住，只好大败而去。云山大哥直到营中，方将胸前的弹伤，指给我和秀清大哥两个去看。秀清大哥因见云山大哥似有性命之虞，打算退兵回到恭城。又是云大哥指天誓日，不许为他一人退兵，误了军情大事。我也劝着秀清大哥依了云山大哥之言，使他安心将养，秀清大哥方始强勉应允。谁知云山大哥就在当天晚上，呼吸顿促，自知无望，临终之际，单和我与林凤翔两个私下说道：‘秀全大哥，只要事事依着东平大哥的主张做去，满洲皇帝，不难逐走。但是一有功劳，不可封王。一得天下，不可为帝。’云山大哥说到这里，已经不能再说，等得将要断气的当口，忽又睁目单对我一个人说道：‘将来误事之人，必是秀清。朝贵兄弟如果有心永远跟随秀全大哥，此语须要替我转达，我才瞑目。’云山大哥说完这句，呕血数升而亡。”

朝贵的一个亡字，刚刚出口。宣娇第一个又嚤嚤的哭了起来。秀全等人，当然哭得不亦乐乎。

大家哭了一阵。朝贵又岔岔的说道：“云山大哥死的第二天，我便亲去细细打听，方才知那粒弹子，就是那个甚么记名提督张必禄打的。我便从此钉着那厮厮杀，直到三天之后，那厮方才被我生擒过来，报了大仇。现在秀清大哥怕要入全州的了。我的戴孝，也为这个。”

宣娇此时本来还在哭泣，一听这句方始破涕为笑起来。不禁赞上朝贵一句道：“这还罢了。你竟能够替我云山大哥报仇雪恨，为妻第一个感激你的。”宣娇说到此地，夹忙中又去筛了一杯热茶，递与朝贵。

朝贵忙把手一挡道：“此刻我可不要喝茶，非有几杯胡奴之血，不能解我之渴。”

宣娇随手把茶喝毕，放下杯子，忙去和朝贵挨排坐下，就将大家和朝贵两个别后之事，从头至尾，一句不漏的讲给朝贵听了。

朝贵一等宣娇说完，急向秀全说道：“大哥，令妹既说昌辉、达开、大纲三位哥哥，去了几天，都没有信息回来。兄弟有些放心不下，快请大家给我一千人马，让我前去接应他们几个。”

宣娇接口对着秀全道：“大哥倘若给他人马，我可不甚放

心他一个人前去。他往后每次出仗，我也得每次同去。”

秀全听他妹子这般说法，不禁笑上一笑道：“你们两个，自此以后，能够同心，一齐出去打仗，为兄岂不欢喜。不过今天朝贵兄弟可也讲得太乏力了，你可将他劝住，由为兄另外派人前去接应他们三个就是。”

宣娇不及答话，忽见几个探子，接二连三的来报喜信：第一个报的是、韦昌辉今晨杀入乌军大营，手刃乌兰泰和参领陈国栋，都司陈国恩三个。现正追杀乌营兵士。第二个报的是、罗大纲昨夜将乌军的粮草统统劫来。现正督率兵士搬入大营。第三个报的是、石达开昨午业已占领永安城池，并把总兵张敬修杀退。秀全等人听了这三个大好消息，怎不欢喜。当下重赏报子之后，秀全又问朝贵道：“达开大哥既得永安，昌辉兄弟又将乌军杀溃，为兄这里，已经没甚危险。老弟还是就在此地帮助为兄呢？还是仍须赶回秀清大哥那边。”

朝贵接口道：“云山大哥，既有请大哥留心秀清的遗嘱，兄弟还是回他那里为妙。”

宣娇忙又接口道：“这末为妻须得一同前往，方始放心。”

秀全听说，踌躇半晌道：“云山大哥既是对于秀清大哥有些不满，或是各人的政见不同，也未可知。你们二人，且俟他们三个回来之后，商量再走不晚。”

朝贵听了，也不反对，于是先和众弟兄叙叙手足之情，继

与宣娇、三娘二人，叙叙夫妇、兄妹之乐。

又过两天，罗大纲和韦昌辉两个先后回营缴令，秀全分别记过二人的大功。忙把云山亡过之事，说知二人听了，二人不等秀全讲完，也都一同痛哭起来，大众劝上一番。秀全即命开出酒筵，酒筵之上，朝贵又对罗韦二人提起云山的遗嘱，罗大纲听了倒还平平。独有韦昌辉听了大不为然，正拟上个条陈，要请秀全断绝秀清。

忽见石达开一个人，飞马入营，走将进来，即与秀全道喜。秀全慌忙一面慰劳，一面便请石达开一同入席。石达开甫经坐下，陡见萧朝贵全身素服，忙问朝贵没了何人。朝贵又将云山亡过之事，再述一遍。石达开整整完完的听毕，方才微喟其气的说道：“云山大哥为国捐躯，当然使人十二万分可敬可感，不过临终之言，或为乱命，也难说的，即使被他料中，此刻乃是用人之际，基础尚未立定，哪能管到将来的事情。”

石达开说到此地，又对朝贵道：“朝贵大哥，我劝你还是马上回到秀清大哥那边为要，也好做他一个大大的帮手。”

秀全接口对着石达开道：“连我妹子也想同去，我正等你来斟酌。”

石达开听说，连说快去快去，越早越妙。说着，又对朝贵、宣娇二人说道：“我们已占永安，沿途既少阻隔，通信也极便当，以我之意，秀清那边，更比此地重要。”

宣娇目视朝贵道：“达开大哥，他的识见，还在云山大哥之上，既是如此说法，我们说走就走，不必牵延。”

石达开听了，忙将他的大拇指一竖道：“宣娇妹子，真正可称一位巾帼英雄。”

秀全一等席散，即令朝贵夫妇二人就此起程，石达开送走朝贵夫妇，始和秀全促膝谈心道：“此地三路人马：第一路是乌兰泰，已被昌辉将他消灭。第二路是张敬修，也被兄弟杀退。第三路是向荣，既与秀清大哥前去开仗，倒是一个劲敌。大哥赶紧率队同我进驻永安，再由兄弟设法前去帮助秀清大哥。”

秀全听毕，自然一口应许。及至到了永安，秀全因为思念云山，竟至咄咄书空起来。石达开忙又细细劝解一番。秀全垂泪的答道：“达开贤弟，你是一位人才，也该知道云山大哥一死，明明天在亡我。”

石达开忽然连摇其头道：“这倒不然。常言说得好：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兄弟有个故人，名叫李秀成，现住此地藤县新旺村中，他的本事，确在兄弟与云山大哥两个之上，大哥莫忧，兄弟即刻起身前去邀他来抵云山大哥之缺何如？”

秀全听说大喜，催着石达开立刻起身。正是：当年三顾茅庐后此日单骑土屋中不知石达开去找李秀成，究竟如愿与否，且阅下文。

第十二回

大智若愚秀成遭藐视 从天而降钱氏运奇谋

石达开既是答应了洪秀全，自去请他故人李秀成出山，一同办理逐胡大事。他就一个人骑了一匹快马，来至藤县所辖的那座新旺村中。及至走到李秀成的门口一瞧，忽见双扉紧闭，只有一把铁将军自在那儿守门。又因四面没有邻居，无处问信，倒把一位杀人不眨眼的大魔王，弄得骑在马上，左右为难起来。幸而瞧见李秀成的大门前面，几树杨柳，随风飘荡；一曲清溪，流水淙淙，树下一块青光大石，亮得可以照人。不禁大赞一声道：“好个世外桃源！此人住在这里，虽是几生修得，偏偏遇见我这个姓石的平生好动不好静，非得把他拖到尘世，一同作番空前绝后的大事业，不让他享这个清福，又把我怎样呢？”

石达开说到此处，他就跳下马来，将马系在柳树之上，自去坐在那块大石上面，预备有人走过，好问信。坐了一会，并未有人走过，仅不过一阵阵的清风拂面，便觉肺腑为之一爽。忽然自己失笑起来道：“此地真是仙境。就是坐视几天几夜，我也并不厌烦。”

石达开一个人自问自答，正在玩赏风景的当口，忽闻远远地似有了说话之声，赶忙用手覆在额上，做了天篷架子，睁眼

细望。又见说话之人，手挽手的也向李秀成的门前走来。石达开不觉哦了一声道：“原来这两个汉子，也来找寻秀成的，且等他们一霎，看是怎样，再问他们不迟。”

谁知石达开的念头犹未转完，那两个汉子，已向他的面前走来。又见内中一个子更加高大的，一见了，慌忙抢上几步，朝他恭恭敬敬地一揖道：“尊驾不是前几天，用那声东击西之法，占领永安城池的那位石达开石志士么？莫非也来探望此地这位李秀成的么？”

石达开一见这个大汉，居然说得出他的来历，不觉有些奇怪起来。也忙答上一揖道：“兄弟正是石某，不知吾兄何以认识我的。”

那个大汉，不及答话，急去对他那个朋友说道：“玉成贤弟，这位就是和我们秀全舍弟共事的那位石达开石大哥。你快快先来见过，我们然后再谈。”

此时石达开已经知这个大汉，就是洪秀全的堂兄大全。又曾听见罗大纲常在说起，自被大全相救之后，彼此一别数年，无从答报他的大恩等等说话。当下不等那个汉子前去和他见礼的当口，反先去朝那个汉子连拱手的问道：“这位贵姓？”

那个汉子连忙答礼奉还，口称不敢道：“兄弟姓陈名叫玉成。”

石达开听了失惊道：“陈大哥，你不是江湖上，人称四眼

狗的那位陈英雄么？”

洪大全忙代答道：“陈大哥的这个绰号，虽然有些不雅，但是两广一带，以及湖南、江西等等地方，不认识陈玉成的人们倒有，不知道四眼狗的人们，可说没有。”

石达开听说，又连忙向陈玉成大拱其手道：“幸会幸会，我们快快坐下再谈。”陈玉成便和洪大全同在石上坐下。

大全又问石达开可是来找李秀成的。又说他和陈玉成两个，久闻秀成是位天生豪杰，昨天来此约他一同去见秀全。李秀成起初不肯应，后来他们再三相恳，秀成推却不过，方允今天再来同走，不料此时把门锁上，竟是有心躲避。要请石达开想个法子，必定要使秀成前去辅佐秀全才好。

石达开听到此地，含笑的说道：“兄弟此次本是前来邀请我们秀成的。二位莫急，兄弟总有法子教他跟了我们同走，不过大全大哥，这向又在何处？非但秀全令弟十分惦记老哥；连那罗大纲大哥，无日不在提起没有报恩为念。”

洪大全听了十分惊喜道：“怎么，大纲兄弟，也在我们秀全舍弟一起么？”

石达开因听大全口气，似乎尚未深知秀全那里的内容，便简单地说了几句去给他听。

洪大全不待石达开说完，愈加大乐起来道：“秀全舍弟有

此一日，都是石大哥和众位弟兄相助之力。兄弟是前几年因为救了大纲兄弟之后，官府出了赏格拿我甚急，我只好东躲西藏的混了几年。直到上个月，无意之中，碰见我们这位陈大哥，方才知悉秀全舍弟的近来之事。但是陈大哥也不是十分详细。依我当时之意，就要约了陈大哥同到秀全舍弟那儿去的，嗣因陈大哥说出此地的这位秀成先生，是位天上难寻，地下少有的人物，兄弟所以和他来此相访。不料这位秀成先生，真正是位隐士，更比从前的那位诸葛武侯还要高韬。这桩事情，只有完全拜托石大哥一个的了。”

石达开连连点头道：“这样说来，洪大哥和陈大哥二位，对于我们秀成，还是初交。”

陈玉成接口道：“石大哥，我们三个，今天定得守着秀成先生回家，方才甘休。此刻时候还早，可否把这位秀成先生的历史，讲些给我们听听呢？”

石达开听说，一边点头，一边就接着说道：“秀成和我本是同学。我们这位去世的老世伯，名叫世高。他家本是书香人家，自从生下秀成，家境已渐中落。秀成的原名，本叫守成，他在八九岁的当口，就不喜欢研究举业，除了治国安邦之书，不轻寓目。我们那位世高老世伯，因他有子若此，倒也异常高兴。一天秀成忽去请问他的老父，说是守成二字，乃是一个庸碌的子孙名字；只要为人谨慎三分，便可名副其实。人生在世，总要做些创业之事，方才不愧天生斯人。我们那位世高老世伯，便把他改为现在的名字。秀成到了二十开外，一切举动，完全是位武侯模样。前督林则徐制军，曾闻其名，专人走聘，他还

嫌他手下，不足展他平生抱负，也和今天一般，避而之他。今年才只二十有八，真正可称一位少年英雄。”

大全、玉成二人一直听到此地，正待再问，偶然抬头，忽被夕阳的光线，照入眼帘，始觉时已不早，不便再谈闲话。忙问石达开道：“天已将暝，难道我们就在此地露宿不成？”

石达开点点头道：“若不露宿，焉得捉此一条活龙。可惜此村没有饭馆，倒是一桩难事。”

陈玉成忙在身边摸出几个面食，递与石达开道：“兄弟带有几个饽饽，不知石大哥可能将就充饥，此地确没餐馆。”

石达开笑着接食道：“军营之中，没有水喝，也是常事，有此便好。”

石达开一连吃了几个饽饽之后，就到溪边喝了几口凉水，仍旧坐在石上，一手拍着肚皮大笑道：“既已吃饱，今宵可以露宿矣。”

此时洪大全也将他身上的饽饽取出，分与玉成同吃。吃完之后，大家又谈了半天。三个人看它夕阳慢慢地西下，看它皓月慢慢地东升。石达开一任它夜色弥漫，仍旧谈他闲天。

一直到了月挂中天，方才丢开闲文，对着洪陈二人说道：“秀成的锁门而去，我起初时候，当然不知道他往何处。及听二位说起，我才料定他走不甚远，一定避在左近地段待到半夜，

以为你们二位决不露宿等他，更不知道我这故人也来找他，他必回到家中宿歇。我就想出一个法子，定要夜深方办。”陈洪二人自然大喜，忙问甚么法子。

石达开笑上一笑道：“从前刘备带了关张二人去访诸葛武侯。张飞因见武侯躲着不肯出见，便对刘备说，不如用火烧了这茅山道士的房子，不怕他不逃出来相见，当时刘备虽然没有肯用此法，我今晚上，可要用此法了。”

石达开一边说着，一边就请洪陈二人，用上几把稻草，堆在秀成的后门，真个烧了起来。秀成的四近，本没邻居，试问谁来救火。不到半刻，只见那座土屋，早已烈烈烘烘的，烧得映着一天都红起来。

不料就在此时，陡见远远地奔来一人，口中大骂着昨天两恶鬼真正害人。石达开等三个，一见来的正是秀成，立刻一齐上前，去将秀成这人团团围住。秀成瞧见有人围他，当初还当强盗；及至仔细一瞧，非但就是那两个恶鬼，而且还多出一位故人石达开起来。当下才知此火，就是他们三个宝货有意放的。不禁先对石达开恨恨地发话道：“天下断无一面奔来求贤，一面又在放火之理。那位满洲皇帝，遇见你这些革命种子，真正也是他的晦气。”秀成说到这句，又朝三个将手一挥道：“还不替我快快救熄了火再说。”

洪陈二人，自然一面忙着陪礼，一面忙着救火。石达开连火也不肯帮同去救，单把秀成这人，一把拖到那块大石之上，一同坐下，微笑着道：“你莫担忧，烧了你的银的，赔还你的

金的**就是**。人家有心前来请你，谁教你搭这种臭架子的呢？”

秀成听了，连摇其首，一句没说。

此时洪陈二人，业已将火救熄。秀成奔去一看，幸亏还只烧去几间小屋。当下也微微一笑，邀着石洪陈三个，一同进屋，分开宾主坐下。先问石达开道：“达开大哥，我曾经听人说起，你已遇着明主，很有权力。此刻半夜三更，来此何为？”

石达开应声道：“你已知道我们来此求贤，何必多问。”

秀成听说道：“你们那位秀全先生，现方有病，我兄怎好走开。”

石达开听了这句不觉一愣道：“秀全并没病症，贤弟何出此言？”

秀成又说道：“一个人要想苟安，便是终身大病。若为救国救民，尤加不可。秀全先生起初时候，在那桂平，借了传教为名，撺掇杨秀清去办团练，明明想以杨氏前去挫动官兵，他便乘机去取桂林省垣，以图苟安。此乃养痍之病也。等得清兵三路齐至，幸有众英雄为其出了死力，方免于危，此乃将变未变之病症也。现在得了永安，只让杨氏一只肥羊去与向荣那只饿虎搏击，危险岂不很大。若要医他之病，惟有趁那清廷未及预备之际，出其不意，一脚杀入湖南，越岳州，占武汉，直取金陵，方为上策。”

石达开听到此地，不禁五体投地的佩服道：“对症下药，方是良医。贤弟之言是也。快快跟了我们三个，去见秀全大哥，以成兴王之策。”

秀成连连摇手道：“此刻尚非其时。就是去献兴王之策，也不信用。”

洪陈二人接口道：“秀全对于手下弟兄，犹且言无不听计无不从，何况先生呢？”

秀成又说道：“他们都是首义弟兄，相共患难，自然有别。”

石达开接口道：“贤弟具此才学，自应出而问世。至于信任与否，本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之谓，此时那好预计。”

秀成听了，方才点头道：“如此说来，兄弟只好同了三位去走一遭的了。此时天已将亮，就请三位，权且打个盹儿，以便明天走路。”

石洪陈三个听了方始大喜。正思各人安睡一霎，又被火烧场子的焦臭味儿熏得难受，哪里能睡。一到天亮，即催秀成起身。秀成本无家眷，仅将他平日所爱的兵书，装上一箱，反锁大门，便同石洪陈三个就此上路。石达开因为人有四个，马只有一匹，索性牵着那马，一同徒步而行。

及到永安，石达开将马交与兵士，先将秀成引见秀全。秀全见了秀成，不过淡淡的敷衍几句。秀成退出，对着石达开把

手一扬道：“可是不是，我说尚非其时，你们不信。现在让我就在你的军中，权且住下。若能有了一些战功，方能坚其信用。”

石达开略有愧色，便请秀成到他军中主持军事。复又回身进内，只见秀全已与洪大全、陈玉成两个，正在孜孜有味的大谈特谈。石达开也不管是否打断他们话头，即岔口问秀全道：“秀成这人，确有经天纬地之才，大哥何故藐视于他。”

秀全听了淡淡答道：“我真有些不信，难道此人真能及得上云山大哥和你两个不成？”

石达开大摇其头道：“我不用说，此人之才，真正在东平、云山之间呢。”

大全、玉成二人，也说秀成是位奇才，劝着秀全应该重用。秀全听说，方才传令出去再命秀成进见。当下有人进来回报道：“李秀成李先生说的，他等有了功劳，才肯进见。”秀全听了，方始有些相信起来，便请石达开善为待遇，一俟有功，定当重用。

石达开刚刚退出，秀全又想再和他那大全大哥重话家乡之事的时候，忽据飞探报到，说是清廷方面，已经起用林徐则，派为广西军务督办。大全、玉成二人，不待探子说完，顿时一同失色道：“这还了得，此人一来，我们大有不利。”

秀全喝退探子，也觉不悦。他们三个，正在各皱双眉，互相慨叹之际，又有一个探子报到，说是钱江钱先生充发伊犁，

路过韶关时候，忽被他的一个故人胡元炜放走，现在改扮商人模样，不日即到此地。

秀全一听钱江不日可到，不禁把他乐得噗的一声，跳了起来。以手加额道：“还好还好，有他这位救星到了。”当下重赏探子，立命再探钱江的行踪，快快来报。

探子去后，秀全忙又召集全部弟兄，告知钱江即日就到之事。大众听说，自然个个喜欢不尽。罗大纲见了洪大全，先谢当日救命之恩，继叙以后阔别之意。这一天大众的乐趣，笔难尽述。

又过几天，有一天的大早，钱江不待通报，业已飘然而入。秀全一见钱江真的到来，高兴得还当是梦。钱江不及说他自身之事，单问秀全：云山怎么不幸，竟会遇弹亡身。秀全连连细细的告知之后，又将大众弟兄，引来见过。

钱江见过众人，始对秀全和大众说道：“兄弟毫无一点德能，竟蒙大哥和众位弟兄，如此相待，如此重视，真正惭愧不遑。其实兄弟虽然身在縲继，因有一位陈开大哥照料一切，已无足忧，及过韶关时候，那里知府胡元炜，本是我的生死之交，所以我曾经对着云山、大哥二位说过，我只要一到这里，便不愁了。现在胡元炜因为放我走后恐怕上司见罪，他已告病回乡去了。我在半路之上第一个得着的好信，就是大哥等等，业已占领此城。第二十便是坏信，就是云山大哥不幸身亡。第三个也是坏信，听说林则徐林制军，复又起用，督办此间军务。”

钱江刚刚讲至此处，秀全抢着接口道：“兄弟正为此事，在与一班弟兄，愁得几乎要死。幸亏得到大哥在那韶关脱险之信，方才抵过一半。”

钱江摇着头道：“这件事情，我也无可为力。因为这位林制军，确是一位老成持重，为守兼忧，既得民心，复不怕死的人物。况且我和他又有一点私交，怎样可以和他破脸。”钱江说到这句，忽把双手向他大腿上面一拍道：“说来说去，就怪云山大哥死得太早，不然，此时或已杀入湖南去了。即使林制军再放湖南的军务督办，那里是四通八达的地方，便可发展，不像此处是个死地。”

秀全忙说道：“这是国家大事，大哥总得看在百姓受苦面上，想出一个万全的对付法子才好。”

钱江听了道：“大哥何必说这重话。兄弟力之所及，敢不去替大哥分忧。”

说着，把眼睛四面一望，似在找人样子，钱江因见石达开不在跟前，便问秀全道：“行军之事，虽重粮草，但以重大的军情比较起来，粮草又算小事。大哥此次将黄文金和胡以晃两支人马，放在金田，专顾运粮之事，未免稍觉失算。现在快快先把他们两个调来此地，以便应付官军。”

洪秀全听了，一面赶快传人去调黄胡两路人马，以及所编教民；一面又向钱江认错道：“这桩事情，本是兄弟一个人的主张。云山大哥和达开大哥，而且曾经劝我过的。”

钱江恍然道：“哦，原来如此，我方才还想问问达开大哥的，像他这般才具，难道因粮于敌的那句老话都不知道的么？既是大哥自己主张，我就不必请问他了。”

秀全正待答话，见石达开高高兴兴的奔了进来，向着他和钱江二人道喜道：“兄弟特来道喜，大事无碍的了。”秀全急问甚么事情。

石达开道：“顷据密探来报，说是林则徐尚未起身。忽然在籍出缺。清廷方面，改派大学士赛尚阿督办广西军务。”

钱江听说，也向秀全道喜道：“这真大喜，兄弟知道这位赛钦差，不但不学无术；且是徐广缙、叶名琛一流的东西。既是如此，赶快派人直取平乐府去。”

石达开应声道：“这桩差使，兄弟可以担任。”

钱江听说，连道最好没有，最好没有。哪知石达开尚未起身，韦昌辉、罗大纲两个，都来争着要去。

钱江摇手阻止道：“二位兄弟，何必如此着慌。现在已届大战之期，正在愁得没有大将可以分配，二位兄弟既要立功，有有有，你们二位候着便了。”

钱江先令石达开赶紧出发，然后才令韦罗二人各率三千人马，一同径入阳朔地方，随后自然有人前去接应，韦罗二人听了大喜。萧三娘因见宣娇已到杨秀清那儿去了，她也吵着同去，

钱江也不阻止。韦昌辉、罗大纲二人，即率萧三娘一同杀入阳朔。那时石达开已先向平乐府杀去。正是：洪军帐下多巾幗，清室营中有健儿。不知石达开和韦罗两路人马，谁先得手，且阅下文。

第十三回

有挟而求情同蛰伏 养痍成患误解狐言

石达开自告奋勇奉了秀全命令，去攻平乐。出发那天，李秀成忽然引着两个武士来见达开道：“这两个，一个是我从弟世贤，一个是我朋友赖汉英，特从家乡来此投效，故敢引见大哥，可否收录帐下。”

达开瞧见世贤、汉英两个，都极英勇，一口应允，便命归入秀成部下，听候调遣。世贤、汉英二人退下。

秀成献计于达开道：“现在平乐府城，仍是张总兵敬修把守。他和向荣十分知己，一切计划，都与向荣商义过的。向荣现和秀清方在厮杀，彼此不分胜负。以我之意，须得先行通知秀清，教他那里牵制向荣，勿使向荣有暇来救平乐。我们单单对付张敬修一个，自易得手。”

达开点头道：“此言正合我意，你就教你堂弟世贤，去办此事，我们就此前进便了。”秀成退下照办。

世贤奉命去后，达开即率大兵直向平乐进攻。

原来张敬修自在江口吃了一场败仗之后，忙向向荣那儿告急。那时向荣正和杨秀清杀得难解难分之际，那里还有队伍可以分给敬修，只好教他自去随地招募，最好兼守平乐要紧。敬修只得照办。到了平乐之后，一面添招健丁，一面日夜操练。

起初闻得朝廷放了林则徐督办广西军务，很是欢喜；后来又闻得林则徐在籍出缺，自然又是着慌起来。及至最后闻得放了大学士赛尚阿继林之职，连忙函询向荣，说是赛钦差不识兵法，如果受他节制，大局一定弄得愈糟。究竟如何办法，飞函示复。向荣接到敬修的信，仅复了一句：明则受其节制，暗中须自主张。敬修得了回信，于是便不把赛尚阿放在眼中了。

等得赛尚阿兼路赶到广西，巡抚周天爵，藩司劳崇光两个，请他单顾乌平一带；省垣地方，由他们二人负责。赛尚阿也是旗人，竟和那个死鬼乌兰泰一样脾气，一点不知军情大事，倒还罢了，又因他的官阶，比较乌兰泰更大，只知大搭钦差大人的架子。到一处地方，要人供应一番；见一个下属，要人孝敬一笔；而且沿途搜罗民间美女，供他寻乐。凡他所过之处，百姓无不遭殃。如此一来，民心大半归附洪军，所以赛尚阿反而弄得大不高兴起来。一路之上，只与官府百姓为难，行程便致滞缓，等他老人家将要走近平乐的时候，石达开的一支人马，老早占了先着，已把平乐城池围个水泄不通。

张敬修因见寡不敌众，一日一夜，连发一二十通文书，去向赛尚阿那儿告急。赛尚阿只命张敬修小心把守，自会发兵救援，若是失守城池，即按军法从事的几句官样文章而已。张敬修一见不是路头，与其失守城池，去被钦差正法，不若去和敌

人拼个你死我活，倒还值得。

张敬修既下这个决心，一天晚上，就乘石达开的营中，一个不备之际，亲自前去劫营。石营之中，果被张敬修杀得一个不亦乐乎。幸亏他手下的李秀成，赖汉英两个，压住军心不动，方才没有溃散。张敬修打上一场胜仗，仍旧退回城去。哪知张军去后，赛尚阿也派了一员广西候补知府，名叫江忠源的营官，接连又来杀上一阵。

石达开自从带兵以来，要算这场吃亏，最为厉害，当时虽由李秀成之力，保住中军。事后点查人数，很是死伤不少。石达开急将秀成请到中军帐中，一面拿出军符令箭，一面对李秀成垂泪说道：“秀成贤弟，这场败仗，我是没有脸去见秀全大哥的了。”说着，指指那些军符令箭道：“贤弟可把这些东西收下，代我接管此军。”达开的一个军字，刚刚离口，忽地拔出佩剑已在自刎。

秀成还算眼快，慌忙一把抢下达开手上的那把宝剑，豁琅琅的丢至一边。厉声责备道：“大哥受了秀全大哥之托，负此全责出来，怎么仅受一点小挫，便要自刎，真正叫做不顾国家大事，只顾私人颜面。兄弟实在不取。”

达开不待秀成说完，吓出一身冷汗，连连认错道：“贤弟责以大义，提醒了我，为兄不敢死了。”话虽如此，只是一时不及去讨援兵，如何是好。

秀成摇手道：“援兵已经早早去到阳朔，大哥何以这般健

忘。”

达开不解，急问道：“前天据探子所报，韦罗萧三个乃是奉了东平大哥的将令去劫阳朔那儿的粮草去的，怎么好算援兵。”

秀成接口道：“目下秀全大哥营内，并不缺少粮草，何必急急的命他三个去办此事，这分明是东平大哥，预先行的围魏救赵之计。大哥勿急，我们只顾整理残兵，预备去入此地之城就是。三天之内，兄弟能够料定张军不战自乱起来。”

达开一被秀成提破，不禁又惭愧又高兴的对着秀成说道：“贤弟竟能料着东平大哥之计，真正是个天才。”

秀成摇首道：“这也不过旁观者清当局者浑的一句老话罢了。”

谁知秀成道言未已，忽据飞探报到，口称城中的军队，陡然大乱。听说他们的阳朔地方之粮，已被我们这边的韦罗萧三位全行劫去。劫到之后，又由钱先生派了洪仁发、洪仁达、洪大全三位先生迎着押送回营。韦罗萧三位，已由北门杀进城内去了。

李秀成不待石达开答那探子之话，他忙手取一支令箭，率了一队残兵，立即飞奔出营，直向平乐府城的南门而去。

石达开一见东平果然调度有方，真能出奇制胜，心下又敬

又喜，便去拾起那柄宝剑，立即同了赖汉英以及本部将官，一直杀进城去。

哪知刚巧进城，兜头正遇那个钦差赛尚阿单骑逃来。石达开一见大喜，赶忙一马冲上前去，立即轻舒猿臂，已将那个赛尚阿擒过马来，正待令人捆起带回营去，不防斜刺里突然冲出一队人马，当头一员戴着蓝顶花翎的少年清将，向他大声喝道：“敌将休伤我们大人，俺江忠源来也。”石达开一个惊吓，不觉把手一松，可惜业已擒到手中的一位钦差大臣，竟被江忠源夺了回去。尚待再去抢转，同时又见一员少年清将，也是一马冲来，保护着江忠源背着那个赛尚阿，就向东门逃去。

石达开忙问左右，此人是谁？当一有个随身探子答道：“此人叫做江忠济，就是方才那个江忠源的胞弟。现充赛钦差的文案。”

石达开听了，暗暗的赞了一声道：“如此人才，竟为满人效力，殊觉可惜。以后我当将他兄弟二人，生擒过来，以作我们这边将材之用。”石达开一壁想着，一壁忙又向前杀去。忽见兜头又来二男一女三位将官，定睛一看，正是韦罗萧三个，急问他们三个道：“张敬修这厮可曾拿下？”

三个一齐摇首答道：“没有没有，大概已被逃走的了。”

萧三娘又一个人说道：“杀贼之事，我们三个担任，石大哥快快请入府衙，头先安民至紧。”

石达开听说，疾忙将手一拱，道声有劳，他就飞马奔入府衙去了。及至进了府衙，只见尸横遍地，血流盈阶。同时又见他手下的那些将官，瞧见地上躺着戴有顶子的尸首，都爱前去踏他几脚。石达开立刻传令禁止此种恶习道：“地上尸首，他们也是为国捐躯之人，尔等只有怜悯他们，怎好前去践踏他们。以后再有此等毫无人道的事情发现，定按军法从事。”

石达开说完，方才走入里面，各处仔细一瞧，但见案卷凌乱，什物满地，不禁连摇其头的慨叹道：“此地如此，民间又不知怎样？”

石达开刚刚想至此处，忽见李秀成匆匆奔入道：“兄弟已把张敬修拿下，现在绑在外面，听候大哥发落。”石达开大喜的问道：“此人究在何处被捉？”

秀成道：“兄弟当时在营，一听见探子报称，说是韦罗萧三位，已从北门杀入。兄弟料定凡是逃走的人们，必出南门，因只向南门一带迎了上去。姓张的果然不出兄弟所料，因得将他拿下。”

达开不及奖励，因见秀成背上插有令箭，忙不迭的吩咐他道：“你有令箭在身，赶快出去传令封刀，不得妄杀无辜。”

秀成奉令去后，过了一会，方同韦昌辉、罗大纲、萧三娘等等一齐走入。韦昌辉先问石达开道：“石大哥为了何事，这般巴巴结结的下令封刀。依了兄弟的性子，真想杀尽这一城的满奴呢。”

石达开失惊道：“我们为了要救百姓，方才举此义旗。昌辉大哥，何故说他们都是满奴。”

韦昌辉见问，突然红裂其眦的大声答道：“石大哥，你怎么忘记了前事呢？我从前在桂平县里的时候，就信天主教的。有一天，因见一座关帝庙中，只有一个庙祝，我就摔去神像，赶走庙祝，把庙改作天主教堂。不料县中绅士，恨我吃了洋教，说是无父无君的东西，暗中嗾使那个庙祝，去到县里告我，县里不问皂白，将我办了十年长监，后来因蒙皇恩大赦，我才出狱，依我当时之意，还想去报前仇。后来有人劝我双拳难敌四手，不可造次。我没饭吃，便去充了狱卒。那时秀全大哥已在朝贵哥哥家中传教，忽被歹人告发，说他谋为不轨，拿入县中。我因爱他所传之教，更比天主教有理，我已在设法想救他和秦日纲大哥出狱的当口，又被那个不贤妇人，和她奸夫前去出首。那个时候，倘若没有你石大哥率兵去救，我和秀全大哥等人，早已死了两三年了。这样说来，我敢说一声凡是不信教的百姓，个个都是满奴。”

石达开忽见韦昌辉这人，一提前事，就此气得北斗归南。又见他的双目发赤似乎就要噬人的样子一般，连忙劝上一番。还怕他在此地多伤人命，便教他先去报知秀全。昌辉见是公事，也不推却，掉头出衙而去。

石达开一等韦昌辉走后，先行记了秀成的首功，以及大众之功。刚刚记毕，忽见李世贤同着秦日纲两个，匆匆的一同进来。石达开忙问秀清和向荣打得怎样，秦日纲即在身边取出杨秀清亲笔的一封信，交与达开。达开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是：

达开大哥如见，弟自云山大哥阵亡后，无日不督同敝部凤翱、凤翔、开芳、日纲等在与向贼鏖战。无奈向贼坚守不出，一任我等如何辱骂，仍似充耳不闻。嗣由朝贵兄弟贤伉俪二人用火箭射入，始偶尔出城一战，亦即退入。弟本不才，莫可如何。除日夕督队用连环法攻城外，业经飞报秀全大哥。顷蒙我兄派世贤贤弟来此通知，命敝处牵制向贼，敢不遵命。特派日纲偕同世贤贤弟遄回答礼，仍望随时有以教之，歼此小丑以彰天威。临颖匆匆，不尽欲言。

小弟杨秀清顿首百拜

石达开看毕了信，递与大众一齐看过，即命世贤下去款待日纲，方命带上张敬修来，喝问着道：“你这小子，屡次被我所败。此乃我们仰体天父的仁慈，保留你的一条狗命。谁知你偏偏死死活活的去助满奴，我们问你一声，你可是个汉人么？”

张敬修一任石达开去问，只是俯首不答。

萧三娘在旁瞧得动起火来，便厉声的对着石达开说道：“这等满廷奴隶，石大哥要杀就杀，要放就放，何必罗罗嗦嗦的问个不休。”

石达开听说，想上一想道：“此等十恶不悛的东西，杀一儆百，以寒敌胆，本无可。但是我们既为救民而来，宁可人负于我，不可我负一人，放他去吧。”石达开说毕，李秀成即

把张敬修带下，命人押出境去。

石达开放走张敬修之后，又据探子报称，说是赛尚阿自被江氏兄弟两个救去，率了残兵，逃回桂林。因见藩司劳崇光很知兵机，已命劳崇光统率大军，会同江氏兄弟两个，直扑灌阳兴安一带，想与向荣联成一片，似有窥取全州之意。

石达开听了一吓，忙与秀成计议道：“我知劳崇光晓畅兵机，颇有声望，又和向荣十分投机。现既会同二江，去与向荣会合，秀清大哥那儿，岂不危矣。”

秀成点头道：“大哥之言甚是，现在只有一面用了全力去助秀清，一面兄弟另有别计。”

达开正待有话，忽又见萧朝贵单身而入，大家相见之后，达开忙问朝贵道：“秀清那儿，方在吃紧，贤弟何故单身来此。”

朝贵因见日纲不在身边，其余都是首义的弟兄，当下便忿忿的答着石达开道：“杨秀清这厮，本非我们嫡系，为人又极奸诈，云山大哥临终时候，本与兄弟说过，谁知果被云山大哥料到。秀清自与向荣厮杀以来，从未用过死力；平日之间，只对我们夫妇两个絮聒，说是秀全大哥，曾经替他看过风水，许过他有九五之尊的。现在又借着劳崇光一支生力军的由头，已将胡以晃、黄文金的两支人马，要求秀全大哥编入他的部下。兄弟替他算算，他的手下，新收旧有的队伍，已经不下十万，比较秀全大哥手下，反而多上一倍。倘有异心，那就不妙。”

萧三娘接口问道：“他有信来，说是向荣坚守不出，此言究竟是真是假。”

朝贵听说，气得跳得百丈高的说道：“你瞧你瞧，当面说假，是何居心！”

石达开也皱着眉头说道：“这件事情，倒是一桩心腹之患，我又不好怎么干涉。只有请朝贵大哥，快将此事报知秀全大哥和东平大哥要紧。”

石达开尚没说完，又见韦昌辉匆匆走入道：“秀全大哥已和东平大哥，亲自在此，立即可到。”

石达开听了大喜，正拟同着秀成以及大众出城迎接；又见秀成和他咬上几句耳朵，自引百人而去。石达开即引大众出城，刚刚出城，已见秀全、钱江二人并辔而至。

钱江一见石达开，首先含笑的用手抚着他的背脊道：“达开大哥，正真文武全材也。”

石达开连连谦虚道：“此番战事，若没东平大哥命人去袭阳朔，兄弟怎能入此平乐府的城门。”

秀全忙对钱石两个大笑道：“你们二位，都有本领，都有功劳，大家不必推让，快快入城再说。”

洪秀全一面和大众见过，一面即到平乐府衙。萧朝贵即将

秀清将有异心，以及一切举动，详详细细的告知秀全、钱江二人听了。钱江不待朝贵说完，已在连称此事不妙，此事不妙。一等说毕，便请萧三娘暂时回避。三娘不知何故，只好怔怔的退了出去。

钱江一等三娘出去，急对秀全、朝贵二人说道：“秀清为人，我已早知。不过现在大局未定，万万不可先起内讧。我知秀清新丧妻子，不如就将我们这位三娘与之续弦。三娘本有美名，秀清又是色鬼，只要三娘在内善为防范，暂时之间，便没甚么问题了。”

秀全听说，连称妙计。朝贵虽不情愿，因为国家大事，不好反对，又去亲自问过三娘。三娘答称为公起见，只好如此。朝贵回报钱江，钱江即请石达开、秦日纲二人为媒，立即办理。秀清竟被钱江料定。本在思慕三娘，今见秀全如此相待，居然感激得罚上一个血誓，说他将来果有异心，一定死于乱刀之下。三娘的嫁秀清，既为公事，自然克尽妇道。洞房之夕，秀清装束一新的，也去敷衍三娘。

合卺时候，秀清忽向三娘道：“你和宣娇两个本是姑嫂，听她口气你知秀全为人，倒底怎样。”

三娘正色的答道：“贱妾常常听见家嫂说起秀全大哥，因有天父降福，没有一桩事情，不是逢凶化吉的。如此看来，秀全大哥完全是位好人。你既和他共图大事，此时万万不可就生异心。贱妾又常常听见秀全大哥背后在说，将来果能逐走胡奴，他一定谢绝帝位，必拣军中功劳最大之人，扶之为帝，方始公

允。”

秀清一直听到这里，不觉失惊道：“这般讲来，我姓杨的不是在此地错怪了人家了么？我只当秀全大哥，必在想做皇帝，方举这个义旗。此刻听你说来，将来必拣有大功劳的人，扶之为帝，这么我就从今天为始，不去立功，非为人也。”

秀清此时说得高兴起来，要求三娘讲出秀全几件逢凶化吉的事情听听。

三娘因曾听宣娇说过，本是真的。当下就把一桩极奇怪的讲给秀清听道：“贱妾曾听我那嫂嫂说起，秀全大哥，那时还只二十多岁。他因为信天父之教，所以常常地去做救苦救难之事。忽有一年，不知怎么一来，无意之中，得罪了一位绅士。那位绅士，便亲自去拜新任桂抚郑祖琛，硬要请他把秀全大哥，当作叛徒问罪，办个立地正法，方才消他之气。哪知那位郑抚台，当面虽然满口答应，一等事后，便将秀全大哥安然放了。”

秀清听到此地，自然大为不解，忙问其中底细。正是：洞房花烛谈闲事，蓦地军书报喜音。不知三娘答出何言，且阅下文。

第十四回

张国梁投效初授职 江忠济贪功致亡身

萧三娘正和杨秀清谈洪秀全的事情，忽见秀清奇怪地盯着问她，不觉笑了起来道：“这桩怪事，虽怪你不相信，像这样一位堂堂的巡抚部院，怎好转眼之间，出尔反尔。你且听我说完，自会明白。”

“原来这位郑祖琛中丞，他是浙江湖州府的人氏。他的祖上，非但是世代书香，而且还是一份种善人家。他在二十三岁的那一年上，联捷成了进士，不到十年工夫，一连内转外升的做到陕西藩司。

“有一年进京陛见，住在天津的一家客店之中。有一晚上，忽见他的管家对他去说，有位名叫宋远香的刑部郎中，前去拜他，因他是位多年不会的故人，当然请见。及至那位宋部郎见了他的面，并没甚么说话，只是呆呆地坐着而已……等得送走未久，忽又自己进去，坐了半天，仍然没有言语。这位郑中丞，当时虽觉有些诧异，到底不好怎样，只好随意寒暄几句，让他自去。不料没有多久，那个宋部郎，重又到来，坐在他的对面，并无半句说话。这位郑中丞，到了那时，委实有些熬不住了，方去问道：‘我们多年不见，承你不忘故旧，枉驾惠顾，自

然可感。不过来而复去，去而复来，一连三次之多，究竟何事？’当时这位郑中丞，把话说完之后，便把他的一双眼睛，去看壁上的字画，似有示以冷淡之态。

“岂知直到那时，方才听得那个宋部郎答着他道：‘郑方伯，这末请你仔仔细细的认认我看，倒底是谁？’这位郑中丞一听此言，赶忙回头一看，却见坐在他那对面的那人，并非他的甚么故人，乃是一个白发老者。不觉一愣道：‘兄弟和你这位老先生，素昧平生，究竟为了何事，冒了我那故人的名字，几次三番的来此见我？’那位老者，一直至此，方才郑重其事的答道：‘我非别个，乃是修炼千年，业已授了职的天狐是也。因有一桩关乎数百万生灵的大事，要来对你说声。又防深夜至此，不冒你的故人，你不接见，其实你的那位故人，早已过世多年的了。’”这位郑中丞，那时竟被那个老者说得毫毛凛凛起来。忙又问道：‘这末上仙所说关乎数百万生灵的一件事情，究是何事？于郑某有何关系？’那个老者见问，复又说道：‘此事若对你说了出来，似乎泄漏天机；若不说出，又关乎数百万的生灵，未免可悯。’这位郑中丞又接口道：‘既是关系不小，请你就说出来。’那个老者听说，方始望着这位郑中丞说道：‘方伯此次进京，不久即要开府桂省。我因方伯是位种善人家的子弟，将来如果遇见这件事情，须要十分注意。’那位老者说到意字的当口，顺手就向壁上一指。

“这位郑中丞忙向壁上一望，说也奇怪，倒说那道壁上，竟似西洋镜一般的，只见活龙活现，一片极大极大的洪水，正在那儿兴风作浪，不觉吓了一跳。连忙回过头去，想问一问清楚。不防霎时之间，他的眼睛前面，陡现一道白光，那个老者，

早已失其所在。疾忙再去看那壁上，仅有一幅单条上所画的，那个渔翁垂钓图。依然是一川明月，照着几丛芦花，在那里静默地而已。

“这位郑中丞，当时还疑是梦，急将他的手指一咬，知道疼痛，方把管家唤入，问在外边，可曾瞧着甚么没有。他的管家答称，说是方才仅见一个白须老者，在和老爷谈话，余无所见。这位郑中丞料定此事，将来必有征验，暗藏腹内，以窥究竟。

“后来进京之后，果然召对称旨，放了此地的巡抚。接印之日，就遇着那位绅士前去拜他，说秀全大哥，面子上以传教为名，暗底下谋为不轨，定要他把秀全大哥立地正法。这位郑中丞，当时倒也一口应允。及至亲审秀全大哥的时候，忽见一个洪字，正和那位天狐所指给他看的洪水相合；又见秀全大哥，口口声声的只以救民苦厄为言，方知那位绅士定和秀全大哥有仇，要想断送这个好人，当场即将秀全大哥释放。”

萧三娘说到那里，秀清急把舌头一伸，肩胛一缩的说道：“好险呀，我说秀全大哥那时倘没有这位天狐前去显灵，那还了得。”

萧三娘连点其头的答道：“所以秀全大哥从此以后，更加相信他的教了。他既信教，他的教民自多，他的声名便大。这位郑中丞，有一天，忽然被一个幕友提醒说是秀全大哥，近来的反迹已彰。将来倘若成为事实，杀人何止数十百万。当时天狐的注意二字，是要惩治秀全大哥的，不是保全秀全大哥的。

那个幕友既把郑中丞误解天狐之意说出，郑中丞倒也害怕起来，想上一个脱身法子，连连告病而去。现在的周天爵，说是接这位郑中丞手的。”

杨秀清听到这句，忽然若有所思，转上一阵念头，方又对着萧三娘笑着道：“这样讲来，秀全大哥这人，必是天上的一位慈善星君下凡，他既不愿去做皇帝，将来事成这日，只有我去代劳。我做皇帝，你就是一位国母了呢。”

萧三娘听说，也微笑了一笑道：“国母不国母的说话，此时快快休提。秀全大哥手下的英雄豪杰，就以现在的计算，也有一二百个，倘若见你蓄有异心，妒嫉起来，那就不好。以我之见，你还是先去立功，帮助逐走胡人。次则立德，也好传个声望。一个人有了好名，那时或有希望。古人不是曾经有过天下乃天下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那句说话么？”

秀清听了喜得抓耳摸腮，连称贤妻之言是也，贤妻之言是也。

其实萧三娘的嫁给杨秀清完全为公，不是为私。此刻在劝秀清的立功，明是要他与秀全团结一起，以敌向荣等人。劝他立德，明是防他有了功劳，便要跋扈。既去立德，便不至于觊觎大位的了。

当时杨秀清乃是当局者迷，也和那位郑祖琛中丞一样，一时误解语意，还当他的这位新夫人，要想做这国母，竭其智力替他设法，于是真的首先去干立功之事。第二天即命林凤翱、

林凤翔、李开芳、秦日纲、胡以晃、黄文金等等，限期要将向荣、劳崇光、江忠源、江忠济，以及被石达开获而又放的那个张敬修等等，一齐杀个罄尽，以报秀全赐妻之恩。

谁知那几天之中，向荣手下，正有一个做过几天长毛的张嘉祥其人，前去投效。向荣起初防他诈降，不敢托以心腹。后来见他非但打一仗胜一仗，而且对于向荣个人，很是忠心。一天公事稍闲，特地把那张嘉祥唤到中军帐中，问他究为何事，投顺天朝。其中有无别故。

张嘉祥见问方敢详详细细说出他的历史道：“沐恩今年才止二十一岁。只为在家失手打死一个大汉，怕吃官司，只好逃入洪秀全部下的那个洪仁发手下，充当一名小卒。那时洪仁发因被洪秀全说他为人粗暴，不肯重用，仅给了他五百人马，派充中军护卫队伍。洪仁发又因一天到晚没事可办，他便常常地带了沐恩前去打鸟射猎。有一次，忽被一只老虎，已把前爪搭住他的身子，正在万分危险的当口，幸被沐恩将他救下，且把那虎两拳打死。他因感谢沐恩救命之恩，方把沐恩升充贴身卫士。有一晚上，他已喝得烂醉，躺在一张藤床之上，命沐恩替他捶腿，忽然之间，问着沐恩可曾念书。沐恩答他略略念过。他又接口问沐恩可曾知道古时候，那个弥子瑕的故事。沐恩当时一见他竟轻薄起来，气得顺手把他打上几拳。只好立即逃走。可巧老师此地正在招补敢死人员，故来投效。”

向荣一直听完，方始微点其首的说道：“既有这个渊源，本帅可以放心重用你了。”

张嘉祥不待向荣说完，马上朝向荣打上一个千道：“只要老师放心肯用沐恩。沐恩一定誓以死报。”

向荣笑上一笑道：“这未且让本帅替你取过一个名字。”

张嘉祥又打上一个千道：“这个更是老师的恩典。”向荣想上一想道：“你瞧国梁二字何如？”

张嘉祥忙又谦虚道：“这个名字很好，但恐沐恩受当不起不好。”

向荣摇首道：“这倒不是这般说法。现在本帅就保你一个提标的守备官衔，命你充作先锋。”

向荣说到这句，又捻着他的一部长髯，眼睛盯着新更其名的张国梁说道：“现在同着劳藩台劳大人来的那位江忠源太尊，他真是位有谋有勇的全材，以后你可跟他学学一切韬略，你就能够独领一军了。”

张国梁听了大喜道：“江太尊不知怎么，倒也瞧得起沐恩，常常地把饮食赏给沐恩的。”

向荣正待再说，忽见探子飞报，说是杨秀清新娶了朝贵的妹子，更与洪匪秀全要好起来，现率大军直扑来营。向荣听说，不觉大吃一惊道：“这还了得。”即命张国梁带领一千人马前去迎敌。

谁知张国梁刚刚出了大营，只见一片贼兵，已如潮涌般的喊杀过来。他便一马当先，奔去挡住正面。不防东有胡以晃的一支人马杀至，西有黄文金的一支人马杀至，顿时被那三路人马，已将张国梁这人围在核心。

张国梁这天正是荣升守备的日子，如何肯不拚命？况且他又是一员虎将，确有一些特别武艺。当下只听得一声大吼，即把手上的一杆长枪，向着空中抖了几抖，扑的一声，就对胡以晃的当胸刺去。胡以晃也是一个老手，慌忙用他两柄马刀架住。二人也不打话，就此犹如两条毒龙、一对猛虎一般的恶斗起来。不到一二十个回合，胡以晃有一些支持不住，但又不敢就退，恐怕违了杨秀清的军令。

当时胡以晃正在进退两难的当口，幸巧林凤翱、林凤翔兄弟两个，飞马前去助他。张国梁虽见敌方又有两个生力军加入，他却毫无惧色。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得张国梁像个天崩地裂的声音，对着林凤翱大喝一声，说时迟，那时快，林凤翱这人，早被张国梁轻舒猿臂的活擒过去。张国梁就在马上，一壁把林凤翱抛与他的兵士，绑入营中功献；一壁还想去擒凤翔。凤翔平时虽也十分饶勇，但是一遇张国梁，便觉有些减色。还算他能知趣，慌忙虚晃一刀，飞快的跳出圈子，落荒而逃。

那时李开芳、秦日纲、黄文金、胡以晃等人一见林凤翱被擒，林凤翔败退，大家都知道不好再事恋战，三十六着，还是走为上着。他们四员大将，既然败阵，请问那班手下的喽，如何还能抵御，自然是顷刻之间，一齐溃散。张国梁瞧见已经得手，急把手上长枪，向着他的部下用力一挥，道声追呀。

那时杨秀清和萧三娘两个，正在亲自押阵。萧三娘忽见他们的队伍犹如狂澜般的退了下来，要想阻止，已不能够。忙对杨秀清发急的说道：“可惜我们哥哥嫂嫂两个，不在此地，不然，至少也能挡他一阵。”

杨秀清听说，那里还有工夫答话，慌忙用嘴对着三娘连歪几歪的说道：“快走，快走，你我二人，现在都是万金之躯，自己慎重要紧。”

杨秀清的那个紧字，尚没出口，忽见张国梁的后军，陡然的自己乱了起来。正想差人探信，已见三娘用马鞭，向着敌军之中很快的一指道：“好了好了，李秀成大哥，亲自前来救我们来了。”

原来李秀成本来有誓在先，若不立功，决不再见秀全。自从那天洪秀全和钱江等人进了平乐府衙之后，他便率了百骑，直向柳州地方而去。

他也明知柳州不是军事必争之地，由柳州进窥桂林，路既不便；由柳州直攻湘省，路也曲折。不过知道守柳州的清将，名叫刘成金，不是好手。手下一共只有三千人马，已派二千人马，把守那个雒容要道。其余一千人马，守在东门。只要从柳州南路的那座娃娃山下，偷了过去，直取柳州西门，那个刘成金必定首尾难顾，柳州即可唾手而得。他以百骑得占柳州，就好使秀全知他确有一点本领。

他既打定这个主意，即率百名马队，直趋那座娃娃山下。

及至山下，派探子往前探听，柳州西门一带，果没一兵一卒把守。他就衔枚疾进，真个入了无人之境。那时又是黑夜，一点没有月亮，且有微微小雨，西门几个守城兵士，正在凉风嗖嗖的睡他好觉。所以李秀成不费吹灰之力，安安逸逸的占了柳州。及至刘成金得着信息，因见这个李秀成从天而降，不知到了多少人马，除了立即就从东门拔脚逃走，去向周天爵、赛尚阿那里请罪之外，竟没第二个妙法。

哪知刘成金刚逃了半站路的程途，兜头碰见一支军容很盛的人马，匆匆而来。刘成金见是江忠济的旗号，赶忙迎了上去，见着江忠济就把失守柳州之事，哭诉一番。江忠济听说一面揩去脸上雨珠，一面淡淡的慰藉了几句，即拟催动人马前进。刘成金忙问江忠济连夜进兵，究往何处。

江忠济答道：“洪秀全、萧朝贵、谭绍洸、罗大纲、洪大全、洪仁发、洪仁达，洪宣娇等等，已经占了灵川。家兄忠源，正与杨秀清开仗，无法分身，故此命我前去攻打。”刘成金失惊道：“尊驾去攻灵川，何必由此绕道。”

江忠济微笑着答道：“不必走此，我岂不知。我因那里正面，已有重兵把守，故走此地。”

刘成金道：“灵川既有大股贼兵，尊驾去也无益，我想恳求尊驾，帮我前去克复柳州，较易得手。”

江忠济听说，便在腹中打算道：“我只一营人马，如何能和洪氏的大军相敌，不如就同这个姓刘的去把柳州夺回。同是

在替国家克复城池，似乎也是一般。”江忠济转完念头，也就答应。刘成金自然大喜，便同江忠济连夜又向柳州进发，不过跟在江军的后面，不敢去打头阵罢了。

他们两支人马走上一阵，刘成金忽又追了上来，问着江忠济道：“尊驾此去，究从哪门进攻？”

江忠济答道：“我想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从那座娃娃山下偷过。”

刘成金听说，便将脸色一呆，嘴上道声：“这个……”便不言语。

江忠济笑问道：“怎么？”

刘成金见问方始说道：“李秀成那厮，他自己既是做贼出身，岂有不会防贼之理，我料那儿，必有重兵把守。”

江忠济听了大笑道：“你从柳城逃出，以及同我再去，先后不过四五小时，李秀成为人任他如何玲珑，如何仔细，今晚上是决不防人走那道小路的。而且初得城池，也没工夫去顾此事。”

刘成金听到这句，方才连称有见有识，仍旧匆匆的回他后面去了。

及至江忠济的兵到娃娃山下，陡然听得一个信炮放起，方

知李秀成的军事布置，竟被刘成金料着。连忙下令，即将前队改作后队，后队改作前队，快快退兵。可是已经不及，只见当头一员大将，拦住去路，正是李秀成。

江忠济一见事已至此，只好硬了头皮，去与李秀成厮杀。谁知李秀成只和江忠济交上几合，即向后面败退。江忠济那时，一则因为急于贪功。二则又知李秀成的人数，本只一百名马队，并没多少人马，未免轻视一些。三则雨尚未止，又在黑夜看不清楚，当下也不思度一下，立即放马就追。不防李秀成所退之处，早已预先掘有一个陷坑在那儿的。当时只见江忠济一马跑过，一个滑脚，砰的一声，顿时跌入陷坑之中去了。

李秀成一见江忠济果中他的计策，就在马上哈哈大笑起来。一面命把江忠济捆绑之后，押入城内；一面自己再去追赶那个刘成金去了。等得江忠济押入城内未久，李秀成已将那个刘成金生擒回来。

江忠济一见刘成金和他押在一起，不觉很惭愧的对着刘成金叹上一口气道：“悔我不听你的相劝，现在不但误人误己，而且误国，真是死有余辜矣。”不到天亮，江忠济便和刘成金两个一同遇害。

李秀成既占柳州，又伤清廷一员名将，心里很觉高兴，便于第二天一早，就命地方人士看守城池，仍旧率了百名马队，即向平乐府而来。及至走到半途，始知洪秀全业已夺了灵川，不在平乐。

他因未曾会过秀清，特地先向全州一转。刚刚走到全州，可巧正遇杨秀清被那张国梁杀得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就率了百名马队，出那张国梁的一个不防，急从后方杀入。张军果然大乱，当时杨秀清一见三娘所指处，果是他们这边的队伍，顿时胆子一大，即与三娘两个，率了未曾逃散的人马，就向张军杀去。正是：一时遇救天相助再出鏖兵水不流不知秀清会合秀成同战张国梁一个，谁胜谁败，且阅下文。

第十五回

创营制分封举义人 练乡团始述更名事

李秀成当时率了百骑，忽从张国梁的后方杀入，张军一个不防，自然大乱。张国梁虽在洪仁发的部下日子不多，却知李秀成是位战将，因此曾与谈过几次。此刻一见李秀成轻骑杀人，还当后面必有大兵，心里一慌，即命快快退兵。此时杨秀清、萧三娘两个，业已杀入，林凤翔、李开芳、胡以晃、秦日纲、黄文金几个，本未逃远，瞧见李秀成既来援救，见主将夫妇二人重又杀去，自然疾忙一齐加入。这样一来，张军更加不能抵御。幸巧张国梁退得神速，还没大遭损失。一边在退，一边已把林凤翔的首级号令出来。

当下李秀成却不主张穷追，即同杨秀清、萧三娘二人并辔入营，大家坐定。

萧三娘先问李秀成，奉了何人之命，来援他们。李秀成老实相告。

杨秀清听说，大惊失色的忙向李秀成拱拱手道：“秀成大哥，真是一位天人，既以百骑占了柳州，又将江忠济那厮除去，这真正是我们秀全大哥的洪福齐天了。”

李秀成自然谦逊几句，打算不再耽搁，就往灵川。哪知就在此时，忽见探子前来报喜，说是洪秀全依了钱江之计，即从灵川杀入桂林，业已得了省城。李秀成、杨秀清、萧三娘三个，不待探子说完，无不额手相庆，都说如此一来，秀全大哥有了基础了。大家乐了一阵。

李秀成便对秀清、三娘二人说道：“官兵方面，既失省城，向荣、劳崇光等等，必定回兵去救。此时只有跟踪追击，即使不能将他们一班人个个生擒过来，也替林凤翱出气，又可得着粮响军械无数，真是一件便宜之事。等得他们走后，秀清大哥，可在此地静候秀全大哥和东平先生的命令，兄弟此时就要告别。”

秀清、三娘二人一同答称，秀成大哥所说，句句都有道理。不过就要荣行，也是大事，我们不好相留。秀成大哥一到省垣，快给我们一个详细信息。秀成自然满口答应。

当时别了秀清等人，即率百骑直赴省城，等得将近城门，忽见洪秀全、钱江两个，也在那儿排队相迎。秀成见了一惊，连忙滚下马鞍，对着洪钱两个说道：“秀成何人，敢让二位劳驾相迎。”

洪秀全钱江两个，一同笑着答道：“秀成大哥，乃是我们军中的赵云，如何不来迎接。快快不必客气，一同进城再谈。”

秀成听说，只好先命百名骑队，自去休歇，听候奖赏。自己即同洪钱二人，直进帅府。

原来周天爵和赛尚阿两个，从前能够安安稳稳的住在省城，因有那个劳崇光，在替他们料理军务。及至劳崇光同了江氏兄弟两个，去到前敌之后，省城之中，非但没人作主，而且很是空虚。钱江驻军平乐，早已探得内容。故此亲自同了石达开等人，取灵川到手，立即乘胜进攻省城。周天爵本是一位文官，赛尚阿又是一个只知纸上谈兵的人物，如何能够抵挡钱江亲自率兵前来。只好瞧见敌人由东门杀入，他们便由西门逃走。一面躲入人迹不到的一座山中，一面飞檄调回向劳两路人马，命他们克复省城。

向劳二人尚在半途，洪秀全已经得报，便问钱江怎么处置。

钱江笑着答道：“大哥勿忧，小弟自有主张。现在最要紧的是，先定国号官制，既资号召，且定军心。”

秀全连称这个主张不错。又问究用甚么国号为宜。

钱江不假思索，即朗声答道：“我们本为汉族起义，宗教救人，就以大汉二字作了国号。且俟事成之日，再行斟酌。”秀全又问官制怎样定法。

钱江又说道：“现在还是行军期内，只好先定营中官制再说。”

秀全也以为然，即请江钱作主，速行定出。

钱江点首道：“依我之见，统统都称天将。即以第一天将

给与杨秀清。命他督率胡以晃、秦日纲二人，以及五十员将校，统着大军，留守全州。一则应付粮草。二则兼管已克的城池，留守官阶较崇，谅他必定应允。又以第二天将前军大部督，复汉将军的名义，给与石达开。命他带领十万大兵，直攻湖南。又以第三天将虎威将军的名义，给与萧朝贵。第四天将安汉将军的名义给与韦昌辉。就命他们二人，各率大兵五万，作为各路的救应使。第五天将靖虏将军的名义，给与黄文金。命为中军左统领。第六天将虎卫将军的名义，给与洪仁发。命为中军右统领。第七天将定威将军的名义，给与洪仁达。第八天将行军司马的名义给与谭绍洸。第九天将护粮使的名义，给与陈玉成。第十天将后路都督的名义，给与李世贤。第十一天将前军副都督的名义，给与罗大纲。第十二天将后军副都督的名义，给与赖汉英。左文学掾的名义，给与周胜坤。右文学士掾的名义，给与陈士章。中军掌旗官的名义，给与吴汝孝。掌令官的名义给与龚得树。各种总稽查官的名义，给与李昭书。总文书官，给与洪大全。其余的刘馆芳、赖文鸿、古隆贤、杨辅清、张玉良、陈坤书、陆顺德、苏招生、吴定彩、李文炳、何信义、林彩新统统作为裨将。还有第十三天将帐前左护卫的名义，可与李开芳。第十四天将帐前右护卫的名义，可与林凤翔。第十五天将可留给李秀成。

至于洪宣娇、萧三娘二人，暂行给以女将军名义。”

洪秀全一直听到此处，连说好好，说着，又笑问钱江道：“你呢？”

钱江也笑上一笑道：“我呀，挑水打杂无不可以。”

洪秀全道：“你的官衔，只有我来斟酌。可以大司马的名义，兼充护国正军师。”

钱江听说，也不推辞，单又说道：“这末副军师一职，须得李秀成担任。”

洪秀全听了哦了一声道：“怪不得军师方才没有派给他的实职，此人竟以百骑下了柳州，才情非小。”

钱江点点头道：“大哥暂以大元帅以及千岁名义居之。将来得了天下再说。”

洪秀全客气几句之后，正要再说，忽接探子报到，说是李秀成率了百骑，去援杨秀清，现已事毕，立刻到此。钱江在旁听说，便同秀全二人出城迎接。等得李秀成到了帅府，洪秀全又将李秀成嘉奖一番，并将钱江所定营中官制，以及要他担任副军师之事，详详细细的说与他听了。

李秀成听毕，也谦逊一会，又向洪秀全贺喜之后，始问钱江道：“军师，难道我们的这位复汉将军，如此神速，已经出发不成。”

钱江点首道：“他本未曾进省，大元帅已用檄文通知，命他即日受职出发。”

李秀成连点其头道：“军师才大心细，调度有方，本非他人可及。不过秀成来迟一步，未能和石都督一见，未免有些失

望。”

钱江含笑答道：“副军师勿急，你要见他，快的快的，我料定石都督此去必能得手的。”

李秀成一等秀全不在身边的当口，忙对钱江说道：“秀清这人，虽位居各老弟兄之首，莫要弄得尾大不掉。军师不可不防。”

钱江听说，连连点头道：“自然自然，但是你已经担任副军师名义，也得一同留心一二。”

钱江说了这句，忙请李秀成行文通知各处弟兄，一面受职，一面各守防地，听候后令。

不说秀成照办之后，专管运筹等事。单说石达开那边，早由钱江飞檄通知，一壁拜受职命，即同副都督罗大纲督队直向湖南杀去；一壁做了一道檄文，布告天下。当时湖南巡抚张亮基，首先得到檄文，赶忙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是：前军大都督第二天将复汉将军石谨奉大汉开国大元帅千岁洪意，以大义布告天下；盖闻归仁就义，千古有必顺之民心；返本还原，百年无不回之国运。自昔皇汉不幸，胡虏分张，本夜郎自大之心，东方入寇，窃天下乃文之号，南面称尊，阳借代为平乱之名，阴售实在并吞之计。而乃蛮夷大长，既窥帝号以自娱，种族相仇，复杀民生以示武。扬州十日，飞毒雾而漫天；嘉定三屠，腥风于遍地。两主入粤，三将封藩；屠万姓于沟壑之中，屈贰臣于宫阙之下。若宋度歆歆于南浙；故秦泥不封于西函。

呜呼！昨祚从此亡矣！国民宁不哀乎！

递其守成之世，筹永保之方。牢笼汉人，荣以官爵。

安敖之辈，雍乾以还，入仕途而锐气销，颂恩泽而仇心泯。罹于万劫，经又百年。然试问张广泗何以见诛，柴大纪何以被杀？非我族类，视为仇讎。稍开嫌隙之端，即召死亡之祸。若夫狱兴文字，以严刑惨杀儒林，法重捐抽，藉虚衔网罗商实。关税营私以奉上，漕粮变本以欺民。斯为甚矣！尚忍言哉！

今洪公奉汉威灵，悯民水火。睹豺狼之满地，作牛马于他人，用是崛起草第，纵横粤桂；既卧薪而尝胆，复破釜以沉舟；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自起义金田，树威桂郡，山岳为之动摇，风云为之丕变。英雄电逝，若晨风之拂北林；士庶星归，甚涓流之赴东海。一举而乌兰泰死，再举而赛尚阿奔。固知雨露无私，不生异类；自今天人合应，共拯同胞。

兹广西已定，士气方扬；军兵则铁骑千群，将校则旌旗五色。特奋长驱，分征不顺；中临而长江可断；北望而幽云自卷。凡尔官吏，爱及军民，受天命者为其人，当思归汉；识时务者为俊杰，胡可违天。所有归顺之良民，即是轩辕之肖子。如其死命助胡，甘心拒汉，天兵一到，玉石俱焚。本都督号令严明，赏罚不苟。倘或拢乱商场，破坏法纪，轻置鞭笞之典，重贻斧钺之诛。各宜深思，毋贻后悔。如律令。

张亮基一边在看，一边连称好一篇文章。及至看毕，暗想

这个题目真大，彼中定有能人。我既食君之禄，只有忠君之事。当下便把两师传至，互相斟酌一下，于是一面飞奏进京，一面整顿本省人马。没有几天，接到上谕，命他克日荡平，并令在籍巨绅兴办团练。

原来那时道光皇帝已经宾天。长子名叫一个连字的，早被道光在日踢死。于是一班满汉臣众，便请道光的次子，唤做是宁的那位太子登基，改元咸丰。

谁知这位咸丰皇帝，胎里就带了淫性来的。即位之后，对于一切的国计民生，不甚讲究。单单只教一班皇亲国戚，以及太监小厮暗中的献进美女；但又惧怕太后，只好偷偷摸摸的过他色瘾。

起先看见两广总督和广西巡抚的奏章，说有土匪作乱，他也不把这等小事放在心上，单命军机处拟旨申斥，责成该督抚负责剿灭了事。及见湖南抚臣的奏章，始知该股土匪，不是等闲，方始有些着急起来，即召他的两个宠臣，前去商量。

他的两个宠臣，一个是户部左侍郎肃顺，一个是内务府总管端华。这两个人都是和皇帝一块土上的人物，都有一些小小的才具。肃顺尤其能够揣度咸丰皇帝的心理。又常常地对人说，满族人不中用，若是要想治国平天下，还得拣几个有本事的汉人用用。所以他做部郎的时候，就很佩服曾国藩是位治国之才。他虽瞧得起汉人，可是一班满人，都说他忘了自己出身，没有一个不恨他刺骨，无奈皇上正在宠任，大家也只好敢怒而不敢言罢了。甚至一班多嘴御史，也没一个敢去参他一本。

这天咸丰皇帝，既将他们两个召去商量，肃顺就首上条陈，说是皇上责成督抚办理此事，本也极是；若能再命在籍巨绅兴办团练，以卫乡里，更有益处。其实当时的肃顺上这条陈，就是暗中在保曾国藩的意思。当时咸丰皇帝听了也想不出甚么法子，所以也就把他那龙头一点，算是商量了事。

谁知咸丰皇帝不过这样一句说话，却把一位湖南的张巡抚闹得不亦乐乎。你道为何？原来那时候做清廷臣子的，个个都想迎合上意，便能简在帝心。譬如皇帝并未说出其人，他们能够保奏上去，皇上合意，别的不说，单是军机大臣那儿，就会少碰几个钉子。

张亮基自从接到这道上谕之后，左思右想，千斟万酌，方才被他想到一位丁忧在籍的曾国藩、曾侍郎身上去了。他因曾国藩在京的名望甚好，而且老诚持重，又为湖南全省绅士之冠。他既想到此人，并不先与本人商酌一下，立即用了六百里加急的牌单，奏保上去，果蒙谕允。张亮基得到这道旨意之后，心里自然非常高兴，连忙派了一位名叫栾璧城的候补道员，连夜去到湘乡县里，一则去向曾国藩道喜，二则恭迓上省，以便商酌兴办团练大事。

谁知曾国藩一见了那个栾璧城的名字，连连挡驾，不肯请见。栾璧城弄得乘兴而来，扫兴而返，只得姗姗的回报抚台。张亮基据报，却也莫明其妙。急又亲自去拜一位名师郭意诚的绅士，托他去劝曾国藩答应此事，国家地方，两有裨益云云。

原来这位郭意诚绅士，本与曾国藩有些远亲；他的胞弟，

就是新科翰林郭嵩焘。那时郭嵩焘本在京中供职，对于皇帝要命本省巨绅兴办团练的事情，他已料到除了曾氏之外，并没别人。一天可巧要寄家信，便把他的意思写在信上：说是曾氏如果推却不干，哥哥须得亲去劝他，请他看在乡情面上，务必答应下来。郭意诚既接乃弟的家信在先，又因张抚台亲自前去托他在后，便也一口答应。

第二天就专诚去到湘乡，拜谒曾氏。可巧曾国藩素来佩服郭意诚的学问的，一见他到，连忙请见。郭意诚谈过一阵闲话。方才讲到正文。当下便把张抚台亲去托他，他及他那兄弟信上的意思，统统告知曾国藩听了。

曾国藩不待听完，已在连续不已的摇头。等得郭意诚说毕，马上接口说道：“这桩事情，非是兄弟重违你们诸位的好意，委实难以遵命。一则素未研究军事之学，如何可以贸然担任此等大事。二则孝服未满，夺情之举，圣明天子。也未必一定见逼的。”

郭意诚听说，忙又委委曲曲的，解释得曾国藩无可推诿。

曾国藩此至，方对着郭意诚皱着眉头的笑上一笑道：“兄弟方才所说，都是公话，此刻老实再和姻兄说一声罢，兄弟还有一点私意。对于此事，尤觉不敢担任。”

郭意诚忙问甚么私意。

曾国藩又说道：“上次张中丞所派来的那位栾璧城观察，

兄弟一见了他的名字，便觉不利。”

郭意诚听到这句，不禁哈哈的大笑起来道：“涤生，你是一位有大学问的人，怎么竟至这般迷信起来了呢？况且观察的名字，有何不利之处。快快不可如此。”

曾国藩听说，忽正色答道：“这个并非迷信，姻兄不必着急，姑且听了兄弟说完再说。”

郭意诚听了，便一面笑着，一面把手向曾国藩一扬道：“这末你说你说，我暂且不来驳你就是了。”

曾国藩始说道：“我从前的官名和号，本来不叫国藩涤生。”

郭意诚又接嘴道：“这事我倒不甚清楚，那时大家都叫你做曾老大的。”

曾国藩也笑上一笑道：“姻兄是我亲戚，你都不知道此事的底蕴，难怪旁人更加不知道的了。我们先祖星冈公，他替我取的官名，叫做子城二字，号是居武二字，就是取那曾子居武城的一句之意。我那年侥幸考中进士之后，尚未殿试，我那座师朱士彦朱中堂，承他错爱，特地打发人将我找去，且郑郑重重的对我说：‘贤契。我见你的文字，气势敦厚，将来必能发旺，但是这个名字，觉得有些小派。以名字论，不但不会大用，而且一定不能入词林的。你如果因名字之故，不入翰苑，岂不可惜。’我当时听了我那位座师之话，方才改为现在的名字和

现在的号，后来果点翰林。以兄弟这个毫没学问之人，当时能够一身而兼三个侍郎的官衔，总算是大用的了。至于那位栾壁城观察，他的大名，使人可以当做乱必成三个字听的。”

曾国藩说到这里，又连蹙其双眉道：“现在这件办理团练的事情，似乎不仅保护桑梓而已，倘若皇上要以这个团练，去助官兵，难道可以不遵旨意的么？兄弟恐后乱事终至必成，因此不敢担任。但又不便把此私意，前去告诉中丞，只好绝口谢绝。”

郭意诚一直听到此地，方始连点其首的说道：“名字关系进出。我也曾经听人说过几样。从前乾隆时候，有位广东雷琼道，前去引见，乾隆因见他的名字叫做毕望谷，马上说他不遵仪制，把他革职。就是道光手里，也有一个名叫未太平的提台，因为名字关系，不能补缺的。这样说来，我倒认识一个名叫曾大成的候补参将，此人的名字，对你很合，让我回去，告知中丞，派他再来奉请。”

曾国藩一听曾大成三个字，心里不禁一动。慌忙笑阻道：“这倒不必，既承贤昆仲二位，以及张中丞如此重视兄弟，兄弟只有暂且答应下来。不过独木难以成林，姻兄能否举荐贤才给我，以资臂助的呢？”

郭意诚一见曾国藩已经答应，喜得连说有有。正是：中兴事业从头起半壁摧残接踵来不知郭意诚所举何人，且阅下文。

第十六回

曾国藩单求郭意诚 洪宣娇拟殉萧朝贵

郭意诚一见曾国藩已经答允，不过要他举荐几个人材，帮同办事，当下连说有有。即问曾国藩道：“你瞧罗泽南、杨载福、塔齐布三个怎样？”

曾国藩点头道：“这三个人，都是兄弟的朋友。罗蓼山这人，尤其文武兼长。姻兄意中，难道除了这三个之外，便没有了么？”

郭意诚又说道：“有是还有一个在此地，不过一则他才从贵州回来，恐怕一时没有工夫。二则却有一点真实学问，未必肯居人下。”

曾国藩忙问道：“姻兄所说，莫非就是胡润芝么？”郭意诚点点头道：“正是此人。”

曾国藩忙回道：“润芝也是兄弟的老友。但他为人，诚如尊论，未必肯为我用。”

郭意诚又略想了一想道：“要未只有湘阳县的那位左季高

了。我的熟人之中除了他们几个，委实没有甚么人材了。这件也非小事，兄弟不敢随便保举。”

曾国藩不待郭意诚说完，已在乱摇其头道：“季高为人，他虽一中之后，未曾连捷，可是他的目空一切，更比润芝还要难以相处。兄弟平生最钦佩的，倒是姻兄。可否看在桑梓分上，暂时帮兄弟一个忙呢？”

郭意诚听说，微蹙其眉的答道：“这件事情，并非兄弟故高声价，有兄大才，足够对付得了。将来若真缺人之时，可令舍弟嵩焘前来相助。”

曾国藩素知意诚为人，不乐仕进，闲散惯了的，当下也不相强，单是答着：“令弟肯来帮忙，还有何说。”

郭意诚道：“这未兄弟回去，一面给信与张中丞去，一面函知舍弟便了。”

曾国藩听说，又补上一句道：“姻兄见了张中丞，最好还是替我力辞，真的不能辞去，再行示知。”

郭意诚连忙双手乱摇道：“这是造福桑梓之事，我兄的圣眷本隆，声望又好，怎么能够辞去？”

曾国藩听说，方不再说。等得送走郭意诚之后，忙告知竹亭封翁，以及两位叔婶，方才命人分头去请罗杨塔三个。

那时正是咸丰二年六月，离开清朝入关的时候既久，一班人民，对于吴三桂引狼入室的事情，已非亲眼所睹，既成事过情迁，大家都认清室是主，凡是稍有一些才具的人们，试问谁不望着干点显亲扬名之事。况且塔齐布本是驻防旗人；罗杨两个，又是平日服膺曾国藩的。当下一听曾国藩为了兴办团练，前去相遣，当然不约而同的一齐到来。相见之下，曾国藩即将奉旨办理团练，拟请他们帮忙之事，告知他们。三人听说，略谦虚几句，欣然允诺。

没有几天，张抚台果然听了郭意诚之话，就派那个候补参将曾大成，亲送照会前来。曾国藩因见曾大成的身体魁梧，精神饱满，还算一位将材，便也把他留下，以借差遣。第二天，就同罗杨塔三个一起进省，会过张亮基中丞之后，便以一座公所做了团练局用，至于一切的军械军服，都由警务处和藩司那里送来。曾国藩瞧得大致业已楚楚，便将招募人民充当团勇的告示贴出，不到几天，已满预定的五千人数。曾国藩复与罗杨塔三个商议一下，把那五千团勇，分为东南西北中的五队，自己兼统了中队。又命罗杨塔三个，分统东南西的三队。尚余北队。

正在物色相当人材的当口，谁知他那几个兄弟，都在家中和他父亲吵个不休。大家说是大哥三考出身，做到侍郎，这是他肯用功所致，我们没有话说；现在朝廷既是派了大哥督办团练，这是保卫桑梓之事，凡有血气的人们，都是应该做的。父亲快快寄信，我们拿了好去局中自效。那位竹亭封翁，竟被他的几位贤郎吵得无法对付。后来还是写信先去问了曾国藩，究竟怎样办法？

接到回信说是：国藩业已受了朝廷的恩典，自然只好以身报国。但是因此久疏定省，已觉子职有亏；若是再令几个兄弟，一齐来局办事，舍家顾国，也非为子之道。既是几个兄弟如此在说，国藩一定阻止，又非为兄之道。只有取一个调和办法，可令国葆兄弟一人来局。其余三个兄弟，应该在家，一面用心读书，一面侍奉父亲以及两位叔婶。至于家中用度，国藩自会按月寄回，不必几个兄弟操心。一个人只要有了学问、名望，便好垂名万世，不必一定做官，方才算得显扬的。

竹亭封翁得了此信，方才算有解围之法，就把此信给与四个儿子去看。大家看毕，都觉他们大哥信中的言语，于国于家，于公于私，没有一处不顾周全，没有一处有点漏洞，实在无法反对，方才偃旗息鼓，只让国葆一人去到局中。

国葆到了局中，见过他的大哥，曾国藩问过家中情形，又以古今大义，细细的讲与国葆听了一番，然后方命国葆统带北队。国葆又因兄弟两个，同在一局办事，反而有些不便，即将国葆二字改为贞干二字。国藩倒也为然。

那座团练局中，五位统带，既已齐全。曾国藩曾任兵部侍郎，自然晓畅军机，不必说它；就是罗杨塔三个，也是大将之材；只有这位北队的曾贞干统带，稍觉年轻一些，军事之学，也差一些。好在事事有他老兄作主，所以把那东南西北中的五队团勇，真是训练得人人有勇，个个能战，胜过那时的绿营十倍。曾国藩虽在一面命人探听洪军消息，一面每日的仍在局中写字看书，作他日记，所写之字，还要一笔不苟。

哪知石达开同了罗大纲二人，统率大军，已经杀到衡州。那时张亮基那里，每日接到各处告急的公文，犹同雪片飞来的一般，慌忙亲到团练局中，要请曾国藩和他会同迎敌。曾国藩当然一口答应。张亮基听了大喜，马上饬知全省营务处调齐军队，一同出发。

张亮基知石罗二人，乃是洪军之中的健将，不是甚么小丑跳梁。这次的军事，断非最短期间能够了结的。深恐自己才力不足，要误大事，已将胡林翼这人，请入军中参赞一切。

等得大家一到衡州相近的地方，他便开上一个军事会议，对着胡林翼、曾国藩、罗泽南、杨载福、塔齐布、曾贞干、曾大成，还有他那中军副将王兴国等人说道：“石罗二贼，大队到此，我们这边，须得千万仔细。不要第一仗，就挫锐气，那就震动两湖。以我之意，还是坚守阵地为上。”

曾国藩先接口道：“曾某也以中丞之意为然。但是朝廷以此重大责任，付于我与中丞二人，现在既有省军，又有团勇，不能一战似乎说不过去。”

胡林翼也接口道：“我所虑者，敌军十倍于我，众寡不敌耳。不如用个离间之计，先使洪杨二氏自相猜疑自相并吞，我们再去从中取利，那时必可一战而定。”

罗泽南听到此地，他却站了起来说道：“罗某有个愚见，广西的酿成此乱，全在将不知兵。洪军无论如何凶悍，终是一股乌合之众，若不趁此迎头痛击，要我们这班官军与团练何用？

胡大人的这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计，似乎远水难救近火。”

罗泽南尚没说完，杨塔曾三个，忙也一同站起来道：“我等身为武将，只知杀贼。”

张亮基便把他手向罗杨塔曾四个一拦道：“诸位姑且坐下，我求取个折衷之法，一面可用胡观察之计，一面就此进攻何知？”

大家尚未接话，忽据探马报到，说是钱江恐怕石军旱道有失，业已派了第十二天将赖汉英、督同贼格陆顺德、苏招生、吴定彩、陈坤书四人，造了几百只大小战艇，跟踪而至。复又另外派了洪秀全的胞妹洪娇宣、萧朝贵的胞妹萧三娘，连同洪宣娇新近招收，名叫陈素鹃、陈小鹃的两个广东女子，率了女兵四万，号称女军，一同杀至。衡州镇台苏守邦、连同手下的营官职守各官，统统阵亡，衡州已经失守。

张亮基不等探子说完，连连地蹙额道：“大事不好，大事不好。”说着，一面便请胡林翼自去办理用计之事，一面即令王兴国会同罗杨塔曾四人，上前迎敌。

那知张亮基刚刚分派才定，只听得劈劈拍拍的联珠炮声，跟着一片喊杀之声，真同天崩地陷一般，已经杀奔而来。

曾国藩急命探子再探，就命大众赶快迎战，于是王罗杨塔曾五个，立即各持军器，一同跳上坐马，飞奔的杀出营去。可巧正遇罗大纲亲率几十员猛将，当先一马驰至，双方一阵混战。

只是洪军方面愈杀愈多。官军方面，愈杀愈少。

罗泽南因是初次出兵，不肯就由他们一战而败，以致牵动两湖全局，正在依旧死命厮杀的当口，陡见他手下的一簇团勇，不知为了何故，宛同遇了极其厉害的蛇蝎一般，大家不约而同的齐喊一声，立刻溃散。罗泽南慌忙定睛一瞧，原来却是四个美人，满身袒裸的，大家各骑一匹马，迎面杀来。罗泽南不管甚么，疾忙杀了上去。正在双拳难敌四手之际，幸亏塔齐布这人，忽从东方角上，连人带马，竟像滚蛋的一般滚至，大吼一声，见人就砍。罗泽南一见塔齐布已来加入，稍稍把胆一壮。哪知四个美人，不知究在采取何种战法，倒说骤然之间，并未露出甚么破绽，却又飞马退了回去。只觉来去如风，进退如电，使人不可捉摸，仅给人的一个眼花缭乱而已。但是罗泽南此时已经知道洪军之中，真有非常能人，不可小视，把他起先那句乌合之众的说话，自认没有阅历。正在一边暗忖，一边仍旧鼓勇追杀上去。

不防就在此时，又见曾贞干骑着一匹伤马，正从斜刺里伏鞍的逃了出来。一见了他，只是急喘喘的说了一句我马受伤，只有先行回营，边说边又急急的把手上马鞭向后一指道：“那边两个婆娘厉害，萝山当心。”心字未曾出口，已经飞奔而去。

罗泽南虽然听了此话，却不惧怕甚么婆娘。偏向曾贞干所指的地段，奋力杀去。及到那儿，并没见有什么婆娘，但是杨载福、王兴国两个，正被十几个悍贼围在核心厮杀，已经现出不能支持之势。他忙大吼一声，飞马冲入。冲过之处，几个悍贼，竟被他的马风冲得一齐闪了开去。罗泽南此时不及去杀这

些冲开的人众，单顾要救杨王二人要紧。

谁知他还未曾奔近二人身边，说时迟，那时快，可怜王兴国这人，一个抵挡不住，已被一个更狠的悍贼，砰的一声，自头至腹的劈开马下。跟着又见那个悍贼，劈了王兴国之后，正要同样的去劈杨载福。他因一时不及赶近，急在马上，一面连忙大吼几声道：“杨统带莫要害怕，罗某来也。”一面已将他那手上的一柄马刀，用劲照准那个悍贼的当胸钉去。那个悍贼要避刀锋，方始将手一松，杨载福才得趁这工夫，把他的马缰一紧，回马就逃。

此时那个悍贼，自然恨煞罗泽南夺了他的到口馒头，马上和他厮杀起来。二人正在杀得棋逢敌手，将遇良材，难解难分的当口，忽然又来数十员贼将，又把罗泽南这人围在核心，此时仍是杨载福飞马杀入来救，大家复又混杀一阵。罗杨二人，因见敌人太多，只得觅个空子，杀出重围，败了下来。及至奔回大营，一见那座大营，已被敌军冲破。罗杨两个，一同说声不好道：“我们快快分头找寻曾督办要紧。至于我们是死是活，不能管了。”二人道言未已，各自奔散。

原来曾国藩自见众将出去迎敌之后，便对张亮基说道：“我此刻听得敌方的喊杀之声，气盛而锐，我们的几个将官，恐怕寡不敌众。中丞快快飞檄再调绿营人员，前去助阵才好。”

张亮基听说，连连称是，立刻用了大令，飞饬记名总兵，现统省防军的那个陈坤修加入助战，不胜不准回兵。旗牌官持了大令出营未久，不防就在此时，陡然杀来一股贼兵，竟将大

营冲破。那时营中虽然还有数十员武官，只因都非敌人对手，连他们自己的性命，都不能保，怎有工夫来管主帅。

幸恰胡林翼那时不在营中，一见大营已溃，慌忙亲自带了一营人马来救张曾二公。后来单单遇见张亮基一个，连忙保着先走，一退二十多里，方才停下。正得飭人飞探曾督办的信息，已见曾贞干保着曾国藩喘息而来。张胡二人一见曾国藩无恙，方问其余的将官怎样。曾氏兄弟两个，都说一点不知信息。

胡林翼正待派人前去救援，曾国藩忽然摇手阻止道：“且慢且慢。”说着，又问此时我们这里，还有多少人马？张胡二人一同接口道：“大概不满三营。”

曾国藩又把手向左边的一条小路一指道：“贼人现在大胜，当然只管正面，不顾小路。此刻快快命人前去埋伏这条小路，既可兼顾我们此处；又可去击他们的一个不防。可惜没有上将带领。”

曾国藩尚未说完，骤见一个红人红马奔至。大家一吓，疾忙迎了上去一瞧，正是西队统带好个塔齐布，因为一个人连敌了百十个的敌将，以致连人带马，浴血的败了回来。张胡曾三个，一见塔齐布这般形状，怕他伤了要害，忙问伤了何处，快快躺下。

塔齐布一面跳下马来，一面高声的答道：“标下托诸位上司的洪福，幸没伤及要害，还不要紧。此马恐怕不中用了，快些牵开。”说着，不待大家回话，忙又自去找上一块乾净手巾，

一壁在揩脸上的血水，一壁说道：“此地有条小路，那些贼人，未必定会防到。赶紧让标下带领人马，前去伏在那儿。”塔齐布的儿子，刚才出口，他的大腿之上，忽又冒出一股鲜血，流得一地都是。

曾国藩正待自去替他揩拭，忽见塔齐布却把他的一双腿，飞快的提起，向外一踢，向里一缩，悬空的甩上几下道：“还不碍事，还是快快让我前去。”

张胡曾三个，此时也知大局要紧，只好让塔齐布率兵自去。

塔齐布走后未久，罗泽南、杨载福两个，已率领残兵，一同赶到。二人一见张胡曾三位，都还安然在此，方才把心放下。杨载福先说道：“贼兵现在正在抢拾辎重，我们倒底作何处置……”

杨载福话未说完，已有探子报到，说是贼兵不像追击样子，仍在注重我们遗失的军械粮饷等物。这个探子说完去后，又见接二连三的探子，前来报告，大致都和起先的一个探子相同。胡林翼刚待说话，又见一个探子飞马来报，说是敌人不知从何处抬回一个没头尸身，似乎是个首领的模样。所有贼将，一见那个尸身，无不现出惊慌悲苦之色。现在统统退回衡州城内去了。

张胡曾以及大家听说，正在惊疑之际，只见塔齐布早已一马奔来，飞身跳下，对着张胡曾三个，把他右腿一跪，左腿一屈的，献上一个贼将首级道：“这就是洪秀全妹婿，萧贼朝贵

的首级，已被标下砍来。”

罗杨二人忙去接到手中一看，正是起先劈死王兴国的那个悍贼。急将王兴国阵亡之事，禀知张胡曾三位听了。张胡曾先将塔齐布大赞几句，方才命将萧朝贵的首级携回号令。

胡林翼插嘴道：“我早已料到寡众不敌，断难持久，不若仍回省城，再作计较。”

大家听说，一时也想不出甚么良法，只好依了胡林翼的主张，兼程退回省垣去了。

现在先说石军这面，他们自从杀入湖南地界，逢州得州，遇县得县，真正的势同破竹，如入无人之境，竟把衡州占领。阵亡的官兵，自然不计其数。石罗二人，一面出示安民，一面正拟向那省垣杀去。忽见萧朝贵、韦昌辉，以及洪宣娇、萧三娘、陈素鹃、陈小鹃四个女将，跟踪而至。又据萧韦二人对她们说：钱江因见湖南地方，可用水战，已命赖汉英，督陆顺治等四人，赶造大小战艇数百号，随后即到。石达开听说，自然十分大喜，主张即日杀奔长沙，占了省城再说。大家也以为然。

哪知他们刚刚出发，张胡曾三个，已率官兵杀至。于是一场大战，萧朝贵竟把王兴国这人，鲜活淋漓的劈成两片。刚待再去劈死杨载福的时候，忽被罗泽南救去。

及至罗杨二人不敢恋战，败退下去，萧朝贵追上一阵，忽见路旁有条小路，忙问手下的向导，此路可通前面？向导答称

可通前面。他就率了少数人马，直由小路奔去。不防那个塔齐布埋伏守候已久，给他一个不意，萧朝贵竟至阵亡。他的手下，连忙抢回一个没首尸身。刚刚回到陈前，宣娇首先瞧见，顿时大叫一声，撞落马下。正是：大局未安身已死长城一矢志难酬不知洪宣娇的性命如何，且阅下文。

第十七回

睹耳语众将起疑团 掷头颅孤孀几丧命

洪宣娇一见她的汉子，又继冯云山阵亡，一惊之下，顿时晕了过去。萧三娘急同陈素鹃、陈小鹃姊妹两个，先去掐着洪宣娇的人中。直待洪宣娇哭出声来，一面方用姜汤灌下，一面劝她须得节哀，替夫报仇要紧。洪宣娇却仍旧拍手顿足的闹个烟雾漫天，不肯答话。

那时的军中，要算石达开为主，他也忙去劝洪宣娇道：“萧嫂子，方才杨嫂子所劝你的说话，一点不错。萧将军既已为国捐躯，萧嫂子只有一边办理棺殓大事；一边立即杀入长沙城中，取了张亮基、曾国藩二人的心肝五脏，活祭萧将军，以慰忠魂才是。”

洪宣娇直到此时，方始泪流满面的答着大家道：“他的脑壳，都没有了，教我怎样殓法？”

石达开、罗大纲、韦昌辉一齐答道：“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从前的那位关壮缪，他老人家误走了麦城，后来也是身首不能相连的。”

洪宣娇一听到身首不能相连一句，更加悲恸起来。当下忽忿忿的说道：“诸位不必劝我，人各有志，我非殉他不可。”洪宣娇把那可字的声音，咬得极实极重。

大家听去，似乎真要前去殉夫的样子。萧三娘一时没有法子，正待上去掙住宣娇，防有不测等事发生的时候。岂知说时迟，那时快，宣娇一见三娘要去掙她，她便趁三娘犹未近身之际，陡然给人一个不防，噗的一声，就向地上打上一个大滚。宣娇仅仅乎滚上一个狮子翻身，可是她那一个粉搓玉琢的身体，早已变成一条泥鳅一般起来。

原来洪秀全抱着教旨，要救同胞；既要去救同胞，便得逐走胡人。故而他自起义，誓不再打发辮；既不打那发辮，即把头发留长。又因头发留长之故，只好用那红布裹首，以束乱发。红巾的制度，职分愈大的，脑后拖得愈长，也是他们的营制之一。那时因军兴之际，无暇顾及普通服制，所以不问首领小卒，以及妇女姑娘，无不短衣赤足，脚登草履。

那时又是伏天，洪宣娇和萧三娘、陈素鹃、陈小鹃几个，也是头裹红巾，拖在臂上；上身仅著一件麻布背心，袒出两双粉臂，大有欧西风味；下身也是一条大脚短裤，外罩一幅长仅一尺有半的战裙，两条羊脂玉腿全部露出，一丝没有遮盖。她们和那罗泽南、杨载福、塔齐布、曾贞干等等打仗的时候，难怪人家要称她们为裸体美人。宣娇既是裸体美人一份子，试问一经把她肉身滚在地上，焉有不似泥鳅之理。

当下萧三娘、陈素鹃、陈小鹃三个，陡见洪宣娇滚在地上，

现出这般臊人形状，不禁不约而同的，都把三张脸儿，羞得红了起来。幸而忽见一个探子飞马报到，对着石达开说道：“小的探得洪大元帅和钱李二位军师，率着数十万大军，即刻可到城外。”

石达开一听洪钱李三个一齐到来，忙对萧三娘说道：“我就先同众位弟兄出城迎接。请嫂子们快替萧嫂子收拾一下，随后就去。”石达开说完这话，也不等待萧三娘回话，马上同着大众先走。

此时洪宣娇已在地上听得清楚，只好一任萧三娘等人，替她随意匆匆忙忙的一抹，即同她们三个，飞身上马，奔出城外，及至到后，已见她的哥哥和钱李二位军师，正与石达开几个，边说边哭。

众人一见到她，她的哥哥，首先抓住她的双手，放开像个破竹管的喉咙，对她重新大哭起来道：“我的好妹子，怎么有此祸事。我们这位萧贤弟，又是一个以身报国。总是怪我不好。”

洪宣娇听说，早不待她的哥哥把话说完，她又一头撞到秀全怀内，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答道：“他既为国捐躯，报仇之事，只有大哥和众弟兄替他担任。妹子是决计要和他一块儿去的了。”

洪秀全听说，只好自己先停哭声，然后劝着他的妹子道：“妹妹，照为兄的意思，本想和你一同殉我们这位好兄弟的。

但是大局未定，大仇未报，此时不敢这般急急。否则去到阴曹，又拿甚么脸儿去见他呢？妹子快听为兄一句，只有首先去攻长沙，等得捉到张曾等人，报了这个不共戴天之仇再说。”

秀全尚未说完，大家也来争着相劝宣娇。宣娇哪里肯听，甚至秀全向她下跪，她也一点不睬。大家见了，只好先去扶起秀全。

正在闹得烟瘴雾气的时候，始见那位钱大军师，忽地把他的手，向着宣娇轻轻的一招道：“萧嫂子，你且过来，等我和你说几句非常紧要的说话再讲。”

钱江正在向洪宣娇招手的当口，大家还在暗中怪着钱江，太把这件事看轻。此时她这位大元帅的胞兄，都没法子把她劝住，岂是这样轻描淡写的，将手随便一招，能有效果的呢。谁知众人的暗忖，尚未完毕，却见洪宣娇这人，已经噗的一声，离开她那胞兄跟前，飞快的就向钱江那边走去。及至看见宣娇走到钱江身边，钱江仅不过和她悄悄地咬上几句耳朵，说也奇怪，倒说宣娇这人，竟会先后判若两人起来。不但早把哭声止住，而且一边在听钱江之话，一边已在连点其首。

就在此时，大家陡然不约而同的，又在暗中起了一个疑团，还当宣娇这人，本已生得千般美貌，钱江这人，又是长得万钟风流；若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起来，这桩事情，便可不言而喻。

不料大家暗中的这个疑团，犹未解决。又见钱江话已停下，

洪宣娇且在答着他道：“军师之话，想来不致骗我，宣娇哪敢不听。”

她的听字甫完，又在回头对着她的哥哥说道：“哥哥，妹子准听军师的命令，马上率了大兵，去攻长沙。你那苦命妹夫的棺殓大事，还得哥哥费心。”

大家一见宣娇如此在说，自然且把各人的疑团，先行丢开。都又忙不迭的抢着接口道：“萧嫂子能够如此识得大体，自然去围攻长沙要紧。至于萧将军的殓事，莫说千岁和他情关至戚，谊不容辞，就是我们大家，也和萧将军都是患难之交，这桩大事，也得效劳。”

宣娇刚待去谢大众；洪秀全已在接口道：“既是如此，妹子快快就此出发，不必再回城去，免得见了我那萧贤弟的尸身，多得伤心。”

洪秀全说到此处，非但阻止宣娇，不必忙着去谢大众，而且还要眼看她立即出发之后，方肯入城。洪宣娇一见秀全如此样子，便将她的一双玉手，向着大众飞快的拱上一个圆圈，算是道谢。又去问着钱江讨那先斩后奏的权柄，以便镇慑军心。原来洪秀全的军制事事采取前明法度，所以洪宣娇有此要求。

钱江听说，即请李秀成将他所管的一面令旗，一柄宝剑，付与宣娇道：“此物照例不能假借。现看萧将军尽忠面上，破例一行，但愿萧嫂子拿了此物，同着杨嫂子和陈氏姊妹二位，此去马到成功，饮了仇人之血。我们大家，再替四位女将军庆

功。”

钱江说毕这话，把头一回，跟着又对萧三娘说道：“杨嫂子，此次官军方面，竟用那个离间之计，命人去到全州地方，布散谣言，说是我们千岁，有意命杨将军留守后方，分明置他死地等语。幸恰被我知道，亲自去向杨将军解释，杨将军也能深明大义，非但不为那些谣言所惑，而且知道我们即日出发前方，教我带信给与嫂子，好好辅佐千岁荡平大局之后，再与嫂子相见。

“现在我已率领大小战艇数百艘到此，以便对于官军用那水陆夹攻之法。不捣犁庭穴决不甘休。此刻我就任嫂子为第一路女军统领，命陈素鹃作你的先锋。任萧嫂子为第二路女军统领，命陈小鹃作她的先锋。就此一齐出发，直趋长沙。”

李秀成至此，也含笑的接口说道：“嫂子只管放心前往，我们的大军，随后就到。不过长沙方面的那个曾国藩，老成持重，极有笼络将士的手段。现在他手下的罗杨塔曾四个团练统带，各人的本领并不亚于江忠源那厮。杨嫂子……”

李秀成叫了一声之后，又把他的眼睛望着洪宣娇、陈素鹃、陈小鹃三个一齐说道：“诸位此去，第一能够马上入城，方为上策。若用包围之法，以使城内粮尽自毙，便落第二层了。”

钱江和洪秀全、石达开、韦昌辉几个，在旁听说，一齐接口道：“副军师之话极是，四位此去，须要牢牢记着。”

洪萧二陈四人听说，连称得令，立即辞了大众，督队就走。洪秀全同了大众，眼看四人走后，方才入城办理萧朝贵的棺殓等事。

现在先讲洪宣娇等人，离开衡州，直向前方杀去。沿途所过之处，并没一支官军可以抵挡她们。一天已离省垣不远，忽接探子报到，说是抚台张亮基，参赞胡林翼，团练督办曾国藩，业已派了重兵，把守四门，似取以逸待劳，以待我军粮尽自退之计。洪萧二人听说，即命探子再探。

二人便和二陈计议道：“我们出发的当口，副军师已经防到官军方面，怕要死守孤城，以老我们之师。现在果被副军师料中，如何是好？”

陈素鹃朗声的说道：“依我之意，此去能够立即攻入城内，自然最好没有。否则可把四门团团围住，外绝他们的援兵，内断他们的粮草；并可分兵随意破那附郭小县，使他单剩一个蟹脐，瞧他还能成害不成！”

陈素鹃说完，陈小鹏忽地把她的那双撩得人死的眼睛，对着她的姊姊一瞄道：“姊姊这个法子，若是换在从前，或是用在以后，都也很好。独有现在不妥。我们副军师，本已说过曾国藩这人，最要防他。这末我们此来，能够用了兵力把他除去固好；否则也要用他一个计策，使他们的皇帝，革他官职，也算替我们除他。我知道满洲的皇帝，最是不相信汉官的，所以汉人虽是位至制台，还有一个同城的将军监视着他。位至抚台，也有一个同城的都统监视着他。若遇军事时代，只要一失城池，

不但马上拿问，甚至就在军前正法，也是常有之事。可是一班汉官，也有一个巧妙法子，前去对付还在北京，目不能见，耳不能闻的那位皇帝。历来的督抚大员，哪怕通省的州县，统统被敌所占，只要省垣地方未曾失守，他们对于皇帝，便觉有词可藉。就是那个皇帝，却也承认他们，只要未失省垣，便没多大罪名。现在我们单是围城不克，曾国藩的官儿依然仍在，如何能够除他。”

陈小鹃说到此地，洪萧两个，以及她的姊姊，无不击节大赞她道：“着着着，这话极是极是。”

宣娇又单独说道：“现在我们不管怎样，杀到城下再说。”

小鹃又接口道：“既是如此，可令探子沿途侦探，各处可有伏兵。”

萧三娘又点点头，即命探子照办。她们索性慢慢地前进，及到城门相近，幸没甚么伏兵阻路。洪萧二人，一面下令，扎下营头，一面又命手下女兵，统统预备云梯攻城。

谁知曾国藩自在衡州城外吃了一个败仗之后，回至省城，决计一面添招团勇训练，一面和张亮基两个，会衔飞奏朝廷，自请失利处分。并请速派各省援兵，以救孤城。那时幸亏咸丰皇帝身边，有个很相信汉官的肃顺在那儿。所以张曾二人，并未得着甚么严谴，且准他们多招新兵，以便对付敌军。这样一来，就给了张曾二人的一个死守机会了。

有一天晚上，曾国藩独自巡城，到了西门，正是洪宣娇的驻军所在。曾国藩忙向宣娇的军中一瞧，不觉咋舌起来道：“如此军容，怎么竟出女人手里。”

那时的塔齐布，也是奉派守御西城。一见曾国藩在赞敌人，自己很没面子，便上一个条陈道：“敌军一连攻打我们十多天了。标下冷眼瞧着，这班女兵，似乎已有一些疲倦之态。标下想于此刻，放下吊桥，冲入敌营，杀她们的一个不备。倘有疏虑，愿受军令。”

曾国藩听说，也就点首允准。

塔齐布见了大喜，马上督率所部，放下吊桥，悄悄地杀到宣娇营前。哪知尚未站定，忽听得陡的一声信炮，一分钟不到的工夫，已见左有洪宣娇杀出，右有韦昌辉杀出，顿时就把塔齐布这人围在核心。

原来钱江和李秀成二人，早已料到官兵素无纪律，一见女兵，纵无奸淫之心，却有艳羡之意。兵心一懈，自然要减勇气不少。所以他们主张女兵先行，以懈官兵。然后又命韦昌辉、罗大纲、赖汉英、陈玉成四人，扮作女兵模样，随后追上，暗入洪萧军中，官兵方面，决不能够防到。

谁知偏偏遇见这个塔齐布的眼睛最尖，早已被瞧破机关。但是塔齐布虽能瞧破机关，可是已被她们围在核心，当时只好拼命厮杀。

曾国藩站在城上瞧得清楚，恐怕塔齐布寡不敌众，忙命旗牌飞速的调到罗泽南一军，出城接应。他自己也在后面督阵。

不防那个洪宣娇的一双眼睛，也有塔齐布的一般尖法。一见曾国藩这人，已下城楼督阵，她急丢下塔齐布这边，一马捎到曾国藩面前，拚命扑去，要想趁此活擒到手，替她的汉子报仇。可巧那时曾国藩的身边，又没甚么贴身将官，只得转身就逃，宣娇如何肯放。

曾国藩正在间不容发之际，忽见一个少年小兵，陡的大吼一声，飞奔而上，单将他一个救回城去。当时塔齐布和罗泽南两个，一怕主将有失，二因敌军有备，便不恋战，只好就此一同收兵回城。等得连连放下吊桥，还见那些女兵，一边奋力追赶，一边拍掌叫骂。他们也不再管这些，单是急急忙忙的想去问慰他们主将。及至走到，忽见曾国藩却和一个少年小兵，并立谈话，不禁一愣。

他们二人犹未开口，已见曾国藩指着那个少年小兵，对着他们皱了双眉的说道：“方才没有此人奋身救我，此时早被那个女贼活活捉去，那儿还会再和你们相见。此人有才如此，我竟没有知人之明，使他屈作小卒，有愧多矣。”

罗塔二人忙问那人姓名，方知叫做张玉良，现充中军之中的一个小兵。正待奖励几声的当口，又见张亮基、胡林翼，以及合城的大小文武官员，纷纷而至，都来问候曾国藩了。他们二人，只好暂时退下。等得张胡二人慰问曾国藩之后，又将张玉良这人拔升省防统带。

张玉良谢了退去，他们方才上去对着曾国藩谢了保护不周之罪。曾国藩方始又对张胡曾三个说道：“今天晚上的去攻贼营，本也不过出之连日困守孤城的闷气而已。得手与否，无关正事。最要紧的是，各省援军能够早到才好。否则单单这一股女贼，已没善法对付；倘若贼人的大军随后到来，这个孤城，恐怕难守；即使能守，各军的粮路已断，究取何法，接济军民之食，三位大人，想有主张。”

张亮基先答话道：“粮草一事，我正和一班巨绅商酌，这两天之内，还不碍事。但是援兵不能即至，倒是一桩难题。”

张亮基刚刚说到此处，忽探子报来，说是洪秀全已率水陆两路大军，杀奔前来。

曾国藩将手一挥，先命探子退去。忙和张亮基、胡林翼二人商议道：“贼军既用水师，倒被他们占了先着。这样看来，贼军之中，必有能人。现在我们只有一面誓死守城，一面从速筹款，赶造船只，以御水贼。”

胡林翼接口道：“若造船只，这笔费用，非同小可。中丞既要先顾筹措军粮，又要再筹造船之费，怎么禁得起这个双管俱下。要末还是募捐，有点希望。”

张曾二人听说，甚以为然。

其时天已大亮，大家只好暂时各散。

这末洪秀全的水陆两路大兵，怎么来得如此神速的呢？内中却有一层道理。原来那天洪秀全同着大众进了衡州城之后，见着萧朝贵的那个无头尸身，个个人跟着洪钱李等人，复又大哭一场。棺殓既毕，即遵洪氏的教旨，用过火葬。钱江却于此时，先与李秀成暗中商量一下，便来对着洪秀全说道：“我与秀成二人之意，湖南也非军事必争的所在。我们只有赶紧率了水陆两路人马，即向长沙杀去，能够就此得手，固是好的，否则另有别计。”

秀全忙问怎么别计，钱江便与秀全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的咬上一会耳朵。秀全听毕，自然大喜。

第二天黎明，钱江便同洪秀全率着大军，即向长沙进发。沿途也没阻碍，到达之后，即与两路女军，会合一起。秀全一面分兵四出掠地抢粮，一面日夜围攻省城，这样的又攻了一个多月。那座孤城，竟被曾国藩督同罗杨塔曾四个，居然守得铁桶一般，毫无一丝破绽可击。洪秀全至此，便有些不耐烦起来了。他就传下一个令，说是谁能首先攻入长沙，即作长沙之主。当时手下诸将，一见这个命令，个个都想作此长沙之主，无不拚命攻打，内中尤以洪宣娇，要报夫仇。

她就在一天晚上，带了陈素鹃那个先锋，连夜一同去爬云梯。她们俩个，真也有些能耐，不管城楼之上，那些箭如雨下，只是一壁拨落箭杆，一壁已经爬上城垛。那知就在这个当口，洪宣娇刚刚把脚站稳，正想由她奋力杀退守城官兵，好去开关，放入大军。倒说忽被曾贞干一见两个女将，业已上城。手下兵士，吓得一半逃散，一时喝止不住，只好忙去拿出一个脑壳，

对准宣娇的脸上，噗的一下，用力打去。宣娇突见这个脑壳，陡然大叫一声，顿时一个倒栽葱的，就从城上跌下。正是：

绿珠坠地几无命梁武呼天已绝粮不知洪宣娇跌下之后，有无性命，且阅下文。

第十八回

三月围城军粮恃腐草 一宵作法武器用鲜花

洪宣娇忽被一个脑壳，向她一打，陡然吓得大叫一声，一个倒栽葱的跌落城下。照规矩说来，那座湘省城郭，至少也有二丈高，一个人自上跌下，即不粉身碎骨，也得头破血出。幸恰宣娇这人，内功很是不错，所以身体异常结实，跌下之后，仅仅乎晕了过去。那时她的手下女兵，一半在爬云梯，一半还在地上。忽见她们的主将，陡然之间，跌将下来，慌忙奔去抢着背了进营。

那个陈素鹃，本是跟踪上城的，仅差宣娇几步。一见宣娇翻身落下城去，当初还当中了甚么土枪，或是箭头。她也不敢单独再留城上，立即飞下云梯。刚一到地，就见地上有个东西，一班女兵，正在争抢。疾忙喝退女兵，自去拾起一看，方才知知道就是她那主将丈夫萧朝贵的脑壳，难怪宣娇见面一吓，跌落城下。陈素鹃一边这般的想着，一边捧了那个脑壳，飞奔进营。走进中军帐中，已见宣娇被人救醒，正在那儿对着大众诉说此事。她忙恭恭敬敬的呈上那个脑壳。宣娇一见此物，哪里还能好好的走下座来，当下便跌跌冲冲的奔到陈素鹃的跟前，双手捧去那个脑壳，早已放声的大哭起来。

此时洪秀全、钱江、李秀成、石达开、韦昌辉几个，已经得信，可巧一齐奔来。一见宣娇捧着萧朝贵的脑壳，正在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洪秀全先去把那朝贵的脑壳，接到手中，一边交与从人，一边对他妹子说道：“我们妹婿，既已归元，这明明是他在此显灵。此事是桩喜事，妹子快快不必伤心。”

宣娇听说，方才略略止了一点悲痛道：“哥哥既是如此说法，快请哥哥，将我萧郎的脑壳，配上沉香身体，再用火葬。”钱江等人，不待秀全接腔，都说应该如此。

钱江又对宣娇说道：“萧嫂子不必再管此事，好好的将养一宵，还是攻城要紧。”

谁知钱江还待再说，忽据探子报来，说是广西巡抚周天爵，钦差赛尚阿两个，已被拿解进京问罪。劳崇光坐升巡抚。广东巡抚叶名琛，升了两广总督。前督徐广缙，勒令休致。向荣、张国梁二人，却和江忠源各率所部，追踪而至，即日就到。

钱江一听此话，忙对秀全说道：“他们从后杀来，我们岂非前后受敌了么？现在可留副军师和千岁在此，督率各军攻城。我当同着石将军、韦将军、罗将军、赖将军、陈将军，以及二十万大军，前去拦敌向张江三人。”

秀全听说，连连把他双眼望着萧三娘，又用两手拍着大腿，发急的说道：“秀清真正不知所司何事？向张江三个的大军，已经出了广西，他还没有报告前来，误事误事。”秀全那个事字的声音，却与他在拍腿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弄得更加响了。

萧三娘听说，也把她的一张粉脸，气得通红起来的答道：“真是一个死人，这样要他留守何用？快快让我前去请问他去。”

钱江和李秀成、石达开三个一齐说道：“这倒不必。现在赶快派一妥人，去到全州，同着杨留守，又从向张江的三个后面杀来。也要使他们一个首尾不能兼顾才好呢？”大家听说，无不绝口大赞。

韦昌辉便告奋勇道：“此事所关非小，兄弟愿去一行。”

秀全听了，首先应允。钱江、李秀成、石达开三个道：“韦将军能够亲去，自然最好没有。不过我们知道现在的秀清，又非昔比。韦将军此去，如果看见他的跋扈态度，千万事事隐忍，不可在此行军之际，和他吵闹起来。万一因此被人乘虚而入，那更不妙。”

韦昌辉听说连连点首的答道：“诸位放心，韦某虽然粗鲁，这点上头，还能分出一轻重。”说完这句，立即装扮一个江湖女子模样，辞别大家就走。

钱江一等韦昌辉走后，他也率了大军即日出发。

此时张亮基、胡林翼、曾国藩三个，也已得着向荣、张国梁、江忠源三个跟踪杀来的消息；又知钱江等率了一半大军，前去迎敌向张江三个去了；此时攻城的人马，自然减去一半兵力，当下自然大喜。便一一仍令罗杨塔曾四人，小心守城。又命曾大成，作为巡查官，专程查缉全城的奸商等等，不准囤积

米麦，一经拿住，立即正法。一面又委出不少的候补道府，以及同通州县，去向绅矜借饷。谁知不到一月，全城的食物，竟至断绝。弄得有了银子，无处买余。这样的仅又过了十天八天，不论百姓，不论兵勇，大家只好都用草皮树根、作为粮食，甚至竟有吃起腐草起来的了。

曾国藩这人，他的为人，最是慈善，一见大家都吃腐草，他就急把张亮基请至，垂着泪的，对他说道：“百姓如此困苦，都是我们做官的，没有力量杀退贼人的原故。”

张亮基听说，只好皱着眉头的答道：“这也是力不从心之事，并非我们有心这样。现在闭城已经两个月了。所有的绅矜那里，委实不便再借的了。若是这样的再过几天，连卖油烛的零钱，都没有了。事已至此，涤老有何特别法子筹饷。”

曾国藩听了，也是皱着眉头的答道：“募捐之事，已成强弩之末，难道润芝也不帮同想点法子的么？”

张亮基又说道：“他是连他的亲戚故旧那儿，一百两、二百两的都借满了。因为这个筹饷的事情，本是兄弟的责任，所以前几天的时候，无论如何为难，不敢作将伯之呼。现已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若是再没有大宗饷项筹到，不必贼人破城，合城的军民人等，也要同归于尽的了。”

曾国藩听说，连连的长叹了几声道：“中丞且勿着慌，我们若再不能镇定，军心就要大乱，那就真正的不堪设想了呢。且让兄弟亲自出去瞧瞧几个朋友再说。”说着，又对张亮基说

道：“可惜我的那位欧阳内弟，现在还在北京当差。倘若他在此地，较有一点法子可想。”

张亮基忙问道：“欧阳令亲，倒是一位急公好义的人物么？”

曾国藩摇摇头道：“他也没甚家当，不过很有几个富家子弟，是他朋友。”

张亮基听说，又谈上一会方去。

曾国藩送走张亮基之后，他便一个人踱了出去。原想以他的面子，再向一班亲友，各处凑集一点，也不过望它集腋成裘之意。谁料自朝至暮，一连走上十多份人家，不但一文没有借到；而且有两处地方，他还反而借给他们十两八两，以救残喘。原来问他借那十两八两的两位戚友，本是湖南省中巨富。都因围城两个多月，乡间的租米不能进城。当铺之中，每人只当一串钱，还是抚台出的告示，不然城中的当铺，都关门了。

曾国藩的第一天，虽然出门不利，他还并未死心。第二天大早，他又出去走走。偶然走过一家名叫谦裕的当铺门口，忽见柜台之上，有个朝奉，拿着一本书，似乎看得津津有味的在那儿。曾国藩见了那个朝奉，竟在柜上看书，心中便暗忖道：军兴时代，百业凋敝。如此一片皇皇大当，竟至门可罗雀，以致朝奉看书消闲。如此说来，此地百姓，也算苦极的了。大概连一串钱的东西，都不能再来质当。这个日子，还能过下去么？

曾国藩一边想著，一边已经走近当门，再把在看书的那个

朝奉，仔细一瞧，不觉大吃一惊起来。你道为何？原来那个朝奉的一张脸蛋，非但生得天庭饱满，地角方圆，而且一种沉静之中，含着一股英发之气。曾国藩至此，不禁立定下来，又在暗忖道：我平生看见人的品貌，不能算在少数，怎么一个仅充朝奉的人物，竟有这般奇相。

曾国藩刚刚想到此地，正待上前再看一下，忽见另外一个生得獐头鼠脑的朝奉，手上拿了画着一幅梅花的帐沿，笑嘻嘻的走至那个看书的朝奉面前，把那一幅帐沿，向他脸上一扬道：“雪琴，你还骗我不画梅花呢，你瞧这个难道是一只野狗的爪子，印上去的不成？”

曾国藩一见那个看书的朝奉，还会画这梅花，忙又仔仔细细的偷眼一望。曾国藩不望犹可，这一望，真正的害得他几乎要赞出声来了。

原来这个朝奉，本来不是市侩之流，还是衡阳的一位秀才，官名叫做彭玉麟、字雪琴。他的父亲，名叫鹤皋，曾任安徽怀宁三桥镇的巡检多年，嗣调合肥梁园镇的巡检。为人仗义疏财，作官半世，竟至清风两袖，贫无立锥。母亲王氏，也是一位大贤大德的妇女，自从生下这位玉麟之后，几至不能抚养。

哪知这位玉麟，也是天生异人，自幼不以家贫为念，只知孝顺父母。读书之外，且喜学画梅花。当时因为无力筹措束修，无处去拜名师，他便每于读书之暇，拿了纸笔，对着门外一树梅花摹仿。日子一久，画的梅花，居然有人请教。因此堂上二老的养膳之资，自己读书的束修之费，无一不从此中而出。入

学之后，父母次第下世。服满去下乡场，荐而不售。弄得家中实在不能存身，只好出外谋馆。那知奔波了两三年，一个馆地也谋不到手。仍又回到家乡。

一天无意之中，遇见一个幼时邻居，名叫萧满的。湖南乡风，父母呼他幼子，每用满字，犹之乎考场中的殿军意思一样，又仿佛四川人呼小的儿女谓之老么，江浙人呼小的儿女，谓之阿小一般。

不才初见吴江沈曰霖的《粤西琐记》里头，有土字一则，说是'音近满，谓最少也。以为满字或是'字之误。后阅本书主人翁《曾文正公全集》有满妹碑志的说话，说是吾父生子女九人，妹班在末，家人称之曰满妹云云。文正公为一代的儒宗，他也取用满字，不用'字，方知'字乃是俗字，不足据也。

当时彭玉麟遇见萧满，便和他同到一家小茶馆中吃茶。萧满问他游学回来，可有一点积蓄。

彭玉麟怅怅然的答道：“我何常出去游学，却是出去谋馆，弄得一事无成，徒劳往返而已。”

萧满听说，便劝他去到本县的那座石鼓书院肄业，既免学费，还有膏火奖金可考。每月考第一名的，生员是八串，童生是六串，拿来当作零用不无小补。彭玉麟听说也就应允。谁知进了石鼓书院之后，山长虽然爱他文字，每考都列前茅。无奈几串钱的膏火奖金，无济于事。萧满又劝他学作扶乩，可以弄些零钱化用。彭玉麟听说，又答应了萧满。这样一来，他们两

个，更常常地出去替人扶乩。后来竟有人前来请教。非但零化有着，连二人所穿的衣服，也有着落起来。

有一天，忽有一个县里的老年门稿，因为儿妇患病，来请彭玉麟和萧满两个，扶乩开方。

彭玉麟私下忙与萧满商议道：“你我并不知医，如何会开药方？万一弄错药味，岂不害人。”

萧满却因为几天已没生意，无钱化用，便怪着彭玉麟道：“你没钱化，要来和我咕叽，此刻有了生意，又要推三推四。”说着，不待彭玉麟回话，已把彭玉麟拖至乩坛面前，硬逼着一同扶了起来。

彭玉麟因见那个老年门稿，一种惶急情状，令人不忍，当下只好假扶箕斗，写出一诗道：无端患疾到心头，老米陈茶病即瘳；持赠与君惟二味，会看人起下高楼。

那个老年门稿，见了大喜，当下即送一两香金而去。

萧满一俟那个门稿去后，马上笑嘻嘻的又怪着彭玉麟道：“你这傻子，真正不会赚钱。像今天这桩生意，须得先在乩盘之上，写明索银若干，求者还偿方才减退。你怎么就马上作诗开方，岂非失去一桩大生意么？”

彭玉麟听说，皱着双眉的答道：“我们二人，本非挟着那个邓思贤之术，牟利为活的。你这办法，我不赞成。就是方才

的两味药料，你该知道吃不坏的 。”

萧满听了，也不多言，单将一两银子，分了一半给彭玉麟，大喜而去。

第二天大早，彭萧二人方才起身，又见那个门稿，已经高高兴兴拿了香烛福礼，前来谢仙。谢仙之后，又送萧满、彭玉麟，各人五两银子。说是乩仙真灵，昨晚我的儿媳，服下仙方，立即痊愈。那个门稿，说完自去。

萧满一见那个门稿走后，他却高兴得对着彭玉麟，连连将他的脑壳仰着天，又把他的身子，慢慢地悬空打上几个圈子，方把身子站定。大笑着道：“雪琴，今天这等意外财项，我是好人，不肯抹煞你的做诗功劳，你得六两，我得四两吧 。”

彭玉麟起先瞧见萧满那种无赖的形状，已在大笑。此时又见萧满终日孜孜为利，居然肯得少数，便用手指指他道：“还是对分了吧，这件也是侥幸之事，下次不可认为老例 。”

萧满听了大吃一惊，忙问彭玉麟道：“此话是真是假，倘是真的，我是只有寻死去了 。”

彭玉麟刚待答话，忽见那个门稿，又匆匆的走了进来，对着他们两个，一揖到地的说道：“敝上金日声老爷，他有一位五岁的小姐因为有病在吃补药膏子。不知怎么一来，误服了四两鸦片膏子，现在的性命，已在呼吸之间，快请二位，一同去到衙门。倘能医愈我们小姐，敝上一定重谢。连我也有功劳，”

彭玉麟听说，正待托故谢绝。哪知萧满，早已一口承接下来。彭玉麟因为那个门稿在侧，又不好当面怪着萧满，只好同着萧满拿了乱盘，去到县衙。

及至走入签押房内，那位金日声大令，早已罢设香案，恭候多时的了。一见那个门稿陪着彭萧二人入内，慌忙行礼。分了宾主坐下道：“小女此时业已不中用的了，二位既已到来，不知乱仙可肯赐方。”

萧满不待彭玉麟开口，他又抢先说道：“我们所讲之仙，无不仁慈大悲，只要一服仙方，死人也会复活。”

彭玉麟坐在一旁，一听此话，不禁汗如雨下。却在腹中暗骂萧满道：该死东西，怎么这般不知轻重。一个五岁孩子，服了四两鸦片，还说死人也会复活，真正害人不浅。

可是彭玉麟的腹中，犹未骂完，那位金日声大令，已经肃立案前，来请彭玉麟和萧满扶乩。彭玉麟至此，又只好去和萧满同扶。手上虽然扶着乱盘，腹中正思想出一味解毒之药。那知因为愈急，愈加想不出来。除了满身满头，汗出如浆之外，真正一味药名，也想不出。彭玉麟正在大大为难，深悔不该同来之时，忽然觉着萧满竟把那个乱盘，连连拨动，已在催他快写药味之意。彭玉麟无法，只好随意写出蓖麻子三个大字。

彭玉麟刚刚停手，那位金日声大令，已在说着请求乱仙，快赐份量，迟则无救之语。不防萧满一听，迟则无救四字，他便自作主张，忙去写出一两二字。彭玉麟一见萧满写出一两字

样，不禁吓得变色，还想设法止住，已经不及。那位金日声大令早已飞奔的入内去了。

彭玉麟一等金大令走后，恨得只把乱盘一推，低声喝着萧满道：“你我二人，今天要犯人命了！”

萧满听说，方始一吓。复又大张其目的问道：“怎么写多了不成。这末我们快快逃走。”

彭玉麟蹙眉道：“他是一县之主，逃也无益。”

谁知彭玉麟的一个益字，刚刚出口，已见那位金大令，回了出来，命人摆上酒席，陪同萧彭二人，一边吃着，一边说道：“我已命人抓药煎服，小女果能服了仙方痊愈，一定从重酬谢二位。”

萧满不知轻重，尚在希望侥幸痊愈。彭玉麟只道已闯大祸，虽有龙肝鳳尾，不能下咽。哪知忽见一个丫头来报，说是小姐服药之后，忽然吐泻并作，现已大愈。

金日声正要道谢，又见一个丫头，跟着奔来禀知他道：“姨太太房里，出了妖怪，现在凭空的一切东西，自会起火，且有乱石打人。”

金大令不待丫头说完，忙问彭萧二人道：“二位既会扶乩，不知可能捉妖？”

萧满即把彭玉麟一指道：“我们彭大哥就会捉妖。”

金大令听了，不禁狂喜，立即一面一把将彭玉麟拉至内室。一面就命太太姨太太等人避开，好让彭道长捉妖。

此时彭玉麟又急又恨，又怕又吓。正待老实说出不会捉妖的当口，哪知他的脑壳之上，忽被一样东西，对准打来。连忙将头一闪，那件东西，方才砰的一声，落至地上。俯首仔细一看，乃是一个便桶之盖。彭玉麟至此，忽然大怒起来。他也忘了自己不会捉妖，早已摩拳擦掌的，向空大骂道：“何物妖魔，敢以秽物前来掷我。”一边骂着，一边急不暇择，就把桌上所摆，满插鲜花的一个白玉花瓶，取到手中，奋力的就向空中击去。当下只听得砰的一声返响，那个白玉花瓶，自上坠下，固然打得粉碎；可是半空之中，同时坠下一只张牙利嘴的极大死狐。正是：正人自有神相助邪怪何因法已无不知此狐竟从何处来，且阅下文。

第十九回

贤邑令蓄心荐幕客 俏丫环有意作红娘

彭玉麟突见一只张牙利嘴，极大的死狐，与那一座白玉花瓶一同坠地，不禁也吃一吓。此时也顾不得先说打碎值钱之物的说话，单去把那只死狐提到手内，正在细望端详的当口，那时金日声大令已同他的太太和姨太太等人，一齐围了拢来，争看死狐。于是七张八主的，各说各话。有的说是此是大仙，恐怕他的子孙要来报复，如何得了。有的说是如此一只大狐，必已成了精的，若非彭道长有这本领，我们全家，必被吃尽。

金日声本是浙江人，还是曾国藩戊戌科的会试同年，素负文名，且最不信这些神怪之事。这次因为爱女误食鸦片膏子，膝下只有这点骨血，所以只好听了他那门稿的保举，邀请彭玉麟和萧满两位们到衙扶乩。起先看见彭萧二人，开出仙方，竟把他那垂毙的爱女救活，心里已经极端佩服彭萧二人的本领的了。此刻又见彭玉麟能用法术，把那只大狐置诸死地，自然更加信服。当下先把一班叽叽喳喳的妇女们，禁住瞎讲。然后去问彭玉麟，此狐如何处置。

彭玉麟见问，方把手上那只死狐，向那地上一丢。不防丢得过重，那只死狐，陡被反激力一经激动，顿时进了起来。可

巧不巧的恰去跌在那位姨太太的脚上。当时只听得一声怪尖的喉咙喊的道：“不好了，狐仙显圣前来捉我了。”

彭玉麟慌忙奔去拾起，指给那位姨太太去瞧道：“这是死的，怎会捉人。”

那位姨太太听说，还在吓得倒退几步的答道：“这未快请彭道长先把这个吓人东西，处置过了，再讲别的。”

彭玉麟听说，便请金大令命人速将这只死狐，用火烧去，免得贵眷们害怕。

金大令果命差役把狐烧去之后，始请彭玉麟就在房里坐下，又郑重其事的问这死狐的来历。

彭玉麟正待答话，忽见几个丫头，正在地上收拾那个打得粉碎的白玉花瓶，又见地上，被那花瓶里头的水，以及花瓶里头的花，弄得一塌糊涂，心中一时过意不去，忙向金大令告罪，不该用这贵重花瓶，当代武器。

金大令慌忙笑答道：“彭道长快快不必如此说法，这座花瓶，就算值得百十两银子，怎能抵得过那个妖狐，使人有性命之忧的呢？”

彭玉麟听说，方才再答金大令起先问的话道：“治晚素来不会捉妖，不知敝友何故贸然说出？现在总算一天之幸，即将这个妖狐除去，还靠公祖的洪福所致。”

金大令听到此地，不禁一愣道：“怎么说法，彭兄竟不会捉妖的么？这倒奇了。”

彭玉麟因见这位金大令确是一位正人君子，便不相欺，索性连那扶乩，都是假的，以及他的家世景况，统统告知金大令听了。

金大令一直听完，忙把手向彭玉麟一拱道：“如此说来，彭兄虽无捉鬼拿妖之术，却有安邦定国之才。我有一位同年，就是现在正在省城创办团练的那位曾涤生侍郎。彭兄具此才学，埋没此地，岂不可惜，若肯出山，我们可以代作曹邱。”

彭玉麟听说，忙也还上一拱道：“公祖厚意，治晚当然感谢万分。不过治晚与这位曾公，毫无交谊，贸然前去投效，恐怕脾气不合，反而带累公祖所举非人。倘若像公祖这样的上司，治晚就愿以供驱策的了。”

金大令连连笑谢道：“彭兄乃是一条蛟龙，岂是老朽这个池中可以存得住身的。现在姑且不谈，我同彭兄且去喝他几杯之后，还有一些不觥之敬，送与彭兄和那位贵友。”

彭玉麟又连称不敢，即随金大令回至签押房里。

时此萧满已据那个老年门稿，报知彭玉麟在那上房，除了妖狐之事。萧满正在喜出望外，一见彭玉麟同了金大令出来，他又冒冒昧昧的去向金大令献功道：“公祖，治晚本说我们这

位敝友能够捉妖，现在是不是？足见治晚不骗公祖的吧。”

金大令倒也老实，先与彭玉麟一同入座，一边吃着，一边即把彭玉麟所说之话，简单的述了几句给萧满去听。萧满至此，方才红了脸的，嚅嚅嚅嚅的答不出甚么话来。金大令便不再说。

等到吃毕，即命家人拿出五十两的元宝十只，四只送与萧满，六只送与彭玉麟；余外又送给彭玉麟几身衣料。萧满见了元宝，心里虽在跃跃欲试，但因彭玉麟早将他的西洋镜拆穿，因些不敢作主，单把一只乌溜溜的眼珠，只管望着彭玉麟，等他发落。

幸恰彭玉麟已知其意，便对金大令说道：“公祖忽赐厚禄，治晚断不敢受。但是敝友无意一言，总算藉此除了妖狐。公祖所赐他的，治晚教他拜受。治晚一份，快请收去。”

金大令此时已知彭玉麟的品行，便笑答道：“贵友区区之物，当然是要收的。彭兄现在正在发愤用功之时，这一点点聊助膏火之费，万万不可推却。兄弟并不是酬报捉妖之礼的，彭兄可以不必见外。”

金大令说完这话，不等彭玉麟回话，就命那个老年门稿，将那银物，先行送到石鼓书院去了。彭玉麟瞧见金大令如此诚心，方才谢了一声。席散之后，金大令一直送出大堂，方始进去。

彭萧二人回到书院，门房笑着对二人说道：“二位相公，

我与你们住在一个书院之内，倒还不知二位竟会捉妖。”说着，便将县里送来的那些银物，交与彭萧二人。彭萧二人接了之后，各给门房二两银子，方始回到自己房里。

萧满一到房里，又是他大起来，当下先怪彭玉麟不该老实说出底蕴，复又怪他如此一笔大大生意，就是敲他一千八百的竹杠，也不为多等话。

彭玉麟一直让萧满自说自话的讲完之后，方始对他说道：“你也不必怪我，我明天就要离开此地的了。”

萧满不等彭玉麟说完，忙拦着话头问道：“老琴，这样说来，你不是在生我的气么？我从此连一个屁也不再放，你可不准离开此地。”

彭玉麟只得正色的答道：“我老实对你说了吧。我们两个，单是扶乩一样事情，似乎尚不伤乎大雅。现在这个捉妖之名一出，我真正的羞见士林。人各有志，彼此不可相强。我现在决计上省游学去了，我一到省，自有信来给你的。”

萧满听到彭玉麟说得这般斩钉截铁，倒也不敢相留。

彭玉麟忽见萧满无精打彩，一句没有说话。知他定是因为失去一个帮同赚钱的朋友，所以这般懊丧，便把金大令送给他的银物，再分一半给与萧满。萧满谢了又谢方才现出喜色。

彭玉麟也不再去和他多谈，光是连夜收拾东西，次晨真的

单身进省。到省之后，住在鼓楼前一家名叫兴贤栈的里面。他既住下，不肯失信萧满，马上去信通知。

有一天，在他衣箱之中，寻出一卷平时所画的梅花。他就转念道：现在军兴时代，如此的米珠薪桂之秋，与其坐食山空，何如还是理我旧事为妙。彭玉麟打定这个主意之后，他就老老实实的卖起画来。

栈中主人，见他画的梅花，仿佛有了仙气；所题款字，又是笔走龙蛇。便来对他说道：“现在广西的洪秀全，听说业已到了我们湖南的边界了。湘乡县的那位曾国藩侍郎，已经奉旨在此创办团练。彭先生有此才学，何不前去投效，包你马上得法。”

彭玉麟因见这位主人，并非市侩，颇通文墨。当下就把金日声曾拟荐他，他已当面谢绝之事，说给这位主人听了。主人听说，不觉又是艳羨，又是敬重，从此以后，一切菜饭，更加优待。

一天这位主人，亲自送进一封急信。彭玉麟见是萧满寄给他的，拆开一看，内中附有那位金大令的书信。上面大意，说是自兄赴省，弟即将兄面荐于曾侍郎处，曾侍郎即来回信，说是现在正在搜罗人材，极端欢迎我兄前去。好在我兄既到省城，近在咫尺，何妨姑去一见，果然宾主不合，那时洁身以退，也不为迟等。彭玉麟看完那信，心里虽是十分感激金公，他却仍抱平时主张，写信给与萧满，托他面复金公，推说彭某已离省他去云云。

这位主人，一见彭玉麟真的如此清高，便要和他换帖。彭玉麟笑谢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必定要换帖之后，方称兄弟。”

主人听说，只好作罢。但见彭玉麟既是以画写生，他忽想起一个人来，要想替他大大的兜揽一笔生意。当下且不先与彭玉麟说明，直过几天之后，一天大早，他忽导入一位极美貌的少妇，来见彭玉麟。

彭玉麟先请二人坐下，方问主人道：“这位夫人是谁？可是老兄要来介绍兄弟的生意么？”

主人笑着指指那位少妇道：“这位宓夫人，就是本地谦裕的主人。”

主人刚刚说了这句，只见那位宓夫人含笑的接口对那主人说道：“承你介绍，倘若这笔生意成后，自当酬谢。此刻你若有事，可以自去招呼，就让我在此地和这位彭先生谈谈。”

主人听说，笑称这样也好，说着，便又敷衍几句，真的自去招呼店事去了。

彭玉麟等得主人走后，方才恭恭敬敬的问着那位宓夫人说道：“鄙人本来不知绘事，仅绘几笔梅花。不知夫人还是欢喜新画起来的呢，还是欢喜现成画就的？”

那位宓夫人见问，忽然很快的偷偷打量了彭玉麟一眼，方

又带笑的接口道：“我有一个怪癖，平生最爱画的梅花，现在寒舍业已收藏不少。今天忽承此地主人，去到寒舍，说是他的栈内，到了一位画梅名家，因此特地亲自过来奉求墨宝，无论新画旧作都好。”

彭玉麟一听此妇和他同癖，心里先自一个高兴，便把他最得意的几幅，取出送与那位宓夫人去瞧。

那位宓夫人，一经展开，就在啧啧赞道：“好一派仙笔。说着，不待彭玉麟前去向他谦逊，当下又将画上所有种种的奇处，一一皆指点出来。

彭玉麟听了，不禁大大的一惊，忙问那位宓夫人道：“夫人方才所说，虽觉有些谬赞之处，但是句句内行。鄙人倒要斗胆问一声夫人，夫人定知绘事，且是好手。”

那位宓夫人，不待彭玉麟说完，便把她的一张妙脸，对着彭玉麟嫣然一笑的说道：“彭先生的名画，我竟爱得不忍释手，可否此刻就请彭先生带了这些东西，一同去到寒舍。一则我还要请彭先生，再替我画它一百幅；二则我也有随便涂抹的几幅梅花，要请彭先生指教。”

彭玉麟听说，马上一口答应道：“夫人不嫌鄙人所画恶劣，还要再画百幅，鄙人本在卖画，当然极表欢迎。此去能够瞻仰夫人的妙笔，尤其私心窃喜。”

那位宓夫人一听彭玉麟一口答应，便又笑上一笑，即和彭

玉麟回到她的家中。

及进书房，彭玉麟方知这位宓夫人的宅子，即在她们的谦裕当铺后面。忙问宓夫人道：“此地少主人，不知是那两个字的台甫？现在何处？可否代为介绍，请出一见？”谁知宓夫人见问，陡然一呆，忽又把她的眼圈一红，几几乎像要淌出泪来的样子道：“不瞒先生，先夫已经去世四年的了。”

彭玉麟听说，也觉一愣，心里不觉暗忖道：我和她讲了半天的说话，方才才知道她是一位寡鹄。

宓夫人此时瞧见彭玉麟听了她的话，忽然呆呆不语，若有所思，心中更加一动。便又很注意的望了彭玉麟一眼道：“彭先生，现在不必谈此事情，且请坐下，让我自去拿出我那恶劣东西，好请彭先生指教。”

彭玉麟听说，连连答道：“夫人请便，夫人请便。”

及至宓夫人入内，跟着就有一个清秀小童，送出一杯香茗，马上退了出去。彭玉麟一边喝茶，一边把他眼睛去看四壁所挂字画。正在看得出神之际，已见那位宓夫人同了两个标致丫环，捧着一大包画件出来。先命丫环把那一包画件，放在台上；自己亲去打开，就请他去观看。

那知彭玉麟不看犹可，这一看，竟会不及称赞，反把他的眼睛，又去望着宓夫人的脸上起来。彭玉麟的此时在看宓夫人，并无别念，不过因为瞧见宓夫人所画的梅花，竟会和他画的一

模一样。若非此刻亲眼看见她同两个丫环，刚从上房捧出，那就真要当他自己画的起来了呢，幸亏当时的那位宓夫人，一把面上几幅取与彭玉麟在看，她又回过头去，再拣包中画件，所以未曾留心此时彭玉麟的态度。

彭玉麟此时也已定下神来，索性等得宓夫人把她第二批画件，拿出给与他看的时候，他才诚诚恳恳的对着宓夫人说道：“不是鄙人看了夫人的名笔，当面恭维夫人。鄙人不学无术，自己画上几笔东西，因为尚觉惬意，每有藐视他人之处，此时一见夫人的大笔，委实除了五体投地之处，真没一句赞词。”

宓夫人听说，似乎很满意的答道：“彭先生既是如此谬赞，这末可肯随时指教指教，使我得遇名师，那才三生有幸呢。”

彭玉麟听说，忙又谦虚道：“夫人何出此言，鄙人哪好来作夫人之师，以后彼此互相研究研究就是。”

宓夫人很快的接口道：“这末就此一言为定。现在就请彭先生回去，替我再画一百幅。所有润笔，悉听吩咐。”宓夫人说着，便把彭玉麟带去的東西，全行留下。又将她所画的，送了彭玉麟几幅。方才亲自送出大门，约定改日再见。彭玉麟到寓中，尚未坐定，那个栈中主人，早已跟了进来，急问生意是否成功。彭玉麟老实告知其事。那个主人听了，自然大喜。又谈一回，方才出去。

又过几天，一天已经深夜，彭玉麟尚在画那预定一百幅梅花的时候，忽见宓夫人的那个丫环，手执一卷纸头，走至他的

案前，笑嘻嘻的将那纸头交给他道：“我们夫人，特遣婢子，把这个新近所画的两幅梅花，送与彭先生，留作清玩。”

彭玉麟便去接到手中，又请这个丫环坐下，方才展开一看。只见第一幅并非梅花，却是画着一座绣楼，有个标致侍儿，卷帘以待，似乎要将一只燕子放入楼中之意。上面题有一首绝句是：

燕子寻巢认绮楼，朝朝铺缀费绸缪；侍儿解让衔泥路，一桁湘帘尽上钩。

第二幅才是梅花。梅花旁边，仍是那座绣楼，有位美人，却在那儿倚栏望月，似涉遐想之意。上面也有一首七绝是：寒风翦翦画檐斜，香雾朦胧隐碧纱；我在楼头问明月，几时春色到梅花。

彭玉麟他是一位何等聪明之人，一见那两首诗，大有文君之意，他便正色的对着那个丫环发话道：“你们夫人，能有这个清才，鄙人正在敬重她的为人。此刻命你送来之画，上有两首诗句，绝不庄重。不知你们夫人把我彭某当作何如人看？”

那个丫环，一见彭玉麟已在发话，她便站了起来，不慌不忙的含笑答道：“我们夫人，虽是一位文君，但她四年以来，以她冰清玉洁之志，单以画梅，解她岑寂，并没甚么再醮之意。自从遇见彭先生之后，因见彭先生的才情和她相等，品貌和她相似，人非太上，何能忘情？莫说我们夫人素娴礼教，并没一丝坏名；就是婢子，得侍这位才女，因而也知郑家婢的那个‘

胡为乎泥中’之句。彭先生具此奇才，难道圣人所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也的意思，都要反对不成么？”

原来彭玉麟尚无妻室。他的家中，只有一位业已分居的叔叔，与他也不相干，何尝不想娶个才貌妻子，即不显亲扬名，也好传宗接代。又知古时的那个司马长卿，曾也娶了文君，至今传为佳话。现在的这位宓夫人有才若此，有貌若此，有情若此，而又看重自己若此。如何可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就把自荐的毛遂，看作轻微的人物起来呢？兼之听了这个慧婢这般情理兼尽的说话，心里不免有些活动起来。当下便答那个丫环道：“你的说话，尚在情理之中。我且问你，你的主母，还有甚么说话。你且坐下，细说给我听了再讲。”

那个丫环，一见彭玉麟的面色，已经和顺下来，方敢坐下道：“我们主母，仰慕彭先生的高才，不过愿效古代的卓文君所为而已。其余之事，倒要彭先生吩咐，无有不遵。”

彭玉麟听说，正待把他的主意说出，忽然之间，又会把脸红了起来。正是：

同命鸳鸯方有意多情蛱蝶竟无缘不知彭玉麟对那丫环，说出何语，且阅下文。

第二十回

制爱情双文贻艳服 得奇梦公瑾授兵书

彭玉麟刚待对那个丫环说出他的办法，忽会将他脸蛋一红，仿佛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那个丫环真有红娘的本领，马上又站了起来，索性走近彭玉麟的面前，朝他掩口而笑道：“彭先生，这是人生大事，连古圣人也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话。况且此地又没一个外人，话出你口，听入我耳，不论甚么说话，快快请讲。老实再对你说一声吧，我们夫人，还在眼巴巴的候我回信呢。”

那个丫环，一边犹同鼓簧的莺一般，喳喳的说个不休；一边又把她的一双媚眼，对准彭玉麟此时颊泛桃花的那张脸上，只是一瞄一瞄的，似献好意。

彭玉麟至此，方才鼓动他的勇气，对着那个丫环说道：“我的双亲虽亡，尚有一位叔父，此种婚姻大事，应该禀明一声。此其一。我在客中，又没甚么银钱，可作聘金。此其二。你们夫人，虽然承她错爱，只她有无亲族出来反对此事。此其三。再者你们夫人，又是一位颐指气使惯的，不要一时兴之所至，干了此事，将来忽然嫌我清贫起来，那就不妙。”

那个丫环听说，立即接口答道：“我说府上的叔大人，既是分居，又是远在衡阳，索性不必前去禀知；等得办过喜事，双双回去，使他老人家陡然睹此一对佳儿佳妇，分外高兴。彭先生第一个的此其，不生问题。我们夫人，坐拥厚资。她的看中彭先生，乃是无贝之才，不是有贝之才。你所画的百幅梅花，便是头一等的聘金。彭先生的第二个此其，也不生问题。我们夫人，上无父亲翁姑，下无儿子女儿。我们的少主人业已去世，纵有甚么家族亲故，如何有权可来干涉我们夫人？彭先生这般博学，难道连大清律例，反没有看过不成？彭先生第三个的此其，尤其尤其不成问题的了。若说我们夫人，将来忽因贫富二字，恐防变心；婢子虽然愚鲁，可是只知道有那一出棒打薄情郎的戏剧，并没有甚么棒打无钱郎的戏剧。”那个丫环说到第二个剧字，早已噗哧噗哧的笑了起来。

彭玉麟一见那个丫环噗哧噗哧的对他在笑；又觉她的说话，也还有理。当下方把他的脑壳连点几点的说道：“既是如此，你可回去上复你们夫人，且俟我的梅花画毕，再去和她当面商量。”

那个丫环听说道：“我此刻回去，就去报告喜信。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何用再去商量。”那个丫环，说了这句，不待彭玉麟再答她话，早已把头一扭，嘴唇皮咬着手帕，自顾自笑着一溜烟的去了。

彭玉麟眼巴巴看那个丫环走后，复又前后左右一想，觉得此事，不能算是非理。方把这段婚姻之事，决定下来。

第二天的晚上，彭玉麟又见那个丫环，又同另外一个丫环，各人拿上一个锦绣包袱，一齐走将进来。二人便将各人所拿的包袱，先去放在彭玉麟的衣箱上，后叫上他一声道：“新姑爷。”

彭玉麟一听她们这般称呼，慌忙把身一仰，乱摇其手道：“你们怎么这般称呼？现在连聘礼还未曾下呢，快快不可如此。”

昨夜上来过的那个丫环，瞧见彭玉麟脸上的颜色，有些铁板起来。方始连连笑着才改口道：“彭先生，昨晚上的说话，婢子回去，就详详细细的禀知我们夫人。我们夫人听了，很是高兴。她说现在已经五月底边了，喜期准其定七月七夕那天，取他一个鹊桥相会的吉利。”

那个丫环说到这句，又去把那两个锦绣包袱，一同打开，给与彭玉麟瞧着道：“这几身纱衣，是我们夫人今天大早，特命婢子去到衣庄买来，预备新。”那个丫环吐出一个新字，忙又缩住。一面拉嘴一笑；一面用手朝她颊上，自己悬空的假装打着道：“我不留心，又把新姑爷的新字溜了出来。”

彭玉麟此时已经看过包袱里的衣服。也对两个丫环，微微地一笑道：“这些衣裳太觉华丽。我是寒儒出身，穿不惯的。”

两个丫环一齐接口道：“彭先生，照婢子们的意思说来，为人当省则省，当穿则穿，从前子路夫子，他老人家衣敝寻袍，与狐貉者立，不怕寒怆，并不是有而不穿的。现在彭先生指日就是新贵人了，似乎也不可太觉寒酸，以失体统。”

彭玉麟听说，只好又笑上一笑道：“你们二人倒也能够说话。如此一来，使于四方，可以不辱君命的了。这末就烦你们二位回去，替我谢过夫人。”

那两个丫环，一见彭玉麟已经收下衣服，不觉喜形于色的答道：“我们夫人还有一个口信，命婢子们带给彭先生。明天一早，夫人就派人取彭先生的行李；说是彭先生住在此地，她不放心的，要请彭先生住在我们谦裕当里去才好。”

彭玉麟听说，想上一想，方才答道：“这又何必，依我之意，还是住在此地便当。”

两个丫环又接口道：“我们夫人无论对于甚么事情，都肯操心。彭先生若不依她，单为一点小事，就为闹出病来。况且夫人还说，我们当铺里的楼上，很有不少的古书。从前有位姓毕的状元，曾经去向我们下世的老太爷，出了重价买过的。”

彭玉麟听到此地，忙接口问道：“此话真的么？如此说来，必是世上少见之书。这是我得前去瞧瞧。”

头一晚上来过的那个丫环道：“夫人的意思，彭先生住到当铺里去的时候，她还想请彭先生用那总经理的名义呢。”

彭玉麟听说，连连摇手道：“这倒不必。我此刻的答应住在当铺里去，无非为了要看平生未见的古书。老实对你们说一声，我是还要下科场的，岂是终身买画而已。”两个丫环一齐答道：“婢子们回去，准定把彭先生的意思，禀知我们夫人就

是。”二人说完自去。

彭玉麟一等二人走后，忽然笑容可掬的起来。自问自答的说道：“我的得此一位才貌双全的妻子，倒也不过尔尔，倘若真有古书可读，这是我姓彭的眼福不浅了呢。”

彭玉麟这天晚上，心旷神怡，睡得自然安稳。上床未久，即入黑甜乡中。正在睡得极沉酣的当口，忽觉他那房门，无风自启。急去对门一看，突见走入一位素不相识的少年武将进来。他就慌忙下床，迎着那人问道：“将军深夜至此，来访问何人？”

那人见问，便把手向彭玉麟一拱道：“我的兵书，沉没多年，竟没一人前去过问。古今之人，只知道孙武子的兵法十三篇，无一不全。其实他的兵法，只有陆战，并无水战。独有我的兵法水陆兼备，且合现在的长江流域之用。足下将来大有可为，似乎不可忽略。”

彭玉麟听了那人所说，不觉大喜道：“将军贵姓，现在何职。所说兵书，又在何处？”

那人听了又不答话，忽又仰天一笑，自言自语道：“物得其主，吾无憾矣。”矣字犹未说完，将手一拱道：“明天再会。”说着返身自去。

彭玉麟连忙追了出去，要想问个明白，不料忽被门槛一绊，陡然惊醒，方知南柯一梦。忙把帐子一搴，看那房门，只见双

扉紧闭，寂静无声。便把帐子放下，仍旧卧着暗忖道：这个梦境，未免有些奇怪。这位少年武将，腰悬宝剑，身穿战袍，神气之间，活像戏剧中的那个周瑜。今晚上无原无敌的来托此梦，倒底所为何事。他还说我大有可为，难道我在这个乱世之中，果会发迹不成。彭玉麟想到此地，自然有些得意，谁知窗外鸡声，已在报晓，于是不知不觉之间，也就沉沉睡去。

第二天的一早，彭玉麟还未升帐，忽然被人叫醒。睁眼一瞧，已见昨晚上的两个丫环，一面指挥几个家丁在搬东西，一面已在替他去舀脸水。他忙起身下床，正在洗脸换衣的时候，栈中主人，已经听得宓府的几个家丁说过，知道彭玉麟立刻就要移居谦裕当中，虽然未曾知道这场婚姻之事，但见那位宓夫人如此的优待彭玉麟这人，在彭玉麟这方面说来，不能不有饮水思源，感他介绍之情。当下慌忙奔入，也来讨好。彭玉麟见了这位主人只好推说宓夫人请他住到谦裕当去，以便亲近教画。栈中主人听了，倒也不疑。非但亲自帮同收拾什物，而且说明不收所住栈资。彭玉麟本在打算等得结婚之后，重重谢他，所以当时也不和他再去推谦。

及同大家到了谦裕当中，谦裕当里的经理，早已奉了女主人之命，说有一位姓彭的亲戚，要在当中耽搁几时。这个经理，自然出来招呼。彭玉麟等得一班男女佣人散去后，便把他的房内，收拾得一尘不染的预备好看古书。非但画事丢得一边，不再提笔；连那宓夫人那边，也不常去。

一连忙了几天，方才去问那个经理道：“兄弟曾经听得此地的女主人说过这里有座藏书之楼，不知究在何处？”

那个经理听说，连连的答道：“有的有的。”边说边把他手向那后楼一指道：“那里就是书楼，不过久没人去收拾，现在是糟得不像样儿了。彭先生如果喜欢看书，尽管自己前去携取，兄弟恕没工夫奉陪。”

彭玉麟听说，也连连的答道：“彼此两便，最好没有。”说了这句，便自上楼。尚未跨进门槛，陡觉一阵霉蒸的气味，冲入他的鼻管，令人欲呕。因急于要看古书，只好不管这些。

及至走到里面，抬头一望，就见一座书架上面，有条破纸标签，只在他的眼睛前头，飘动不已。便去向那破纸标签一看，说也奇怪，正是公瑾遗著四字。彭玉麟一见这四个字，反而一吓，弄得有些汗毛凛凛起来。略把心神一镇，方去打开书套，翻开一看，原来还是一种极考究的精致抄本。赶忙仔细一点，共计一十二本。此时那里还管别项书籍，单把那册《公瑾遗著》取到手中，匆匆回到房内，真连吃饭睡觉的工夫都没有了。一连看了半月，方才把那书中的精义，豁然贯通。

哪知彭玉麟正在已入宝山，大乐特乐的当口，不防他的那一位未婚妻宓夫人，忽然生起病来。起初时候，只当一种寻常小症，并未关心。及至半月之后，竟至日重一日。宓夫人有时也差丫环来把彭玉麟请去，在她病榻之旁谈谈。无奈宓夫人的这个贵恙，据医生说是癆瘵，并非甚么怪症。不好教她这位未婚夫婿，代为捉妖。彭玉麟也见宓夫人一天天干瘦下去，心里虽在十分着急，但也爱莫能助，只有相对歔歔而已。

这天已是六月下旬，彭玉麟又被宓夫人请至。瞧见宓夫人

已经瘦得不成人形，急问她道：“你现在倒底觉得怎么？此地的医生，实在没甚本领。可惜四城已被匪兵围着，无法出城。不然，我就陪你一同到那汉口去，那里或有名医，也未可知。”

宓夫人听说，起先并不答话，只把她那一双有形无神的眼珠子，对着彭玉麟的脸上盯着。及听彭玉麟说完，方才微微地摇着她的脑壳道：“我是已经不相干的了。今天请你来此，是有几句最要紧的遗嘱。”

彭玉麟陡然听得遗嘱二字，早已熬不住起来，两行泪珠，直同断线珠子般的，簌落落的滚了出来道：“夫人，你快不可作这些颓唐的口吻，你是一朵正在盛开的鲜花呢。偶然有点年灾月晦，何至如此？”

宓夫人此时因见彭玉麟已在流泪，她怕她这未婚夫婿过于伤感弄坏身体。只好微微地点着头道：“我也这般在想。我本是一个寡妇，以为此生此世，一定没有甚么闺房之中的那些幸福的了。谁知无意之中，竟会遇君。老天既教我们俩无端相见，这样说来，我就未必即死。但是我的这场病症，确已入了膏肓，万一起，故此预先要留一个遗嘱，我才甘心。”

彭玉麟本是一个性情中人，如何能听得这些凄楚之言，当下便把他的双手掩着他的双耳，且在连摇其头的说道：“夫人不可再说这些说话。我的意思，也与夫人相同，既是无端而聚，必不至于无端而散。顶多不过七月七夕的那个喜期，改迟几天罢了。”

宓夫人听说，忽将她那一双有皮无肉的纤手，陡然合十的向着彭玉麟慢慢地拜着道：“天不假年，圣人犹病。无常一到，顷刻难留。你就何妨姑且听了我的遗嘱再讲呢。”

宓夫人尚未说完，身边的几个丫环，一齐接嘴对着彭玉麟说道：“彭先生，病人的说话，不能反对的。我们夫人既要说给你听，你就听了吧。至于毛病能好不能好，本来不关这些。人家还有预合寿材，冲喜的事情呢。”

彭玉麟听得这些丫环说得不无道理，方始点着头的对宓夫人说道：“这末你就说吧，不过不准说得太觉伤心，使我不能终听。”

宓夫人便接口说道：“我这人，倘在未曾和你结缡以前，果有不测等情，我的家产，全为你有。但是我的神主之上，须你亲自写上彭某之嫡配宓某字样，将来待你千秋万岁之后，须要和你合葬。”

彭玉麟听说，不禁一呆，忙在暗想道：她的家产，我不要它，自然容易。不过这个神主题字和合葬等事，我尚未和她下定，似乎于理不甚合吧。宓夫人一见彭玉麟听了她的话，不肯一口答出，当下不觉一气，顿时晕了过去。彭玉麟见了这个样子，自然十二万分着慌起来。急与几个丫环，掐人中的掐人中，推胸脯的推胸脯，大家不顾命的忙了一阵，方始瞧见宓夫人回过气来。

宓夫人一回过气来，就把她的眼珠，盯着彭玉麟这人，忿

忿的说道：“你这个人，怎么这般没有良心。我已病到这般，求你这桩事情，你还不肯答应。”

彭玉麟不待宓夫人往下再说，慌忙抢着答她道：“夫人快不要误会了我的好意。我刚才没有马上答你说话，并非不肯答应此事，但在思忖于例于理合否罢了。”

宓夫人听到此地，方把她的一口气，平了一点下去的问道：“怎么叫作于例于理不合？”

彭玉麟正待答话，陡然听得城外窟窿窟窿的几个土炮之声，他们的大门外面，跟着哄起一阵阵的逃难声、呼天声、哭喊声、脚步声、小儿啼哭声、街犬狂吠声，仿佛业已破城的样子。只好不答这话，单向宓夫人说道：“这种声音不好，难道匪人已经进城了么？快快让我前去看来，难逃的事情，更比你所说的甚么遗嘱不遗嘱要紧。”

宓夫人此时也已听得清楚，早已吓得亦想起来逃走。一听彭玉麟如此在说，连连上气不接下气的答道：“快……快……快……去……去……去看来，好想别法。”彭玉麟听说，连忙匆匆而去。

宓夫人一待彭玉麟走后，忙去拉她那最爱的那个翠屏丫环，抖凛凛的说道：“你前几天不是还对我讲过的么，那个洪秀全手下的匪人，不比寻常的土匪。每破一城，就要屠杀三天。必须奉到封刀的那道命令，方才歇手。还有那些奸淫焚掠，也比别个土匪厉害。我是病人，怎么吃得这个惊吓。”

翠屏抖凛凛的答道：“我们当铺里的那个新来的厨司，他就是从衡州逃出来的。莫说夫人现在有病，受不了这种惊吓，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一点的下人，一被他们看见，也没命的。”

翠屏还待再说，只见彭玉麟已经回了进来。瞧他脸色，似比起初略反安静一些。她就先问道：“彭先生，倒底怎么了？我们夫人要想逃难呢。”

彭玉麟见问，一面仍去坐在宓夫人的床沿上，一面回答道：“你们大家莫吓，我方才出去，可巧遇见一个同乡，现在正在杨载福手下当团练，守的是南门。据他说，他们防堵极严，长毛未必能够破城。所忧的是大家是在吃草皮树根子，恐怕还是先饿死呢。”

宓夫人接口道：“难怪我前两天想喝一顿白米稀饭，有了雪白的银子，没处买米。”

宓夫人说完，又对彭玉麟微蹙其眉的说道：“我此刻竟被这个炮声一吓，反而好了一些。遗嘱的事情，可以暂缓一缓，先要留心逃难要紧。”

彭玉麟一听此话，仿佛释了重负一般，当下忙去宽慰宓夫人道：“你的遗嘱本来多事。逃难的事情。我负全责就是。一有不好消息，我们那位同乡，会得奔来送信的，你尽管放心医病吧。”

宓夫人听了，微点其首，算是答应。

彭玉麟刚待立起身来，要回当铺去的时候，忽见那个翠屏丫环，朝他身上一指。正是：恩情自古都知少慷慨而今本不多不知翠屏丫环忽朝彭玉麟身上一指，究为何事，且阅下文。

第二十一回

任水师保全湘省 遵秘计攻克岳州

彭玉麟正待站起，回到当铺里去，忽见那个翠屏丫环，把手向他身上一指。此时翠屏的这个举动，非但彭玉麟有些莫明其妙，连她那位朝夕在一起的女主，也是不解。当下大家只见翠屏将手一指之后，跟着回彭玉麟道：“彭先生，你怎么还穿这件很旧的接衫，把我们夫人送你的那些新衣服弄到那儿去了？”

彭玉麟一见翠屏这人，忽然夹忙之中，说此不急之务起来，不觉被她弄得笑了起来。一位老实正直的人，也会说句戏语道：“我因没钱买米，去煮稀饭，只好把它统统当在你们的当铺里了。试问不穿这件破旧接衫，去穿甚么？”

翠屏尚未得语，那位久病未愈的宓夫人，她却刻刻关心她的这位未婚夫婿，一时当作真事。忙怪彭玉麟道：“这个就要怪你自己不好的了。我家虽然不是十分大富。一点衣穿，似乎还不为难。你要钱用，为甚么不向我来拿呢？”彭玉麟至此，方始笑了起来道：“我在和翠屏姑娘说戏话。我又不嫖不赌，何至当当。实在因为向来寒素出身，一旦穿了华服，反觉满身不大舒服。况且现在的一班老百姓们，连当一串钱的当头，都当不出了，我在你们当里，确是亲眼见的。我再穿此华服，于

心也觉不安。”

宓夫人一听她的这位未婚夫婿，存心这般仁慈，不觉笑上一笑。

彭玉麟回到当铺。心知洪秀全的这股巨匪，势已至此，不是随便可以扑灭，于是更去用心研究那个兵书。又过几天，翠屏走来报告，说是她们夫人之病，这两天稍觉好些。彭玉麟听了，自然放心一点。谁知他正在日日夜夜研究兵书，以备将来报效国家的时候，那个经理先生偏偏不甚识趣。不知怎样一来，被他知道彭玉麟会画梅花，他就死死活活的要请彭玉麟替他画几幅屏条。彭玉麟如何还有这个心思，只好推说不会。

又有一天，这位经理，又不知从何处找来一幅帐沿，确是彭玉麟画的，他就以此当作证据。可巧不巧，刚被那位曾国藩走过瞧在眼内，一见那幅梅花，虽只寥寥几笔，可是一种淡雅之中，宛然露出一派高傲之气，便知这个看书的朝奉，必是一位市隐。好在他本在想问城里几家当铺，捐募几文军饷的。他就一则两便，踱进当铺。

等得他已进门，那个经理，方才认出他是团练督办曾大人。自然像个狗舔屁股似的，连连口称曾大人，今儿怎会褻尊驾临小号。那个经理说了这句，又不得曾国藩答话，急又亲自去把一张太师椅子，移至当当中，用他那件白夏布长衫的袖子，向那椅子上，拂上几拂。一面请曾国藩去坐。一面又在喝骂几个学生意的，见了曾大人到来，还不泡茶。此时的这个经理，平心而论，总算也很巴结这位曾侍郎曾大人的了。

谁知这位曾侍郎曾大人，他的醉翁之意，却不在酒。虽在微微点头答付，已去向着坐在那儿呆呆看书的那个朝奉，连拱其手的问道：“你这位先生贵姓，为何凝神一志的在此看书。”

那时的彭玉麟，只因注意书上，心无二用。自从那经理和曾国藩说话起，一直到曾国藩去招呼他止，一古脑儿的的确确一点都未听见。及至经理瞧见彭玉麟不去答复曾国藩的说话，生怕一得罪了这位手操生杀之权的曾大人，那还了得。只好忙不迭去把彭玉麟的书本抢下，又指指曾国藩这人对他说道：“这位就是此地的团练督办曾侍郎曾大人，彭先生快快向他行个礼儿。”

彭玉麟至此，方见曾国藩忽去和他说话，他也微觉一愣，赶忙站起。正待答话，复见曾国藩又在问他道：“老兄既是姓彭，官印二字可是叫做玉麟的么？”

彭玉麟听说，更是一惊道：“晚生正是彭某，不知大人怎么知道？”

曾国藩不待彭玉麟再往下说，一面呵呵一笑，一面就在彭玉麟坐的对面一把椅子上，自己先行坐下。又把手朝着彭玉麟一伸道：“快请坐下，让我告诉你听。”彭玉麟只好遵命坐下。

曾国藩又问道：“老兄的台甫是那两个字。”

彭玉麟又恭恭敬敬的答道：“不敢，晚生小字雪琴。”

曾国藩听说，方把前几个月，接到他那同年金日声，函荐彭玉麟之事，说了出来。跟着又说道：“我方才路过此地，瞧见老兄目不停留的在此看书，已经有些希奇。”曾国藩说到这里，又去指指那个经理道：“及见这位掌柜，拿出雪翁所画的梅花，更加钦佩起来。我的初意，也并未防到雪翁在此，不过想替朝廷搜罗一位人材，既可保国，又可保乡。后来听见这位掌柜，叫出雪翁的姓来，方始疑心雪翁，就是敝同年所荐之人，故而冒问一声，那知竟是雪翁。”曾国藩一直说至此处，忽又呵呵一笑道：“如此说来，兄弟的老眼，犹未花也。不过老兄何以如此清高。等得兄弟第二次再去函询我那敝同年的时候，据他回信，说是老兄业已出游，不知去向。”曾国藩说到这句，又把彭玉麟望上一眼道：“不期今天，忽在此地遇见老兄，真是意外。”

彭玉麟一直听到此地，已在暗中深悔他无知人之明。当下便心悦诚服的答道：“晚生素来不敢欺人自欺，所以今天在大人面前，也不敢说句违心的话。那时实因晚生确未见过大人，未知大人的性情何如。与其冒昧晋谒，宾主或有不合之处，岂非反而害了举荐之人。”

曾国藩听到此地，忙把彭玉麟的话头止住道：“这是雪翁的出于慎重之处，自然未可厚非。但是今儿已与兄弟相见的了，可肯出山，以救这座危城呢？”

彭玉麟听说道：“晚生不学无术，但恐怕不足驱使，有误栽植那就不妙。”

曾国藩听了，连说雪翁不必太谦。兄弟还要请问一声：雪翁在此，担任何职？

彭玉麟见问，即把来省起，直至现在止，一起告知曾国藩听了。但把与宓夫人的提亲一事，改为宓夫人请他教画。这件事情，也非有意要瞒曾国藩的。只因对于一位初次相见，素孚乡望的人物，似乎有些不便说出罢了。

曾国藩听毕，忽又郑重其事的问彭玉麟道：“雪翁既为此地这位女主人如此敬重，兄弟要想奉托雪翁，向这当中，商借几千银子，去作营中伙食，未知可否？”

彭玉麟听了忙接口道：“此地的女主人，很识大义。不过现在在病中，又在营业十分凋敝之际，似乎没大力量。若是几千银子，晚生可以代作主意，大人停刻可以带走就是。”

曾国藩一见彭玉麟这般爽快，自然大喜道：“雪翁如此仗义，兄弟先代为兵勇道谢，至于雪翁这里，兄弟回去，马上就送聘书过来。”

彭玉麟连称不敢不敢，说着，就教那个经理，打上一张八千两的银票交给曾国藩道：“大人可将此票收下，晚生准予明天，肃诚过去叩谒。”

曾国藩也就一面接了票子，一面答声，这末兄弟就此告辞，明天准在敝局，恭候雪翁大驾。说着，又与那个经理把头一点，方才欣欣然的出门而去。

那个经理，等得同了彭玉麟两个，送走曾国藩之后，回了进来，百话不说，却向彭玉麟一躬到地的说道：“老兄今天刚见大人，明儿一去，不知要当甚么阔差。我们二人，相处虽然未久，平时总算知己，你倘得法，定得携带携带兄弟才好。”

彭玉麟此时如何还有工夫对付这个经理？他那八千两银票之事，问题非小；明天还要去到团练局里，也得告诉一声宓夫人，让她病中高兴一点。当下只好随意敷衍了那个经理几句。即把那本兵书，送回自己房内，一脚来到宓夫人那儿。

正待告知来意，那知宓夫人早据当铺里的一个学生意的报知的了。此时一见彭玉麟进去，忙含笑的把手向她床沿上微拍一下道：“快快替我坐下，我要替你道喜呢。就是借出去的那笔银子，办得也好。”

彭玉麟一见宓夫人业已知道此事，他便笑着坐在床沿上道：“现在乱世荒荒，还有甚么喜可道，倒是你不怪我擅自作主，出借八千银子，这桩事情，我极见你情的。”

彭玉麟还等再说，忽见翠屏和几个丫环，都去向他道起喜来。害得他只好一一回礼之后，皱眉的笑说道：“这是去冲锋打仗的事情，不是去做官享福的事情，你自不必高兴。”

宓夫人一听这话，不觉吓了起来道：“你真的要去冲锋打仗不成！你是文的，我说办文案等事，不是一般样的么？”

彭玉麟生怕宓夫人听了害怕，便也顺了她的意思答道：“

自然去办文的事情，你只放心就是。”

宓夫人听说，始命翠屏等人，马上去替彭玉麟预备袍套行装。彭玉麟虽不推辞，还在说着愈简朴克实愈好的说话。这天宓夫人又命人特别办了几样小菜，留下彭玉麟在吃午饭，她也略略吃口稀饭奉陪。彭玉麟吃毕，又和大家谈上一阵，方才回他当铺。

第二天一早，他就穿了宓夫人替他预备的外套，以及一顶铜顶子的大帽，因他是个秀才，应该这般打扮。及至团练局里，先落号房，正在取出他的名片，已见一个差官模样的人物，正从里面走出，来到号房问那号房道：“大人在问，有位姓彭的秀才，可曾到来？”

那个号房一面忙向那个差官点头作答，一面就对彭玉麟说道：“彭相公，请你就同这位王差官进去。”

那个差官听见号房如此说法，便问彭玉麟取过他的名片道：“我们敝上，盼望已久，就请彭相公同我进去。”说着，也不再等彭玉麟回话，即将那张名片，高高擎起，导着彭玉麟入内而去。

彭玉麟跟着那位差官，尚未走入里面，已见曾国藩站在一间花厅门口等他。他忙紧走几步，同了曾国藩进了花厅，方朝曾国藩行了一个大礼。曾国藩倒也照例答礼。等得升坑送茶之后，曾国藩即与彭玉麟大谈特谈起来。

起先谈的是普通学问，曾国藩虽在表示佩服倒还不甚怎样。

及至和彭玉麟谈到水师之事，只见彭玉麟酌古论今，有根有据，就同黄河决口似的，滔滔不绝于口起来，直把这位曾侍郎曾大人，只在听一句赞一句。及至听完，忽然把他双手，竟去向天一拱道：“这是上天所赐兄弟的水师奇材，真是朝廷之福。”

说完这句，方对彭玉麟说道：“兄弟昨天的意思，还想请雪翁担任我们局中文案一席的。此刻方才知道了雪翁，乃是当今的一位水师奇材。我们请雪翁暂时屈就水师右路指挥官。左路的指挥官，我已把我们局里南路团练统带的杨载福，升充去办。兄弟能够预料，雪翁和他两个，一定说得来的。”

彭玉麟听说，忙把他的腰骨一挺，自称名字道：“玉麟虽然略略看过几部水军之书，倒底尚没其么阅历。大人此地的编制，每路的指挥官，须统三千多人，玉麟既已来此投效，当然维命是听；但恐责任太大，生怕贻误大事，还是请大人另委一位，玉麟做个帮带为是。”

曾国藩听了，连连乱摇其头道：“现在的这座危城，能够保到几时，还说不定，雪翁千万不可太把自己看轻。兄弟马上即下札子，雪翁就去到差。方才据探子来报，北门的城墙已为贼人攻坍两丈，兄弟此刻就得前去。”

彭玉麟听见曾国藩如此说法，方才勉强答应下来，自去到差。

现在且说洪秀全自从钱江等等率了大军，前去迎敌向荣、张国梁江忠源三路人马之后，又接韦昌辉的报告，说是已与杨

秀清统率大军出发，指日可以杀到向张江三个的后方。洪秀全方始把心放下。即命洪宣娇克日攻破长沙城池，要使向张江三个到来，他们已经占领，那才称心。

洪宣娇本在要替他的亡夫报仇，只因一时不能攻克，无可奈何。此时一奉洪秀全的命令，便同萧三娘、陈素鹃、陈小鹃三个，连日连夜，驾起云梯，死命攻打。

岂知城内忽然添上一文一武的两位人物，武的自然是那位彭玉麟，文的就是左宗棠。

原来左宗棠这人，自幼即具大才。他于古时人物，只有诸葛武侯，是他最服膺的。现在人物除了郭意诚、胡林翼两个之外，连这位曾国藩他还不甚钦佩。

但是中过举人之后，每会不第；又见洪秀全业已杀到他们湖南来了。平时家居，只在死命的读他书。每每对人说：现在已由承平时代，趋到反乱年头来了。一个人只要有了真实的学问，决不会不见用于世的。

人家见他确有一点本事，不是徒托大言的人物，凡有机会，无不替他发展。无如他的眼界太高，东也不是他的容身之处，西也不是他的出山之境。

直到胡林翼瞧见洪秀全的大势已成，忙去对着张亮基说道：“洪贼那边，文有钱江、李秀成、洪大全、石达开等等，武有杨秀清、韦昌辉、胡以晃、陈玉成、黄文金、罗大纲、洪仁

发、洪仁达、洪宣娇、萧三娘、陈素鹃、陈小鹃等等；我们这边人手太少。我拟自统一军，加入将士里面，中丞幕府之中的参赞人物，非请益阳举人左宗棠不可。”

张亮基本也久闻左宗棠的声望，自然一口答应。一边即委胡林翼任新军统领，一面专差去聘左宗棠前来做他幕府，参赞军务。

左宗棠接到聘书，因是家乡服务，方才允诺，及到抚署，张亮基便把幕府之事，全付左宗棠负责，因此一来，长沙城中，竟至铁桶一般。试问洪宣娇等人，如何攻得进去。

洪宣娇一时恼怒起来，一连杀了临阵退缩不前的将官五十多员。萧三娘见她杀戮太重，恐防其余的将士寒起心来，也是不妙；一天宣娇正在要杀一员大将，她便上去规劝，宣娇那时双眼业已发赤，犹同要噬人的野兽一般，自然不肯听劝。萧三娘瞧见劝阻不听，只好去请那位大元帅洪秀全自己亲来。

谁知洪宣娇等得洪秀全到来，她就拿出那面令旗，一柄宝剑，对着她哥哥说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师既把这个东西，交付与我，哥哥不得干涉。”宣娇一边在说，一边拔下宝剑，竟将那员大将斩了。

洪秀全虽然当场目见，也没法子。

谁知那班将官，真也有些犯贱，一见洪宣娇竟在用那令旗宝剑的权柄，大家倒也怕死，只好拼命的前去攻城。那天曾国

藩对于彭玉麟说的，北城业被贼人方面攻坍两丈，就是这班将官攻的。后来幸亏曾国藩自去监视北城，又请胡林翼、张玉良、曾大成分别监视东南西的三城，洪军方才没有攻进。

洪宣娇因见三天之内，斩杀了一百多员的重要将士，一座长沙城垣，总是攻不进去，正在无法可施之际，忽见钱江单骑飞至，对着洪秀全说道：“我军围困长沙，业已三个多月，尚未攻入，双方的军士死伤也不少，不如依照我与秀成商定之计，就此撤下此地，即向岳州攻去。且把武汉三镇，得到手中再说。”

洪秀全以及大众，正因一时不能攻入长沙，都在气闷。一听丢下此地，去攻岳州之话，个个无不活跃起来。连这位洪宣娇也来说道：“军师此计足见眼光深远。只要得了武昌，一下南京，大局一定，还怕这座区区的长沙城池，不姓洪么？”

钱江一见大众赞成，又与秀全附耳说上几句，他又上马而去。

洪秀全既得钱江的秘授之计，心里已有把握，马上下令，所有各路人马，直向岳州杀去。

哪知前清的省界二字，分得最清，各人只知保守自己统辖的区域，对于邻省，已不与他相干，遑论远处。所以那时咸丰皇帝的上谕，犹同雪片般的飞至，只叫鄂赣沅的几省军队，去救湖南；大家虽然奉到上谕，仍旧推说本省兵力单薄，只好顾着自己。倘因出兵之故，自己辖地有了疏虞，其咎谁负？咸丰皇帝听了这些说话，也只得再命湘省自行添招新兵而已。

那时的湘抚张亮基，全靠曾左彭胡几个，帮他的忙，一座长沙城池，始未失守。试问他还有甚么兵力去顾鞭长不及马腹的岳州呢？这样一来，洪秀全的所有大军，真正的如入无人之境起来。于是首破岳州，次破汉阳，武昌省城，也是岌岌可危之势。城内两位督抚，明知湖南的地方，有那曾左彭胡四把好手，尚且把这外府地方，统统失个干净，仅留长沙一个蟹脐罢了。此地既无良将，又没兵饷，还有何望？当下只好急将那位李臬台请去，对他说道：“我们都知你的孟群世兄，金凤令媛，都是将门之子，文武全才；金凤小姐且有法术。总而言之，这座武昌的危城，可要交与老兄身上的了。”正是：

漫道姑娘能作法须知老父爱谈兵不知那位李臬台究竟能否担任这个大事，且阅下文。

第二十二回

宝石孕奇文太平天国 名棋逢敌手獬面藤兵

洪秀全既得岳州、汉阳等处，一鼓而下，直薄武昌。武昌的制台赫德，抚台常大淳，早已吓得呆若木鸡，只好去把李臬台请去商量，要他去把一子一女唤来，保那危城。

原来那位李臬台的名字，叫做声鉴，河南人氏。他的儿子，名叫孟群，非但文武全材，且以候选道台的资格，在他原籍办理同善堂的事务，舆论极佳极桂。他的妹子，名叫金凤，幼年时候，曾得异人传授，能知呼风唤雨之术、倒海移江之法。因奉师令，誓不嫁人，所以只在家中侍奉老母，平常是足不出闺门一步的。岂知那位李声鉴廉访，也有几分武艺。虽然已有六十八岁的年纪，却还老当益壮，每每自己称能。平生最恨邪术，因此不甚喜欢他的那位千金。

这天一见制台、抚台二人要他去召他的子女，前来御敌，他就大不为然来。当下翘起胡子的答道：“二位大帅，要把这个守城退敌的责任交付司里身上；司里受国恩深，位至臬司，又蒙二位大帅如此相看，应负守土之责，若命司里办理此事，司里决不敢说一个不字。若是要命司里去召我那不肖女儿，来用她那邪术，司里誓死不为。”李臬台在他说话的时候，声如

洪钟，目如急电，似乎还在气烘烘的样儿，大有怪着两位上司，只重他那女儿的邪术不重他的武艺之意。

当时的一瞥一抚，既见李臬台肯去负责，只要能够守域退敌，去不去召他的女儿前来都是一样。便去恭维了李臬台几句，立即会衔委他兼着全省营务处，以及水陆总统之责，连那本省的提台，也得归他节制。李臬台至此，方才当面就谢了委，马上回到他的臬台衙门，即使文案写了一个招安的谕帖，命人送到洪秀全的军中，要取回话。

那时洪秀全的本人，还在汉阳。当下看了李臬台的谕帖，便一面交与李秀成去看；一面跟着对大家冷笑了一声道：“这个姓李的，恐怕还在做他的梦呢。现在他们的这座武昌城池，不但仿佛已在我们手中一样，就是那座北京城，指日也要姓洪的了。这个姓李的可真有些老糊涂的了。”大家听说，自然一齐附和几句。

李秀成等得看完了那个谕帖，方才叫着洪秀全道：“千岁，我们此次的破岳州，占汉阳，虽是遵照钱军师的火攻之计，方始有此顺利，但也关乎天意。”

洪秀全听了，忙接口问道：“甚么天意，我怎么没有知道。”洪秀全问了这句，不待李秀成答话，他又忽然的笑了起来道：“大概就是我们天父的恩典吧。你说天意，似乎还觉有些含混。”

李秀成听说，连连也改口的笑答道：“我说的天意，正是

我们天父之意。”

洪秀全点头道：“这才对了。副军师快说你的说话。”

李秀成道：“听说岳州地方，在一个月之前，那座城隍庙里，每夜必有数百野鬼的哭声。那里居民，无不听见。直待我们得了岳州，封刀之后，方停哭声。此地汉阳城的一座关帝庙前，本有一塔，也在我们入城的三天以前，忽然无缘无故的自陷下去。邻近居民，掘出一块石碣，上有‘辰火天明，金铁争鸣，越王过汉，东国太平’的十六个字样，可惜已被地方官吏藏过。既是我们的这位天父这般显灵，似乎稍免一些杀戮，以体天父好生之心才是。现在李臬台既来招安，也是他的先礼后兵之处。我们不妨也回一个谕帖，命他献城投降，免得涂炭生灵。”

洪秀全听了这话，并不赞成去回谕帖之事。单去急下一令，说是无论军民人等，能将那块石碣献上，立赏千金。

李秀成便自己作主，就在李臬台的那个谕帖之上，批上三日之内献城，可饶尔命十个大字，付与来人去讠。又对洪秀全说道：“千岁快快下令、可命众将赶造浮桥的工具，我们三天之后，要取武昌。”

洪秀全听了一愣道：“怎么？还要搭浮桥不成。”

李秀成道：“我能预料我们的钱军师和杨秀清的两路人马，三天之后必到此地。武昌是长江的上游，城里纵没甚么良将、

也因地势关系，并不比较长沙容易。”

洪秀全听说，方才传令众将，听命各人部下，限期预备浮桥工具。三天不成，军法从事。大家奉令，自然各自遵办。

哪知第二天的下午、钱江和杨秀清的两路人马，果然到来。洪秀全一见钱杨二人之面，急去一手一个，拉着钱江和杨秀清两个大笑道：“我们弟兄几个，竟会在此相见，半是天父之恩，半是你们二位之功呢。”

钱江尚未开口，杨秀清因与洪秀全相别已久，急也紧握洪秀全的手道：“千岁快快不必谬赞，我说天父固然有恩，众人固然有功，独有兄弟没有一点劳绩可言。此来正要向千岁谢罪。”

洪秀全听了又大笑道：“贤弟之功、岂让众人，快快不准谦虚。我们坐下，还是先谈正事要紧。”

等得大家坐下，李秀成便向钱杨二人，报告近日的军情，钱江听毕，即对洪秀全道：“千岁既已下令赶造浮桥工具，这是最好没有。此次我和秀清大哥两个，乃是丢下了向荣，漏夜兼程赶来的。因为清廷已把向荣授为钦差大臣、张国梁也得了记名提督，江忠源也得了特旨道员。我料向荣，既受清廷的殊恩，一定要和我们拚命。与其和他在那长沙城外只管恋战，不如赶来此地，先将武昌占下，再向下游杀去。总以先得南京、方能北伐。”

洪秀全听说，连连称是道：“军师的调度、我久钦佩。你既同了秀清兄弟各率大军赶来相助，还有何说。”

钱江、杨秀清二人听说，忙又一齐答道：“话虽如此，总得千岁主持一切。”

洪秀全便稍稍把头一点，看了萧三娘一眼，又对杨秀清笑道：“你们夫妻二人，也算久别的了，快趁还有一两天耽搁的时候，你们可去仿佛新婚一下吧。”

此时的萧三娘，本是坐在下面，一听洪秀全忽说趣话起来，不觉将她那张粉脸一红。走至洪秀全的面前，微微地笑着道：“我和他两个，也是老夫老妻的了，千岁怎么说出新婚二字。倒是我有不少的军事、要和他去商量商量”。

萧三娘尚未说完，大家也来附和趣笑萧杨二人。杨秀清因见萧三娘此时的颊泛桃花，腰摇杨柳，愈觉妩媚、当下就借萧三娘的说话，便同萧三娘两个，手挽手的，一同回他城外营里去了。

钱江一等杨萧二人走后，始对洪宣娇微笑着道：“此次此地的战争，更比长沙要紧。萧嫂子可将那面令旗，那柄宝剑，缴还与我，让我交还千岁，以便让他发号司令。”

原来洪秀全行军，本极专制。每到要紧关头，百事都去推在天父身上。大家一则业已相信这位天父有灵，二则早已公认洪秀全是主，所以洪秀全即于金田出发之日，造上一面红绸的

令旗：旗作方式、二尺长短。四周缘以白绫，上绣双龙双虎。左角之上，还有他的画像。中间的一个令字，亲笔书写。做成之后连同他那一柄家藏古剑，传知各军、凡见此旗此剑，和他亲到一般。若是见了旗剑，奉令行事，虽败有功、违令行事，虽胜有罪。他的军令，只有钱江、洪宣娇二人，奉令之后，可以前去与他商量一次，第二次也得遵令办理。连那杨秀清都得遵令，其余将士，更不必说了。

当下洪宣娇因见钱江要她缴出旗剑，她就走到钱江面前，咬上几句耳朵。钱江听毕，笑上一笑的答道：“这样也罢。你就快去替你们的千岁哥哥做个凶人，免得因为此事，他们老兄弟两个，失起和来，反而不妙。”洪宣娇听完，立即匆匆而去。

洪秀全及至洪宣娇走后，才问钱江道：“她去究与何人为难，不要闹出事来。”

钱江摇摇手道：“千岁放心，停刻即有分晓。”

钱江说完这话，又对洪秀全笑道：“兄弟此来，却替千岁带了几个要紧人来。第一个是名叫吴吉士的道士、他却有些邪术。我们行军，虽走正道，总以先得民意要。但是天下很有能人，宁可备而不用。第二个是名叫獬面的狼兵头目。他手下有五百名狼兵，都是广西猎户，冲起锋来，不顾性命。除了善食牛肉之外，一切名利二字，都不知为何物。既易驾驭，又有大用，现在札营城外。第三个是名叫曾天养的一位好汉，确是将材。”

洪秀全听了大喜道：“这末快召吴吉士、曾天养、獬面三人，前来见我。”

钱江即命吴吉士、曾天养、獬面三人，见过洪秀全之后，洪秀全当面慰劳一番，便将吴吉士和曾天养派在将官之例、獬面作为各军冲锋之队。三人谢了退下。

洪秀全正待再和钱江商量军务、忽见洪宣娇手捧一块圆形的扁石、笑嘻嘻的走来，把那石头呈给他道：“这块石头，就是杨秀清此次在那长沙城下经过，一天晚上，瞧见一块地上，无端发起火光，命人掘了下去，得了此石。照理而论，一国有王，一家有主，秀清既得此石，应该献与千岁哥哥，他却秘而不宣，不知蓄了何意？这件事情，还是韦昌辉将军方才告知妹子的。他说他在路上始知此事，便去禀知军师。军师说是且到此地再说。妹子一听此话，就知此石必是国宝，所以特去指明问他讨出。他起初不肯，我那姑娘劝他交出，他也不听。后来妹子不得已起来，只好用了旗剑，假意要他把先斩后奏。直到用了此法，他才交出此石的。”

洪秀全起初接了那块石头，还没来得及去瞧，已见他的妹子喳喳一连串的说了起来，只得一直听完。先将那块石头一看，只见那石约有五寸径圆，三寸厚薄。非但光莹似玉，而且正面像是天生成的太平天国四个大字。反面又有半个太极圆形。不待看毕，不觉离坐，高兴得跳了起来的对着钱江笑道：“难怪此地的关帝庙前，掘出一块石碣、也有太平二字之样。”

李秀成在旁，瞧见洪秀全一边在说，一边看那块宝石，弄

得无暇说话样子。他便接口把那岳州以及汉阳地方的两桩怪事、详详细细的述给钱江听了。

钱江听完，点点头道：“此真天父显灵。但是我们大家，总要先顺民心为是。”

那知洪秀全一见此石之后，要做皇帝的心理，越加浓厚起来。当下即向他的妹子，收还旗剑二事。但因她去领取此石，大有功劳，立即记上首功。洪宣娇谢了一声，方始退去。

这天洪秀全大排筵宴，算替钱杨二人，以及各位天将、部将、裨将等等接风。大家都到，独有杨秀清一个人推托事忙不到。洪秀全知他为了宝石之事，不好意思前来，便也不去再请；即和大家畅畅快快的直吃到日落西山、方始散席。

第二天一早，已据各军纷纷来报，说是奉令制造修造浮桥的工具，已经制成，只候命令，怎样搭法就是。洪秀全听说，即将钱江以及一班天将等人，统统请到，开了一个军事会议。不防尚未斟酌妥当，忽据探子报到，说是向荣和张国梁的两路人马，已经跟踪追到，并在洪山下寨。独有江忠源一路，未见到来，不知逗留何处等语。

洪秀全不待探子说完，不觉大吃一惊，连说怎么来得这般神速。

钱江接口道：“我的初意，虽然料定向张江三人，一定跟踪追来，但是没有防到这般快法。他们既是到了，我们对于武

昌，只有暂缓进攻，且俟筹妥万全之计，方好行事。”

杨秀清不待钱江说罢，立即气烘烘的接口说道：“武昌居长江上流，得之可以直撼江南，俯瞰江西。我军数十万之众，难道还怕向张二只狗子不成！”

钱江微微地点着头道：“秀清大哥之言，虽极有理，但是武昌这个地方，易攻难守。向荣老成有谋，张国梁百战不疲，江忠源谅来不久即到，兄弟所以说要计出万全，并非不攻武昌，以及畏惧向张江三人也。”

杨秀清听了，又连摇其头的驳钱江道：“军师每每称赞向荣那个老贼，很有能耐。但我见他每战必败，老成何在，有谋何在？我愿前去独当此贼，你们此地可以腾出工夫，去攻武昌。”

钱江道：“秀清大哥既是去当向荣，须得仔细。”

杨秀清又忿忿的答道：“军师难道真个瞧我不起不成，我与千岁大哥，起义以来，一向未曾落于人后。”

洪秀全忙插嘴劝着杨秀清道：“秀清贤弟、你却不可错怪军师，他也不过为了慎重起见，总是好意。你既要去独当向荣，我命李副军师同你前去。”

杨秀清听说，方对洪秀全、钱江、李秀成三个，狞笑一笑，仿佛自认鲁莽的样子。李秀成瞧见杨秀清在笑，也不推辞，立即随同而去。

罗大纲眼看杨李二人走后，便对钱江说道：“方今隆冬时候，河水已涸，水面涨有巨砂，我们水军，难进内港；不如就用兵船架了浮梁，贯以钦索，由此地汉镇直达武昌省城，自较容易。”

钱江大拍其手的赞道：“此计甚妙，但恐迟误日子。”

石达开接口道：“这不碍事。我们一面不妨即用大纲兄弟之计行事，一面去与张国梁诱战，使他不防，免得乘机阻止我们的工作。”

钱江又点点头道：“这样也好。准待本月月杪，那晚上一一点没有月光，一夜架好浮梁，直捣武昌可也。”

钱江刚刚说到此地，又有探子来报，说是江忠源一军，业由鲇鱼套地方，偷进武昌城中去了。

钱江听说，将他的衣袖一摆道：“再探。”探子去后，钱江又接说道：“江军既已入城，他一定去和李臬台会合，欲与洪山的向军，成为犄角之势。我们可把水军，也是偷偷的渡过武昌东岸。彼军未备船只，城内之兵，用枪或箭，不能及远；用那土炮，又恐打着向军。我们正好借这投鼠忌器的便宜地方，以壮杨秀清一军的声势。”

洪秀全听了大喜，即命依计而行，大家散会不提。

单说杨秀清回营之后，认为受了钱江的欺侮，马上发令，

正欲率了李开芳、林凤翔、李昭雪、郜云官、王大洪、范连德新旧六员大将，渡江去攻向荣的时候，李秀成慌忙上前阻止道：“千岁拥了数十万之众，听了钱军师之议，不敢轻事渡江。秀清大哥若急渡江，胜则其功不小，败则不可收拾的了。”

杨秀清自恃他的位份在李秀成之上，便不听李秀成之计，径自渡江进攻洪山。

李秀成只好急去报知洪秀全知道。洪秀全便令陈坤书、陆顺治二人，各率水师策应秀清。

及至钱江闻知其事，陈陆二人早已出发。他急去见洪秀全道：“三军之所以能用命者，全在军令。今杨秀清不遵军令，将来何以服众。我当用千岁的令旗前去止之。”

钱江说着，即令洪宣娇拿了令旗去阻杨秀清渡江。及至洪宣娇赶到，杨秀清已经渡过江岸多时的了。

洪宣娇急急回报钱江，钱江、石达开二人一齐说道：“秀清这般鲁莽，真误大事。”

石达开又单独说道：“现在只有速将大军，统统都填浮梁而进，秀清一军，方不至于全军覆没。”

洪宣娇、韦昌辉两个，也一同说道：“秀清这人，本是我们军中的害群之马，何不让他断送狗命，省得将来为他所制。”

钱江忙摇头道：“这是因噎废食的政策，如何可以行于战争之际。”

洪秀全即下命令，即照石达开之计行事。

此时向荣已在洪山之上，瞧见杨秀清的人马，已经渡江，便朝左右大笑道：“洪秀全手下，虽有钱江、李秀成、石达开三个好手。但有杨秀清这人，夹在里面不听军令，擅自行动，也是我们朝廷的洪福。”

向荣说罢，即行传令，命敬修之弟张敬业，引兵五千，靠江札营，截断洪军水师。总兵汤贻汾、陈胜元、奚楚方、克钊四人分左右两翼，去敌杨军。再命张国梁督率大军押阵，若见洪杨二军，何方有了弱点，即向何方进击；但须看见洪山之上的一杆大旗举起，方准进攻。

大家奉命去后，只见杨秀清安营既定，甚是性急，即命李开芳、李昭雪、鄧云官、万大洪、范连德、林凤翔六员大将，一齐杀出。大家正待洪山举旗，方敢进击，就在此时，忽然听得西北风大起，吹得一面大旗呼呼的声音，远远地都会听见。各人抬头一望，果见洪山的山顶上面，竖起一面奇大无比的旗帜来了。大家本已待久，此时自然即遵向荣的军令进攻。

谁知杨军那边，只知顾着向荣一面，不防江忠源一军，竟从城内突然杀出。这样一来，杨军这边的六员大将，便被前后左右围攻起来。真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兵之力的了。

幸亏钱江率了大军，直攻武昌。一则用的是围魏救赵之计，二则又见江忠源既由城内杀出，城内一定空虚。护理总督赫德、抚台常大淳二人，都是木偶，李臬台虽然有些武艺，自然独木难支。所以下了一个奖令，谁能首先攻入省城的，赏银二万。那知那个獬面狼兵头目，虽然不爱银子，却喜杀人玩耍。他一听了此令，立即率了五百狼兵，大声一吼，犹同天崩一般，正待杀入南门。不料斜刺里忽然杀出一员老将，倒也十分厉害，若非獬面有些特别本领，早已没有性命的了。正是：

一片忠心虽贯日满城血水却成河不知獬面所遇的一员老将，究竟是谁，且阅下文。

第二十三回

真遭殃人民都变鬼 假被逼将士尽封王

獬面一闻钱江之令，他正想从那南门杀入，忽被斜刺里杀来一员老将，拦住去路不要命的就战。獬面本是广西的猎户，虽然是人，其实尚有一半野性。他的打仗，无所谓之阵法，无所谓之军容，只凭他那天生蛮力，见人就杀，见马就砍。和他对阵之人，除非真有甚么武艺，或用声东击西之法，或用左攻右突之法，或用深入浅出之法，或用进疾退徐之法，那种功妙功夫，和他厮杀，那还可以取胜。若讲气力二字，与他争胜，那就成了猫儿闻干鱼的俗谚，叫做嗅鲞。当时在和獬面厮杀的那员老将非别，正是湖北按察使司按察使的那位李声鉴李廉访。他的为人，本已中了那个君忧臣辱，君辱臣死的专制之毒，再加赫制台、常抚台两个，硬要命他去召他那会用邪术的金凤千金，他被公私两方一逼迫，早已抱了以身殉国的主意。前几天正在布置守城之事，未能率领少数之兵，去攻汉阳。及至江忠源入城，向他说出洪杨等人，如何如何叛逆，手下将官，如何如何厉害，一班兵士，如何如何到一城屠一城，得一城杀一城的说话，他更一怒之下，正待去攻洪军。忽然得报，说是钱江已率大军杀过江来，他就马上带上一二十名最亲信的藤牌兵，即由偏门悄悄绕出，谁知兜头正遇那个獬面，率领五百狼兵、犹同中了狂的，带喊带跳的杀来。所以他也不去打话，抡起一

把大刀就砍，獬面因有蛮力，声鉴也有武艺，狼兵虽凶：藤牌兵也不辱没。

这末怎么叫作藤牌兵的呢？因为道光末叶，除了洪杨之外，各省的土匪，早已蜂起。绿营兵勇，暮气已深，万万不是土匪对手。那些平时吃了重禄的甚么统带，甚么营官等等，要保各人的前程起见，大家只好出了重饷，招募几名当时风行全国，绰号藤牌兵的敢死人士。这些藤牌兵，月饷至少七八十两，平时除了练练藤牌之外，不是前去赌钱，便是前去嫖妓，至于吸烟喝酒，还算化钱少的。非但日不归营，夜不归队，他们的上司，偶说一句重话，他们马上就要告长假，开小差。上司要他们去打土匪，保前程，只好开眼闭眼，一任他们去犯营规。他们却有一样好处，平常时候，不肯积蓄银钱，以为一死便了，打起仗来，所以个个不怕死的。一个人只要真的不怕死，对方怕死的敌人，当然被他打败。军心本无一定，只要一营之中，有了几名藤牌兵、敢死士，连那不是藤牌兵的兵勇，不是敢死士的兵勇，也会连带气旺起来。当时竟有一种童谣、叫做不怕张，不怕刘，有了藤牌兵的官儿，就要吹牛。

那时的李声鉴，他既预备尽忠，还要银钱何用？故而一招就是二十名的藤牌兵，和他一同前去拼命。藤牌兵既是所向无敌，那班狼兵，也是所向无敌，当时双方的那阵血战，虽然不能称做绝后，总也可以称做空前的了。可惜不才的这枝秃笔，没有施耐庵先生会得描写，只有简单的说上几个杀得，说上几个仍旧罢了。

当时那二十名的藤牌兵，虽被那五百名狼兵，杀得只有半

个脑壳，杀得只有半个肚皮，杀得只在喷血，杀得只在放屁，仍旧不肯叫饶，仍旧不肯败退，仍旧不肯偷生，仍旧不肯怕死，直到与那清廷忠臣李声鉴廉访，一共二十一个不全的尸体，掀唇露齿，怕人施施，直挺挺的躺在血泊之中，方始不动。

李声鉴和那二十名藤牌兵既死。那个獬面，方才忙将他的脑壳，向天一仰，双臂一伸，吁上一口极长极长的大气，也是乏力的表示。正待上前再行杀去，陡然听得他的背后，一阵人喊马嘶的声音，杀奔而来。

他急回头一瞧，只见石达开、韦昌辉、洪宣娇、陈素鹃、陈玉成、黄文金、谭绍洸、赖汉英、胡以晃、曾天养、罗大纲、洪仁发、洪仁达等等，竟同风驰电掣的，转眼之间，已到他的跟前。他急一面手指地上躺着的那些死尸，一面大喊一声道：“杀呀！”那个呀字的声音，虽未把天震坍，可是已把南门守城的一个武官吓得直从城楼之上，一个倒栽葱的跌将下来。城上的守城兵士，一见主将吓得坠城毙命，顿时一声发喊，先已逃散一半。

韦昌辉、陈玉成、曾天养、罗大纲等人，就在此时，各人纵下马来，奔至城脚，抛上爬城软梯。大家一边在拨城上射下之箭，一边不要命的连爬带纵而上。及到城上，那班守城兵士复又一齐大喊一声，统统逃散。

韦陈曾罗四个，此时那里顾得追杀兵士；先将堵着城门的沙袋，手忙脚乱的搬开几个，疾忙开开一扇城门，放入大众。那个獬面，首先带着五百狼兵奔入，也不去和韦昌辉等人讲话，

单是复又几声喊叫直向城内杀去。可怜那时武昌百姓的遭殃，真比现在民国二十年分，汉口的水灾，还要厉害几分。石达开此时自然只顾城内的伏兵要紧，当下一面命各人各带几十名狼兵，分向四城搜杀，一面自己直向督抚两署奔来。等得他到抚署，那位常大淳中丞早和制台赫德、藩台梁星源、首道傅炳台，总算一同殉了难了。

石达开正待人内，谕知一班官眷，不必寻死之际。忽见探子赶来报告，说是大元帅千岁，已同钱军师等人，在那制台衙门，等候说话。石达开连忙出了抚署，来至制台衙门，一走进去，就被洪秀全一面一把执着他手，一面指着钱江说道：“达开贤弟，我真险呀，方才不是军师仔细，我这个人，早被那个夏鸣盛的死贼剁为肉泥的了。”

石达开听说，不禁一吓道：“这个夏鸣盛是谁，千岁又怎么险些儿被他所害？”

钱江接口道：“起先千岁据报，说是武昌城业已克复，便想约我一同入城。我因知道武昌城中，不无几个清廷的忠臣，怕有甚么埋伏，故命左先锋邓胜，走在先头，我同千岁两个，在后一步。谁知那个江夏县夏鸣盛，竟敢率领数十名差役，埋伏城濠之内，要想乘机行刺千岁。幸亏邓先锋走在前头，我和千岁二人，方免于难。”

石达开不待钱江往下再说，急问现在那个姓夏的呢。

洪秀全恨恨的接口道：“他能把邓先锋剁为肉泥，我们难

道不会将他砍成血饼么。”

石达开听说道：“千岁乃是万金之躯，关乎全国非轻，以后须得千万慎重一点才好。”

洪秀全正待答话，忽见杨秀清竟将李秀成扭结一团的从外奔来。钱江忙与石达开二人先向杨秀清的手中，把那李秀成拖开。然后方问杨秀清究为何事？

杨秀清见问，便把他的脚一跺，大怒的答道：“我若不杀这个坐视不去救我的杂种誓不为人！”

钱江、石达开两个，刚刚听至此处，忽见萧三娘同了陈小鹃二人，都是满头大汗的一同奔了前来，因见杨秀清已把李秀成放手，方在一边拭着各人头上的汗珠，一边同怪杨秀清不应去和李秀成动手。

杨秀清见他妻子和陈小鹃两个，也来怪他，更是气上加气。便去向洪秀全突出眼珠子的说道：“千岁哥哥，本命秀成前去助我的，如何坐视不救。今天之事，倘若没有军师率了众位弟兄前去相救，请问一声，我这个人，还有命么？”

洪秀全和钱江、石达开三个又一齐劝着杨秀清道：“秀成决无是心，况且他一见你的队伍，已经渡江，连忙奔来请发大兵，这倒不可错怪人的。”

李秀成直至此时，始去向杨秀清打上一拱道：“秀清大哥，

你怪小弟没有本领前去救你则可。怪着小弟存心不去救你则不可。快快不可生气，小弟这厢向你陪罪就是。”李秀成一壁说着，一壁又是深深一揖。

杨秀清因见有了下场，方始皱着双眉的答话道：“不是我在怪你，蝼蚁尚且贪生，谁不要命的呢？”

洪秀全、钱江、石达开、萧三娘、陈小鹃几个，一见杨李二人已在说话，忙又一齐接口道：“好了好了，这件事本是小事，还是商量大事要紧。”

众人道言未已，忽见林凤翔等来报告道：“江忠源与向荣各军，已向黄州、兴国，大冶各县屯扎去了，我们应否穷追”。

林凤翔尚未说完，又见李开芳也来报告，说是得着确信，清廷已派湖南的那个胡林翼率了大兵来此，不日可到等语。

洪秀全等得林李二人相继说毕、急问杨秀清道：“你瞧我们怎么办为是？”

杨秀清见问，并不转商钱江等人，立即答道：“追杀向江之事，尚在其次，现在最紧要的是、自然进兵长安，倘若占领那个历古建都之地，我们就此坐了下来，然后分兵再取四川，还怕不成大业的么？”

李开芳、黄文金两个，不待洪秀全答话，也一齐接口说道：“四川为天府之雄，汉高祖因此成业。后来的诸葛武侯，也

劝刘备去取成都为急务的。方才秀清大哥的主张，很是不错，千岁应该立即允从。”

钱江至此，实在不能煞了。忙向洪秀全说道：“江南乃是国家的精华之地。进可直趋北京，退亦可以自立。千岁若舍如此良机，改兵西向，反使清廷得握膏腴之地，供给军饷，那就难了。”

洪秀全听说，不置可否，先问众将。谁知众将所答之话，都是附和杨秀清主张的居多，赞成钱江主张的，仅剩李秀成、石达开两个。洪秀全一时不能解决，便对大众说道：“此事关系太大，让我细斟酌再定。”说完各散。

钱江便去找着李秀成、石达开二人，微声叹道：“杨氏得志，我们三个，从此完矣。”

李秀成、石达开听说，也各连摇其头，又吁上一口气道：“现在尚在未定之际，只有军师再向千岁细细陈明大势，或能挽回，也未可知。”

钱江点头称是，回到自己室内，连夜做成一本兴王之策。第二天一早，命人送到洪秀全那儿。

洪秀全正在心中无主，很是烦闷，一见兴王策三个字，便觉有些高兴起来。连忙展开一看，只见写着是：一、方令中国大势：燕京如首，江浙如腹心，川陕闽粤如手足。断其手足，人尚可生；若取江南，即是推其腹心，满清危矣。故以先取金

陵，使彼南北隔截，然后分道用兵，一由湖北进取河南，一由江淮进取山东，会趋北京，以断其首。北京既定，何忧川陕不服耶。

二、我国创造伊始、患在财政不充，因关税不能遽设故也。当于已定之省分，向商家略抽税收，而任其保护。资本每两，抽其一厘，名曰厘金。商家所损极微，自无不愿，以此供给饷糈，足有馀也。惟不宜勒索苛民，而贻口实。

三、清室自道光以来，各国交通，商务业已大盛。盖商务为国家之本，应与各国先立通商条约，互派使臣负责，此乃世界大势，首先应为之事也。

四、我军既以财政为患，当于图法，亟亟讲求。第一著不用清室银元，商民自必惶急。我国即铸银币，以代清室银元之需。单以六成银色而论，利莫大焉。次第再立银行，发行纸币，五千万可以立待。

五、百官制度，宜分等级，官位自官位，爵典自爵典。取任各官，论才不可论贵。故各国之亲王，亦不尽居高位掌大权也。

六、将来世界大势，必至趋重海权。今后若中国大定，应永远定都金陵。据江河之险、各舟师之事。水军本与陆军并重，不可偏废。

七、我国起义以来，急于战争，不遑注意制度，亟宜开科

取士，选取人才。

八、清廷连战皆败，恐借外人之力，以扼我族。亟宜优待外人，以取世界一家大公之义。

九、我军速战虽胜，恐有疲乏之虞。可将现有之兵额，约二百万之数，加以训练，分为五班。待定江南以后，以两班北伐，以一班下闽浙、留两班驻守三江，以便轮流使战，则兵士人人可用矣。

十、中国本来膏腴，土地荒废已久，亟宜垦荒。地为公产，仿上古寓兵于农之制，或为屯田之法，按时更番抽练，可使人人皆兵、饷源不绝。

十一、中国人数虽多，而女子全付于淘汰之列，非是正办。亟宜兴办女学，或设女科女官，先以培植人才为本，继以鼓励人才为殿；并限制缠足之风、而进以须眉之气。男女一律平等，且定刑律，首先注意男子犯奸之条。

十二、矿源出于地理。中国本富，应仿各国矿务铁路等等，国家人民两有利益之事为之。

以上管见，言其大略而已。其余应为之事甚多，容再相机而定。清廷以残酷，我国以仁慈。清廷专重宗室私人，我国则以大同平等主义行之。兴王之道，尽于斯矣。

洪秀全刚刚看毕，忽见洪宣娇面含怒色的，匆匆走入，一

屁股就向他的对面坐下道：“哥哥，我们洪氏，现已到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地步的了。王为万世之基，寇为一时之贼。杨氏本和哥哥在夺帝位，哥哥怎么还会相信他的主张呢？哥哥倘若不听钱军师的主张，自己要把机会让人。”洪宣娇说到这里，陡然向她腰间拔出一柄明晃晃的刀来。一面朝她胸前、悬空的试上两试，一面又跟着说道：“妹子就此先行死在哥哥面前，免得死在他人手上。”

洪秀全起先本在听一句点头一句的，此时又见宣娇把刀向她胸前试着，急去一把将刀夺到手中。先向门外望了一眼，见没外人，方始对着宣娇说道：“妹妹好意，为兄岂有不知。”说着便把钱江的十二条兴王之策，递给宣娇去看她道：“妹妹放心，我们一定去取江南就是。”

宣娇听说，还紧问一句道：“哥哥不再改变么？”

洪秀全连连摇头道：“国家大事，怎好儿戏。”

宣娇听说，方才俯首去看那道兴王策。尚未看毕，忽见洪大全、洪仁发、洪仁达几个，一同走入。

宣娇先向大家说道：“哥哥已经赞成钱军师的主张了。你们放心罢。”大家听了方才大喜。

洪大全也把那本兴王策，拿去看毕道：“这末我们何不就此开科取士，也好镇定人心。”

洪秀全点头道：“此事就交你去办理。”

洪大全正待答话，忽见洪秀全的随身卫士走来说道：“杨天将有事要见。”

洪秀全听说，忙朝众人将手向后一指道：“你们可从后面出去。”

洪宣娇急随大众匆匆走出，她又一个人来至钱江那儿，报知她的哥哥看了兴王策之后，已允去取金陵之事。钱江听毕，一壁先请宣娇坐下，一壁面现喜色的答道：“既是如此，大局便有望了。”

洪宣娇微蹙双蛾的接口道：“军师早该听我说话，就让姓杨的死于向荣之手，岂不干净。”

钱江笑上一笑道：“我素以诚心待人，如何防到他会得寸进尺起来的呢？”

洪宣娇又说道：“他此时又去找我们哥哥，不知我们哥哥，可会被他逼得改变宗旨。”

钱江摇头道：“此事关乎天意，也非人力一定能够勉强。”

钱江刚刚说到此地，只见李秀成慌慌张张走了进来，就将手上的一张名单，交给他看道：“坏了坏了。”说着，又朝洪宣娇说道：“千岁又被杨氏逼出这桩不妙的事情来了。”钱江

不去插嘴，单把那张名单，去和宣娇一同去看。只见上面写着是：

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故南王冯云山故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福王洪仁达安王洪仁发宜王洪大全靖国王钱江翼王石达开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燕王秦日纲慕王谭绍 堵王黄文金威王林凤翔毅王李开芳顺王吉文元松王陈得风比王伍文贵辅王杨辅清侍王李世贤顾王吴汝孝章王林绍章赞王蒙得恩豫王胡以晃杨王妃萧三娘萧王妃洪宣娇

洪宣娇一见她未封王，顿时把那名单，撕得粉碎的大怒道：“军师既已说过男女平权，难道我还没有大功不成？”洪宣娇的成字，尚未离口，便往外奔。正是：男儿有幸登天去女子无端逐队来不知洪宣娇要往何处，且阅下文。

第二十四回

李金凤代父复仇 彭玉麟寻师问难

钱江瞧见洪宣娇拔脚就走，似乎要去和她哥哥大闹去的样儿，赶忙追上拦了转来，仍旧请她坐下。劝着她道：“萧王妃，你本是一位女中豪侠，难道连那小不忍而乱大谋的一句古话，都忘了不成。现在天王面前，只有你一个人还能说话；不要弄得生了意见，以后没有缓冲之人，岂不误了大事。况且此事我能料定天王，必定推说见逼杨氏，才有这个封王之举。其实呢，天王自己早有此意的了。至于你也要轧进一份王位，似尚不难，容我去与天王说知可也。”

洪宣娇本来还信服钱红这人的。此时听他这般说法，方始把气消了下去。

李秀成又问钱江道：“开科取士，本是正理。但在这几天百忙之中行之，似乎稍觉太早一点吧。”

钱江听了一愣道：“怎么说法，天王马上就要开科取士了么？”

李秀成点头道：“开科之事，已命大全办理去了。”

洪宣娇接口道：“这件事情，我方才眼见天王交与大全哥哥去办的。”

洪宣娇还待再说，忽见她的随身侍婢来请，说是大众都已去向天王谢恩去了。王妃怎样？

钱江、李秀成一齐说道：“这事我们也得前去应个景儿。”

洪宣娇听说，先回房去换她衣服。原来洪秀全最恨清朝服装，又因军务倥偬之际，没有工夫，只好杀到那里，就把那里戏子的行头，拿来应用。大众既穿戏子行头，洪宣娇便打扮得和那武旦一模一样。此刻既去谢恩，须得去换宫妆，方成体统。

这天天王很是高兴，大排筵席，赐宴群臣。他一个人穿了一件龙袍，坐在上面，大有赵匡胤的那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概。杨秀清既封东王，也和那出洪羊洞剧中的八贤王一般装束。各位王爷，也都相差无几。还有甚么天官丞相，地官丞相，甚么游击将军，甚么巡查都使的名目，都是一班起义的老弟兄担任。

席散之后，吉文元一个人去向天王献殷勤道：“臣有一妹，名唤珠儿，尚有几分姿首。因见天王身边没人侍奉，拟将臣妹献上，以备房中使用。”

天王听了大喜，立即召入，封为吉妃。这位吉妃，样样都好，只有一双天足不好。平时每在怨她那位亡母，怎么幼小不将她好好的裹足，害她长大，不能步步生莲之雅。岂知她的一

双天足，正合了天王的脾气。天王的对于妇女，虽然也重颜色，也却有几个特别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身長玉立，第二个条件是瘦削肩膀，第三个条件是遍体无瑕，第四个条件是一双天足。这位吉妃珠儿，四样都能占齐，因此宠幸无比。

别人见了，倒还不甚么样，独有那位洪宣娇看在眼里，不觉想起她那萧王爷在日，何等情深伉俪，何等举案齐眉。一旦中途分飞，害她独守空房，好不凄楚。平时因在冲锋陷阵，无暇及此。又有一句古话，叫做眼不见为净。现在一见天王和吉妃珠儿两个，同寝同食，同出同进，活像一对鸳鸯，她便不及等候钱江和她所说之话起来。忙去找着钱江问道：“军师，你在湖南衡州时候，曾经与我咬着耳朵，所说的那句说话，现在可还记得了么？”

钱江见问连摇其头的答道：“决不忘。”

宣娇微微地将脸一红道：“我已不能再待。请问军师，怎么办呢？”

钱江听了微微一笑道：“我从前本和你说过，原是两种办法：一种是再醮，一种是守节。再醮因有活着的天王，下世的西王，他们二位的关系，反而有些难办。守节呢，谁来管你闲事。你也博通经史的，难道汉朝的那位陈阿娇皇后之母，陈太主的故事都不知道的么？”

洪宣娇听到此地，愈加绯红了脸的答道：“这个办法，我岂不知。我此刻来请教军师的意思，只怕因此舆论不好，天王

未必饶恕，如何办法。”

钱江又答道：“你只要对于国家大事，放出本领去替天王出力，闺房之事，我能包他不来干涉。”

洪宣娇听说，方始欣然而去。

又过几天，开科之事，业已完毕。大总裁就是放的宜王洪大全；考取状元，名叫刘继盛，字赞震；榜眼名叫袁镛，字盖石；还是清朝的一个老举子；探花弥，字子都，非但年仅一十六岁，而且才貌双全。琼林宴的那一天，三鼎甲，一样的披红结彩，骑了高头大马，鼓乐鸣齐的游街。

哪知那位少年探花弥，竟被萧王妃洪宣娇瞧上。即于次日，宣娇特地打发心腹侍婢，将他请至，明为教习文学，暗则作了面首。从此以后，宣娇既有闺房之乐，对于国家大事，真的更加出力起来。

有一天，宣娇正和弥探花二人，相对饮酒，十分有趣的当口，忽见她的侍婢大惊小怪匆匆地奔来报知道：“婢子听说，清朝业已把胡林翼放了此地的藩司，署理巡抚；湖广总督，已由云贵总督吴文镛调补；江忠源也放了此地的臬司。还有那个死难的李声鉴李臬台之子李孟群，同他胞妹李金凤两个，口称要报父仇，已向河南抚台那里，借兵五千，杀奔前来。……大家都在气不过东王，甚么叫做假节钺专征伐。……天王命他率同林凤翔、李开芳、吉文元、陈玉成四人，前去讨伐向张江三路人马，又任那个道士吴吉士为冬官丞相，率兵三万，专敌李

孟群、李金凤兄妹二人 。”

那个侍婢一口气说到此地，又将宣娇望了一眼接说道 ：“王妃也封了甚么艳王，兼女兵总指挥使，督同陈素鹃、陈小鹃两个，接应各军 。”

洪宣娇听毕，把头点了两点答声我已知道，你们从速预备我的营装就是。

侍婢退出，宣娇便对弥探花笑上一笑道 ：“你莫替我害吓，我本是一个打仗的祖师。不过这场大战，不知杀到几时才能了结，此刻不能预定。你若胆小怕事，那末不用说它；你若想升官，或是发财，你就快去拜托钱军师保你一本，弄个我们军中的秘书监玩玩也好 。”

弥探花听说，急去满斟了一大杯酒，递与宣娇去喝道 ：“我先祝赞你一声，此去一定马到成功 。”

宣娇笑着喝干，回敬了弥探花一杯道 ：“你倒底敢去不敢去？快说一声 。”

弥探花疾忙把酒咕嘟的一声喝下之后，忽将他的衣袖一勒，装着要去打仗的样儿道 ：“上马杀贼寇，下马作露布。这等盛事，男儿汉，大丈夫，谁不愿干？你放心，我立刻去托钱军师去 。”

弥探花说完，正待出房，宣娇又对他说道 ：“倘若钱军师

见你文绉绉的样儿，不肯保你，你就老实对他说出，是我教你去找他的。”

弥探花听了一愣道：“怎么，此话可以对他讲的么？”

宣娇把眼一瞟道：“我教你去说，你只管大胆去说就是，谁来害你不成。”

弥探花生怕宣娇动气，连声应着我去我去，大踏步的走了。

宣娇一等弥探花走后，立即去见天王。及她走到，只见天王，正据探子飞报，说是吴吉士丞相，已被敌人李金凤用了妖术，杀得似要败阵的样子。天王一见宣娇，连连忙不迭的挥手，命她快去接应。宣娇见了，不好再管弥探花之事，只好返身退出。拿了兵器，飞身上马，杀出城去。

刚刚出城，兜头就遇见那个獬面抱头鼠窜的飞奔而来。宣娇忙将马缰勒住问道：“你为甚么这般狼狈，你可知道吴吉士吴丞相，现在战得怎样的了。”

那个獬面，见是萧王妃洪宣娇，只好连忙站定答道：“我已中了那个李金凤妖妇的邪术了。吴丞相的法术，也非其敌。

王妃若去接应，须得小心一二。”獬面说完，匆匆自去。

洪宣娇却不惧怕，只把她手上的马缰一紧，率领她的女兵，一脚冲至阵中。抬头一看，果见那个吴吉士，已被那个李金凤，

口吐一团火焰，逼得正待败退。她也不去再和那个李金凤对话，抡着一柄大刀，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向火焰之上拼命劈去。说也奇怪，洪宣娇这人，并无甚么法术，倒说那时她的一柄大刀，仿佛有了神助一般，只要劈到那里，那团火焰，就会熄到那里。莫说那个李金凤一时不知来历，不免大吃一惊；就连宣娇本人，也觉不懂起来。

此时的吴吉士，也当宣娇能用法术。顿时胆子一大，又将他的大口一张，吐出一团火球，直向李金凤的面前扑去。原来吴吉士在洪宣娇未到之先，业经吐过火球，因非李金凤的敌手，故而赶忙收回。此刻因见洪宣娇的大刀，能够劈熄，所以重又吐出，以助宣娇。当下李金凤一见吴吉士又吐火球扑她，只得也把她的火焰重行吐出。谁知这个火焰，一遇着洪宣娇的大刀劈着，竟同斗败的蟋蟀一般，依然无力可施，熄了下去。

李金凤的本身，总算还有法术可以自己防身。可怜她手下的一班兵士，无不烧得一个个的焦头烂额。正待溃散之际，幸亏左有江忠源杀入，右有张国梁杀入，始将一班兵士，稳住阵脚。起先李孟群也被吴吉士的火球，伤了坐马，此刻方始换马杀至。于是双方又混战一阵，不分胜负，大家只好各自收兵。

吴吉士、洪宣娇两个，一同回进城内，忙去见着天王稟知道：“敌方的那个李金凤，确有邪术。我们今天这仗，虽然未尝打败，以后各军出战，须得千万小心。”

天王听说，立刻下令谕知众将去后，忽见东王杨秀清领着一个非常美貌的女子进来，天王便问东王，此是何人。

东王先命那个女子朝见天王之后，方才答道：“她的老子就是前任的汉阳县知县桂越石。她的名字，叫做桂子秋。自幼就有一位仙人传授法术。因见她的老子，藏过关帝庙前掘出的那块石碣，气愤不过。直到前几天，方将那块石碣寻着，特地携来贡献。并愿弃邪归正，投效我们。”

天王听了大喜，先将桂子秋这人奖励几句，命她呈上那块石碣。桂子秋即命从人抬上，天王下座，细细一瞧，果见石碣上面，镌有“辰火天明、金铁争鸣，越王过汉，东国太平”的十六个大字。便对大众说道：“如此说来，真是天父显灵的了。我们国号，准定就取太平天国四字，才合天意人心。”

大众附和一阵，天王便命卫士，把那石碣，抬入上房，交与吉妃，连同那块天生太平天国四字的宝石，一起收藏，卫士抬入。

天王又问桂子秋道：“你能甚么法术，可与我们这位冬官丞相吴吉士一比。”

桂子秋奉命，她就同了吴吉士走出院外，立定身体，对着吴吉士拱手微笑道：“请问吴丞相，我们现在怎样比法。”

吴吉士因为刚才业已吃过那个李金凤的亏的，此时不敢大意，只好也笑着答道：“此刻吴某，无非奉了天王之令，瞻仰桂小姐的法术罢了。如何比法，悉听吩咐。”

桂子秋听说，已知其意，便将她的纤指，忽向西北方的天

空一指，跟着道了一声疾、陡闻一声霹雳，青天白日之中，竟会大雨起来。还不奇怪，她在大雨里头，这般淋着，身上竟没一点水珠颗儿。大家方才拍手叫好。及至再去看那个吴吉士，早已淋得像个落汤鸡儿一般的了。

此时吴吉士生怕天王见罪，赶忙口吐一团火球，飞起空中，周绕一转，仍旧落下，却也并未被雨濯灭火光。

桂子秋见着，便把她的双手合十，向着吴吉士拜了一拜道：“吴丞相的法术，果然不错，胜我多了。”

吴吉士慌忙谦虚几句，二人一齐收了法术，同到天王那儿销差。

此时洪宣娇因见桂子秋这人，既有法术，又是长得比她标致，便对天王含笑的说道：“臣妹愿随这位桂小姐学习法术，伏求天王允准。”

天王听说，笑上一笑道：“我知法术之事，非得童身学习，方有效力，你现在恐怕不能了吧。”

洪宣娇将脸一红，正待答话，忽见吴吉士已将她刀劈火焰之事，一五一十的说知天王听了。天王不待吴吉士说完，一面大喜，一面又称怪事不已。

桂子秋接口道：“既是萧王妃要学小女子的法术，小女子很愿传授。”

天王更是欢喜，即任桂子秋为女兵副指挥使，就在宣娇一起办事。

桂子秋谢恩之后，即同洪宣娇两个，手携手的来到宣娇室内，一同坐下。宣娇百事不提，第一句说话，就问桂子秋道，“我的不懂法术，你该已经知道。今天我的刀劈那个火焰之事，倒底甚么缘故？”

桂子秋见问，微笑了一笑道：“王妃请把脉息，让我一按，或有分晓。”

洪宣娇真个把她的一双玉腕，放在桌上。桂子秋一按之后，笑着哦了一声道：“原来王妃今天转了癸，那个姓李的法术，是被王妃的秽污所破。”

宣娇听毕，立即传令出去，只要是她手下女兵，以后每逢出战，必须各人身上，都藏一点秽血，违令者斩。

桂子秋道：“王妃应该也去禀知天王，不论兵将，凡遇妖法，都须带着秽物，方保无虞。”

洪宣娇听了，一面命人禀知天王，一面便请桂子秋马上传授她的法术。

桂子秋道：“王妃现在只能学法，不能学术。”

洪宣娇不解，桂子秋又说道：“学法只要暂忌房事。学术

第一要紧先须养气，一行房事，气即难合，术无进功，永远须避房事。所以法是外功，术是内功，不能混合而言。”

宣娇一听如此说法，连连说道：“这未请你快快帮我先取姓李的性命要紧；至于学习法术之事，我们往后，慢慢再说便了。”所以后来洪宣娇，永不再提此事，因为不能避忌房事之故。

现在且将洪秀全这边的事情，暂时按下，补叙湖南那边。

且说曾国藩自从委了彭玉麟，充任那个水师指挥官之后，彭玉麟便将他的水军之学，全行贡献出来。没有多天，已把水师一部份，办得井井有条。再加那位左宗棠，已入张亮基的幕中。张亮基信任有加，一切军务等事，全交他去办理。这样一来，长沙城池，竟同生铁铸就一般，无论洪军如何凶猛，休想动得分毫。洪秀全只好听了钱江主张，放弃湖南，去攻湖北。照清廷方面说来，湖北虽然失守，湖南倒底保住。

咸丰皇帝闻知其事，即将胡林翼以布政使署理湖北巡抚；又调云贵总督吴文镕，实授两湖总督；又任旗人善琦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限期收复城池；又命曾国藩大练水师，以作善琦的声援。

曾国藩一奉旨意，忙将彭玉麟请至，和他商酌道：“现在湖北业已失守，洪军之势愈大。此地虽然添了一个左季高，却少了一个胡润芝。朝廷既是责成我练水师，这件事情，只有请你来帮我一个大忙。”

彭玉麟连连客气道：“只是我们那位杨载福同事，也是一位水师好手。”

曾国藩微摇其头道：“他是将材，你是帅材。你的责任，自然比他重得多了。”

彭玉麟听了，方才答道：“既承这般知遇，标下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过一切大事，仍求大人主持。”彭玉麟说到此地，忽又站了起来道：“标下读书不多，阅历又少，久钦大人的德望，事事可为标下之师。标下要想拜在门下，务求大人答应。”

曾国藩听说，摇着手的问道：“你是嘉庆那年生的。”

彭玉麟答道：“标下是嘉庆二十年十二月生的。”

曾国藩听到这句，忽然大笑起来道：“我仅此你大了四五岁，怎么可以做你老师？”

彭玉麟又接口道：“学问之事，何在年龄。”说着，不待曾国藩答应，早已口称老师，恭恭敬敬的拜了下去。

彭玉麟拜完，又命人去将曾贞干请至，见过世叔。曾贞干略谈几句去后，这天曾国藩便和彭玉麟二人，一壁对酌，一壁问他家事。

彭玉麟一见问到他的家中，忽皱着眉头的答道：“门生生

平，这桩最不解的事情，此刻先求老师解释门生听了，方敢述及家事。”

曾国藩忙问：“哪桩事情，还不明白？”

彭玉麟道：“门生为人，素来抱定宗旨，无论何事，不肯欺人，谁知往往弄得不能不去欺人。难道门生前生作了恶事，要想做个好人，都不能够的么？”

曾国藩听说，笑上一笑道：“前生之事，我最不信。这件事情，或是老弟的经历不够所致，弄得要好不能，也未可知。老弟且把事实说了出来，让我解释你听。”

彭玉麟听毕，果真老实对曾国藩说出道：“先慈刻苦成家，始将门生抚养成人。门生所娶邹氏，人尚贤淑。不知进门之日，怎么一来，竟会不为先慈所喜。先慈每命门生将她大归，门生因为怜她罪不至此，只好常向先慈替她求情。

“有一次，先慈又发大怒，门生真的求不下来了。门生只得将她私下寄住家叔家中，竟骗先慈，说是已把邹氏大归。此是第一次欺骗先慈。当时先慈只知邹氏大归，且对人称门生尚未娶过。门生对于亲友面上，自然跟着先慈所说。此是第二次欺骗亲友。后来先慈和亡荆次第逝世。

“门生困于经济，不能立足，便到本县的那座石鼓书院，前去混混。又与一个萧满其人，竟以假事扶乱欺人。及到此地，忽又无端的，遇见那座谦裕当铺里的女主宓夫人，因画梅花的

情感，竟要嫁与门生。门生仍旧不肯违背亡亲之意，只好骗她未娶。那时她正有病。她有一天，因见病已危殆，要教门生替她书写遗嘱，说是家产全部归与门生，等她死后，但要当她元配待遇。门生倘若依她，如何对我亡妻，倘不依她，似乎又作负心之人，所以直到她死，门生尚未允她。话虽如此，她的家当，门生自然不要。她的遗嘱，门生又怎么办呢？”

曾国藩一直听到此地，便去捻着他那新留的一点小须，连声赞称道：“老弟存心如此，仰能不愧于天，俯能不作于人，当然可敬。不过你方才所告诉我的，这些没有法子的欺人之言，似乎要怪老弟没有经历。正是：世事洞明毕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不知曾国藩还有何话，且阅下文。

第二十五回

儒宗谈理学实益人心 勇将壮声威伪装狗眼

曾国藩本是一位理学儒宗，平时对于一个欺字，早认为是人们的蠹贼、所以他的家书之中，别样事事谦退，以备再加进益。独有理学二字，他却当仁不让，不肯再去和人客气。这天听了他那位新收门人，彭玉麟请教他的说话，可巧对了他老人家的胃口。于是老老实实拿出老师排场，把那彭玉麟的居心无愧之处，先行提出，大大的称赞几句。然后再去怪他没有经历，这正是教导人的良法。

当时彭玉麟一见他的老师，果不将他当作外人，老实教导，不禁喜形于色的答道：“门生也知经历不够，这总是学问不到之故，务求老师开我茅塞才好。”

曾国藩瞧见彭玉麟的脸色，忽现喜容，知是一个可造之材，将来必能成名。便又高高兴兴的说道：“你的第一桩事情，单去注重一个孝顺的顺字，认题未免不清。你要明白同一父母之命，难免没有乱命。所以古人说过那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说话。这个意思，本是取那肤发身体，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义。既连毁伤都要逃走，大归之事，问题更大。单以姑媳二字说来，自然姑大。若以祖宗嗣续说来，父母之命，便小于嗣续

了。我们那位邹氏弟妹，当时不知为了何事，不得于姑。遇着这种事情，只有你去设法，调和她们姑媳之间的情分。就是一二连三的几谏，也该去做。真个到了万万不能再谏的时候，只有携了我们那位邹氏弟妹，暂时远避的一法。如何可以私下寄于今叔家中，又去承认大归二字的名义呢？你的第二桩事情，对于一切亲友，大可恳托他们去向令堂面前求情，或是带着邹氏弟妹，去向婆婆陪礼。如何可以一口承认尚未娶过？”曾国藩说到这里，又问邹氏有无子女。

彭玉麟道：“亡荆生有一子一女。子名永钊，已将成人，女名永钿，年龄尚小。”

曾国藩听了忙接口道：“既有子女，又无失德，老弟竟忍心令我们那位邹氏弟妹，去负大归之名的么？”

彭玉麟听到这句，早已凄凄楚楚的淌下泪来。于是一壁拭泪，一壁微微地叹气。

曾国藩又摇手劝阻道：“这也不必伤感，现在只有赶紧教子成名，使她在那九泉之下，能够心慰，也是一般。”

曾国藩说到此地，忽见一个家人，捧了一包公事，前去请他批阅。他就忙同彭玉麟二人，细细看毕公事，方始命那人拿去，仍又接说道：“老弟当时对于一切亲友，既已承认未娶，难道没人前去替你说亲的么？”

彭玉麟见问，便又蹙额的答道：“怎样没有，还有人因见

内生不肯答应，以为必有外遇的呢？”

曾国藩点点头道：“这些事情，倒是流俗之见，不必理他。至于老弟的第三桩事情，那个神道设教，本是愚民政策。扶乩开方，也极危险。老弟当时以为陈茶老米，不致吃坏，但须防到久病之人，全靠良药去救。倘若病家把这责任交与乩仙身上，不再去请名医，岂不因此误了日子，弄得即遇名医，也难医治了么？说到捉妖一节，狐仙五通，南北两方，都有出现。老弟彼时因为那个马桶盖之故，一怒之下，拿出玉瓶，彼狐竟至毙命……。

曾国藩的命字犹未离嘴，忽见两旁伺候酒菜的那些家人，都在别过头去掩口而笑。他就摆出庄严之色，而又和和藹藹的告诉一班家人道：“此事有何可笑。彭大人是不会怪你们的。

倘若换一生客，便不成体统了。以后不可如此。”曾国藩说完这句，又对彭玉麟接续说道：“此是邪不胜正，非有他也。老弟当时虽和我那敝同年金公老实说出，但是不能前去执途人而尽告之，补救只有一半收成。再说到现在的这位宓夫人，也能任由老弟，慨然出借如此巨款，当然是位极明大义的人物。她因看上老弟的人物，拟效文君之为，也是人情之中的事情，本也不可厚非。及至病入膏肓，欲以遗嘱要求老弟承认她为元配，这件事情，仍要怪着老弟，未曾将你实话告诉她的原故。“曾国藩说到此地，忽朝彭玉麟微微地一笑道：“这末老弟究竟和她有染没有呢？”

彭玉麟见问，陡把他的脸儿一红，假装咳嗽着的答不出来

了。

曾国藩瞧见彭玉麟这般样儿，便把面前的一只酒杯端起，朝着他一举道：“快喝一口热酒再说。”

彭玉麟此时正在没法，忙去喝上口酒，壮了一壮胆子，方敢鼓勇的答道：“门生本拟正式娶她。起初是一因手头拮据，诸事不便。二因那时的贼人围城正急，一时不及去顾此事。后来她又病了，更加耽搁下去。及至她有一天，陡然之间的病势沉重起来，她也自知不起，所以有那遗嘱之举。那时门生若去答应了她，固是不好，不答应她，也觉不好的当口，忽被贼人攻坍两丈城墙，人民一个鼓噪，方始暂且打断话头。后来她的毛病，仍旧时好时歹，门生已经来此供职。又有一天晚上，她忽然命人前来唤我。等我到她那儿，见了我面，又没甚么紧要话头。不道言语之间，总在愁得她的病症难好。倒说这天晚上，竟是哀哀悲悲，死死活活，通常门生和她苟且一次。当时只怪门生鉴理不明，居然做了名教罪人。”

曾国藩不待彭玉麟再往下说，便接口说道：“如此说来，老弟只可以外妇待她的了。现在快去替她立一近族的嗣子；再助嗣子，替她夫妇二人合葬下土，于心也就安了。”

彭玉麟听说道：“老师教诲甚是，门生一定照办。”彭玉麟还待再说，忽见杨载福同了罗泽南两个，急急忙忙的走了进来，叫着曾国藩说道：“大人，安庆省城，又被洪军攻破，如何是好？”

曾國藩听了这个消息，不觉长叹一声道：“洪军如此猖獗，民无噍类矣。”

彭玉麟愤愤的接口道：“胡润芝既已率兵前去，怎么还是这样！”

曾國藩摇摇头道：“现在军权不一，你教润芝一个人又怎么样呢？况且新放的这位钦差大臣琦善，既不十分知兵，又倚宗室之势，决不肯去与润芝和衷共济的。你们只要看他，手握十万之众，至今犹在河南逗留，也可以窥测他的意思了。”

杨载福道：“听说这次去攻安庆的，就是那个四眼狗陈玉成。”

彭玉麟笑问道：“这个四眼狗三字，大概总是一个绰号吧。”

罗泽南连连摇手道：“不是不是。我听得人说，说他真有四只眼睛。”

曾國藩道：“不管他是四眼狗也罢，五眼狗也罢，总之安庆一失，江西便危。他既然从下游杀去，一定志在南京。不知那位陆制台可在预防没有呢？”

彭罗杨三个一齐接口道：“我们听说这位陆制台，只宠一个爱妾，一切政事，不甚过问。”

曾國藩听说，连摇其头，没有说话。

彭玉麟道：“老师今天可也讲得有些疲倦，请去休息一下。我们也得出去料理公事。曾国藩站起来送出彭罗杨三个，大家各去办事不提。

这末所说的那个四眼狗陈玉成，倒底是不是长了四只狗眼的呢？不是的。读者不必性急，听我慢慢说来。原来这个陈玉成，就是洪大全的朋友。自从投入洪秀全的部下，所立战功，倒也不少，因此封为英王。有一天，同着林凤翔二人奉了东王之命，去攻蕲水、蕲州两处，他就当场对着东王说道：“依我之意，我与威王两个，还是各攻一处为妙。”

东王听说道：“这样也好，你们二人，就在我的面前拈阄。”

当下陈玉成便拈了蕲州，立即率了二万大兵出发，将到蕲州，便于离城十里的所在，札下营来。

当天晚上，他手下的部将，都去向他请令，以便第二天一早好去攻城。陈玉成听说道：“我常常地听见我们正副两位军师说：我们起义，原为吊民伐罪而来。只要清国的官吏，肯来投诚，便好免些杀戮。我既到此，应该谕知这个伍文元，叫他快快献上城池就是。”

众将听说，即请陈玉成快写谕单，陈玉成就命营中文案，写上一张谕单，命人送入城中。

伍文元接到谕单，不觉大怒的说道：“本州乃是朝廷的六品正印官儿，为何降贼，岂不辱没先人。”伍文元一面说着，

一面即把来人斩首挂上城头号令。

陈玉成据报，因见伍文元如此无理，方才大怒起来，连夜进兵，前去攻城。及到城下，抬头一望，非但满城黑暗，而且肃静无声，不觉一呆。忙暗忖道：难道这个妖头，因为知道不是我们的敌手，业已悄悄的带了百姓，一齐逃走不成。陈玉成想到此地，即命他的部将范连德，不问空城实城，快快攻入再说。

谁知他的说话，尚未说完，陡闻一个信炮，就在黑暗之中，城内杀出一支人马，左边杀出一支人马，右边杀来一支人马，竟把他们的队伍，围在核心里了。亏他素负勇名，毫没慌张之状，提起一把大刀，耍着开四门的刀法，敌住官兵。那时范连德同了另外十几员裨将，生怕陈玉成有失，也是不要命的厮杀。当时陈玉成杀退了一阵，又是围上一阵。他虽一连杀了几阵，那班官兵，毫不退后，只是像个潮涌杀上。不防就在此时，他的左额上面，忽被一个清将伤了一刀。他更大怒起来，对着那个清将，大吼一声，跟手也是一刀劈去。那个清官，早已被他劈得翻身落马。顷刻之间已为乱兵踏做肉泥。此时那个范连德，也已一连杀死几个清将。那班官兵，方才不能支持，撒围而退。

陈玉成同了众将，怎么肯放，飞马就追。及他一马捎到城下，陡又听见一声炮声，城上的灯笼火把，忽又照耀得如同白昼的一般，所有的官兵，早已退入城内去了。同时又见城头之上，那个伍文元指着他在大骂。他见城门已闭，又有乱箭射下，只好忍了气的退回营去。一点人头部将一个未伤。

他忙向范连德、高宏发两个道：“这个姓伍的妖头，竟有一点布置。”

范连德不答这话，先问陈玉成的伤处怎样。陈玉成见问方才觉得疼痛起来。急去用手一摸那个伤处，果有龙眼大小的一个窟窿。

他也不答这话，仍又对着范高二将说道：“我想此刻尚未天亮，那个姓伍的妖头，瞧见我已受伤，一定不再防备。你们快快跟我就此杀去，包你得手。”

范高二人听说道：“这末我们也是暗中杀去，使他更加不防。”

陈玉成想上一想道：“这末我从东门暗中杀去，你们也是暗中的，悄悄绕到西门杀入，不得误事。”

陈玉成说完，即和众将分头发出。等得他到蕲州城下，守城兵士，果然因为打了胜仗，疏于防范，一个不留心，早被陈玉成爬上城楼，杀开城门，放入他的兵将，一直就向知州衙门奔去。

哪知他还未到衙门，早被范连德、高宏发二人，果从西门杀入，一脚杀到知州衙门，已和伍文元等人，在那儿巷战起来了。

伍文元本是一位文官，因为稍有一点调度的能力，所以陈

玉成第一仗没有占着便宜。此时既已杀到衙门，伍文元手下的军队，早已逃散，虽有城守汪得胜、本城团防局长贵荫庭，保安队长黄得贵、汛地官魏冲霄等人，只有蟹脐，没有蟹脚，自然成了强弩之末，无济于事。没有多久，自伍文元以下，统统同归于尽，都做清朝的殉难忠臣的了。

陈玉成既见伍文元等人都已阵亡，他便一面先入衙门，注重钱粮等物，一面出示安民。那时天已大亮，陈玉成草草部署一下，即命范连德率兵五千，镇守这个蕲州，他就班师回到武昌。

天王、东王见他得胜而回，自然大喜。钱江正在替陈玉成的纪功的当口，忽见他的左额上面，有个龙眼大小的窟窿，还在淌血，忙问可是受伤。陈玉成点点头道：“不碍事的，砍了脑壳，也不过碗大一个疤儿。”

钱江因见陈玉成临阵受伤，便是勇敢的招牌，复又替他加上一功。陈玉成向着天王谢恩之后，便又问起此地的军情，以及威王林凤翔去到蕲水等等之事。

天王告诉他道：“此地连日都有战事。敌人方面，现在又加上琦善和胡林翼的两支人马，倒还罢了；只是那个妖妇李金凤的邪术，很是厉害，连那桂子秋也奈她不何。威王林凤翔已有报来，即日可下蕲水。”

陈玉成听罢，暗忖他和林凤翔同日出发，他已占了城池，回来缴令。林凤翔虽说即日可下那个蕲水，‘总已迟了一步。

心下一个高兴，不由得大笑起来。

大家见他笑声未已，忽又哎哟一声道：“痛死我也。”急把双手紧捧脑壳。

天王、东王、北王、钱江、石达开、萧三娘、李秀成、李世贤、桂子秋、洪宣娇、陈素鹃、陈小鹃、秦日纲、吴吉士、刘继盛等等，都一齐围了上去，要想拉开陈玉成的双手，问他怎么。

陈玉成仍是捧了脑壳的答道：“伤痕破裂，痛不可忍。”

天王听说，即命吴吉士和桂子秋二人，扶着陈玉成回他营去。如有法术可医，赶紧替他医治。吴桂二人，扶着陈玉成去了未久，林凤翔又派人来报功，说是已得薪水，即日班师。天王便命钱江传令嘉奖。

等得来人去后，弥探花弥，忽然走来，先朝洪宣娇暗暗做上一个手势，洪宣娇乘人不备，也是暗暗答还一个眼色。弥探花方至天王面前，行上一礼，朗声说道：“臣蒙天王委充女兵总指挥使宫中的秘书监之后，时经匝月，毫无功绩可言，很觉惭愧。现有一本奏章，伏乞天王御览施行。天王接到手中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是：臣弥 奏为速取金陵，以定天京事：伏查北有北京，南有南京，惟从地理而言，南京负天堑之险，具赋贡之区，堪谓龙盘虎踞，形势非常；即文物衣冠，已胜于北京之闭塞多多矣。目今北京之为世人所重视者，以其为胡虏之宫殿在彼之故也。若我天王，定都金陵之后，北京即日可成

粪壤。现在我方之不急急兴我王师者，无非为向荣、为张国梁、为江忠源、为吴文裕、为胡林翼、为琦善，以及为妖妇李金凤暨妖妇之兄李孟群等等之队伍所阻而已。臣 不敏，意为不如即用军师钱江放弃湖南之故策：一面飭派劲旅，连环与以上等等敌军鏖战，使其无力分兵南顾；一面宜遣英王陈玉成速攻皖省；皖省一得，赣省即可连带而定。皖赣乃为金陵之门户；门户无可掩蔽，内室岂不赤露，唾手可得之物，乌可不作最要之图。若与以上敌军无端恋战，坐失良机，使北廷有所准备，臣为天王危矣。愚昧之见，是否可行，伏乞当机立断。天下幸甚。臣亦幸甚。

天王看毕，一面递与东王、钱江、李秀成三个去看，一面便对弥探花说道：“弥卿之奏，正合孤心。但是英王陈玉成，此次行军受伤，不知何日能愈。”

弥探花尚未答言，钱江已将奏本看完，忙来接口向天王奏道：“英王之伤，尚非要害，大概三五日内，必可告痊。我们赶紧预备起来，也得几天。”

天王听了点头说道：“既是如此，军师可与东王商酌办理。英王要调何人何队，命他自行奏陈便了。”

东王听说，忽向天王奏道：“东征之事，臣当与军师下去斟酌办理，不必天王操心。天王乃是万金之躯，现在日理万机，恐劳圣惫，反贻群臣之忧。臣拟请天王将那天父临身一事，不妨恳求天父，改临臣身，由臣代为宣传就是。”

原来洪秀全的假借天父临身，在那花县原籍，以及桂平、金田等处，尚不过以坚教民之信仰为意旨。及至起义以后，又藉此事镇慑将士之心。其实本属虚无缥缈，何尝有甚天父。不过他的手下，明白此事是假借的人物，仅有钱江、李秀成、石达开、杨秀清四人而已。连他妹子宣娇，以及仁发、仁达、大全等等都不知道，其余的将士，当然更加不必说了。但是钱江、石达开、李秀成三个，本来忠于天王，自然代为宣扬，不去说破。

独有东王杨秀清这人，因为洪秀全从前替他看过风水，曾经许过他有九五之尊。照他意思，恨不得此时就与洪秀全易位，他做天王，洪秀全去做东王才好。只因钱江、石达开、李秀全三个，都有奇谋；洪宣娇、韦昌辉、洪大全、洪仁发、洪仁达等人，都有武艺。他与洪秀全两个，各人手下的心腹将士，人数虽然相差无几，可是起义的名义，却是洪秀全为首的。此时既有种种关系，不能居然谋夺大位，只好先将这件天父临身，最能镇慑人心的秘诀，先去攫到手中再说。

谁知这位洪秀全天王，果为杨秀清所制，一闻此奏，心里虽不愿意，面上不能不允。天王既允此事，东王方始大喜而退。

没有几天，钱江的粮饷等项，刚刚预备妥当，陈玉成的伤处却也好了，好虽好了起来，不过却成为一只四眼狗了。正是：

欲占龙庭原不妥任呼犬号也称奇不知陈玉成怎么会成四眼狗的，且阅下文。

第二十六回

陆总督携姬援小舅 钱军师遣将捉清官

天王洪秀全，既准弥探花弥之奏，即令军师钱江，预备一切，以便陈玉成率兵去攻安庆。等得钱江的军械粮饷，刚刚办齐，陈玉成却变成一只四眼狗了。

原来陈玉成这人，武艺虽好，性子太急。平时打仗，每因性急之故，弄得美中不足，常有之事。此次既由弥探花保他去攻安庆，当时他就逼着吴吉士和桂子秋两个，用尽了各人的本事，急切之间，不能将那伤疤治得收口，陈玉成便急得双脚乱跳起来。

忽然被他想出一个法子。问着吴桂二人道：“这个伤疤既是不能马上收口，我想索性把我右额上面，也弄一个同样大小的窟窿。两个窟窿里头，统统嵌上一粒黑的棋子，使人看去，完全像个四只眼睛一般，大不了人家喊我一声四眼狗罢了。”

吴桂二人，只好依他办理。及至办好，说也奇怪，那个窟窿里头的血肉竟将棋子四面包住，宛同天生一样。

陈玉成自去照照镜子，不禁大喜道：“我的脸儿，本来长

得难看，这样一来，倒也成了一个怪相。”

吴桂二人随便附和几句，便同陈玉成去见天王。那时天王正与钱江在谈军务，一见陈玉成那种相儿，不禁大笑起来道：“古时候有三只眼睛的二郎神杨戩，现在我们太平天国里头，又有一个四只眼睛的英王了。”

陈玉成听了，也就大笑道：“我本来望我多生两眼睛，好替天王查察奸细。”

天王点首问道：“现在你已痊愈，你要带着那些将官同去呢？”

陈玉成道：“獬面这人，第一须得带去。第二是还得多带船舶，因为安庆省城是沿着长江的。至于将官一层，我的部下已经够用的了，不必再要帮手。”

天王和钱江两个，因见陈玉成对于水陆两方，均在注意。即令獬面率着五百狼兵，去替陈玉成冲锋；又命苏招生、吴定彩二人，带领本部水兵，各率船舶一千艘，都归陈玉成节制。

陈玉成正待退出，又见钱江对他说道：“英王此去，若得安庆，最要紧的是：须将那里筹饷局总办，名叫张彦良的那厮生擒过来，我有用处。”

陈玉成忽把他的脑壳一侧，想上一想道：“此人似乎不是甚么名将，军师要他怎甚？”

钱江道：“此人虽非甚么名将，却是江督陆建瀛的宠妾张氏之兄。”钱江说了这句，又对陈玉成道：“英王不必管我，你只杀奔安庆。我当另派大将，在你背后，去攻九江。要使清军，不能联络，包你有益便了。”

陈玉成本来是很信服钱江的，当下只把他的脑壳连点几下，辞了天王，立即督队出发。

那时琦善本人尚在河南，单命一个名叫贵富的参领，率兵一万，来到湖北，帮助胡林翼而已。向荣见着钦差琦善只知自己，不顾国家，早就对着江忠源说过：他说琦善以十万之众，只在湖南按兵观望，真是贻误大局不小。倘能率着大军，迅速来到此地，以拊洪军之背；我们再击洪军之面，且有李孟群、李金凤兄妹二人，在助我们，此地自然不难立下，现在他却逗留不进；眼看洪军这般猖獗。倘若洪军一面与我们在此厮杀，一面再用两支奇兵，一取九江，一取安庆，那就使我们不能首尾兼顾了呢。

江忠源本在防得此着，一被向荣说中心事，不觉长叹一声的，便对向荣说道：“老师所说，正与江某所虑相同。要末让我率了我的本部人马，去到太湖、宿松两处驻扎。那里乃是安徽省的第一重门户，若是单靠那位蒋中丞去保守城池我就很不放心。”

向荣慢慢地捻着长髯，又跟着摇首道：“安徽省分，乃是江督陆制军的辖境。廉访擅自前去驻扎队伍，不免削了他的面子，恐怕他不甚为然吧。”

江忠源听了，只气得把他的双脚一顿道：“朝廷派了这班颡顼的人物来作封疆，真正的自己要失江山。”

江忠源正待再说，忽据探子来报，说是洪军那边，业已派了英王陈玉成率领水陆军队一二十万，打算偷过九江，去袭安庆去了。江忠源犹未听完，顿时把他的牙关一咬，双袖一勒道：“我现在只有不要这命，就去先和洪军拚了再说。”说字未已，早已头也不回的走了。

向荣眼看江忠源去后，暗自忖道：他还是位文官，都要前去拚命；我乃身为钦差大人，怎好不去杀贼。向荣想到这里，急急下令，会同张国梁两个，轮流着的去和洪军厮杀。

洪军方面，本有东王率领大军，专敌他们的。他们如用军队攻击，东王就命队抵御。他们如用李金凤的法术攻击，东王就命吴吉士、桂子秋两个，也用法术抵御。这样一来，直弄得向张二人，真正无力可施。

那知钱江真有奇谋。一等英王陈玉成出发之后，他就去向天王献计道：“此次英王的去攻安庆，当然越过九江那边关口。依臣之意，不如就命东王在此牵制向张江李四支人马，天王却暗暗的，亲率水陆大军，杀往下游。既可乘那江西军队，未曾防备，取之不难；又可去做英王的后援。弥探花的奏请三攻安庆，也无非取这急进之策而已。我们若没大军去随英王之后，英王孤军深入，也很危险的吧。”

天王连连点首大赞道：“军师言之有理，快请军师下令就

是。”

钱江便请东王同了吴吉士、桂子秋、萧三娘、陈小鹃，统兵十万，在与湖北的官军厮杀。又命胡以晃、秦日纲二人，统兵十万，镇守汉阳，接应东王。又命忠王李秀成，率同新从广东来的，那个牢头禁子陈开，以及广西土匪首领，名叫林启荣的两个，带了二十万人马，径取九江。

自己便与天王统率大军百万，分作两路：一路由蕲水取道太湖，沿潜山趋三桥，直进安庆。一路由宿松沿荆桥，入石碑，会攻安庆。又以石达开为前部先锋；以林凤翔、李开芳二人为左右护卫。并将百万大军，分为五队：第一队是北王韦昌辉、谭绍二人，第二队是李世贤、黄文金二人，第三队是罗大纲、曾天养二人，第四队是洪仁发、洪仁达二人，第五队是洪宣娇、陈素鹃二人。又以状元刘继盛和榜眼二人，充全军的秘书监；探花弥仍充女兵营中的秘书监；王大洪、林彩新二人，充运粮官；赣汉英、洪大全二人充辎重运输官。钱江发令既毕，大家各去部署人马。

天王便谨择于太平天国三年，正月初十壬寅日出师，就是咸丰三年。出师之日，又因此去最重水军，除命萧三娘兼统船舶二千艘，守护汉口之外，又令陈坤书率领大小船舶八千艘，沿江进发。当时第一队第三队的人马，号称左军，直进宿松。第二队第四队的人马，号称右军，直进太湖。第五队作为左右两路的接应。

岂知钱江同了天王的大军，正在浩浩荡荡的进发之际，半

路上忽见一个探子飞马来报，说是英王陈玉成连用妙计，已经克复安庆。天王洪秀全，一听这个捷报，不禁又惊又喜，弄得一时不及问话。钱江在旁，急命探子快快说来。

探子便详详细细的禀说道：“英王爷一等出发之后，即令心腹密探，分头去探安徽抚台蒋文庆，和南京制台陆建瀛二人的举动，嗣据密探回报，说是蒋抚台自从得了湖北失守之信，早已手忙足乱，一无办法。及知英王爷去攻安庆的消息，只得一面急将各处的镇台，统统调到省垣，保守城池；一面飞报南京陆制台那里，请他立发大兵援救。

“谁知那位陆制台的身边，有位宠妾张氏，一听安庆危急，她就披头散发，大哭大闹的对着陆制台说着，她有一位胞兄张彦良，现在安庆省里当差。安庆省垣若被我们这边夺来，还算小事。她的胞兄，乃是世代单传，倘有疏虞，就是陆制台去抵他命她也不能答应的等等说话。陆制台本也在想，亲到安庆一走，又见那位宠妾张氏，闹得厉害，当下便带同张氏，统率十万大兵，就向安庆开拔。

“英王爷一得此信，立命前部先锋尤大海将军，率领五千人马，改了清兵的旗号服式，去到安庆城下，叫开城门冒充陆制台的前站到了。那时那位蒋抚台，正在盼望援兵，一见陆制台的头站已到，怎么会防假冒，当即放入，命在义仓驻札。

“英王爷得着蒋抚台已中他的妙计，于是一面又用一个奇计。暗派奚英、袁豪两员大将，领兵三千，去到集贤关外埋伏，一面马上自率大兵，杀到城下。就令獬面将军，率着五百狼兵，

放起信炮；城里的那位尤大海将军，也是一个信炮，立即杀到城下，大开四门，獬面将军同着五百狼兵，首先冲入；英王爷的大兵，随后跟入。

“当时那位蒋抚台，一见已中敌军之计，只得叫苦连天，随着那个寿春镇总兵，名叫李占鳌的，一同急急忙忙的逃出北门，想向桐城奔去。谁知刚出集贤关不远，走到那座龙山的林木深处，陡然之间，听得一个信炮一响，两边突出一彪人马，口中齐声大喊一声，蒋文庆快来纳命。喊声未已，奚袁二位将军早已杀出，就要活擒蒋抚台和李总兵二人。当时蒋抚台一想，逃也是死，不逃也是死，顿时自刎而亡。那个李占鳌总兵，虽有一点本领，可是寡不敌众，战了一阵，也被奚袁二将斩于马下。所有随从的清兵，没有逃走一个。

“英王爷既占安庆，复又下令，不论军民人等，能够生擒那个张彦良献上的，赏银三千。第二天大早，就有一二十个卫队模样的人物，果把张彦良献上。英王爷给过赏银，已把张彦良拘进一室。至于那位陆制台同了他的宠妾，是否退回南京，因为探子急于要来禀报，尚未前去探明。”

探子一直说到这里，钱江大喜的对着天王说道：“恭喜天王，贺喜天王。安庆一得，那座南京，指日即入我们掌握，固然可喜。就是这位英王，素来乃是一个有勇无谋之人，此次竟会连用二计，一得城池，一斩清吏，这真正的可为天王贺了。”

天王听说，忙把手向钱江一拱道：“这场大功，虽为英王所有，总逃不出军师调度之力。”

钱江连连摇头，不答这话，单命从人，重赏这个探子。奖他探得仔细，讲得清楚。探子谢了退去。

钱江又对天王说道：“英王虽得省垣，四面的外府州县，不能一时传檄而定，须得宿松、太湖两处的人马，都有捷报到来，方能放心。现在快快前进再说。”

天王听了，于是下令前进。刚走一程，又接探子报到，说是湖北的向荣、张国梁、江忠源的三路人马，已得安庆失守之信，弃了湖北，都已间道的分向宿松、太湖一带去了。

钱江即命从速再探。忙对天王说道：“如此说来，果然不出臣弟所料。”钱江一面在说，一面侧头似在想计，没有多大时候，忽然笑对天王道：“臣弟已有一计，必定可擒江忠源那厮的了。”

天王问是甚么计策，钱江接口答道：“臣弟料定江忠源那厮，一定去守潜山。我们赶快选出一个貌似蒋文庆的人物，命他假扮了蒋文庆，暗令黄文金率领本部人马，也是打着清军的旗号，假说蒋文庆已从重围逃出，要与江忠源会合同保庐州，再行谋复省垣。江忠源未必识破此计，那时便好活捉那厮。”

天王听了大喜，立即下令照办。

及至黄文金同了那个假蒋文庆，由碎石岭、沿三桥直趋潜山到达城下，已是三更时分。疾忙抬头一望城上，果然是江忠源的旗号。忙暗忖道：我们军师，真神算也。当下便命兵士叫

城，说是蒋抚台到了，快快开城，江忠源那时尚未知道蒋文庆的噩耗，一听蒋文庆连夜到来，慌忙亲自上城观看，至见那假蒋文庆在那火光之中请他快快开城，又见都是清兵旗号，自然不防洪军再去用计。便一面传令开城，一面又对蒋文庆说道：“此城太小，不便再容多军，可请中丞二人入城，所有队伍，统统暂扎城外。”

哪知江忠源的道声未已，城门已经大开。说时迟，那时快，当下只听得一声大吼，就见突然的闪出一员敌将，杀入城来。清军匆促之间，不能抵御。又在深夜，不知敌人究有多少，人心无不大乱。江忠源至此，始知他也中了敌人之计。只好急领本部人马，直出北门而去。黄文金进城之后，一壁下令安民，一壁连夜飞报天王那里。

天王和钱江二人，直至次日傍晚，始率大军赶到。钱江问知江忠源已逃，便仰天大笑道：“姓江的果有能耐。但是我已早经防到此着的了。”

黄文金不及去问此话，单说大军既到，可让我去追赶姓江的那厮。

钱江点首道：“你去追赶也好，倘若追到姓江的，只要死尸，不必生擒。因为姓江的乃是一只猛虎，他能早死一刻就好一刻。”

黄文金奉命，飞身上马，即向北门追了上去，沿途打听乡民，都说去得不远。哪知赶了半天，仍旧没有赶上。黄文金方

在马上自叹道：“清军之中，确有人材，可惜没有一个好好的知兵统帅。不然，我们真正的还得大费一番手脚呢。”黄文金一边在转念头，一边仍向前面追去。

这末那个江忠源，究竟又到哪儿去了呢？

原来江忠源自从逃出北门，看看手下的兵士，已经逃散一半。虽然有万人，但是个个已同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一般，此时万难再战。只得率了残兵，直向前奔。

及到青草桥的地方，回头侧耳一听，幸没追兵之声。又见兵士们，个个都已人困马乏，万难再走。只得下令，暂且休歇一下。哪知那班兵士，不去休歇，倒也罢了，这一休歇，竟大都要瘫化起来。江忠源一见此种形状，连说不好不好，这种样儿，追兵一到，还有生理不成。立刻急又下令，逼着兵士前进。兵士无法，只得暗暗怨声载道的再向前走。走未多时，前站的兵士，忽又突然的鼓噪起来。江忠源忙去攫刀在手，一马冲上前去，查看究竟。谁知不看也罢，这一看，连他自己也会叫起苦来。

你道为何？原来见是一条大河，阻住去路。既无舟楫可渡，又没他路可走。江忠源至此，陡把他的双眼珠子一突，跟着吁了一口长气道：“此乃天亡我也。”

江忠源的道声未已，只见他的军中，匆匆的闪出一员猛将，奔到他的面前，双手先向他自己的脸上一撑。厉声的说道：“主将所负勇名。此刻怎么作此自馁之态。要战就战，要走就走。”

江忠源急将这人一看，乃是他手下的后营营官鲍超。江忠源又摇着头的答道：“春霆我自从将你向胡润芝中丞那里调来之后，你也助我立功不少。但是此时进不能进，退不能退，请问一声，叫我怎么办？”

鲍超道：“我军虽败，大概还有万人。主将只管快请沿河前进，我来挡后。追兵果到，且看他们把我老鲍怎样！”

江忠源听了这句壮语，真就沿河走去。不防就在那时，陡又起了一片喊杀之声。非但岸上斜刺里冲出一彪洪军人马；就是水上，也有无数船舶都从小港之中杀了出来。此时鲍超的一营人马，又在殿后，急切之间，不能赶到前面。江忠源一见事已至此，生怕被那敌人活捆了去，于是也不再与鲍超一别，立时自刎，殉了清国。

水陆两方的洪军，既见江忠源已经自尽，都来争抢尸首，要去献功。幸亏鲍超一马飞到面前，一边提起江忠源的尸首，负在肩上，一边飞身下马，凫水渡河，如履平地。一种使人不敢正视的样儿，竟把洪军水陆两方的兵将，无不看得呆了。大家呆看一阵，方才醒了过来，渡河追赶。可是早已不见鲍超影子的了。大家只得把那江忠源未曾逃完的兵士，乱杀一阵，杀杀水气。

现在不讲洪军会同黄文金回报钱江，先把鲍超个人之事，叙他一叙，好使读者明白。

原来鲍超自从充发出去，被人救出之后，转辗的到了湖南，

几几乎又至流落。后来还亏杨载福招募水师的机会，他就投了进去。先充兵士，继作什长，旋升哨官；复又从战岳州、金口有功，保了守备；再战武昌、汉阳两役，升了都司，改隶胡林翼部下。那时江忠源正驻兴国一带，因见鲍超每战皆捷，即向胡林翼咨调过来，任为后营营官。初意无非爱他饶勇，可作臂助，何尝防到日后他的尸首，全亏他来背去。

当时鲍超背着江忠源的尸首，既脱险地，一脚来到金陵。但是他的上司，已经全军覆没，一时无可投奔。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忽见一位长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向他擦身而过；一见了，慌忙驻马问道：“春霆何以只身到此？背上又是何人？”正是：

尸体又能全个返英雄何惧出身微不知那个长官何以认识鲍超，且阅下文。

第二十七回

锦上添花李忠王报捷 瓮中捉鳖吴观察生还

鲍超背着江忠源的尸首，正在进退维谷之际，忽见那位长官驻马问他说话，赶紧定睛一看，方知那位长官，就是和他上司最投机的钦差大臣向荣，不禁心里一个酸楚。忙把江忠源的尸首一指道：“回老师的话，江公兵败自刎，这就是他老人家的尸首。”

向荣急向江忠源的尸首一望，见他面色如生，那种忠心报国之气，仿佛犹在他的嘴里吁出，不觉拭着泪的命他随从，接过江忠源的尸去。方对鲍超说道：“春霆如此忠义，也不枉江公以国土待你一场。且到我的行营，慢慢儿细谈吧。”

及到营内，向荣一面吩咐随从，去把江忠源的尸首，暂且从丰棺殓，然后奏报请恤，一面细问鲍超此次失败的细情。

鲍超忙从头至尾，一句不漏的述了一遍。向荣听毕又歉歉的说道：“这般说来，江公却也疏忽一点。话虽如此，国家又折一支栋梁了。”

鲍超也问道：“老师既已来此，可曾知道陆制台，究有甚

么办法没有呢？”

向荣见问，却把手向着鲍超用力一扬：“他有屁的办法，不过只在大怪人家罢了。”鲍超听了不懂。

向荣又接说道：“安庆地方，本是他的辖境。岂知他一接了蒋提台的告急文书，就把他那一个姓张的宠妾，带着同走。不料未到安庆，已得失守之信。他的这个张彦良小舅子，也被敌方掳去，逼他拿这南京城池去换。磋商几天，没有结果。他就托故回来，一见了我们，口口声声的怪我在那武昌，没有扑灭敌人，以致养痍成患，带累了他。”

鲍超听到此处，直气得跺脚的答道：“老师也是钦差，何必去与这个糊涂虫商义，理应自己作主杀贼，以复国土才是。”

向荣连连摇头道：“不容易，不容易。春霆莫非还没有知道吴文镕制军，也在黄州阵亡了么？”

鲍超大惊道：“怎么，难道那个伪东王杨贼，一等我们走后，他就猖獗起来不成。”

向荣摇摇头的答道：“这也并非是杨贼，忽然猖獗起来。一因我们的几路人马一走。二因琦善钦差，天天有公事到吴制军那儿，说是他的大军即到，岂知终于不到。三因那个女贼桂子秋的正术，真也厉害。可巧李金凤小姐，又患痢疾，没人去抵邪术。所以吴制军有此不幸之事。”

鲍超忙问道：“这末鄂督一缺，是不是我那老上司胡润芝中丞升补了呢？”

向荣摇手道：“不是。已由荆州将军官文调补，湖南巡抚，也换了骆秉章骆中丞去了。”

鲍超道：“张亮基中丞呢？”

向荣道：“他也升了云贵总督。皇上一得吴文镕制军阵亡之信，不胜震悼。除一连调动了几个疆吏之外，又命曾涤生侍郎，大练水师，以便出击长江之贼。”

向荣说到此地，又朝鲍超望了一眼道：“现在政权不一，春霆教我怎么作主？”

鲍超道：“现在我们一军，既已全军覆没，标下无处投奔，怎么办？”

向荣想上一想道：“你是一员虎将，怎好让你闲着。现在我暂拨五个粮子给你统带，你就先去帮打安庆，我和张国梁军门的两路人马随后即到。”

鲍超谢了一声，马上下去接统粮子，就向安庆奔去。尚在半路，已接探子报称，说是伪天王洪秀全，伪军师钱江，已由宿松、太湖两路进驻安庆，现下正和上海道台吴来吴大人，以及洋人的大炮队伍，在那芜湖以上，沿江一带厮杀。鲍超听毕，急又改道芜湖，去助吴军去了。

原来那位吴来吴道台，本是一个书生。平日因爱看看兵书，肚子里头，多少装了几部进去，便以诸葛复生，孙吴再世的自诩起来。后来不知怎么一来，被他得了上海道缺。因与洋人接近，他就向洋人商借了几百尊西洋大炮；并请洋人统带。复将广东、福建两省的大小拖舵，一口气招集了数千艘，马上飞禀江督陆建瀛那里，自告奋勇，愿去克复安庆。

那时陆制台回到南京未久，正在外受钱江之逼，要他把那南京去换张彦良其人；内受张氏之闹，也要他把那南京换回张彦良其人。兼之催他恢复失地的上谕，又同雪片般的飞至。方在左右为难，上下见迫的当口，忽见吴来这个公事，险把他的牙齿，笑掉下来。当下马上亲笔批准，先发饷银十万，命他克日出发。功成之日，准定奏请署理皖抚。

吴来奉批之后，自然喜出望外，正待出发，忽见一位督署里的文巡捕到来，说是奉了姨太太面谕，特地差他来此，一同去到安庆。因为姨太太的老兄，张彦良舅大人，现在被贼掳去，以备克城之日，便好护送返回。又说姨太太还带信给吴来，先以夺回她的老兄为要，安庆城池，尚在其次。吴来听说，忙不迭的连连答应。出发那天，又奉江督公事，命他兼了全省营务处的衔头。此时的吴来，因感江督两夫妇的知遇，除了上海道缺关系很大，不能立即以身殉国之外，其余无不甘愿。

哪知事为洪军的探子探知，漏夜飞报钱江。

钱江据报，即在天王面前，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报告此事。

大众听毕，石达开首先发言道：“照平时的国际公法，或是战时的国际公法，甲国内战之事，乙国不得干预。如今洋人竟允吴某私人之情，帮助官兵，来扼我们，我们大可照会彼国外陆两部，令他一面迅速自行唤回这些无赖洋人，一面正式的书面道歉。”

钱江不待石达开说完，连连乱摇其手的说道：“翼王之言，虽是按照公法而言，可是远水难救近火。洋人既敢倚仗炮火厉害，胆敢附助胡虏，来压我们；翼王勿忧，且看看区区，略用一个小计，管教他们片帆不回就是。”

天王听了大喜，忙问钱江计将安出。钱江笑而不答，先去对着北王韦昌辉咬着耳朵，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的说了一阵。北王听毕，立即退出。

钱江又对石达开说道：“翼王谋勇兼备，上次担任前部先锋之职，行军大利，这回还得烦劳一行，不可推却。”

石达开慌忙笑答道：“军师本有神出鬼没之计，石某奉命出师，无非奉行军师之命而已。既不敢言功，也不敢推却。”

钱江听罢，即命洪仁发、赖汉英、洪宣娇、陈素鹃、陈坤书、陆顺海、赖文鸿、曾天养八人，各率五百艘船舶，悉听石达开、韦昌辉二人调遣。

大众奉命去后，钱江方对天王说道：“行军之事，最重机密。天王暂勿性急，且看臣弟三天之内，杀退洋人，再与天王

贺喜。”

天王听说，始不再问。刚待散会，忽见李秀成专人送信前来，天王拆开一看，只见写着是：天王殿下，臣弟奉命来取九江，连番大战，直至前日，始将九江克复。现在一面安民，一面分兵进攻南昌。

微闻城中之文吏武将，均属谋勇兼全者，即能攻克，似非旦夕事也。然此间究属腹地，无关清国之死命。伏祈天王迅取金陵，俾得定都其间，以定亿兆人民之望。倚马匆禀，容俟详报。

忠王李秀成谨上

天王看毕，不胜大喜，一面将书交与钱江，答复忠王。一面又命洪仁达携银十万，去到九江，犒赏兵将，方才散会。

当天晚上，石达开连夜去见钱江道：“军师白天，有些说话，不肯宣布，究是怕的那个？”

钱江望了一望窗外。方始答话道：“我的计策，本来也没甚么奇突之处，不过取其所不防者我乃为之。今天会上，因见人多口杂，难免没有东王的心腹在内。倘知我的计策，虽然不致前去私通外国，但是恨我竭力辅助天王，恐怕乘隙败我之谋，不可不防。”

石达开拜服道：“军师真细心人也。从前诸葛武侯的行军，

他也不过一生谨慎而已。”

钱江谦逊几句，便谈别样。石达开瞧见钱江不谈军事，坐了一会，也就退出。直至第三天的早上，钱江始命人去相请。石达开慌忙跟着来人，去见钱江，及至入内，只见韦昌辉、洪仁发、洪宣娇、陈素鹃四人，已经先在那里。大家见他进去，一齐离座招呼。

钱江就请石达开与大众一同坐下，单对石达开说道：“现在正是仲春天气，雨水必多。今天此刻已是阴云密布，晚上必有大雾。”

钱江说到此地，又问韦昌辉道：“北王所造的假人假船，今天傍晚，一准可以完工么？”

韦昌辉忙答道：“不必等到傍晚，午后即可完工。”

钱江又对石达开道：“我已请北王亲去监工，造了五千只的假人假船。船乃一块木板，板上都是皮包草人，皮人手上，各挂明角风灯一盏。灯内点着用我那秘制的火毯，见风愈明，过水不灭。洋人远远望来，必定误认真人真船，必定在那大雾之中拚命放炮。炮弹到水，即没效力。只费半夜工夫，洋人的弹子必绝。那时我们再以水师放出，一定大获全胜。”

钱江的一个胜字，尚未离嘴。洪宣娇早已格吱吱的笑了起来道：“好军师。好妙计。我此刻虽未临阵，也能料到洋人，必中我们此计。军师在那三天之前，就能算到今天晚上，必有

大雾，恐怕桂子秋也没这个本领吧 。”

大众不待宣娇说完，一齐去问钱江道：“军师之计，只要洋人肯来上当，还有何说。我们所防的，只怕洋人因见大雾，不肯发炮，那就白费心思了 。”

钱江连摇双手的笑道：“诸位放心，今晚上倘没大雾，我们前去搦战，洋人用那以逸待劳之计，不肯应战，或者难说。若有大雾，因为一时看不清楚，如何还敢不放他的大炮，以保自身 。”

洪仁发接口道：“这样说来，我明白了。从前三国时候，孔明的去向曹兵借箭，即用此法 。”

钱江笑着点头道：“福王讲得不错 。”

陈素鹃也来向着钱江道：“军师，今天晚上的大雾，何时才止 。”

钱江道：“素鹃将军，不必愁此，不是钱某说句狂语：大概今晚上，洋人那边的炮弹已经放完，这个大雾还没有退呢。“大众听说，方才放心。

石达开便同大众退出，各去布置晚上出战之事。谁知尚未傍晚，真的大雾迷天起来。各人心下，暗暗欢喜。一到酉刻，石达开发令已毕，六员大将，各乘战艇，即将所有假人假船，直向吴军那边驶去。

那时吴来正在他的坐船，和那洋兵统带，商议军事。陡见江心一派火光，顺流而下，只当洪军水师大至，再加又是黑夜，又是大雾，果然不辨真假，急与洋兵统带，同出船头一看。

吴来正在心惊胆战，却不防那个洋兵统带，忽然大笑不止。吴来忙问所笑何事？

洋兵统带道：“洪军只能陆地称雄，并不懂得水上行军之法也。”

吴来又问何以见得？

洋兵统带道：“乘雾进兵，实犯军家大忌。观察毋须着慌，今天晚上，定教洪军那边，来一个死一个，来一双死一双就是。”

吴来仍不放心，又问计将安出？

洋兵统带道：“彼军枪多炮少，不能近前攻我。我们既多大炮，可从远处击之。”

吴来听说，方始下令，吩咐水兵，快快开炮轰击来船。水兵一声得令，一连开上二三百发大炮。那种隆隆之声，几乎把天都要震下来的样子。洋兵统带，忙又取出一架千里镜，去望洪军。因为那时西洋的科学，发明未久，还没探海灯的这样东西，只仗千里镜能够望远，已经便宜不少。

当时吴来便在旁问道：“敌人那面，打坏多少船只了？”

洋兵统带一边眼里在望，一边口上答道：“坏得很多，坏得很多。”

吴来听说大喜道：“这样说来，不必半夜，便好轰尽敌人了。”

洋兵统带又点点头道：“何必半夜。”

谁知他的夜字，刚才出口，忽又大惊失色的连说好不好，我们中了敌人之计了。吴来正待问话，又见洋兵统带，慌里慌张的在问他的手下，炮弹还有若干？

又见他的手下答道：“再待半小时，不能击退敌人，我们便没炮弹再发。”

又见洋兵统带连连挥手道：“不管一时半时，快快再发。”

吴来此时不能再待，忙问道：“中了敌人甚么计策，快快说给我听。”

洋人统带不答吴来，已在东张西望，要想逃走样儿。吴来瞧出苗头，连忙道声不好。正在也想设法逃走的当口，说时迟，那时快，陡听得敌军在那大雾之中，一时金鼓齐鸣，人喊马嘶的似有无数船只，杀奔前来。

那时洪军的船舶，已由陈坤书督率，早把吴军船只，团团围住，箭似飞蝗的发出。洋兵统带，既因炮弹发完，黔驴之技

已尽。吴来本来不知武器，试问怎样抵御。幸亏洋兵统带，还有一个急救之方，赶紧竖起白旗投降。陈坤书虽知西洋有此例子，但是事关重大，不敢擅自作主，一面暂时停攻，一面命人飞报石达开候令办理。

不到半刻，已见石达开率了众将，亲自坐船前来。此时陈坤书已把洋兵统带和吴来等人拿下，便将二人押到石达开跟前。石达开即命洋兵统带，缴出大炮，订明以后不准再助清国，洋兵统带当然唯唯如命。

石达开一面命人护送洋兵统带回他上海；一面又命陈坤书督同部下，把那所有大炮，以及船只，检查呈报天王。自己即将吴来，押见钱江。

那时天已大明，雾也退尽，一轮红日，照着吴来的那种鼯鼯之状，使人见了，又是可怜，又是可气。

当下钱江便质问吴来道：“吴观察，你我都是汉人，我们天王的此次起义，也无非为了种族关系。谁知你这位吴观察，非但帮着胡虏，前来厮杀，还要去请洋人，携此无情大炮，来伤同胞。”钱江说到这里，又朝吴来的脸上望了一望道：“我也知道那个引狼入室的吴三桂，定是你们祖上。他借清兵，你借洋兵，你真是好称得起一个跨灶的子孙呢。”

吴来一直等得钱江说完，方才红了脸的求饶道：“吴某一时糊涂，忘了种族问题。现被你这位军师提醒，始知不是。”

钱江道：“你既知错，我可放你回去，带信给你们的那位陆制军。限他三天之内，即献南京城池，赎他那个小舅子回去。否则大军一到，玉石俱焚，人民多伤性命。叫他快快放些天良出来，不要为了他一个人的前程，便令百姓遭殃。”

吴来听说，慌忙跪下磕上几十响头道：“吴某回去，一定将这好意的口信，带给陆制台便了。”

钱江放走吴来。又将各人之功记下。

此时天王亲自赶来慰劳将士，大众也极高兴，独有钱江一个人支颐深思，反有不乐之色。

天王忙问道：“军师昨晚上的这条妙计，打了一个胜仗，还是小事，我们这里，无端的得了几百尊的西洋大炮，以及数千艘拖船，真是大喜之事，军师此刻似有不悦之色，却是为何？”

钱江微微地摇着头道：“天王有所不知，向荣、张国梁等人，都是我们的劲敌。他们只是按兵不动，定在取那以逸待劳之策。我们若攻南京，大大的还有几场厮杀呢。”

天王正待答话，忽见探子飞报，说是那个陈小鹃，亲由武昌赶到安庆，因见天王在此慰劳将士，已在后面赶来。

天王听说，急问探子道：“莫非武昌有变不成？”

探子答道：“据陈小鹃将军说，吴吉士丞相与桂子秋副指

挥使，统统阵亡。”

天王听了不觉大惊道：“这样说来，武昌一定难保了。”钱江不来插嘴，单在下令，快快退兵。

韦昌辉忙来阻止道：“军师深明大势，现在乘胜去攻南京，一鼓可下。以韦某之见，宁可失去十个武昌，不可失去一个南京呢。”

天王接口道：“武昌乃是长江上游，上可入川，下可窥宁。况且我军得此武昌，也非容易。军师主张退兵回援深合我意。”钱江连连点首道：“天王之言是也。”

韦昌辉不便再说，只好眼看着失此机会，去让钱江退兵。

这天晚上，韦昌辉那能睡觉，忙去问石达开道：“军师退兵去援武昌，翼王何不一谏。”

石达开道：“谏也无益，故而不言。”

韦昌辉听说，便气得涨红了脸的说道：“这样说来，翼王不是有意在看我们天王的冷眼了么？”

韦昌辉说了这句，又叹着气的说道：“唉，人人瞧见东王势大，都去巴结。我以为你是我们一党，谁知真失眠了。可是我姓韦的，自从跟着天王哥哥起义以来，不问冲锋陷阵，不管出生入死，只知辅助天王而已。待我明天自领一军，直攻南京。

继吃败仗，我也甘愿 。”

石达开听到此地，知道韦昌辉这人，是个能说能行的，不要因此破了钱江之计，急将韦昌辉一把拖至跟前，和他咬上一阵耳朵。韦昌辉听毕，方始大喜而去。正是：计中有计才真大谋上加谋事亦奇不知钱江究是何计，且阅下文。

第二十八回

冯兆炳别母远投军 陆建瀛诵经求退敌

钱江退了一二十里，还不见官兵的动静，正待下令再退的当口，那个陈小鹃，已由水路赶到。钱江命陈素鹃导她上船，引见天王之后，命她坐下问道：“吴吉士、桂子秋二人，都有法术，怎么竟至失利，其中必有原故。”

陈小鹃见问，皱了双眉的答道：“此话很长，容我详详细细的禀告军师。此次东王因见大军东征，敌军里向荣、张国梁、江忠源的三支人马，跟踪追下，东王便想趁此机会，先把胡林翼那路官兵除去，武昌地方，方能高枕无忧。所以第一仗，即把那个鄂督吴文镕，杀得一直退到黄州，全军覆没。东王急又回兵去攻胡林翼的一路。谁知那个胡林翼可没有吴文镕的好打发了。当时一连打上三天三夜，我们这边几几乎要吃败仗，幸亏吴丞相和桂副指挥使两个，一同使出法术，才将胡军杀退。那时那个李金凤，因在患病，不能出战，不然是吴文镕还不至于一定阵亡的。我在胡林翼那路人马刚被吴丞相、桂副指挥使杀退的时候，就去献计东王：我说最好去把吴军死兵身上的军服剥下，就叫我们的兵士穿上，冒充新任鄂督官文的军队，连夜去哄胡林翼、胡林翼一定上当。”

陈小鹏说到此地，陈素鹏、洪宣娇两个，一同拍着手的岔嘴道：“此计就好。”

二人一壁说着一壁望了一望天王和钱江说道：“此次英王的占领安庆，不是就用此法的么。”

钱江忙摇手阻止陈洪二人道：“你们快莫打岔，且让小鹏将军说完再说。”

陈小鹏便又接着说道：“谁知东王不以为然，因为第二天正是他的小生日，他要庆寿赏功要紧，连他的王妃萧三娘，都不能够阻止。不料就在庆寿赏功的那天晚上，大家个个吃得烂醉，都去好睡的当口，胡林翼却把他的队伍，统统穿了我们洪军的军服，冒充是李忠王的军队，从九江败退回来的。”

陈小鹏说到这句，又站了一站起来先向钱江告罪道：“那时连我也在醉梦之中，未曾防到此着。东王当然更是糊里糊涂的愈加不防。这天晚上，非但竟被胡军杀得大败特败，且被那个李金凤扶了病的和她哥哥两个，拼命杀到，口口声声的喊着，定要活捉东王和吴丞相、桂副指挥使几个，去替那个吴文镕祭灵。当时幸亏吴桂二人，和我与王妃萧三娘等等，一面保护东王，一面拚命抵御，始将我军的阵脚稳住，没有溃散。后来那个李金凤兄妹两个，定要去和吴桂二人斗法，吴桂两人，那时本在醉中，不知怎么一来，他们三个懂得法术的人，竟会一齐死去。

“现在官文、胡林翼、琦善的三路人马，已将武昌围得水

泄不通。我虽奉了东王之令连夜挂出城去，去到汉阳送信，岂知汉阳城池，也被胡林翼的一军所占。城内的人马，是否逃出，一时不能探知底细。我就兼程奔来报信，此时武昌究竟失守与否，沿途未据探子报知。”

陈小鹃一直到说此处，钱江尚未接嘴，韦昌辉素与东王不睦，他就先来接口道：“照小鹃将军所说，东王就该问斩。”

石达开正在有话要说，忽见飞探报知，说是清国新放的安徽布政使李孟群，已由武穴杀来，安徽按察使张熙宇、江宁藩司李本任，也由六安一带杀来，那个曾充江忠源部下的鲍超，又由芜湖杀来，张国梁又由潜山一带杀来，统统会攻安庆。

天王听了大惊道：“李孟群那厮，既离湖北，又放安徽藩司，我们的武昌，一定难保的了。”

钱江点首道：“自然难保，何消说得。”

天王道：“这末快快分兵，一援武昌，一保安庆。”

钱江道：“此时进则得生、退则必死。只有直取金陵。不顾皖的了。”

钱江说着，又去望着石达开说道：“我们已经战胜吴来一军。我们的退兵，明明是诱那向张二人出战之计，以便乘那金陵空虚，取之较为容易。现在张国梁既已去攻安庆，正是我们所求不得的事情。翼王以为如何？”

石达开连连的答道：“此乃擒贼擒王之策，我与军师的意见相同。”

石达开说了这句，又对天王说道：“此等看去虽觉有些冒险，其实极其稳当。天王不必疑虑，快请下令进兵。”天王听说石达开也是如此在说，方始答应。

钱江还怕天王多疑不决，误了机会。他就忙对石达开道：“此去向南三十五里，有座小山，翼王赶快率兵三千，埋伏那里。倘若张国梁的一军到来，翼王可与一战，但是须作佯败，让那张国梁还当埋伏之兵，已经被他杀退，便好中我们之计也。”石达开奉令领兵去讫。

钱江又对韦昌辉、曾天养二人说道：“你们二位一同率兵一万，速从怀宁绕道，超出张国梁的后方，尽力攻之，不可误事。”韦曾二人，领命去讫。

钱江又对洪仁发、洪仁达、李世贤、李昭寿、李开芳、林凤翔道：“你们六位，各率精兵五千，一俟翼王佯败之后，赶紧一同连环出击，纵不能生擒张国梁那厮，也得杀他一个片甲不回。”六人奉令去讫。

钱江又对洪宣娇、陈素鹃、陈小鹃三个道：“你们各率精兵五千直趋安庆。沿途如遇由安庆回救金陵的官兵，只管拦着厮杀。他们都是心慌之辈，包能大胜。”三人奉令去讫。

钱江又命陈坤书等等水军人员，各率新得旧有的一万五千

只船舶，由新州直下七里州，会攻南京。自己即同天王统领大军，直向南京杀去。

大军起程的时候，忽有一个白袍小将，踉跄的趋入军中，一见天王，就伏地泣说道：“我乃南王冯云山之子，冯兆炳是也。”

天王见是南王之子，一时想起南王，不禁泪下如雨的扶起冯兆炳道：“你的父亲，死得太早。我正惦记他的家属。贤侄今天来此，我心慰矣。”

冯兆炳站起道：“先父逝世，小侄随母隐居深山，也算小心的了。谁知清廷出了重赏，拿我母子二人，甚至已把先父的坟墓掘平。”冯兆炳说着，复又掩面大哭。

钱江插嘴道：“我们的队伍，所过之处，不准去动民间一草一木。现在清廷如此残忍，不亡何待。”

冯兆炳忙又见过各位世伯世叔，大家劝慰一阵。

天王又问冯兆炳道：“自我出兵之后，现在的广东，又是甚么样子的了？”

冯兆炳答道：“广东百姓，却想前来投奔天王伯父，无奈清廷的官吏，盘查太严。若遇数人成群的过关，便要搜检。”

天王听说，叹息一会，即命一员将官亲送冯兆炳去到武昌，

帮同东王办事，自己仍率大军迅速前进。

钱江初意，也防南京不比他省。就是陆建瀛形同木偶，究竟文有文官，武有武官，沿途定有清兵阻挡。谁知他们的大军，直到南京相近，一路之上，并没一兵一卒把守。不觉喜出望外的对着天王说道：“我们已到此地，沿途未费一兵一矢，虽是天王洪福，但也要怪清廷没有一个人材也。”

天王忽把手向天一指道：“此是天父之命，所以不必军师操心，唾手可得南京。”

钱江含糊应了一句，即命从人，将那张彦良押上，天王见了一惊道：“此人押在安庆，甚么时候前去取来的？”钱江微笑道：“臣弟在那安庆出发的时候，早已打定主意，不再回去，定要杀至此地方休，所以把他带来。”

钱江说完，回头对着张彦良道：“我念你那妹婿陆建瀛一路不设守备，似乎有意让我们至此，故而放你回去。不过你回去见着你那妹婿，可以带一个口信给他，说是南京城内，已有二十万洪军埋伏在那儿。叫他快快献城，免得生灵涂炭。”张彦良听说，忙不迭叩头如捣蒜的谢了而去。

天王一等张彦良走后，就想立即攻城。

钱江道：“此城异常坚固，与别处不同。我们成败在此一举，自应谨慎。”天王听了连说怪我性急。

钱江即在仪凤门外，连筑栅垒三十六座。每座之上架起西洋大炮十尊，准备攻械，又筑营盘数十座，全用土墙遮蔽，并用通水之器，以防敌人私断水道。

钱江布置既毕，城内的官民人等，见着那些连营数十里，夜间灯火，耀同白昼，无不叫苦连天，竟有一班百姓，去向陆建瀛那里跪香，求他开城纳降，以保一城生灵的。此时陆建瀛早已吓得心惊肉跳，终日喃喃自语，形同白痴，毫无办法。

还是他的那个宠妾张氏，见她老爷，身居两江总督，手下兵将也还不少；既不出去迎敌督战，又不奏报朝廷请求援救，长此因循下去，一待城破，真的不免石玉俱焚。她就去向陆制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说是做做好事，放她一命逃生吧。

当下陆制台一见他那宠妾，哭得如此模样，急去一把将她抱到怀内。一壁用他袖子替她拭去泪痕，一壁又忙不迭的安慰她道：“我的爱人，快勿着慌，只要再过一天，我自有退兵之策也。”

张氏听说忽又一喜，忙问甚么法子？

陆建瀛正拟答话，忽见张彦良急急忙忙的抢步而入。一见陆制台到了此时，还在把他妹子拥在怀里作乐。不禁大怒的说道：“我在安庆，为贼抢去，你们不去献城救我。此刻贼已到了仪凤门外，还亏你们两个在此这般形状。”

张氏起初一见她的哥哥忽从天降，欢喜得莫可言喻。正待

前去慰藉几句，不料她的哥哥，已在发话，而且语带讽刺，也就恼着成怒起来。

当下噗的一声，跳下陆建瀛的怀内，指着她的哥哥骂道：“天下怎有你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老娘自你被掳之后，那一天不在求神拜佛，望你生还，那一天不在逼着我们老爷设法救你。你倒不感我们的好意，此刻竟敢……”张氏说到这句，觉得底下说话，有些不便出口，急又一头向着陆建瀛撞去道：“都是你这老贼害人。”

那时陆建瀛本在怔怔的看着她们兄妹二人斗口，却不防他的这位爱人，一时说不过她的老兄起来，竟会拿他出气。当下一个不留心、险被张氏撞到地上，跌个中风。此时张彦良也怕闹了人命出来，自然不妙。只好一面赶去扶着陆建瀛这人，一面向他妹子含含糊糊的认了几句不是。张氏至此，方始消气。

陆建瀛就请张彦良坐下。却不问城外洪军的情形，反在唠唠叨叨的，问起张彦良以前在那安徽被掳的旧话起来。

张氏在旁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忙去阻住陆建瀛的话头道：“我的好老爷，你此刻那有这个工夫，再问已过之事。还是赶快和我哥哥商量商量大事，或是打仗，或是逃走。若不是趁此打定主意，一等城破，我这身子，就要被长毛糟蹋的了呢。”

陆建瀛听说，方去把那一本万年历一翻，看上一会道：“你们莫急，明天便是太岁冲破甲子的日子，正与洪秀全这厮相克。那时让我斋戒沐浴的，亲自焚香念经，求着我佛慈悲，保

佑我们一门的性命便了。”

张彦良听了似信不信，张氏听了竟会大喜起来。

第二天的黎明，陆建瀛果然斋戒沐浴之后，亲在大堂之上，跪地诵经，以乞神灵保佑。一直念到上午，并未稍停一停。谁知陆建瀛念得愈是起劲，城外的大炮之声，也是愈加起劲。

还是那个都统富明阿，因为究和皇帝一块土上的人，不免有些休戚相关，便自作主，急去会同将军都兴阿、藩司祁宿藻、江宁府知府高荫霖，上元县知县刘同纓，候补道员舒怀仁、阮恭思、林永周、候补参将袁芳、督标中军余冠军、城守魏得标、汛地官丰桂、永积庆等等，以及前任将军祥厚、前任浙江乐清协副将汤貽汾、前任天津海关道黎明的几位绅士，各人带了两三营人马，去和洪军大杀一场。

岂知那些洪军，本是人称老长毛的、自称老万营的人物，个个饶勇善战。再加那些西洋大炮，真能落地开花，何等厉害。这位富明阿都统，虽有忠心，却没勇力。只好同了大众，打一阵败一阵，一直败进城内。将军都兴阿等人，明知大势已去，除了准备城破殉难而已。

这位富明阿，他却不肯死心，又一个人一脚闯至总督衙门。刚刚跨上大台的阶沿石上，就见那位两江总督都堂建瀛陆制台，衣冠楚楚的正在那儿伏地念经。大堂之上的一派香烛烟味，熏入人们鼻孔，很是难受。富明阿顿时大怒，疾忙奔到陆建瀛的跟前，一把将他拖了起来。埋怨他道：“我们城里的奸细，就

是和尚，大帅怎么还在此地求助无知的佛像呢？”

陆建瀛听罢一愣道：“甚么和尚，就是奸细，我不明白。现在城外究竟怎么样了？难道我佛如来，因我匆促念经，不甚诚虔，尚未显灵前去降祸于那些长毛不成么？”

富明阿连连的跺脚道：“大帅平时最信佛教。对于一班和尚，总是另眼看待。我和都将军两个，也曾奉劝大帅过的，大帅偏偏忠言逆耳。现在仪凤门已破，大帅或降或死，请自作主。我的来意，本来还想和大帅亲去背城一战，今见大帅至死不悟，还有什么说。”

富明阿说完，返身就走。陆建瀛慌忙跌跌冲冲，抢上几步，追着富明阿这人一把拉住衣裳道：“此刻还有地方可逃么？这件事情，只有请你老兄救我一救。”

正说话间，忽听隆隆隆的大炮之声，渐渐近来。再加逃难百姓的一片哭喊声浪，使人听了，真觉汗毛凜凜起来。陆建瀛到了此时，还要不忍抛弃他的爱妾，连忙跑了进去，要想携着张氏，一同逃走。不料张氏，以为她的老爷既在念经求佛，必能阻住长毛。她就把心一放，于是先去梳头，继又裹脚。此时正在床沿之上，把她的右脚，搁在左腿上面，细摩细向。缠裹她那一双三寸的当口，一见她的老爷，满面变色，气喘喘的奔入，便知大事不妙，长毛必已进城，自然不管三七二十一，只得赤了一只小脚，扭着陆建瀛的肩胛，跌跌冲冲的，跟着富明阿一同逃出衙门。正拟杂入逃难的人们队里，忽又想起她的哥哥，在吃燕窝。急对陆建瀛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还…还…

还有…有…有我们的哥哥，没有逃出，如何是好？”

她的语未说完，忽见张彦良双手各提一个重而且大的锦绣包袱，由内奔出。张氏恨得逼着张彦良丢下包袱，方始同走。

当下只见无数居民逃难，有些认识她那老爷的人们，都在指着骂道：“断送两江土地的，就是这个老贼。”又见她的老爷，明明听见这些说话，只好向前紧走几步，似乎尚知良心发现，满脸现出羞惭的样子。那知她的老爷，走到哪边，仍旧有人跟着骂到哪边。

她又忽然生起气来，急去把她老爷的身子，狠命向前一推道：“快走快走。不必去理这些闲言闲语。一座南京，又不是只有我们一家在吃大清朝的俸禄的。”陆建瀛听见张氏如此在说，仿佛真的轻了他一半责任。心里稍觉一毛，便大踏步的向前逃走。

那时的洪军正从南门杀入，向荣又被洪军牵住，不能分兵来救，只望丹阳一路败退。没有多时，陆建瀛已经奔到，一见向荣之面，掩面大哭道：“我也料不到我与总戎二人，尚在此地相见也。”

向荣道：“不是到了此刻，我还在怪着大帅。当时倘能早听我的一句说话，或者还不至于到此田地呢。”

陆建瀛听说，只得诱过兵将，守城不力。

向荣又说道：“三军之令，本来系于元帅。向某虽然兵败，却不肯诱过手下将士。但可惜的是，如此一座金陵城池，没有几时，竟至沦于敌人之手。”

陆建瀛自知不能再辩，只得双眼注视张氏，并不再言。

又过一会，只见将军都兴阿、都统富明阿、提督余万清、藩司李本仁，先后赶至，大家相见，各诉兵败之事。

向荣道：“为今之计，此刻万难立即恢复城池，不如大家一同退守丹阳，一面飞奏朝廷，请饬湖南、河南的人马，各路齐进，使贼不能首尾相顾，大江以东，或可恢复。一面再用全力，克复金陵。”

李本仁接口道：“从前各处兵败，都由一路孤军，与敌厮杀，别路统兵大员，观望不进。倘若琦善之兵，早从河南进抚武昌之背，或者不至猖獗如此，得以直下江南也。”

向荣道：“方伯之言甚是。但是金陵城池，何等坚固，实为各省之冠。竟被洪军唾手而得，我们之罪大矣。”

向荣说罢，不觉痛哭起来。诸将无不下泪。陆建瀛只是忧形于色，低头不语。

他的爱妾张氏，忽又痛心她的老爷起来。一个情不自禁，陡然将她那双赤脚一伸，冒出一句说话，弄得大众起先一愣，后又无不匿笑。正是：姬人虽是多情种大将曾无制敌谋不知张

氏所说何话，大众到了此时尚要发笑。且阅下文。

第二十九回

对的放矢委屈将军 隔车打油便宜和尚

张氏为人，本来不知天高地厚，她因嫁着一位总督，平时不把各官放在眼内。此时又见她的老爷忧形于色，低头不语，不觉一时心疼起来。突然的把她那只赤着的小脚，向她老爷一伸道：“老爷快看我的脚呀！我本是金枝玉叶，平常出衙烧香，或赴宴会，都是前呼后拥，谁能见我肉体。今天却赤着脚的跑了多少路程，只因要顾老爷这人，方才这般的忍辱偷生。否则是，我早一头碰死的了。”

陆建瀛忽见他的这位如君，在此众官面前，伸出她的一只赤脚，真是形状恶劣，极不雅观，也将脸臊得通红的，忙去拦着张氏说话道：“快莫多说。我有要紧说话，要问向钦差呢。”

陆建瀛这话说完之后，他就朝着向荣拱拱手道：“总戎既要退守丹阳，那里也是兄弟的辖境。兄弟且随总戎到了那里，再行奏报。”

大众也都说到丹阳再议。向荣便一面奏报自己兵败之事，一面退到丹阳。

刚才扎好营盘，忽据探子报称，说是镇江早被洪秀全的妹子洪宣娇所占。洪秀全的大军，也已进入南京，就在总督衙门，做了伪天王府。向荣一听镇江已先失守，慌忙传令手下将士，紧守丹阳城池，要防敌人乘袭。

原来洪宣娇奉了钱江的将令，同着陈素鹃、陈小鹃姊妹二人，率兵去截要想回救南京的那些官兵。及她赶到那里，江宁藩司李本仁，因见张国梁的一支人马，也向上游杀去，生怕南京空虚，他已间道返宁。所以那个富明阿都统，去敌洪秀全军队的时候，他也是一份子。

当下洪宣娇一见李本仁已回南京，便与陈氏姊妹二人商议道：“我们奉了军师之令，来此腰截官兵。李本仁那厮既已先回南京，其余的未必一定来此。我们三个，与其在此空费时光，我想不如去攻镇江。因为先父在日，曾经贩米那里，因而娶了先母。我们先母的祖籍，就是镇江。镇江地方，我听先母说过，倒也有些熟悉。”

陈素鹃先答道：“王妃既于镇江地方，很是熟悉，当然去攻镇江，比较此地要紧。”

陈小鹃接口道：“违了将令，又怎么样呢？”

洪宣娇道：“这回的将令，乃是军师的主张。不是天王的令旗命令。不然，劳而无功，我也不干。”

陈小鹃道：“如此便不要紧，我们快快出发。能够早克镇

江，可替大军去攻南京，壮些声威。”

洪宣娇听说马上一面直趋镇江，一面请弥探花写禀稟知钱江。及到镇江相近，札下营头，急命探子去探，有无准备，探子去讫。

陈小鹃道：“我在武昌时候，听说清军的统帅，一个是琦善，一个是向荣。向荣和张国梁两军，现驻太湖、宿松等处，单在注重恢复安庆。此地乃是陆建瀛的辖境，我料必无重兵把守。”

洪宣娇也以为然，等得探子回报，说是城内，仅有邓禹松率兵二千在彼，果丝毫无准备。

宣娇立即下令，迅速攻城。城中的邓禹松参将得报，不禁大惊道：“我只当此地乃是南京的下游，洪军即使来攻南京，也未必先顾此地。今天既有人来攻此，我却没有算到此着，以致未曾稟请上司添发人马，不免误事。”

他的文案王良献策道：“向钦差以数十万之众，尚且不能抵御洪军。我们何不早早献城，也好博个反正的名誉。”

邓参将听了大怒道：“你吃大清朝的俸禄竟敢口出此言，必与敌军私通。”邓参将说了这句，即把王良推出问斩。王良至死，神色不变，单在自悔，应该早去献城，便不致死于恶奴之手。邓参将明明听见，也不理睬。等得见了王良的首级，方才后悔起来。暗自寻思道：我虽斩了王良，究于军事何补。但

是事已至此，只有一壁飞报上司乞援，一壁出去御敌。及上城楼一看，不禁又是一呆。

你道为何？原来他所看见排山倒海而来的洪军，都是女兵，并没有一个男子。邓参将又暗忖道：“此地镇江，就是从前那位梁夫人的升桅击鼓之处。梁夫人仅不过一个女子，已经传为千古佳话。如今洪军之中的女子，何止数万。邓参将想至此地，又见敌军之中，闪出三员极美貌的女将。中间那员年龄较大的，也不过二十三四岁的模样。左右两个形似姊妹的，更不满二十岁的年纪。原来邓参将瞧见的三员美貌女将，正是洪宣娇、陈素鹃、陈小鹃三个。

当时陈小鹃，一眼望见城上，有位中年将官，只把一双乌溜溜的眼珠，盯着她们三个凝望，急对洪宣娇说道：“王妃瞧见城上的那厮没有，尽将一双贼眼，在望我们。”

洪宣娇疾忙抬头一望，果见一个戴着亮蓝顶子的将官，目不转睛的在看她们。她就指着那个将官，对着陈氏姊妹二人说道：“你们看我一箭射死这个戴着亮蓝顶子的东西。”谁知洪宣娇的一个西字，甫经出口，只听得她的雕弓响处，那个将军，早已应声而到。

都司李守义，一见他们的主将，忽被敌阵中的一员女将射死，便知此城难守。正待逃走，已见三员女将，飞身登城，一连杀了二三十个守城兵士。其余兵士，顿时一声吆喝，逃个罄尽。李守义不及逃走，倒也伶俐，他忙高声大叫道：“本将李守义，愿降天兵。”

洪宣娇听叫，就紧步上前，用她手上的那柄马刀，向那李守义的红缨大帽子上敲道：“快下去开城，饶你这个狗官。”

“谁知洪宣娇的手势太重。她虽随便敲上一下，可是李守义的那顶红缨帽子，已经被她敲得挂在项颈之上。因为前清的大帽上面，本有一个绊子，否则李守义的脑袋，只管保住，那顶大帽子，一定滚在城下殉难去了。”

当时李守义慌忙去开城，放入全部女兵。及至洪宣娇、陈素鹃、陈小鹃、弥探花四个，赶到道台衙门，那个新任常镇道吴来，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不知去向。原来这个常镇道吴来，正是率了洋人去打洪军的那位老兄。因他打上一个大大败仗，回省禀报，苏州抚台，便要将他军法从事。幸亏他去走了陆制台如夫人张氏的路子，始得调署常镇。洪宣娇见他已走，倒也一笑了事。

及同弥探花盘查道库，竟有现银九十五万五千余两。洪宣娇不禁大喜。查毕封存之后，始行派人奏报天王。那时天王正与钱江在那仪凤门外，攻打南京，据报连声赞好。仍命宣娇暂驻镇江，以待后命。

钱江也说道：“镇江既得，我有办法了。”便命石达开率兵五万，去取太平府城，以作攻打金陵的屏护。又说：“此城若得，我们这边攻破金陵，当然更加容易了。”

石达开奉令，立即起程。大军未抵太平，太平府的知府李思齐，已经唬得屁滚尿流。连叫我命休矣，我命休矣。叫闹一会，不能不上城去观看。等他挨死挨活的到了城上。恰巧石达

开的大军刚刚赶到。李思齐一见敌军中的旌旗蔽日，炮火连天，更加吓得苦胆破碎，面色青黄，跟着大叫一声，倒在城上，气绝而死。手下几个残兵，自然大家逃之夭夭。石达开远远望见那座城楼之上，起先慌乱一阵，旋又鸦鹊无声，情知城中有变，急命兵士爬城而上，果没人来阻挡。

那时城里的一班老百姓，都知翼王石达开的军纪素严，从没奸淫掳掠之事，一听他到，非但无人逃难，胆大的还去争献牛酒。石达开下马抚慰民众一番，始进府衙，一面命人厚葬李知府的尸首，一面回见天王报捷。

天王因见石达开去取太平府城，连去连来，不到二十四个小时。不觉又惊又喜的问道：“翼王贤弟，怎么如此神速？莫非天助不成。”

石达开答道：“我军出发之时，沿途就听人传说，说是李知府为人，素来胆小如鼠。一听我们大军来攻南京，他就急得要死，连连飞禀陆制台那里；自请开缺。岂知遇见那个浑蛋的陆制台，既不批准开缺，又不发兵援救。我就料到这位李知府必在战栗之中，故以我的军威吓之，总算未动干戈，得了太平。”

钱江未曾岔嘴，先向天王拱手贺喜。天王和石达开两个，都觉不解。

钱江笑上一笑方说道：“我们的国号，本号太平天国。刚才翼王在说，未动干戈，得了太平。这就是天王稳占南京的预兆。”天王听说方才大乐。

钱江又对石达开说道：“翼王既已得了太平，我又思得一计，可以稳破南京了。”

石达开忙问计将安出。钱江即与石达开咬着耳朵，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的说了几句。

石达开会意，立即回转太平府衙下了一道命令道：“有人密报，据称本城各寺的和尚，暗有谋为不轨情事，按照军法，尽该问斩。现因本军初到此地，自应法外施仁，三日之内，各寺的和尚全部离城。倘有逾限不去者，准予兵士格杀勿论。”那些和尚，一见此令，谁人不要性命，大家便不约而同的，齐向南京逃去。石达开既见和尚中计，又命手下兵士，假扮和尚模样杂在逃难的和尚里头，一齐混进南京。

可巧那个陆制台，平时最重和尚，闻说太平失守，所有和尚逃难来此，即令守城官吏，开城纳入。那班守城官吏，正在心惊胆战之中，瞧见那些和尚，个个肩挑背驮，连人带物，如潮般的一拥而入，那里还有工夫，再去检查真伪。只等大众走完，马上关闭城门，免吃西洋炮弹。

石军既入南京城内，马上放起信炮，先向四城放火，然后杀开城门，前去接应石军。石达开算定时间，此时刚刚杀到城下。钱江那儿，也已得了石达开的飞报，便同天王统率大军杀至。林彩新所统的水军，也已上岸助战。南京城内的官府，只有都统富明阿，还算来得，他就约同众官，去与洪军抵敌一阵。正在不能支持之际，忽见城里的一班和尚，都是洪军奸细，料知此城难保。一脚奔到制台的衙门，所以见着陆建瀛的时候，

便说和尚都是奸细。陆建瀛同了众官，随着向荣逃到丹阳的时候。正是那些假装和尚的石军，接应大队洪军，杀入南京的时候。可怜当时遭难的人民，尽忠的官绅，一时也难数计。最为人所可惜的是，前任浙江乐清协副将汤貽汾，字雨生的一位绅士，殉难之时，年已八十有二。还有将军祥厚、藩司祁宿藻、候补道桂明、康尔笏，候补知府方大元、上元县知县刘同纓、典史何方德、巡检韦蓉、学正徐光学等人。

南京城破之日，正是太平天国三年三月，就是咸丰三年。洪军入城的当日，北王韦昌辉，杀人最多，而功最大。钱江一时不及制止，生怕韦昌辉，误杀石军假扮的和尚。忙又下令，凡是和尚，不得杀戮。所以南京失守的时候，民间有句口号，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和尚会打卦。当时那班真正的和尚，因赖石军冒充他们，难以分辨，总算万分便宜，一个没有遭殃，可是所有的尼姑，却比其他人民，受害更凶。

原来那时的洪军，不下百万。一破南京，正是兴高彩烈之际，忽见军师传下令来，不准杀戮和尚。大家虽然不知底细，但是见着和尚，只好留手，起初的百姓，大家瞧见洪军不杀和尚，很是奇怪。后见非但不杀和尚，连那同着和尚逃难的老百姓，也可由那和尚代为求饶，得保生命，于是聪明一点的人物，便把各人的头发，统统剃去，也作和尚。洪军见着这些新剃头的和尚，虽也有些疑心，但因军师的将令之中，并未分出新旧字样，只好一概免杀。嗣见各处的和尚，越来越多，心里也觉有些气忿。所以一见尼姑，他们即不客气。当时民间也有一句口号，叫做天不爱，地不爱，只爱尼姑把花戴。这些洪军，这样的大闹几天，天王允了钱江之奏，方始出示封刀安民。

又将两江总督衙门，改做天王府第，状元刘继盛，首先奏上一本贺章，内中的警句是：剧战三年，甫定偏安之局，戡平半壁，应成正统之基。天王见了大喜，即升刘继盛为尚书，仍兼秘书总监。靖国王军师钱江，实授大司马领尚书事。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均假节钺得专征伐。又因宣娇克复镇江之事，知道女才不能轻弃，传旨试立女官，任洪宣娇、萧三娘二人为女官正副总监。又以南京作为国都，国号太平天国。即以天生太平天国四字的宝石，做了御玺。又发官币五十万两，赈济受灾人民。三年之内，一概免纳钱粮。于是国内大悦，附近州县，都来宾服。

大致既定。北王韦昌辉，首先上本，恭请天王就此登基，改称天皇，天王允奏，即称太平天国龙飞三年。钱江得信，忙去谏阻。天皇大笑道：“相国何以如此迂执，试问从前武王伐纣，他也即位做了天子。”

钱江还待再说，忽见北王韦昌辉站在一旁，怒目而视。钱江至此，知不可谏。退下之后，私下对着石达开叹息道：“夺洪氏天下的人，虽为东王；误洪氏前途的人，必为北王也。”

石达开不解道：“军师辅弼天皇，已至精力交瘁，难道这个现成帝位，反坏人么？”

钱江乱摇其头道：“君主制度，已成废物，民主制度，方在振新。请问翼王，现在地球上，还是君主之国多呢，民主之国多呀？”

石达开听说，方始恍然钱江之意，正待再说，忽奉天皇传旨，着他与钱江二人次晨陪同去祭明太祖的寝陵。

钱江接旨之后，又对石达开说道：“天皇事事在做皇帝之事，吾无言矣。”石达开听说，也没说话好说。

等得第二天，随同天皇祭陵既毕，回到京城。忽见旅居上海的，一位名叫克勒的美国人，来到京城，求他引见天皇。石达开问过钱江，钱江答道：“外人悦服，怎好不见。”石达开即将那位克勒引见天皇。

天皇问其来意，克勒答道：“吾见陛下，所施政治，无处不合西洋各国，钦服已极。因以私人资格，来谒天皇陛下。陛下有意睦邻，不妨遣使敝国，先通和好。”

天皇听了大喜，即与钱江商定，乃派族弟洪仁 ǎ 淙使美大臣。呈与美国总统的国书是：大汉太平天国天皇洪敬问大美国民主安好。敝国已于满人二百余年矣。今我国人，崇拜贵国之独立精神，谋复宗社，幸赖人民响应，东南各省，次第戡定，建立太平天国。互保侨民，及兴商务，为世界和平之倡，朕有厚望也。

又过月余，天皇皇宫，以及诸王王府，军师府，均已分别造就。钱江连连主张不可糜费库款，已经不及。

单是天皇皇宫，那种富丽堂皇的气象，已比那时北京的皇宫，还要考究。中间一殿，名叫太平殿，左殿名叫求贤殿，右

殿名叫勤政殿。各殿之旁，都有十座便殿，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等等字样为名。殿后寝宫，分为三十六座，除正宫为皇后所居，东宫为东妃所居，西宫为西妃所居外，其余散宫，各居妃子四人至十人不等。同食同寝，不得有拈酸吃醋情事。

所定服式，仿照明制。大概和戏剧上的相似。其中最奇突的是妇女裤制。皇后各妃，穿一品至二品的裤制：名叫散裳。散裳即是仅长一尺有半的围裙，形似西国妇女的褰裳。天皇自从登极以后，一变从前守身如玉的习气，不但非常淫乱，而且喜怒无常，杀戮无度。一二品的服制，就是不穿裤子，单以长袍遮身而已。三品至四品的裤制，叫做开裳。裤脚极短，仅有一尺八寸。裆中开缝，就与小孩的开裆裤子一般。五品至六品的裤制，叫做钮裳。裤长二尺，裆用钮扣，前后相同。七品至九品的裤制，叫做包裳，即与常人相似。品级愈大的外服愈长，品级愈小的外服愈短。因为裤制关系，否则后妃的下体，难道真被臣民见了去么。天皇宫中的种种奇异服制，本书不能备载，仅记一端，余可类推。

只有左右两殿的楹联还觉典雅。左为状元刘继盛所撰。联语是：

拔云雾而见青天，重整大明新气象扫蛮氛以光祖国，挽回皇汉旧山河右为探花弥晏锺牵虎贲三十，直扫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尧舜之天那时榜眼早已病歿，所以只让状元探花二人，大出风头。

大家都在兴高彩烈的当口，独有新任大司马的那位钱江，

称病不朝，天皇起初也不觉着。

有一天，因为要立一位掳来的美妇徐氏为后，拟与钱江商量。连请几次不到，去请的人，都说军师面无病容，且在观看汉朝三杰之一、张良的道经。天皇至此，方才吃惊起来。急命北王、翼王两个，同去相请。正是：张良将隐功先谢韩信遭诛罪未成不知韦石二人前去相请钱江，究肯来否？且阅下文。

第三十回

恋金陵天皇取中策 答玉臀徐后慑淫威

石达开同着北王韦昌辉二人，奉了天皇之命，去到军师府中，去请钱江。一路行来，有意试问韦昌辉道：“北王可知道钱军师的不出之意么？”

韦昌辉连连点首道：“有甚不知！”

石达开又问道：“北王所知何事？”

韦昌辉道：“必为天皇太觉畏惧东王之事。”

石达开又说道：“东王在武昌时本已假节钺得专征伐的了。此次天皇命我和他一般，所以不能不一提的。如此说来，恐怕钱军师未必为他吧。”

韦昌辉听说，即把石达开盯了一眼道：“你莫戏我，你和钱军师最说得来的，岂有疑你之理。我说一定为的是东王。”

石达开又说道：“东王为人，虽然可防，但是此时正在用人之际，似乎太早。”

韦昌辉便忿忿的答道：“这种跋扈之人，留着何用？就是天皇惧他，我姓韦的却不惧他。”

石达开默默不答。

一时到达军师府里，先令守门军士报了进去。钱江得报，早知来意。便请韦石二王内室相见。

茶罢之后，钱江因见北王面带愤怒之色，却先开口道：“二位驾临，有何见教。”

韦昌辉答道：“奉了天皇旨意，来请军师入朝议事。”

钱江接口道：“如此有劳二位了。但是兄弟适有小恙，不可以风。奈何？”

石达开此时已见韦昌辉的余怒未退，恐他说出路上所谈之话，疾忙睛示以目。那知韦昌辉只作不见，顿时勒着袖子对着钱江说道：“军师何必推病，定是为那区区的一个杨贼吧。此人何足道哉。倘若真的为他，立可除去。不要等得闹出噬脐之祸，那就迟了。”

钱江大惊道：“我无此意，北王何出此言？”

韦昌辉仍是愤然的说道：“彼无大功，却要以势要挟天皇。军师就无此意，我当图之。”

钱江忙向韦昌辉低声说道：“隔墙有耳，北王留意。”

韦昌辉又大声的说道：“除一竖子，也不繁难。军师怎么这般胆小起来？我当请求天皇，去守武昌，乘隙一定除他。”韦昌辉说完这话，独自悻悻而去。

钱江挽留不及，便跺着足的向石达开说道：“东王虽然可杀，但非其时。不知何人饶舌，竟将我的意思告知北王。”

石达开听说，只好老实说道：“一路之上，我曾言试他，事则有之。并未和他有甚说话。”

钱江道：“如此，快快请兄同我入朝，前去阻止北王离京。现在大家同心协力，以对敌人，尚虞不足。怎么能够再加兄弟阅墙之事！”

钱江说着，草草的一整衣冠，即同石达开两个，匆匆入朝。

天皇一见钱江到来，慌忙下座执着钱江的手道：“一日不见军师，使朕如患大疾。”

钱江急接口道：“陛下切勿如此，恐怕千载以下，一定有人要说臣弟要君矣。”

天皇听说，方始放手。又请钱江、石达开二人一同坐下道：“现在金陵已定，湖北方面，久无消息，不知何故？刚才北王来此要求，他要率了重兵去守武昌，我还没有答应。”石达

开也接口道：“军师确有小恙。此刻同着臣匆匆趋朝，来见陛下，正为要阻北王赴鄂之事。”

天皇点首道：“北王的到湖北，尚非大事。现既定鼎南京，应该早图大举，须和军师商量。其次是朕的元配已歿，朕却看中一位名叫徐文艳的女子，要想立她为后。”

钱江忙向天皇拱拱手道：“此乃陛下家事，可缓则缓。若不能缓，就是办了也没大碍。最重大的是，留下北王，以备大用。至于陛下刚才说，金陵已定，欲图大举。臣弟已有办法，但怕陛下不肯照办，也是枉然。”

天皇听了一愣道：“朕的信任军师，也算无微不至，谁不知道。快请说出，无不照办。”

钱江道：“臣弟早已说过，北京地方，最为重要，南方尚在其次。从前留下重兵，分守武昌、汉阳两处，无非防那琦善去蹶我军之后，就是命忠王去取九江，也是要他隔断清兵联络之意。今幸已得南京，若不乘胜直取北京，岂非坐失良机。现在只有速命东王进兵汴梁，不必再顾武昌。一面再将忠王撤回，以固金陵。臣弟当率倾国之师，杀入北方，敢包陛下，三月之内，必踞胡庭也。”

天皇听说，沉吟了一会道：“武昌为长江上游，地当要冲，取之非易，军师何故轻言弃之？除此以外，尚其他的良策么？”

钱江又郑重其事的答道：“刚才臣弟所说，便是上策。若

是添兵去守湖北，再分兵力去攻汴梁，并派一位能事者以趋山东，是为中策。抚定江苏闽浙，由江西再出湖南，牵制曾国藩的一路人马，是为下策。”

天皇立即答话道：“朕觉上策太急，下策太缓，中策适得其宜。从前诸葛武侯去取成都，也向刘备献的是上中下三策，刘备也取中策。我们现在准行中策吧。”

石达开一见天皇不取上策，忙进言道：“军师这个上策，真是一种能知大势的良谋。陛下若不照准，将来恐致后悔。”天皇听了，摇头无语。

石达开便同钱江退出，私下又问钱江道：“军师方才拟令东王进取汴梁，究是何意？”

钱江低声道：“东王久后必有二心，他也不肯长守武昌。我的使他去攻琦善，不问胜败，都于天皇有益。”石达开会意，相与钱江一笑而散。

第二天，天皇却不先办军情大事，单是传旨册立徐文艳为后。同时又将吉妃封为东妃，并纳陈小鹃为西妃。其他三十余宫，统统派定妃子居住。

原来这位徐后，现年二十四岁，生得确是万分美丽，又是一双天足。她的祖父父亲两代，曾任清朝大官，都被清主问斩，所以这位徐后，对于清主，抱有不共戴天之仇。后来逃难被掳，洪军中的一班王卿丞相，个个都想染指，不料她却守身如玉，

情愿死于刀下，不肯允从。大家无奈，方去献与天皇。徐文艳起初也还不愿，后来天皇许她将来捉到清主，让她亲自斩杀，以泄深仇，她才应允。及至册立之后，倒也会得献媚。天王见她浑身上下，真与羊脂无异，因此定出那个散裳。她也要想藉此显她的颜色，并不反对。其余妃子，因她是位正宫，又为皇帝所宠，谁敢和她说她不是。

独有那个陈小鹃西妃，她恃她有大功，又加西妃地位，仅与正宫只差一级，因此不甚把这徐后放在眼内。徐后既系初至，又见陈小鹃的才貌，都很出众，只得暂时放在肚里，不与计较。此等暗潮，天皇并未知道。

一混半月，尚未提及发兵之事。那时北王韦昌辉，日日去催天皇，他要率兵赴鄂，以代东王。天王被逼无法，正待允准的时候，忽见状元刘继盛，匆匆入奏道：“启奉陛下，顷得密报，湖北汉阳两处，同时失守，胡王爷以晃，阵亡汉阳，东王同了萧三娘等人，狼狈逃出重围，即日可到。

天皇听说，不觉大惊失色的说道：“这件事情，我们这位军师，多少有些误事，若是依了北王，早率大军赴鄂，湖北何致失守？胡贤弟何致阵亡？”

天皇正待去召钱江、石达开、韦昌辉、林凤翔、洪仁发、洪仁达等人，拟开一个御前军事会议的时候，又据英王陈玉成饬人来京报捷。天皇急将英王的奏折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是：

天皇陛下，臣英王陈玉成奏为各路清兵围城其急，业由臣督率将士杀退，乞拨巨款，以奖士卒事：窃臣自守安庆以来，为日虽然无多，确已饱经恶战。第一次，系江忠源之旧部，现归向荣节制之鲍超，率兵五营，暗袭安庆东门，血战数日，始行败蹙而去。第二次，系张国梁率兵六万，先用火攻，次用水淹，臣又血战四昼夜，将张军杀退。第三次，系不知姓名之清官多人，各率兵士三四万，或六七万不等，竟将安庆省垣，围至水泄不通。

窥其用意，拟断城中粮食。嗣为獬面将军，率领狼兵，拼命冲破彼军阵脚，方才同时溃散。臣守此间，先后两月，大小三十余战，陛下尝无一兵一卒遣来相功。今幸不辱君命，得以保守此座四面无援之孤城，固为陛下之天威所慑，然亦未始非众将士血搏所致也。可否立拨巨款，以励军心，不胜盼祷之至。再者臣之伪眼，本欲壮臣威仪而设，今外间起有一种口号，无不呼臣为四眼狗矣。凡为臣所杀到之处，虽小儿妇女，亦无不识我之四眼狗，且有当面呼臣者。臣得此种奇名，不以为嫌，且以为荣，陛下幸勿视为卑鄙之词，而窃笑之也。传闻湖北业已失守，东王夫妇，不知下落。忠王李秀成，才堪大用，不比常人。现亦株守九江，并未进展。不知钱军师，究有万全之策否？臣违陛下，倏将三月，甚欲人觐，以伸积想。谨奏。

天皇阅毕，总算抵去湖北失守的一半之忧，便将此折，交与刘继盛、洪大全二人分别办理。

不料就在此时，天皇忽被殿上的那道夕阳光线，照着两旁盘有金龙的柱子上，反射他的眼内，以致不能睁开。陡的想起

徐后和他一句戏言，早把要开御前军事会议的那桩问题，丢在脑后，赶忙把手一挥，吩咐众臣退去，他就回到正宫。一脚跨进房门，忽被两个宫娥跪地拦阻道：“娘娘现在浴室沐浴，请陛下就在外房稍坐，容婢子去拿娘娘手制的贵重点心送上。”天皇挥手令去，即在外房独自坐下。

两个宫娥去了不久，各捧一杯羹汤，匆匆走来跪地献上。天皇先取一杯在手，见是形似豆腐之物，也不细问，随意喝上一口。只觉又香又甜，又柔又润，不但异常鲜美，而且到口即酥，不知究是何物。便笑问头一个宫娥道：“此是甚么东西，这般可口。”

头一个宫娥也微笑的奏答道：“此是羊脂白玉。娘娘用了稍许地骨皮，连同一样秘制药料，和玉炖好，即成此味。”

天皇听说，赞美不置。吃完之后，又向第二个宫娥手上所捧的杯子细细一看，似莲心，又似米仁，便笑问第二个宫娥道：“这又是甚么东西呢？”

第二个宫娥也含笑的奏答道：“此是娘娘检出顶大顶园的珍珠，嵌在豆腐里头，复用柳木为柴，炖一小时即熟。”天皇失惊道：“如此靡费，岂不糟蹋东西。”

第二个宫娥又奏答道：“娘娘说的，陛下日理万机，现已近了中年，应该滋补龙体。而且珠子的味道，更胜白玉。”

天皇听说，即取一试，果然比玉还要味美。于是笑着吩咐

两个宫娥道：“既是珠玉也能滋补身体，往后即由你们二人，承办此事，若不误事，自有重赏。”两个宫娥连连谢恩，方始接了杯子出去。

天皇又坐了半刻，还不见徐后浴毕出来。他便走至一座雕窗底下，站定身子，由那窗缝之中，朝内窥望。就见徐后一个人坐在一只白玉浴缸里头，轻轻洗涤，宛像一树带雨梨花，顿时引动他的春心，急把窗子一推道：“娘娘快快开门，朕要进房沐浴。”徐后不敢拒绝，只好承旨开门纳入。

那时两个宫娥，已把杯子送出，回进房来，满房一看，一位真命天子，不知何往。正待出房去找，忽然听得她们娘娘一个人在那浴室里面，噗噗噗嗤的发笑。不觉奇怪起来，各自腹中寻思道：娘娘一个人沐浴为何这般开心。不料她们二人，尚未转完念头，忽又听得天皇的声音，也在浴室之中发笑。这样一来，便把她们二人，顿时臊得满脸通红，心中小鹿儿乱撞。正拟暂避出外，已见那扇室门，呀的一声开开。她们娘娘同了天皇两个，衣冠楚楚手挽手的走将出来。

两个宫娥，忙又跪着奏问道：“请陛下和娘娘的示，今天晚上的御膳，摆在那儿？”

徐后含笑的答案道：“万岁刚才吃了珠玉二汤，此时不饿。你们二人，速去传旨东西两宫皇妃，都到御花园中，秋千架下，去候圣驾。”

两个宫娥应声去后，徐后急将脸儿一红，复又瞟上天皇一

眼道：“陛下怎么这般刁钻，竟把贱妾昨晚一句戏言，当起真来。难道不知道贱妾和东西两妃，都是穿的散裳，不能去打秋千的么？”

天皇因见徐后此时似有翻悔之意，便去先把徐后的一只玉臂，抓来掰在他的助窝之下。然后一面笑着逼迫徐后同他去到御园，一面还在徐后的耳边连轻轻说道：“朕正为你们穿着散裳，打起秋千起来，方才有趣。”

徐后弄得没法，只得跟着天皇而行。一时到了御园，跨进园门，远远望去，果见东妃吉珠儿，西妃陈小鹃二人，已在秋千架下，含笑的等在那里了。天皇见了吉陈二人，方才放开所掰徐后之手，一同走上前去。

吉陈二妃，双双请过圣安，又向徐后行礼之后，方问天皇道：“不知陛下命奴等二人，在此候着，有何谕旨。”

天皇只是傻笑，未及答话。徐后就先向两妃，悄悄的咬上几句耳朵，两妃不待徐后说完，一同都把两张粉脸，各罩一朵红云道：“我们全穿散裳，如何上秋千架子。”

天皇至此，方始笑着指指徐后，对着吉陈二妃说道：“娘娘都已答应，你们二人，竟敢违朕旨意不成？”

陈小鹃向在千军万马之中，出入惯的。她的胆子，自然比较吉妃大些。她就含笑的先接口奏答道：“现在虽是只有陛下、娘娘和我等一共四人，无论怎么玩，谅不碍事。但怕传到宫

外，岂不被那民间当作话柄。就是我的姊姊，知道此事，也要责备我的。”

天皇听说，如何就肯罢休。于是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送徐后去上秋千架子，还笑着说道：“以身作则，本是正宫娘娘的教化呢。”

徐后要得天皇欢心，只好依了天皇之命，首先跳上秋千架子，也同古时候的那位赵飞燕皇后，作那掌上舞的一般，忽尔双足高举，忽尔一身临空，忽尔宫衣倒挂，忽尔彩袖分飘。

她们后妃三个，正在轮流打着秋千，乐不可支的当口，忽见两个宫娥，慌慌张张的报入，说是东王和他王妃两个，已在殿上候驾。

天皇只因曾替东王看过风水，许他日后定有九五之尊的一句说话。现在自坐龙庭，似乎对于东王有些食言之处。所以平时对于东王这人，事事万分迁就。连那天父临身一件牢笼人心的秘密，也让给了他。足见也是无可奈何。

此时一听东王已到，只得同了一后二妃来到求贤殿上，想去安慰东王。岂知天皇犹未开口，东王一见了他，早已跳得百丈高的质问他道：“陛下真好快活，自己在此安坐龙庭，南面称王，却让我姓杨的，在那湖北送死。”

天皇瞧见东王的来意不善，吓得不敢再提湖北失守之事。只得拦了东王的话头，笑脸答道：“东王贤弟何必如此生气，

我们老兄弟两个，难道还有不可说的说话不成么？”

天皇说到这里，不待东王答话，急将徐后一把拖至东王跟前道：“你且快快见过你的东王叔叔再谈别的。”

徐后为人，本极伶俐，此刻已知天皇，要她前去消那东王之气。连忙就向东王嫣然一笑的拜了下去道：“东王叔叔，快先受你不懂事的嫂子一拜。”

东王此来，本想要和天皇大闹一场，免得天皇加他失守湖北之罪。此刻一见这位徐后，异常美貌异常殷勤，不觉别有怀抱起来。连忙一面跪下还礼，一面也和徐后客气道：“嫂子请起，方才我对天皇哥哥的说话，不过一时之气，不禁冲口而出。皇嫂千万不要笑我性子暴躁。”

徐后不知东王别有用意，以为买她面子，心里十分高兴，忙率吉陈二妃，先与萧三娘见礼之后，又吩咐宫娥等人，就把接风酒筵摆在这座殿上，方去答着东王的说话道：“你们天皇哥哥，虽然坐了龙庭，自然都是东王叔叔的大功。此时且请先饮几杯水酒，将来还要劳烦东王叔叔的事情很多的呢。”

东王此时已被徐后的美色，徐后的言词，弄得淫心大炽。反去向着天皇认错道：“方才臣弟不检，冒犯了天皇哥哥，还求恕宥。”

天皇听说方才把心一放，连连笑着答道：“东王贤弟，我

们坐至席上再说。”

说着，就请东王坐了首座，萧三娘坐了二座，徐后坐了三座，吉如坐了四座，陈妃坐了五座，自己坐了主座。

酒过三巡，徐后还怕天皇再提湖北之事，又要引出东王的怨恨。她便有一搭，没一搭的，去和东王谈些风花雪月的闲文，要想混了过去。谁知东王错会了徐后之意，当做有意于他。马上就在席间，去与徐后暗暗的调起情来。徐后起初只好假作不

知，后来东王又假酒三分醉的，竟用他的脚，在那桌子底下，去踢徐后的脚起来。徐后至此，方才忍无可忍的变脸道：“东王，你当我甚么人看待，竟敢调戏你的嫂子。真正是个禽兽。”

东王忽见徐后骂他禽兽，暗暗一想，也知自己荒唐。但是一时无可转圆，居然被他想出一个法子。这个法子，不但可以当场威慑徐后，将来还能随他心愿，且可以此挟制天皇，不怕天皇再以天子之威压他。

东王既是想出这个法子，马上扑的一声，站了起来，双手向上直伸，打上一个呵欠道：“赶快焚香，天父临身矣。”

说着，他就奔到龙位之上，盘膝坐下，紧闭双目假作天父的口气喝着徐后道：“我已来此，是我的媳妇，还不跪下。”

徐后初到未久，不知甚么叫作天父。但见东王忽去坐在龙位之上，那种低眉闭目的神气，很是奇怪。此时天皇却在一旁，暗叫一声不好，只得一面命人烧起大香，一面急命徐后去朝东

王跪下，自己也率众人跪在徐后背后，连连合十膜拜。

当下又见东王指着徐后骂道：“我们教旨，只知孝敬二字，今尔初作皇后，就敢不敬我这天父，以后怎能再教天下人民信我之教。快快重笞四十大板，以为大不敬者儆。”

天皇尚待去替徐后求情，东王早命他的随从，把那徐后掀翻在地，倒剥凤袍，好在徐后本是穿着散裳无须再剥小衣，也算她的不幸，一个粉装玉琢的玉臀之上，竟被无情行板，笞了四十。正是：

欺人欺己今方悔无法无天后更多不知徐后被笞之后，还有何事，且阅下文。

第三十一回

塔齐布拔帜选营官 李续宜挥旗卷敌帅

徐后被笞之时，因见天皇如此的威权，尚不敢去向天父替她乞怜，方知东王这人，无论怎样，总可假借几分天父之命，以压他人，只好自认悔气，挨痛无声，流红有血罢了。及至笞毕，天皇同了吉陈二妃，方去扶起徐后，复又领她去向天父谢罪。东王至此，忽又一连打上几个呵欠，算是天父业已离身。他才睁开双眼，走下座来，假作不知其事的样儿，问着天皇、徐后二人道：“刚才天父降临，不知所谕何事。”此时天皇正在哑子吃黄连，说不出来的苦，那儿还能答话。徐后呢，正在双股似裂、痛得哎唷哎唷的呼号不止，已由吉陈二妃扶至一旁。萧三娘也不知道天父临身，是件欺人之事，她就急将天父怪着徐后不敬，把她责了四十大板的事情，告知东王。

东王不待萧三娘说毕，仍又装出很觉不过意的，走到徐后跟前，安慰她道：“皇嫂初到我们此地，对于天父的教规，不甚明白，本也难怪。不过天父训诫他的下代极严，皇嫂不必介意。常言说得好，叫做官打民不羞，父打子不羞。皇嫂只要能够常存敬畏天父的心理。以后倘遇天父和我个人问答说话的时候，我当替皇嫂多说好话便了。”

徐后听说，心里好气，面子上只得点头答应。从此以后，徐后的畏惧东王，竟比天皇还要厉害，所以后来东王又假天父之命，把她召至东王府内，去听天父讲教，乘间调戏。徐后不敢抗拒，因而失节。此是后话，此地说过不提。

单讲这天，天皇先命徐后向东王告了病，飭人扶至寝宫。自己再和东王、萧三娘、吉陈二妃，重行入席。东王才将湖北失守的详细情形，告知天皇。

原来当时的咸丰皇帝，因见洪秀全、杨秀清等人造反，都是汉人，所以不肯将那兵权全部付与汉官。虽然派了胡林翼去署湖北巡抚，又放琦着为钦差大臣，率了十万之众，跟在胡林翼的后面。明说前去帮助胡林翼的，其实却是前去监督胡林翼的。甚至得了鄂督吴文镕殉难之信，还不放心汉人，又调荆州将军官文，补授湖广总督。

后来连得安庆、九江、南京相继失守的信息，方始知道满人实不中用。于是方用六百里的牌单，把一份极要紧的廷寄，寄给湖南巡抚张亮基，转致曾国藩，命他大练水师赶紧出兵江西，腰击安庆、九江等地的洪军，以作琦善、官文、胡林翼那边的声援。

又因张亮基保守长沙有功，将他升为云贵总督。即以花县人骆秉章补授湖南巡抚，并以旗人胜保为钦差大臣，率着七八万旗兵南下，专为接应去攻鄂皖赣湘的官兵之需。又将曾国藩之弟曾贞干，以知府用。彭玉麟以兵部郎中用。罗泽南以同知直隶州用。杨载福、塔齐布二人，以都司用。张玉良以守备用。

连那曾大成其人，也加了级。

照咸丰皇帝之意，以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岂知那时的曾国藩、胡林翼、彭玉麟等人，用力去攻洪军，倒也不是功名心重，确是完全为的百姓。他们因见凡是洪军到过之地，无处没有奸杀焚掠之惨。所以洪军这边的钱江、李秀成、石达开三人，眼光比较别人远大，总是异口同声的，劝着天皇下令，带兵将官，须要能够安抚百姓，方为第一。至于斩将掠地，尚在第二。又说官兵虽多，无非都是会走之尸。只有湖南的曾氏一军，却要留心。

曾国藩既为洪军所忌，又是道光皇帝在日所信任的。咸丰皇帝，因有令他督练水师以出江西之命。那时骆秉章初到任，事事都去请教曾国藩的。一天得了个信息，说是洪秀全纳了钱江之策，似有北进之举，急去告知曾国藩。曾国藩听说，不觉惊出一身大汗的答道：“敌军倘真北进，那就完了。”

骆秉章道：“晚生所以特来和前辈商酌。”

曾国藩想了一想道：“这末中丞赶快替我筹划军饷，我当命舍弟贞干，同着泽南的两个弟子，李续宾续宜兄弟二人，由岳州杀出，直取汉阳，再以彭雪琴的水师以附之。一面移知鄂抚胡润芝，请他约期进攻武昌。再请琦善钦差、胜保胜钦差，派兵接应。我知守武昌的为杨秀清，守汉阳的为胡以晃。杨氏刚愎无用，胡氏勇而无谋。只要二人之中，能败一个，武昌、汉阳两处，便有克复之望了。”

骆秉章听说，很是钦佩。

后来又谈到幕府人才之事。骆秉章又说道：“晚生幕府中的那位左季翁很是一位将材。难怪张制军将他移交于晚生的时候，再三叮嘱晚生说他才大如海，不可以寻常幕僚视之。晚生近来的能够腾出工夫筹划军饷，真正亏他帮忙。”

曾国藩连连点首的答道：“季高之才，我的朋从之中，除了郭意诚可以和他抗衡之外，其余诚不多见。像他这等人材，最好让他独当一面。”

骆秉章连忙乱摇其首的接口道：“且慢且慢。他一出去，岂非苦杀晚生了么？”

曾国藩见着骆秉章如此着急，不禁大笑起来道：“中丞勿用着慌。季高这人，才高气傲，试问现在的督抚之中，那个在他眼中！他的助中丞一半固感中丞的信任，一半还为本地面上呢。”

骆秉章听说，便又是是是的应了几声，方才告退。

曾国藩一等骆秉章走后，即命人去传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塔齐布、张玉良、曾大成、李续宾、李续宜以及他的兄弟贞干。大家还未传到，曾国藩忽见一个家人送上一件公事。随手拆开马封一看，见是塔齐布所上，前去攻打汉阳、武昌的一个条陈。未曾展开去看，心里已在暗赞道：这到巧的。此人尚觉饶勇，他的条陈，必定大有可观。

曾国藩一边赞着，一边赶忙翻开那个手折，尚未看到两行，不禁狂笑起来。又因笑得太急，喉咙一呛，竟至大咳特咳的，一时不能止住。旁边走上一个家人，慌忙替他捶上几下背心，复又送上一杯开水。因为曾国藩平时不喝茶叶，说是茶叶为物，除了只会明目一样外，其余对于人的身体，都有坏处。这句话，曾载他的家书。当时曾国藩喝了几口开水，咳才止住。

还要忍了笑的再看那个折子，已见所传之人，统统到齐。他就先请大家坐下，第一句就去问着塔齐布道：“刚才塔大哥所上的那个条陈，倒底讲些甚么，我却看不明白，塔大哥还是口头说了吧。”

塔齐布一听曾国藩如此在说，顿时把脸涨得绯红，嚅嚅嗫嗫的一时答不出来。

彭玉麟和罗泽南两个，对于曾国藩，一个是得意门生，一个是多年朋友。平常相见，素来不用上司下属的仪注。那时他们二人，一听见塔齐布竟会上起条陈起来，都觉一奇，忙将那本条陈折子，一同拿起一看。只见白字连篇。没有一句句子，可以连贯的。但是二人素钦塔齐布的饶勇，自然原谅他的笔墨。即把那个折子，送还桌上。单去听塔齐布和曾国藩讲些甚么。

当下已听得曾国藩在向塔齐布说道：“你那条陈上所说的去攻汉阳之策，我已知道，且不说它。我见还有一条拔识撰任荣官的事情，可是拔帜选任营官么？你到说说看。”

塔齐布忙将他的腰骨一挺道：“标下要用五面大旗分插东

南西北中的五处地方，不管哪个，只拣能抢大旗的那人，去充营官。”

曾国藩听了，微微地笑着道：“现在的一班营官，饶勇善战的，确也很少。你这办法，倒也奇突。这末你就下去照办，不过将来你所选中的营官，你须代负全责。”

塔齐布一听曾国藩赞成了他这一条，不禁高兴得站了起来，大声的说道：“我的部下，自然该我负责。”

曾国藩又笑着命他坐下道：“你去办好之后，随我进驻瑞州。湖北的事情，让贞干和希庵，雪琴三个前去。”

李续宾却来岔口道：“卑职愿与舍弟同去，恢复湖北。”

曾国藩听说，便与李续宾咬上几句耳朵。李续宾听完，面有喜色，方才不言。曾国藩又和彭玉麟低声的说了一会，彭玉麟连连点头称是。曾国藩又对他的兄弟贞干说道：“你此次出去，百事可与希庵斟酌行之，不可太觉自信。”

曾贞干答道：“希庵大哥，才胜弟十倍。兄弟平时，就是文学之事，也在请教他的。”

李续宜正待谦虚，曾国藩摇手阻止。又去对着罗泽南、杨载福、张玉良几个道：“我拟即日进驻瑞州，似乎可以照应皖赣湘鄂几处，你们以为怎样？”

大家一齐道：“瑞州可守可攻，那里原是要道。”

曾国藩就一面打发李续宜和曾贞干，同着彭玉麟的水师前去攻鄂。一面自己率了大军，进驻瑞州，时在咸丰三年四月，这就是湘军出境之始。

那时东王和胡以晃等人，正因吴吉士、桂子秋两个，同时阵亡，犹同失去两只臂膀一般。不防还要火上添油，雪上加霜。有一天，时已深夜，忽据四处的探马报到：一是湘军李续宜、曾贞干、彭玉麟杀出岳州，已过汀泗桥了。二是胡林翼、官文两军，从公安、石首方面杀至。三是胜保和琦善两处，各派旗兵几万，从汴梁杀下。四是江忠源之弟江忠济，奉了向荣之命，从武穴杀上。五是新任安徽巡抚李孟群，从安徽边境杀至。六是几股捻匪，乘机杀来，想得渔翁之利等语。

胡以晃听了此等消息，尚能点齐人马出战。独有东王一得此信，吓得就想弃了武昌，率兵东下。还是那个已故南王冯云山之子冯兆炳进谏道：“现在天皇已占南京，长江一带，都已入了我们范围。湖北地方，虽为四面受敌之处，却也是一个四面杀敌之处，万万不可轻弃。小侄不敏，愿领五千人马，出当头阵。”

东王听了，心中虽不愿意，面子上不好不允，只得拨给三千老弱残兵，以及数员不中用的偏将，其余大军，留作自卫之用。萧三娘瞧不过去，便把自己所统的二千水师，交与冯兆炳统带。萧三娘这样一办，冯兆炳方能去与清兵，在那洪山之外，血战了两场，方把洪山夺了过来。

辅王杨辅清，便去撺掇东王，说是武昌本已四面包围，现幸冯兆炳夺回洪山，我们何不趁此杀了出去；胜则再回武昌不迟，败则就向下游退去，管他妈的湖北。

东王听了大喜，正待下令照办。事为萧三娘知道，忙去谏阻道：“王爷若纳辅王叔叔之计，纵能到了南京，还有甚么脸去见人。”

东王听了恨恨的说道：“姓洪的坐了江山，却教我们替他拼命。他是乖人，我们都是傻子不成。况且他从前替我看过风水，本来说过这个皇帝归我做的。”

萧三娘知不可谏，只得愤愤退去。

谁知东王这边，刚在商议逃走的时候，就是胡以晃正在汉阳殉难的时候。

原来彭玉麟奉了曾国藩之计，又知胡以晃是个有勇无谋的人物，他就先让李续宜和贞干二人，自去攻打汉阳。他却用瞒天过海之策，把他所统水师，全行冒充商舶，去向胡以晃的粮台那里，假做纳税的样子，与之争持数目，牵延工夫。那个粮台官不知是计，又见船舶甚多，税数不少，所以只在争多论少，不知其他。这样一来，如何还有工夫前去检查真伪。当下彭玉麟瞧见敌方没有准备，又见大队船舶已被冯兆炳带至洪山那边去了，即出其不意，陡把粮台中的粮草先行抢到手，然后将汉阳城外的要隘统统占下。

胡以晃得报，知道大势已去。但是奉了天皇之命，把那汉

阳交与他的，不敢弃城逃走，只得一面飞报东王那里求发救兵，一面率兵出城，去与李续宜、曾贞干二人拚命厮杀。不料曾贞干、李续宜两个，虽是文人出身，不知甚么武艺，可是少年好胜，一般勇气，只知上前，不肯退后。胡以晃已经难得取胜，再加粮台一失，军心大乱，打仗的兵士还是逃走的兵士多了。只好战一阵败一阵，一直败入城内，紧闭四门，还望东王去救。

那时东王同了辅王杨辅清，早经率着亲信将官，假说出城前去杀敌，便往下的一溜。胡以晃求救的文书，当然没处投递。胡以晃一得此信，正在踌躇，那个李续宜，却已首先登城，杀将起来。胡以晃仍旧不肯就逃，又和李续宜前去厮杀。李续宜要夺头功，他就想出一个奇计，忙把手上的一把马刀，用力的先向胡以晃的脑门钉去。胡以晃一壁偏身避过，一壁暗忖，这是甚么战法。岂知说时迟，那时快，李续宜一把马刀钉出之后，顺手将他马后，那个掌旗官手上所擎着的一扇大纛拔到手中，陡向胡以晃这人，呼呼呼的几下卷去。说也奇怪，胡以晃总算是个力大无穷的，竟会被那旗子，将他卷入里头。李续宜手下的兵士，一见他们主将用旗卷了敌帅，顿时一拥而上，乱刀齐下，早将胡以晃这人，连旗带马的剁成一团肉饼。曾贞干连忙跟着登城，于是收复汉阳。等得李续宜会同彭玉麟，要想乘胜去取武昌，可是早被胡林翼捷足先登的得了去了。

武昌、汉阳两处，既是同时已为官兵所得，所有洪军方面，未曾逃出的兵士，真也死了不少。因为洪秀全纳了钱江、李秀成、石达开三人之请，虽已下令前敌兵将，不准奸淫焚掠，那知此等命令，偏没效力。再加东王、辅王等人，本反对洪秀全的，他们驻军武昌，连头搭尾，虽只四五个月，却把一座武昌

城内的老百姓，少说些也杀死一半。那时一班老百姓既见官事打胜，岂有不去打落水狗之理。所以当时的洪军，死伤之数，也和所死的老百姓相仿。推原祸首，东王应该对天皇所说的说话，自然一笔抹煞实情。

当时天皇一见事已至此，责也无益，况且还不敢责他。单是问了东王一句，兆炳这人，倒是可用之人，现在是否同来。东王、萧三娘一同答道：“他大概要和后面的大军一齐同到。”

天皇听说，也没甚么好讲，心中只在惦记徐后。一等吃毕，即命几位大臣，亲送东王夫妇去到预建的那座东王府邸。自己便同吉陈二妃入内，前去安慰徐后。徐后先命吉陈二妃退去，方才哭诉天皇，硬要逼着天皇设法除去东王，天皇当然满口答应。

第二天一早，天皇也不去与钱江、石达开二人商酌，自作主张，一同下了几道圣旨。一道是命北王韦昌辉安抚江苏各郡。一道是拜林凤翔为平北大都督，但在粮饷军械，未曾筹备齐楚以前，先行去取扬州，以便好与镇江连成一片。一道是命刘状元，弥探花二人整理内政：一开男女二科，二设男女储才二馆。一道是命李秀成进取南昌。一道是命陈玉成，以安庆之兵，再去恢复湖北。

钱江一见这几道圣旨，便向石达开大为叹息道：“林凤翔虽属一时名将，然而临机应变，不及李秀成。这个北伐的大责任，重于南方万倍。天皇用人，怎么这般颠倒了。”

石达开听说，无言可对。又把东王笞责徐后之事，说知钱

江听了。

钱江因东王日见跋扈，难免闯墙之祸，终将由此瓦解。从此以后，不觉灰心起来。

一天忽接李秀成之信，展开一看，见是李秀成前来责备他的。说是弟的驻兵九江，原望天皇调京，会同北伐。如今不图北方，且命弟进兵去取南昌，南昌纵得，于大局何补？威王林凤翔之才，虽然胜弟，但不及军师多多，何以令他单独去行如此大事？近见朝中所出政令，往往颠倒百出，究是何故云云。

钱江看罢，本想详细复信。后来一想，便不回复。因为东王自从回京之后，四处城门，派人检查，恐怕被其查出不便。李秀成候了许久，不见钱江的回信，只好进兵。出发之际，因闻曾国藩业已驻兵瑞州，他就先攻南康。

他的一个心腹将官，名叫袁圆的问道：“王爷何故先敢南康？”

李秀成笑答道：“南康若为我得，东至饶州，西至武宁，皆为我们所有矣。”

袁圆听说，方始拜服，即行出发。

及到南康相近地方，忽据探子报到，说是官兵方面，已由前任江苏提督余万清前来应战。李秀成听了微笑道：“若是他来，南康地方，不必厮杀可为我有。”

李秀成刚刚说完，正在吃饭。又据探子报称，说是曾国藩那边，又派李续宾、罗泽南二人，各率精兵五千，来助余万清提督。李秀成不待探子说完，惊得投箸于地，汗下不止。正是：

强中自有强中手理外偏多理外人不知李秀成如何惊慌至此，
且阅下文。

第三十二回

手中落箸大将惮援兵 面上飞金如君认干娘

李秀成的部将袁圆，忽见李秀成一听见罗泽南、李续宾二人，来助余万清之信不禁吓得投箸于地，满头大汗起来，甚为不解。忙去问着李秀成道：“王爷久经战阵，何故一闻罗李二人赶来助敌，即现这般惊慌之状。”

李秀成见问，一壁俯身拾起地上的筷子，一壁拭着额上之汗的答道：“罗李二人，本是师生。曾国藩都把他们当作五虎大将看待。他们二人既来助战，我已难得对付。再加曾国藩驻兵瑞州，本在做那赣皖湘鄂四省声援的，如何不授他们的奇计。我仅一旅之师，怎么不惊。”

袁圆听了不服道：“王爷不必这般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末将不敏，倒要和他们见个高下。”

李秀成乱摇其手的答道：“这件事情，不是可以赌气的。我此刻限你率同你的将士，扮作平民模样，赶在罗李二人之先，混入南康城中。一俟那个余万清出城和我接触之际，你们就在城内据了城池。只要你能赶在罗李二人之先，不论胜败，就记你的首功。”

袁圆听说大喜道：“王爷既用这个调虎离出之计，末将一定漏夜赶去就是。”

李秀成挥手道：“事不宜迟，愈速愈妙。”

袁圆立即回队，下令衔枚疾奔。等他赶到，混入城内，罗李二人果尚未至。李秀成一等袁圆走后，连饭也没心思再吃，忙即率大军兼程前进。

那个余万清，自从在南京战败之后，总算走了琦善的路子，朝廷方才将他调到南昌，戴罪立功。此次奉了抚台之命，来敌李秀成一路人马，生怕罗李二人抢了他的头功，所以不等他们到达，他就带了所部，出城迎了上来。要想由他的队伍，单独击走李秀成之军，便好将功赎罪。他还没有走到名叫十字坡的地方，已与李秀成的队伍相值。

李秀成一见余万清这般轻进，不顾后方。算定袁圆，此时谅已据了南康城池，也不再和余万清前去打话，立即催动人马，就和余万清厮杀起来。双方正在杀得难解难分之际，余万清的后队，忽接探报，说是南康城地，已被李秀成的部下所占。后队一听城池失守，顿时慌忙，不战自溃。余万清陡见这种形状，料知后方有变，只好连战连退，直向南昌省垣逃去。李秀成并不追赶，单是一脚进城，即命袁圆乘胜收复武宁、饶州等处。

那末罗泽南、李续宾二人，既是两员文武全材的将官，怎么如此误事的呢？内中自有道理。

原来曾国藩自从打发他的兄弟贞干和彭玉麟、李续宜几个，

前去攻鄂之后，他就奉报移驻瑞州，即日起程。刚才到达，就接江西抚台的移文，请他发兵去援南康。他知李秀成是个谋勇兼备的人物，不好怠慢。就派罗泽南、李续宾二人，各率本部人马，兼程进发，去助余军。

哪知罗李二人，刚才走至半路，一连接到南昌抚台的几封公事，命他们二人迅速救援省垣，并有宁弃南康之语。那时外间的谣传，确有翼王石达开亲统十万大兵，攻夺南昌的说话。罗泽南也认为省垣地方，自比外县重要。李续宾更有一点私心：那天他在曾国藩会议军情的座上，曾国藩曾经劝他不必赴鄂，要他同到瑞州，一有机会便好保他署理赣抚之说。所以他在那时忽然面有喜色，不过他的喜欢，并不是喜欢去作抚台。他是喜欢一做抚台，便有兵权在手，无非取那学优而仕，好展他的抱负之意。后来他虽未得赣抚，却得了皖抚，也是一样。只要看他能够殉难三河之事，便可相信他的宗旨了。此是后话，现在不必先叙。

单说当时他们师生两个，计议之后，即去保守南昌。及见余万清败退到省，便去问明战况。余万清自然推在寡不敌众面上，掩去自己轻敌失地之罪。好在抚台，本有宁弃南康的一句说话，不便怪他。罗李二人即将此事经过，详细的禀明曾国藩那儿。

那时曾国藩正接克复汉阳、武昌两处的喜信。一个回信令他们师生二人，且在南昌驻扎候命，一面会同官文、胡林翼等人，保奏李续宜署理湖北藩台。因为彭玉麟早有说话在先，志在平贼，誓不做官。贞干又是他的胞弟，不肯援那内举不避亲，

外举不避仇的例子，保举自己兄弟。李续宜既署鄂藩就别了曾贞干、彭玉麟两个，去到武昌。当面谢过官胡两位上司，即日到任。

胡林翼见有李续宜做了他的帮手，自然很是满意。正想放手做事，会同曾国藩、彭玉麟、向荣、张国梁以及沿长江一带的几位督抚，设法克复南京的时候，岂知那个官文自恃皇帝乡亲，事事掣他之肘。照前清的体制，本来和总督同职的巡抚，最没做头。官文既极颀预，咸丰皇帝又信他的说话，胡林翼至此，自然弄得无事可为起来。

一天忽接家报，写了一封回信致他枫弟道：近来粤匪弃武昌，下金陵，掠江西，往来无定，有类流寇。前吴帅，奏调兄入鄂办事，帮理军务，兄即带领黔员数千人，迳来湖北，不再回里。太夫人因路途跋涉，故令黄安护送返益。兄抵鄂境未久，复蒙圣恩高厚，又拜署理鄂抚之命，现正部署一切。仍拟命黄安回益，迎接太夫人及汝嫂来鄂奉养。来函谓是非至无一定，惟视势力之强弱为标准，语亦稍嫌偏激。大概是非不当求之于人，而当返问于己。悠悠之口，肆其鼓簧以颠倒曲直，确为数见之事。衰世尤甚。然清夜以思，曲则顾影自惭，此心正志忝不能安放得下耳。

胡林翼发了家信之后，仍是闷闷不乐。又过月余，他的太夫人同了媳妇陶夫人，已由益阳原籍到来。胡林翼便将太夫人婆媳二人，迎入抚署。瞧着太夫人很觉精神健旺，陶夫人身体也好，心里方才开怀一半。

及至第二年的二月下旬，因知三月初一，就是他的太夫人

六旬大庆，暗思太夫人守节多年，自己已经位居疆吏，应该替太夫人好好闹热一天。此信犹未传出，所有属员，已来纷纷送礼。

事为太夫人所知，立即把胡林翼叫上去，含怒的责备他道：“现在甚么时候！为娘想来，正是为臣子的卧薪尝胆之秋。

你也会念过几句诗书，难道连这一点点的大道理都不知道么？”

胡林翼忽见太夫人已在发怒，吓得连忙跪下，委委曲曲的辩明道：“母亲方才的教训，自然都是天经地义之言。不过儿子仰蒙母亲教育成人，现在也是一位封疆大臣。母亲辛勤半世，现当六十大寿，儿子要替母亲祝寿，也无非取那圣人所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古训。”

太夫人听她儿子说得还近道理，方始将她的脸色和缓下来。便把手一挥道：“既是如此，你且起来，为娘还有说话。”

胡林翼站起之后，不敢云坐，仍旧恭恭敬敬的立在一旁，听他太夫人的教训。

太夫人又接着说道：“君忧臣辱，君辱臣死，这是你们做大臣应该知道的事情。譬如太平无事之际，家庭之中，做个生日，本是例所不禁。但是现在大敌当前，国难未艾，虽是你的一点孝心，为娘心理，终觉不安。你可快快传话出去，第一要禁止送礼。且到初一那天办桌祭菜，祭祭祖先，再下几碗素面，

为娘就算领了你的孝心了。”

胡林翼听说，只得遵照太夫人的意思办理。到了初一的那天大早，胡林翼同了陶夫人两个，先向太夫人磕头祝寿。拜完起来，胡林翼又呈上十部亲自书写的金刚经。陶夫人也呈上亲手制成的：一张绣花饭单，一双绣花鞋子，一幅绣花喜容，一幅绣就郑陕流民图的帐檐，算是莱衣舞彩的意思。

太夫人先将金刚经一看，见是用朱笔写就，一式临飞经的蝇头小楷，比较当时殿试的白折子还要工整，心里已是一个高兴。及见陶夫人那幅郑陕流民图的帐檐，更加喜得一把去将陶夫人的双手握住，笑容满面的称赞道：“贤媳的绣工，本已很是出众，至于这幅图意，尤其使我惊心怵目。不能忘记民间的灾难。”

原来这位陶夫人，乃是已故两江总督陶澍陶文毅公的女公子。幼而聪慧，长而贤淑。非但是才堪咏絮，而且是貌可羞花。只是久未生育稍有一点缺憾。从前胡林翼不得志的时候，常借妇人醇酒，糟蹋身子，可以速死。陶夫人便常常地打起精神劝他，说是一个人的才不才，遇不遇，本来不可同日而语。尝观有才而埋没于世的人物，不过十之一二，有才而见用于世的人物，总是十之八九。倘若少年时候不检，糟蹋坏了身子，等得日后发达之时，做起事来，精神不济，那就悔之晚矣。胡林翼当时听说，自然毫不在意。及至做到湖北巡抚果感精力衰弱，方知他的这位夫人，才学识见，事事胜过于他。因此凡遇大事，无不商诸夫人。

太夫人也常对胡林翼说着，我儿昔日恃才傲物，自己弄坏

身体。现在还算祖上有德，为娘替你拣了这位贤德内助，否则更加忙不过来了的。那些说话，胡林翼虽是敬谨受教，于事可是无补。

这天太夫人当场称赞了陶夫人一会，方才率领儿媳两个，去祭祖先。祭毕之后，复去拿出一千银子的私房，命胡林翼发出去，抚恤贫民。贫民得着好处，无不祝贺太夫人早早抱孙。

又过几天，这天胡林翼正和陶夫人两个，又在谈及官文对于他的公事，十件之中倒有九件驳过来的。陶夫人正待劝慰几句，忽见一个丫环来报，说是府县有事禀见。胡林翼一面接口答声请，一面就让陶夫人亲自替他冠带，出去会客。

府县二人回完公事，忽又禀说道：“听说本月十五，就是制军夫人的生日。”首府说到此处，又稍稍放低了喉咙接说道：“卑府，和制军手下的那位李锦堂，带着一点亲戚。据他对卑府说，制军早已预备化上一二万两银子，那天要替夫人大乐一天。大帅这边，倘要采办甚么礼物，卑府好去办理。”

胡林翼听了微笑一笑道：“这件事情，兄弟须与家慈斟酌一下。果要采办甚么？那时再行奉托贵府就是。”

首府听说，忙将背脊一挺，连连的答应了几个是，才同首县退去。

胡林翼送走府县，回进上房，便将此事禀知太夫人听了。太夫人道：“国家现至如此田地，何必为做生日，闹这排

场。依为娘的主意，到了那天正日，你亲自去走一趟，也算礼节到了，送礼之事，殊可不必。”

胡林翼听说，当然没甚说话。府县出了抚台衙门，又去稟知藩臬两司以及首道。大家听说，也都主张不必送礼，免得言官知道，彼此都有不是。

等到十五那日，天刚亮了未久，制台衙门所有的几座官厅，早已挤得满坑满谷。藩台到得最后，也在八点钟以前。当时李续宜在那司道官厅之中，等上一会，飭人打听，说是制军夫人尚未升帐。

李续宜听了，心里已经有些不甚耐烦。恰巧内中有个名叫王硕平的候补道，头几天刚刚拿到以军机大臣肃顺的一封八行，正想拜恳李续宜替他转呈官制台，帮讨要差，此时见有机会，便去敷衍李续宜道：“方伯本来极忙，今天到得很早。”

李续宜蹙额道：“兄弟衙门里很有几件紧要的公事要办。原想早些过来，拜过制军夫人之寿，便好先走，谁知尚未升帐，只好在此等候。”

王硕平道：“此刻还不到八点半钟，这位寿星婆婆，大概也要升帐快了。”

王硕平说到此处，又笑上一笑道：“这位寿星婆婆，今天还只二十岁的整生日，福气真好。”

李续宜听了一惊道：“怎么，这位寿星婆婆，难道是制军

的填房不成？”

王硕平微微地摇了摇头，低声的说道：“方伯难道还不知道这位阍夫人，不是制军的元配么？”

李续宜更吃一惊道：“莫非这位阍夫人，乃是偏房不成？”

王硕平连连点头道：“制军的大夫人，还在奉天。”

李续宜不待王硕平说完，他就气得把坑几一拍，对着臬司、运台、首道几个发话道：“我们这位制军，未免太把我们这些监司大员瞧轻了。一个房里的姨太太，也犯不着闹得这般大惊小怪。”

大众都含笑的答道：“方伯何必如此认真，我们总之是敷衍制台的。”

李续宜扑的一声站了起来，对着大众一拱手道：“诸位尽管在此敷衍制台。我姓李的只知抱着一部大清会典行事，不敢随声附和。”

李续宜说着，他就大踏步的出了司道官厅，正待一个人回他衙门，忽听头门外面一连三声炮响，就见他的管家飞奔进来说是抚台到了。李续宜听见抚台到了，只好同了大家照例前去站胡林翼的班。

原来满清的官制，制台是从一品，抚台是正二品，藩台是从二品。抚台比较制台虽差一级，官阶小得有限。藩台比较抚

台也差一级，官阶却小得多了。所以藩台要替抚台站班，这是守他司里的仪注。但是抚台对于藩台的站班，总是不敢当的。每逢藩台替他站班，都是极客气的和他讲话。

那时的胡林翼，他与李续宜更有私人交情。见李续宜同了司道前去替他站班，慌忙连连拱手道：“何必拘此形迹。”

胡林翼的迹字刚刚出口，早见那两扇麒麟门大开，一个制台的管家，手上高高举起他递进去的那个侍生帖子，嘴上高声喊着一个拖长声音的请字，已在相请。

胡林翼即将他的腰向着大众一呵，先在头里大摇大摆的走了进去。李续宜一见胡林翼，身居抚台，居然比他圆通，也只得忍了气的跟着胡林翼走入，去到寿堂拜寿。拜完之后，自然不好先走。

原来官制台起先已经得着李续宜发话之信，因为此是私事，不好去和李续宜打官话的。正在急得没人转圆之际，忽见胡林翼已将侍生帖子送入，这一喜还当了得，赶忙亲至寿堂门口迎接。及见李续宜也在后面跟着，心里更加感激胡林翼不置。于是殷殷勤勤的回礼之后，即同大家去到花厅入席。席上已在向着胡林翼大事敷衍，不过未提此话罢了。

席散之后，又亲自送出大众。回到上房内，忽见他的那位阚氏姨太太，一个人独坐房中，正在那儿流泪，心知自然为了李续宜扫她面子之事。忙去立在阚姨太太的身旁，一面替她拭着眼泪，一面陪了笑脸的说道：“你快不必生气。方才的那李

浑蛋，自然大大的不是，好在有了胡抚台替你抓回面子。我们还是商量商量，怎么谢谢人家才好。”

阍姨太太听说，方才一壁去让官制台替她拭去泪痕，一壁又怨苦连天的说道：“我说胡抚台真是好人。今天若没他来赏我面子，我早被那个姓李的小子，气得一索子吊死的了。”阍姨太太说到这句，又把她的那双水汪汪的眼珠子，死命的盯上官制台几眼道：“亏你还是一位湖广总督，一位皇亲国戚。你若不把那个姓李的小子参他妈的，我就前去告他御状。”

官制台皱眉道：“事有缓急，你不可混在一起。要参那个李浑蛋，尽管慢慢的儿参了。现在先得想出一个法了，怎么前去谢谢胡抚台呢？”

阍姨太太想了半天道：“要不让我去认胡抚台的太夫人做个干娘。”

官制台忙接口道：“这样也好。不过不好自己就去，总得有人出来拉拢，不然没有面子。”

阍姨太太听了不禁大怒起来，马上啐了官制台一口道：“你还是在讲梦话呢，还是在讲酒话？那个姓李的小子，这般糟蹋他的祖奶奶，你倒不说没有面子。我要去认胡抚台的太夫人做干娘，倒反说没有面子！”

官制台连连地把他身子一让，忙告饶道：“算我说错，算我说错。这末你明天就去，好不好呢？”

阍姨太太听见官制台这样答她，方始没话。

第二天一早官制台尚未醒来，阍姨太太早已打扮得像个花旦似的，由着一班丫头，将她簇拥着，坐上官制台那个八抬八板的绿呢大轿，一直来到抚台衙门，递进名帖进去，太夫人和陶夫人两个，传谕升炮迎接。及至入内，这位阍姨太太，先以侄媳之礼，拜见了太夫人，又以弟媳之礼，见了陶夫人。刚才坐定，就将头一天受了李续宜之气，幸亏胡林翼给她面子的事情，告知太夫人和陶夫人两个听了。

太夫人含笑的先答道：“官太太，老身倒要奉劝你，不必去记李方伯之恨，因为他是一位军功出身，多少总未免有些武气。”

阍姨太太刚待答话，忽见胡抚台不由通报，自己走了进来。正是：

国事萦怀轻小节，军情顺手赖多娇。不知胡林翼进来有何要事，且阅下文。

第三十三回

隔省辞官独嗤黄太守 因祸得福共保左京堂

阍姨太太一见胡抚台，自顾自的走将进来，稍稍地将脸一红，便去和他招呼，二人行了一个常礼。太夫人笑问胡林翼道：“我们婆媳两个，正在和官太太谈心，你夹忙之中，进来何事？”

胡林翼也笑上一笑的答道：“儿子特来叩见官家嫂子。”

阍姨太太先答了一声不敢，又去对着太夫人说道：“此地中丞，能够瞧得起侄媳，益见伯母的盛德。今天侄媳斗胆，要想拜认伯母做个干娘，以便时常好讨教训。”

太夫人听说，正待谦虚，那知阍姨太太早已不由分说，就向太夫人倒金挂玉口称干娘的拜了下去。太夫人只好连忙亲自扶起，客气几句。阍姨太太又向胡林翼、陶夫人拜了下去，胡林翼、陶夫人两个，也忙还礼。

大家忙乱一会。胡林翼始将他的心事，悄悄告知陶夫人。

陶夫人点头会意，便命丫环吩咐出去，从速摆上席来。

胡林翼向着阉姨太太笑说道：“愚兄尚有公事要办，大妹可与家慈和内人，在此多饮几杯。愚兄就把此事，命人前去稟知制军。”

太夫人忙来岔口道：“这未快去告知制军，说是我要留下我们这位干小姊好好的玩一天呢。”

胡林翼奉命去后，她们母女姑嫂三个，方始入席，低斟浅酌的吃了起来。陶夫人即在席上乘间说道：“姑娘，你可知道我们大哥，方才进来何事？”

阉姨太太一愣道：“这倒不知，想是大哥有甚么说话，要和我讲么？”

陶夫人点点头道：“你们大哥方才对我说，叫我转致姑娘，现在我们既是一家人了，湖北的内政，他想和制军两个把他办好。以便腾出身子，全力去对敌人。”

阉姨太太连连拍着胸脯的笑答道：“嫂子，我敢包定你们妹婿以后无论甚么公事，统统让与我们大哥作主办理。”

阉姨太太说了这句，又朝太夫人笑着的说道：“干娘，从前你的子婿，他因不知我们大哥是个正直君子，所以有些地方，要和大哥争持。”

太夫人至此，方知她儿子的苦心，便也含笑的接口道：“大小姐，话虽如此。我们这位子婿制军，他倒底是位总督。以

后只要大家商量办理，你们大哥得能不致尸位素餐，也就好了。”

阍姨太太忽正色的答道：“干娘不必这般说法，你的子婿，懂得甚么？做你女儿的，再老实和你说一声。他是在旗的，斗大西瓜般的汉字，也不过认识半篮罢了。”

陶夫人听说，抿嘴的一笑道：“这也难怪，他们旗人，怎比我们汉人。”

阍姨太太边说边吃，又将干娘长的，嫂子短的，说了一大堆的恭维讨好说话，方才请求赏饭散席。

太夫人因为她们衙内，却有一座极大的花园，陪着她的这位新认干女，前去游玩。这天阍姨太太，真的有说有笑，直到吃过晚饭，方始回去。

从此以后，那位官制台，果然事事去与胡林翼商量办理。偶有意见不能一致的时候，都是阍姨太太出场，死死活活的，逼着官制台依了胡林翼的主意方休。胡林翼直到此时，方算达了他要放手做事的目的。

胡林翼虽在湖北渐渐顺手，可是那位左宗棠左师爷，却在湖南闹了一个大大乱子，自己弄得归了奏案。被人通缉，犹在其次，连那一位最信任他的骆秉章骆抚台，也被带累，因为此事革职。

原来左宗棠的才气本大，性子就未免骄傲一点。幸亏骆秉

章素有爱才之名，他的聘请左宗棠去做幕府，原不以寻常幕僚看视，所以左宗棠和他相处，总算是宾主尽东南之美的了。那知左宗棠正因骆秉章信任过专，不能不事事负责，以报知己。有一天晚上，骆秉章业已睡下，忽然听得头门外面连放三声大炮，连连问着他的夫人道：“外边何事升炮？”

他的夫人笑答道：“大概又是左师爷在那里拜奏折吧。”骆秉章听说，并不命人去敢奏折底稿来看，单是微微地蹙了一蹙眉头道：“他所拟的奏稿，本来不用增减一个字的。但是究竟又在奏些甚么事情，应该让我知道一知道才是。”

夫人听说道：“我知道有句古话：叫做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现在外边妒忌左师爷的人，谁不说他权柄太大。老爷既是信任他了，何故又说此话。”

骆秉章迂腐腾腾的点头道：“夫人之言是也。”

又过月余，骆秉章因事前去巡阅岳州，忽见汉阳府知府黄文琛，到他行旅稟见。见面之后，黄文琛先谈几句例话，然后即在身边摸出一颗府印，呈与骆秉章道：“卑府近来委实有些精力不济。屡次上稟官胡两帅，请求开缺，以让贤路，官胡两帅总是不肯批准。所以卑府特地带印来见大帅，拟求大帅委人前去接替。”

骆秉章听说，笑上一笑道：“老兄是做湖北的官，怎么来向湖南巡抚辞职起来。”

黄文琛又说道：“这是军务时代，大帅本可委代的。况且

卑府实有做不下去的苦衷，务求大帅成全了卑府吧。”

骆秉章听了不解道：“贵府有何苦衷，这倒不妨大家谈谈。”

黄文琛见问，忽又不肯说出。骆秉章没有法子，只好随便慰藉几句，请他回去。及至巡毕回省，就把黄文琛的事情，当作笑话讲给左宗棠听了。

左宗棠道：“晚生虽和这位黄太尊素昧平生。但是听人传说，他做知府一闻寇事危急，常常一天到晚的前去守城。或者真正精力不济，也未可知。”

骆秉章听说，便笑着摇手道：“不管他的精力济不济，我们湖南的事情，还忙不了，怎么去问湖北的事情。”左宗棠也就一笑不谈。

那知有人无意之中，把这件事情，传给永州协副将樊燮听了。樊燮不觉大吃一惊，暗忖道：黄文琛那厮，他本和我不睦，一定在那骆抚台那里，告了我的消息。我又因为酗酒狎娼的那件事情，此地汉阳绅士，没有一个和我对的。这样一来，我的前程，可不能够保了。樊燮一个人忖了一阵，后来愈想愈怕，急把他的一个名叫魏龙怀的文案师爷请至，告知此事，要他想法。

魏龙怀想上一想，忽带笑容的说道：“晚生有计策了。现在骆抚台的幕府左宗棠左师爷，他是湖南湘阴县的一个举人。少年时候，曾与曾涤帅，胡润帅，郭壘焘数人，都是密友。后

来大家连捷的连捷，做官的做官，只有他依然还是一位老举人。直到前年，已经四十六岁，方才知没有鼎甲的福命，只好前去寻着我们这里的那位胡大帅。那时胡大帅尚在张亮基抚台的衙门里，参赞军机，便把他荐与张抚台去作幕友。那时曾涤帅还在长沙督办团练，大家都说他是一位磐磐大才，所以张抚台十分信任。及至张抚台升云贵总督，又将他移交与现在的骆抚台的。不料这位骆抚台，比较张抚台还要相信他，所以人家都称他做二巡抚的。大人何不前去见见他，只要他肯帮忙，莫说一个姓黄的不能奈何大人。就是一百个，一千个姓黄的也不中用。”

樊燮一直听到这里，连连称是。马上去至长沙谒见左宗棠左师爷。左宗棠那时方握湖南全省的军务大权，常有外省官吏，前去和他商量公事。那天瞧见这位现任永州协台前去拜他，自然不能不见。不过左宗棠的为人，心直口快，胆大才长，固是他的长处；恃才傲物，不能匿情虚貌，与人虚与委蛇，又是他的短处。当时一见那个樊协台脑后见腮，未语先笑，定是一个小人。礼貌之间，不肯假借，等得樊协台朝他磕下头去，他只长揖不拜。

可巧这个樊协台，又是一个十足加二的大大浑蛋，既是来走门路，自应忍耐几分。他竟忘其所以，一见左宗棠直受他拜，不禁老羞成怒起来。当场就发话道：“樊某身居现任协台，顶子已红。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举子，除了前去捐官，可抵几两例银外，其余还赶不上我的一个差官。”

左宗棠既是一个著名盛气的人，如何肯受这些恶话。当场

就和樊协台对骂了一阵，及至他的同事将樊协台劝走之后，他还是怒气未消，立即面告骆抚台。骆抚台自从见过黄文琛之后，每逢汉阳绅衿来见，常常地问起黄樊二人的政声。那班绅士，本在恨那樊协台酣饮狎猎，军纪不整的，一见问及，当然就同灶司菩萨，直奏天庭一样，还要加上一些酱油麻油。所以骆秉章早已知道樊协台不是好官。只因隔省官吏，不去管他。此刻一听左宗棠说他不好，一时记起绅衿之言，立即一道移文去到湖北，那位樊协台便得了革职处分。

樊协台既是闹得求荣反辱，自然不肯了事，他就化了一笔银子，孝敬了官文的门下李锦堂。那时李锦堂已由官文保了知县，极有权力，乘便进言官文，也是加油加酱的，硬说左宗棠是个劣幕。

官文正和骆秉章因为一件公事，有些意见，便不去和胡林翼商酌，即将此事，暗奏一本。旨意下来，就命骆秉章迅将劣幕左宗棠驱逐出境。

骆秉章接旨之后，又认为官文有意和他为难，并不和人商量，立刻也奏一本，不但力保左宗棠不是劣幕，而且牵及官文。

那时官文正在走红。咸丰皇帝不禁龙心大怒，一面将骆秉章革职，一面命官文将左宗棠拿案讯办。

左宗棠一见这个青天霹雳直把他的胡子，气得根根翘起，口口声声要告御状，去和官文拚命。他的朋友，个个劝他不可负气。若告御状，简直是以卵敌石，自寻大祸。那时曾国藩业

已移驻祁门，一则军事正急，无暇顾此。二则远在他省，不知内容，因见皇上，如此严旨，不敢去碰钉子。左宗棠既没帮手，只好先行离开长沙。

一个人怅怅无所之时，一走两走，走到湖北。又值胡林翼正丁内艰。虽然圣眷甚隆，夺情留任湖北，照例不见客的。左宗棠一时无法，只得写信说明来意。胡林翼一听左宗棠到来，幼年朋友不能置诸不理。正想暗暗派人前去请来相见，还是陶夫人劝阻道：“季高性子偏激，人所共知。此刻又遭横祸，他一定疑老爷袒护制军，若是面见，怕防激出事来。”胡林翼听了也以为然。便写信给襄阳道台毛鸿宾，命他亲去劝阻左宗棠。说是小人网罗四布，果去京师，必坠术中。只有暂时容忍，以待机会出来。左宗棠听了此话，却也灭了幾分盛气，勉强不前起来。

但是两手空空，身无长物，几乎要流落荆襄一带的了。幸亏无意之中，遇见一个监利县里的绅士王柏心，见他虽然落魄，还有国士的气度，于是将他留到家中，十分款待。但因此事，已成奏案，一时无可为力罢了。

左宗棠住了一向，一天忽去向王柏心说道：“左某身受奇冤，已至流落。老兄解衣推食，如此相待，无异骨肉。但我年已四十有八，两鬓已丝，纵不上京叩阍，以伸三字之狱，可是一个通缉人员，长住府上，恐累老兄。我想去投涤生，弄个粮子带带，好去杀贼。就是死于贼手，犹比死于小人之手好得多呢。”

王柏心听说道：“涤帅现在祁门，此地至彼不是旦夕可到，

况且四处都是长毛，还有捻匪夹在里头，似乎不宜冒险。依我愚见，最好请李翁还是通信与涤帅、润帅、几位老友，他们都是封疆大臣，或有疏通法子可想。”

左宗棠听说，慌忙向着王柏心一揖道：“兄弟神经错乱，竟至思不及此。不是老兄指教，竟至一筹莫展的了。”

左宗棠说完这话，便去委委曲曲写了两封信，分寄曾胡二人。

胡林翼近在咫尺，自然得了信较早。因见官文正是遵旨要将左宗棠归案讯办，通缉的公事，竟同雪片般的飞了出去。一时不便去向官文说话。后来却是陶夫人拿出一笔私房，置了几样贵重首饰，去托阍姨太太疏通官文。虽然没有办到奏请销案，但也缓了不少下去。

胡林翼这边有了一点颜色。他就一面函复左宗棠，一面函致曾国藩去托肃顺设法。因为那时的肃顺，已以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很得咸丰皇帝的圣眷。

曾国藩本已接到左宗棠的信，及见胡林翼之信，自然忙去照办。嗣得肃顺的回信，说是这件钦案，由他先去奏请，未免易启皇上之疑；最好是先托一位京官，奏上一本。皇上必去问他，他就有话回奏。又说与其单办销案之事，不如办那起用之事，费事是一般样的曾国藩一见肃顺如此热心帮忙，便知大有希望。急又函托郭嵩焘之弟，现任军机处章京的那位郭嵩焘。

原来这位郭嵩焘，自从写信给他哥哥去教曾国藩遵旨创办

团练之后，循资按格的已经升到翰林院侍读学士。不久又新得小军机的差使。本与曾国藩在通信息的。既得曾国藩的嘱托之信，他就转托两个同乡御史，各奏一本：一个是洗刷左宗棠之罪，一个是保举左宗棠之才。

咸丰皇帝遽见两本折子，一因官文并未再提此事。二因洪天皇帝定都南京；浙江、福建等省，复又相继失守，正在求贤若渴之际，果被那个肃顺一口料到，真是一天召对已毕，忽然问起左宗棠这人，倒底有无才干。肃顺自然竭力保奏。咸丰皇帝即下一道上谕：举人左宗棠，着以郎中职衔，统率湘军，前去克敌。暂归曾国藩调遣。曾国藩一得这道上谕，马上奏保上去。说是左宗棠可以独当一面，若交臣部调遣，未免屈折其才等语。胡林翼、张亮基两个，也先后奏保进去。那时李续宾已由皖藩代理皖抚，不过皖省尚在洪军手中。李续宾的巡抚行辕只好暂设庐州。他也奏上一本，说是左宗棠之才，胜他十倍。京师各科道中，也有几个奏保左宗棠的。咸丰皇帝一见京外各官，纷纷疏荐左某，此人才必可用。复下一道上谕道：左宗棠着以四品京堂，帮办浙江军务。这个官衔，便是钦差体制。既可与督抚并行，又可专折奏报军情。

当时左宗棠一得此信，方始仰天吁了一口极长的气道：“我左老三也有今天的这一日么。”于是一面分别函谢京外疏荐之人，一面招练湘军，以便去到浙江。

现在且将他按下，又来接说向荣那边。

向荣自从驻兵丹阳之后，朝廷因见失守南京土地，全是陆

建瀛一人之罪，与他无干，单将陆建瀛办过。便放了何桂清继任江督也驻丹阳。这位何江督，字平翰，那时还只四十余岁。他由少年科第起家，一直做到江苏布政使。在任时候，欢喜谈论理财之事，常向清廷上上条陈。后来升了浙抚。

咸丰皇帝因恨陆建瀛太不济事，竟把一座万分坚固的南京城池，替他送人，所以对于继任人员，颇费踌躇。当下有一位军机大臣奏称道：“现在南京尚未克复，最要紧的事情，只要能够筹饷便好。浙江巡抚何某，前在苏藩任上，现在浙抚任上，都能筹出巨额饷项，不如叫他前去试试。”咸丰皇帝准奏，何桂清始膺此命。

他到丹阳之后，一日到夜，只知和他幕友等等，饮酒赋诗，抹牌唱曲。对于一切军务，样样推在向荣身上。向荣没有法子，只好力负责任，因见那个威王林凤翔，杀到扬州，十天之内，竟下九郡。急得只像雪片般的公文，去请曾国藩赶快杀出江西，以拊南京之背。

曾国藩接到公文，正拟命彭玉麟、杨载福等人，率了全部水师，先去克复九江的时候，忽见探子报称，说是贼方的东王杨秀清，已被北王韦昌辉，自相残杀毙命。曾国藩听了一乐。那时罗泽南、李续宾师生二人，早由南昌调回，李续宾已得安徽巡抚，驻扎庐州。罗泽南尚在他的身边，参与一切重要军事。他就去问罗泽南，说是贼方既有内乱，我们计将安出。

罗泽南答道：“只有速从江西杀出，见机行事，或有胜算。不过人材，都不够用。”

曾国藩刚想答话，忽见他那国华国荃两个兄弟，一同携了家书，来到大营投效。曾国藩先将家书看过，方始对着两个兄弟皱着双眉的说道：“二位贤弟，怎么一齐出来？为兄身已许国，自然难顾家事，正因为有了几位兄弟在家，可以代我定省之职。”

曾国藩说到这句，又去问罗泽南道：“萝山，你倒说说看，我的说话可错。”

萝山犹未接口，国华、国荃两个，一同说道：“父亲现在身体十分康健。侍奉一节，既有嫂嫂和几个弟媳在家，也是一样。我们二人奉了父亲之命，来此投效。况且大哥正在出兵之际，难道我们二人，真正的一无可取的地方不成。”罗泽南在旁听得清楚，生怕他们兄弟三位，大家本是好意，不要闹出恶意出来，反而不妙。慌忙接口对着曾国藩说道：“既是二位令弟，奉了堂上之命出来的，要替国家效力，移孝作忠，我说也是一样。”

曾国藩听说，方才答应下来。即命国华去到李续宾那里投效，留下国荃在营办事。正是：朋从说项原多益，兄弟阅墙本可危。不知曾国藩留下国荃之后，究竟何时出发，且阅下文。